

嘉靖吳江縣志

吴江区档案局 编
吴江区方志办

广陵书社

封面题签 孙悦良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副书记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编 委 会

主任：吴琦

副主任：肖仲伟 范建龙 孙宇文

薛建国 沈卫新 王 怡

周 军 陈永康 王来刚

主 编：沈卫新

副主编：王 怡 范红明

点 校：陈其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靖吴江县志 / 沈卫新主编 ; 吴江区档案局, 吴江区方志办编.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3. 12

ISBN 978-7-5554-0032-5

I. ①嘉… II. ①沈… ②吴… ③吴… III. ①区(城市) - 地方志 - 苏州市 - 明代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7044号

书 名 嘉靖吴江县志

主 编 沈卫新

编 者 吴江区档案局、吴江区方志办

责任编辑 顾寅森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032-5

定 价 56.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地处吴头越尾、得风气之先的吴江自明清以来经济发达，人才辈出，人文郁蒸，文学昌盛。历代有识之士专注于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为我们留下了沉甸甸的宝贵文化遗产。

《嘉靖吴江县志》一书，由吴江人徐师曾等编纂，是吴江传世县志中的第二部。第一部传世旧志是莫旦的《弘治吴江志》，一般简称为《莫志》。《嘉靖吴江县志》是以《莫志》为蓝本，并参用了吴江陈理在《莫志》基础上编纂的《吴江志》未成稿，既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又纠正了《莫志》的许多讹误，其史料价值也远胜于前志。同时，该志还邀请到沈啓、周大章撰成水利、武略二门，可谓人尽其用，专业精到。因此在传世的明代旧志中，该志一直被认为是名志的代表作。长期以来，《嘉靖吴江县志》也和大部分传世志书一样，传本不多；尽管有 1987 年台湾学生书局据嘉靖刻本影印本流传，但多深藏于高校图书馆，供专业人士研读。因繁体、文言、无现代标点，加上竖排，也不符合普通民众的阅读习惯，客观上影响了这部珍贵志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在，区地方志办公室邀请陈其弟先生点校，并策划出版，为这本书的普及利用打开了一扇大门。

历史是发展的，没有载籍就没有永恒的记忆。志书作为最令人信服的地方文脉承载体，值得我们珍视。旧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通过人们的利用来展示。近年来，区档案局和方志办同志主动积极参与垂虹（盛家厍）历史街区开发、太湖苏州湾吴文化传承保护，致力于旧方志点校和方言、俚语、乡音等整理，挖掘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在志书传承应用上做出了努力，在“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吴江正在借助融入大苏州的契机，建设太湖苏州湾，迈入太湖新时代，努力打造苏州“南部现代新城区、优势产业新板块、开放创新新高地、和谐乐居新家园”。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处于转型的社会经济，同样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希望更多的吴江人通过《嘉靖吴江县志》等志书深入了解吴江的过去，从中汲取营养，以饱满的激情，建设吴江美好的未来！

中共吴江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史国方

2013年11月

校注说明

《嘉靖吴江县志》是吴江传世旧志的第二部。首部传世旧志为莫旦编纂的明《弘治吴江志》二十二卷，一般简称为《莫志》。通行用本是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年《中国方志丛书》据弘治元年刻本影印本。因流传既久，文字模糊不清，较难辨认，也不便利用。《嘉靖吴江县志》是以《莫志》为蓝本，并参用了吴江陈理（字君明）在《莫志》基础上编纂的《吴江志》未成稿，可以说是以莫、陈二志为底本，并纠正了《莫志》的许多讹误，较之《莫志》，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在明代诸志中一直被业界认为是佳志的代表，故点校整理此志，价值不言而喻。

《江苏旧方志提要》著录此志：

[嘉靖]吴江县志 二十八卷首一卷 / (明)曹一麟等修，徐师曾等纂 · 一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民国晒印本，民国 11 年(1922)薛氏邃汉斋传抄本，民国吴江柳氏抄本，1987 年台湾学生书局据嘉靖刻本影印本。

一麟，字伯里，山东安丘人。明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同年任吴江知县。师曾，字伯鲁，号鲁庵，邑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吏科给事中。著有《补记集注》、《周易演义》、《大明文钞》、《文体明辨》、《宦学见

闻》、《史断》等。徐志稿初以《莫志》为蓝本，并参校吴江陈理（字君明）纂《吴江志》未就稿而成，然未梓行，时为嘉靖二十七年。至嘉靖三十五年一麟来任县令，访求邑乘，徐稿被荐。徐以为其稿尚欠水利、武略2门，遂荐举邑人沈啓（字子由）纂水利，周大章（字一夔）纂武略。不数月稿成，合为一书，嘉靖三十七年“鸠工锓梓”。卷22《贡举表》记事止嘉靖三十七年、卷21《科第表》记事止嘉靖四十年、卷17《守令表》记事止嘉靖三十八年李迁梧。卷首有旧序、吴江县图9幅；卷1~3地理志、沿革、疆域（附街市、乡村）、山水；卷4~8建置志：城池、桥梁、栅坝、公署、学校、表坊、古迹、园第、墓域、形胜；卷9~10食货志：户口、土田、物产、贡赋、徭役；卷11~16典礼志：官制、祀典、风俗、典籍表、祠庙、寺观；卷17~18官政志：守令表、佐幕表、儒官表、属官表、名宦传；卷19~20经略志：水利、武略；卷21~27人物志：科第表、贡举表、名臣传、儒林传、卓行传、列女传、文苑传、隐逸传、材胥传、艺术传、寓贤传、仙释传；卷28杂志：异闻志、丛谈志。该志采史体、表、传各以类附于志，体例井然，记载翔备。卷首录有明以来历次修志旧序，以明邑乘编修之源流。水利门为稔知水利的沈啓所纂，沈啓“乘舟周游旬月”，实地考究，记载翔实，甚为珍贵。是志还纠正了《莫志》的一些讹误，于明代诸志书中可称佳作。

本次点校以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的吴江图书馆藏“嘉靖《吴江县志》二十八卷，明嘉靖刻本”的电子扫描件为底本。原刻共6册，八行十六字版式，白口，左右双边，字体方正，颇具宋版遗韵。内页钤印有“青棠花室藏书”白文印章、

“汉玉钩室”朱印、“养闲主人”朱印、“复斋爰氏书记”朱印、“白云满榻流水环门”白文印章、“为君作卧游”朱印等。其中，“复斋爰氏书记”为清末吴江画家袁龙（1820—1902）藏书印，可知此书曾为袁氏旧藏。由于传世日久，书中有虫蛀，有脱页，也有抄补，如“山水下”之自“洲。久被浮名繁，能无愧白鸥”至“一片清江水中田”，即为抄补的一个筒子叶。每册书的卷首和卷尾也有损脱现象。为了校正本志的脱讹缺漏，校注时参校了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据嘉靖刻本影印本，以及《吴郡志》《续吴郡志》《吴中人物志》《姑苏志》《吴江水考》《松陵文献》《康熙吴江县志》《乾隆吴江县志》《乾隆震泽县志》《乾隆吴县志》《道光震泽镇志》等相关地方文献。本志的卷首，底本缺曹一麟序文，徐师曾的序文底本不全，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足。

古文中“已”“巳”、“扬”“杨”、“母”“毋”等常混用，此类情况作径改，不再出注。除人名、地名保留异体字外，其余均使用规范简体字。

目 录

序	1
校注说明	1
新修吴江县志序	1
新修吴江县志序	3
修志名氏	5
吴江县志原目	7
卷之首	
吴江县志旧序.....	11
松陵志序.....	11
增辑松陵志序.....	12
松陵志序.....	13
吴江志序.....	14
刻莫氏吴江志序.....	15
吴江续志序.....	16

读陈氏吴江志	18
--------	----

绘图目录	20
------	----

吴江县志卷之一

地理志一	30
------	----

沿革	30
----	----

疆域	31
----	----

吴江县志卷之二

地理志二	41
------	----

山水上	41
-----	----

吴江县志卷之三

地理志三	55
------	----

山水下	55
-----	----

运河	68
----	----

吴江县志卷之四

建置志一	72
------	----

城池 敌楼附	72
--------	----

桥梁	75
----	----

栅坝	95
----	----

吴江县志卷之五

建置志二	97
------	----

公署	97
----	----

吴江县志卷之六

建置志三.....	113
学 校.....	113
表 坊.....	121

吴江县志卷之七

建置志四.....	125
古 迹.....	125

吴江县志卷之八

建置志五.....	133
园 第.....	133
墓 域.....	140
形 胜.....	141

吴江县志卷之九

食货志一.....	149
户 口.....	149
土 田.....	150
物 产.....	154
贡 赋.....	162

吴江县志卷之十

食货志二.....	173
徭 役.....	173
差 役.....	178
均 稔.....	181

杂役	183
----	-----

吴江县志卷之十一

典礼志一	184
官制	184
吏额	188

吴江县志卷之十二

典礼志二	190
祀典	190

吴江县志卷之十三

典礼志三	213
风俗	213

吴江县志卷之十四

典礼志四	232
典籍表	232

吴江县志卷之十五

典礼志五	238
祠庙	238

吴江县志卷之十六

典礼志六	247
寺观	247

吴江县志卷之十七

官政志一	267
------	-----

守令表	267
佐幕表	272
儒官表	279
属官表	282
吴江县志卷之十八	
官政志二	286
名宦传	286
吴江县志卷之十九	
经略志一	296
水 利	296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	
经略志二	319
武 略	319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一	
人物志一	326
科第表	326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二	
人物志二	336
贡举表	336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三	
人物志三	344
名臣传	344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四

人物志四.....	353
儒林传.....	353
卓行传.....	354
烈女传.....	359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五

人物志五.....	363
文苑传.....	363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六

人物志六.....	368
隐逸传.....	368
材胥传.....	371
艺术传.....	371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七

人物志七.....	373
寓贤传.....	373
仙释传.....	378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八

杂志.....	380
异闻志.....	380
丛谈志.....	386

嘉靖吴江县志

(明)曹一麟等 修 徐师曾等 纂

陈其弟 点校

新修吴江县志序¹

岁丙辰，余释褐衣无何，即试选于天曹，乃拜命令吴江。吴江，江南巨邑也，且当浙直交会之冲，百务繁夥。余筮仕于兹，每苦无绪。爰求邑志于乡先生，谓志悉一邑政，苟持循以往，庶乃不迷耳！金曰：“邑旧有志，而给谏徐君师曾近为纠正而新之，颇备焉。”乃访诸徐君，君曰：“仆不敏，尝勉为之，然非求胜于旧志而雠之也。夫吴江水国也，顾遗水利一科，若戎政亦近年大事，所宜增入者，可无传乎？仆窃有志而未就也。若吾邑按察副使沈君啓，稔知水利，乡进士周君大章尝从事军门者，其襄仆成之？”余如其言，造二君之第而请焉。周君即以数年倭夷稔恶颠末及防御料理之策，一一具白于徐君。沈君乃偕邑丞白君忠，驾轻舟，鼓短棹，浮水旬日，历四境而还，告余曰：“邑之水，吾悉得其源流支派矣！”遂出其手摹之图以示，且延徐君而授之。徐君携此，重上虎丘，杜门逾数月，而全书于是乎成焉。书成，持以示余，余拜而受之，作而叹曰：“美哉！彬彬乎天文、地理、人事之纪管是矣，文献有征，方幸其可以信今而传后，而矩矱²不远。吾之所恃，以不忒³于官理者，亦或有在于斯乎？”于是鸠工鋟梓，以永其传。用纪一

1 此序原稿阙，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2 矩矱，规矩法度。

3 不忒，没有变更，没有差错。

念愿治之意云尔！若谓黝垩¹时事、粉饰太平之观以自多，则吾岂敢！

嘉靖戊午一之日，赐进士第吴江县知县安丘曹一麟序。

1 黝垩，涂以黑色和白色。

新修吴江县志序¹

吴江为县，当南北之冲，左江右湖，民殷物阜，盖畿辅一钜邑也。成周之前，越在荒服。入句吴，而人文渐开。由汉迄元，千五百六十余年之间，或置为镇，或割为县，或升为州，则俗与时移，而人文彬彬然盛矣。我大明肇兴，定鼎建康，改州为县，遂为股肱重地，盖势使然，亦其地足以当之也。县故有志，昉于朱长文之《图经》，而元人续之，窦公德远、吴公本又续之，至莫公旦而大备。然自莫公以至于今历七十年，闇略不修，而其书尚阙水利，又多芜词，则后人之所憾于公者也。余幼读之，即思自效其愚，而縻于举业，力不暇及。既壮，举于礼部，病不对制归，取其书芟而续之。然访求考核又非一人之私力所能为也，故书虽粗成而未敢出以示人。

嘉靖丁巳，余自谏垣丁内艰归，适安丘曹侯一麟来知县事，索观旧志，鲜有存者。询诸缙绅，佥谓余尝从事乎此而未就也。侯遂卜日，缄币顾余于郡城之寓舍，以志为请。余辞不获，则相与推沈宪副公啓而共事焉。盖公博洽精敏，名重一时，而尤邃于水学。公既任而不辞，余然后启敝箧，检旧稿，订故实于父老，铨人物于学校，旁搜博采而删正之。公亦乘舫周游，考究水利。明年六月，余稿成，而公之书亦至。侯遂命工锓梓，贮诸公藏，以传于后人。工未竣，侯以事去。

1 此序原稿缺，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又明年己未，李侯迁梧来代其任，取阅数卷，谓不可中辍也，命毕其事。辛酉夏，梓人告成，问序于余。余惟郡县有志，其来久矣。《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职方掌天下之图，而又有土训掌地图地慝，诵训掌方志方慝。法甚悉焉。夫小史、职方、土训之所掌，皆谓诸侯之国；外史、诵训之所掌，则诸侯之下邑也。及秦罢侯置守，则邦国皆为郡邑，而周官制度荡然矣。然秦时图籍尚藏相府，则是官制虽更而职任不废，故萧何得以取之，亦周之遗意也。厥后，西京刘向著郡国之事，东汉南阳撰风俗之编。自是蔓延，而郡邑之纪载实充汗，而莫能殚述。然其备一方之事，立为政之准，诚有不可阙者。矧我吴江雄冠众邑，而可使残腐若此哉？顾余谫劣无能为役，然窃自谓纂修之余，芜者以剔，阙者以增，而山水一类尤为特备，是惟宪副公之功，而余则未能也。自余初修以至脱稿，凡十有一年。又四年，梓工乃竣。中更两侯，岁月逾迈，然余窃有喜焉。昔莫公之为志也，稿成于天顺丁丑，再成于弘治戊申，凡三十余年，始王侯迪求以入梓，会迁官不果。冯侯衡继之，寻以事去，亦不果，最后得孙侯显锓事始成。嗟夫！书之难遇如此，然则余辈之遭逢讵不易欤？然闻莫志之修，居有馆，食有廪，服役有人，而后操管从事。兹余二人，各就其家辑之，廪饩服役不以烦官，则其难易有自来矣，敢并及之以谂同志。而邑之盛衰，财之贏绌，亦因以考见云。

嘉靖四十年辛酉夏六月二日，赐进士出身、从仕郎、吏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邑人徐师曾序。

修志名氏

纂修

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邑人 沈 啓修
兵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邑人 徐师曾总修

提调

直隶苏州府吴江县知县安丘 曹一麟
安丘 李迁梧

采访

吴江县县丞 临朐 许 衢
泰安 白 忠
山阴 赵德宽
长兴 李 鵠
钱塘 王良庆
缙云 樊文光
主簿 任丘 杨天祐
临川 张 汝
夏邑 李应祥
遂昌 叶 恩

校勘

吴江县儒学教谕	德清	沈朝臣	
	贵州	莫期尹	
训导	龙游	徐 瑞	
	永新	尹 奎	
	平湖	鲁 烈	
	连江	林仕杲	
苏州府阴阳学候缺正术邑人	孙 凤	督刊	
	郡人	陈 南	眷
	邑人	赵重文	绘图
	邑人	董汉策	刊
			修志名氏毕

吴江县志原目

卷之首

旧序 绘图

卷之一

地理志一 沿革 疆域 街市乡村附

卷之二

地理志二 山水上

卷之三

地理志三 山水下

卷之四

建置志一 城池 故楼附 桥梁 栅坝

卷之五

建置志二 公署

校勘

吴江县儒学教谕	德清	沈朝臣	
	贵州	莫期尹	
训导	龙游	徐 瑞	
	永新	尹 奎	
	平湖	鲁 烈	
	连江	林仕果	
苏州府阴阳学候缺正术	邑人	孙 凤	督刊
	郡人	陈 南	誊
	邑人	赵重文	绘图
	邑人	董汉策	刊
			修志名氏毕

吴江县志原目

卷之首

旧序 绘图

卷之一

地理志一 沿革 疆域 街市乡村附

卷之二

地理志二 山水上

卷之三

地理志三 山水下

卷之四

建置志一 城池 敌楼附 桥梁 栅坝

卷之五

建置志二 公署

卷之六

建置志三 学校 表坊

卷之七

建置志四 古迹

卷之八

建置志五 园第 墓域 形胜

卷之九

食货志一 户口 土田 物产 贡赋

卷之十

食货志二 稔役

卷之十一

典礼志一 官制 吏额

卷之十二

典礼志二 祀典

卷之十三

典礼志三 风俗

卷之十四

典礼志四 典籍表

卷之十五

典礼志五 祠庙

卷之十六

典礼志六 寺观

卷之十七

官政志一 守令表 佐幕表 儒官表 属官表

卷之十八

官政志二 名宦传

卷之十九

经略志一 水利

卷之二十

经略志二 武略

卷之二十一

人物志一 科第表

卷之二十二

人物志二 贡举表

卷之二十三

人物志三 名臣传

卷之二十四

人物志四 儒林传 卓行传 烈女传

卷之二十五

人物志五 文苑传

卷之二十六

人物志六 隐逸传 材胥传 艺术传

卷之二十七

人物志七 寓贤传 仙释传

卷之二十八

杂志 异闻 丛谈

卷之首

吴江县志旧序

松陵志序¹

松陵即吴江，系吴泰伯封内域。自泰伯来吴，吴人被其文化，渐沐休风，声教所暨，君子出焉。由是季札历聘诸华，先王礼乐，达于海隅。迨夫子胥治吴，建仓库，峙兵库，创城郭，设守备，而苏州号称吴城，为东南甲郡。吴江乃苏州之属邑也，距苏州南四十五里，即古之笠泽，本隶吴县。至梁开平三年，钱镠奏划吴县地置吴江县。太湖环抱邑西南隅，《禹贡》之震泽也。《周·职方》：“扬州薮曰具区，其水多震而难定。”即今之湖翻是也。禹导水源至此，故曰“震泽底定”，言底于定而不震动也。距邑西南九十里，有桥曰底定，《吴越春秋》谓范蠡于此乘舟出三江口，其地亦有桥曰思范，至今遗迹不泯。

自春秋以下，秦汉及唐兵皆不至兹境，钱镠保障百余年，纳土于宋，故民不知兵而庶且富。建炎南渡，驻跸钱塘，兹邑

¹ 原稿缺本序开头部分内容。据落款知，此乃窦德远写于“洪武六年七月既望”的《洪武松陵志自序》。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起始至“五里即古之笠泽”间内容。

乃为宋京畿供给之地，为上县。元朝丙子，丞相伯颜率师渡江，时有武将宁玉驻兵镇守，民皆赖之。元贞间，户口繁夥，遂升中州。至正丙申，张氏兵入据，始筑城障之。

本朝丙午冬十有一月，天戈东下，克湖州，自太湖直抵吴江，驻兵邑西石里。时统兵徐相国谕父老以恩信，兹邑遂归附焉。相国即单骑入城，安堵如故。洪武二年，仍改州为县。民阜物丰，山川胜概，疆域之广、古迹之多，顾志不可不辑，乃揽众说，采摭遗事，纂成是书，目之曰《松陵志》，使一邑之内、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而索之矣。后之览者，取前人之成宪以为法，将见道德兴而习俗美，松陵之区，与邹鲁无异，则是书有关于世不亦大乎？

洪武六年七月既望，礼部主客郎中窦德远¹序。

增辑松陵志序

《松陵志》，余家藏之久矣。数年之间，余亦究心焉，欲求他本一校，竟不可得其原本。所类古迹、土产、人物、异闻具少。余取《图经》及郡志诸书，凡系松陵者则采摭增入，用广其书，以便观览。集既成，又苦无缮写者，余于窗间复摩挲三月，始获脱稿。

呜呼！松陵风景人物，自《吴越春秋》迄今，不知几百年矣。余今所录，使后人一览而得之，亦将有系于政哉！第未审此书传去吾子孙彰湮谓何如耶？故临风三叹而叙其卷末，以识岁月云。

¹ 《康熙吴江县志》：“窦德远，四都人。洪武初，以明经授礼部主客郎中，擢本部侍郎。尝辑《松陵志》，今不传。子升，亦以明经征为县丞，父子俱有文名。”《松陵文献》作“四都充溪人”。《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九《人物》作“四都充满人”。

时正统七年龙集¹壬戌，律值夷则²既望，云冈吴本谨书。

松陵志序

古者有版有图，版则户口之数，图则四方厄塞要害之所关也。藏诸盟府³，非职方者无由得见。他如《方舆志》、《山海经》、《寰宇记》等作，又皆略而未详、简而未备，故天下郡邑皆得修志书以详其所有之事焉。

吴江，古松陵镇也。为州为邑余数百年，而志犹阙，非所以裨益世教而昭示将来也。旧有《图经》一编，莫详创始，而纪载弗经。我朝洪武、永乐中，虽有修者，惜乎旧无刻本，而传写舛讹，人亦罕能遍观尽识。岁甲戌秋，尝奉文修纂，意其迫于期限之严，未能详备，览者病之。且生斯长斯，忝育庠序，因不自揣，于暇日编而辑之，重立例目，参以郡志，询诸故老，述诸见闻，损益补订。越一载，始克成编，为卷二十，为类二十有七，类各有序，名曰《松陵志》。于是，质诸掌教陈廷用先生，先生为之许可，以为有功世教，宜梓行之。而斌升季公仕进辈，捐俸乐助，谓且宜有序。

呜呼！且寡闻陋识，荒辞浅学，岂敢以是而邀誉哉！重以松陵父母之邦，而志书政化之首，故拳拳为之计者如此。然未免管窥蠡测，挂一漏万，适足贻讥于多闻，而取议于广见也。然而较诸前志，似觉粗备，虽未足拟于古之版图诸作，其于检阅之资，庶或有助于一二。续而笔之，尚有望于后之君子。

1 龙集，犹言岁次。龙，指岁星。集，次子。

2 “夷则”之名源于古代音乐十二律之一。在上古时代，人们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依照《礼记·月令》，一年十二月正好和十二律相适应，“夷则”为七月之律。

3 盟府，古代掌管保存盟约文书的官府。

天顺元年丁丑春三月既望，邑人莫旦景周¹书。

吴江志序

昔《大明一统志》之纂也，朝廷先期遣使采天下事实，吴江县奉文集耆儒开局于圣寿寺，时旦与今致仕何训导升俱为邑庠生，为掌教陈先生宾所命，往总其事。稿成上郡，郡又类进于朝，时景泰甲戌也。

后旦二人私相与议，曰：“奉文纂修者，乃天下之书，其法当略。至其一邑之中，亦自有书，其纪宜详。今略者就绪，而详者可遂已乎？况吴江为南畿重地，迭为州县余五百年，而志书未闻有板行者，其疆域、山川、风俗、人才、户口、田赋、学校、科名、牧守、政治，与夫城池、坊市、官宇、桥梁，及诗文、著述之类，忍使其日就泯灭乎？泯灭无闻，后人兴慨，非吾辈责乎？”何君曰：“然。”于是，访得《旧图经》一册，纪载皆国朝以前事，而简略无文。既又得洪武戊午与永乐戊戌奉文修纂者，凡二册，而传写舛讹，视前益略。然亦为之喜曰：“得此三者，书不患其不成也。”未几，何君以举业不暇辞去，旦独不渝初志，谬加笔削，合而成书，凡十卷。

时嘉禾士人怀悦见之，遂为捐赀锓梓以传焉，天顺丁丑也。已而，家君在任闻之，以书来曰：“古人著书，多在暮年。如孔子年六十余方定六经，汝为此书，何行之骤也？”旦始悔之，遂停其板。成化乙酉，忝科名，待次数年，因暇再加编辑，

¹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五《人物》：“莫旦，字景周，震之子。博学工文。成化改元，领乡荐，卒业太学，作《一统》、《贤关》二赋，名动京师。授新昌训导。九年，迁南京国子监学正。乞归，年八十余卒。旦尝论吴澄以宋臣仕元，不当列从祀。赵孟頫以宗室事雠，不得为名臣。皆笃论也。平生著作甚多，所存有《鲈乡集》、《新昌》、《嘉鱼》、《吴江》三志。”

重立例目，参以郡志诸书，于凡残碑断碣，无不搜剔；遗编故纸，无不检阅；鲐背鯈齿¹，无不访问，手录心思，至忘寝食。于是，闻者致讥，见者窃笑，以为迂謬。旦亦自笑其愚者屡矣。日积月累，总成二十二卷，比前加详。会提学陈御史选行文立乡贤祠，时王尹迪询谋于众，得前辈之学行卓异者十五人，为之立祠，且以入志。方欲梓行，而王以迁去，不果。继为丘守霁，取以参修郡志，未成而丘去官，稿亦随失。丙申，忝教新昌，重录成书，而冯尹衡得之，锐意欲刊，冯亦以事去官，又不果。乙巳，以内艰解官而还，女婿赵员外宽书来，且曰：“吾邑新尹孙侯显，陕之华州人，早岁登高科，有治材。其来，志书之获遇也必矣！幸留意焉。”旦因掇拾旧稿，益以新闻新见，再纂成书。已而侯至，即捐俸梓行，而邑人好义者咸乐相焉，谓旦宜有序，因窃叹曰：“嗟乎！天下之事，为不为者人也，而遇不遇者时也。虽曰遇之有时，然亦不贵于成之之速焉。始旦之为是书也，少年气锐，每有不遇时之叹，屡起屡仆，展转三十五年，始有遇于吾侯，使吴江千百年之事，一旦显然传之不朽，夫岂偶然者哉！宽可谓知人，而侯可谓达于政体者矣！然则前日之所以不遇者，盖天使有待于今日也。不然，安得若是之粗备哉！至此，而家君昔日之言方验。然遇则遇矣，窃念德不加修，学无寸进，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乎？续而笔之，尚有望于后之君子。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既望，莫旦序。

刻莫氏吴江志序

纪载之书不可无也，尚矣。一方有一方之事，一时有一时

¹ 鳐齿，老人齿落后更生的细齿，被视为长寿之征。《尔雅》：“黄发、鯈齿、鲐背、耇老，寿也。”

之事，一人有一人之事，苟无纪载之书，则人将何所考信哉！然必秉笔者得其人，然后事覩言信，而可以久传。不然，则亦覆瓿而已耳！

吴江，姑苏大邑也，其山川、风俗之美，户口、赋税之繁，衣冠、文物之盛，实甲于江南，而纪载独无全书，非缺典欤？余奉命出宰兹邑三年矣，尝有意于此，未暇也。适秋官员外郎邑人赵君栗夫赐告归省，询及之，乃曰：“外舅莫先生纂而成书三十餘年矣！”余不觉惊喜，遂即先生求而得焉。阅之累日，见其叙事详允，笔力简健，不溢美，不蔓辞，深得纪事纂言之体。方议梓行，而邑士大夫皆力赞焉。乃与县丞铜仁卢君金、济南张君源、陕右张君珝、主簿香河孙君祥、典史东广叶君从英，各捐俸为倡，而邑人好事者皆乐为助，遂命工绣梓。秋官君谓余宜有序。

嗟夫！自有天下即有此邑，上下数千年之间，其事之泯没而无传者，岂可胜道哉！今此书一出，使吴江一邑之事，远播广传，而凡生于斯、仕于斯、游于斯者，亦得有所考信而兴起焉。先生可谓有功于吴江，有补于名教者哉！先生名旦，字景周，博雅好古，早以明经发解乡闱，为一方师表。所作又有《新昌志》、《贞孝录》、《鲈乡集》云。

弘治元年戊申三月朔日，吴江县知县华州孙显¹序。

吴江续志序

余友莫先生景周，昔在庠序时，尝纂《吴江志》二十二卷，垂三十年，县尹华州孙君显始刻以传。今又二十年，先生以南京国子学正致仕家居，再阅前志，谓“旧事有失收者，新事有

¹ 《松陵文献》卷十四《官师志二》云：“孙显，字微之，华州人。成化二十一年，由举人知吴江，廉介有为，尝修县志。改知靖江。”

未备者，宜加续入”。方欲举笔，适太守四会林公思绍聘纂《孝宗敬皇帝实录》。《实录》既成，乃取事迹有关于吴江者，为《续志》三卷，新旧毕录，可谓备矣。

余嗣子山以乡举待年于家，谓不可以不刻也，乃请于学谕柘城梁君榘，略加校正，而邑之好义者咸乐然资助，遂命工锓梓，与前志并行焉。山以书来京师，请文为序。盖吴江为姑苏大县，数千年之事，得以远播而广传者¹，皆吾学正先生之功也。然此特其著述之一耳，此外又有《大明一统赋》、《学业须知》等作，盖已名重士林久矣。今也²年跻八旬，老而弥健，《书》曰“天寿平格”，岂虚言哉！余与先生交游几四十年，相知最深，故僭言如此，以为序云。

正德二年丁卯春王正月人日³，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工

1 《乾隆吴江县志》之《旧序》作“得以远播广传”。

2 《乾隆吴江县志》之《旧序》无“也”字。

3 人日，夏历正月初七。

吴江县志卷之十九

经略志一

水 利

《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司马迁云：昔禹之治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以松江沪渎壅噎不利，欲从武康纻溪直出海口，穿渠洽功，竟不立。

隋炀帝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郡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备东巡。

唐德宗贞元中，苏州刺史于𬱖，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

宪宗元和中，湖州刺史范传正开平望官河淤淀。

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苏，堤松江为路。即今石塘。

吴越钱氏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

宋真宗天禧中，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同郡守经度于昆山、常熟，疏五湖，导太湖入海。复岁租六十万斛。

乾兴元年，诏苏、湖、秀州积水害稼，其发邻郡兵疏导壅阏，仍令发运使董之，遣尚书职方员外郎杨及往苏、湖、秀州

部右侍郎、邑人吴洪¹书。

读陈氏吴江志

嘉靖丁酉，余遘疟，凡五六十作而后瘳。病中不敢读他书，仅读莫氏《吴江志》，谓宜改作。时方从事举业，未暇及也。越十年丁未，叨举于春官，以疾乞归，思毕前志，闻陈君明²氏一尝修之，未就而卒。余虽及见其人，而书则恨未睹也。会其

¹ 《松陵文献》卷四《人物志四》：“吴洪，字禹疇。父璋，见《孝义传》中。洪年十二为县诸生，动必循礼。训导江最待诸生过严，诸生将诉之督学御史。洪曰：‘弟子叛师，犹子叛父也，不可！’卒不署名，事遂已。举成化十二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累进郎中，擢贵州按察副使，以丧归。寻起广东巡视海道。弘治十二年，进福建按察使。又二年，入为太仆卿。又四年，擢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厂。正德元年，转左侍郎，理部事。四年，拜南京刑部尚书。又二年，致仕。洪有廉节，起家刑曹，精于法比，多所平反。在广东以海道兼摄盐政，皆号利薮，洪独无所染。御下不少假贷，宿弊顿革。御史王哲欲葺诸公署，而难其费。洪建议以为盐法引纳官钱若干，获利数倍，顾为权豪所专，请均之于商，使输值佐役。便从之。镇守中官初役四水驿舟各一，久乃令输金，后又并征其舟。御史汪宗器锐意革之，洪请厘正，自今日始勿追所得金。于是中官帖服。徭人数为暴，官军往往滥杀要赏。遣廷臣往按之，悉以委洪，廉得其状，捕诛首恶而慰抚其余，边患遂息。在福建城北常有虎患，洪为文祷告，虎竟去。建宁、延平大水，民贫且互劫，辄便宜赈贷。汀漳军饷缺，盗贼蜂起，取征商之羡赈之。土徭戍者有所索，守臣集三司议，洪曰：‘不与则致叛，与之则为例，不若以赏为名而姑与之。’众皆称善。在工部，当刘瑾用事，怨刘大夏，诬以罪，欲杀之。下大臣议，惟洪与都御史屠应埈力辨之，乃得解。徙南京刑部，有宁河王邓愈之后与其弟争赐田者，特瑾为援，洪执法不阿。瑾大怒，勒令致仕。洪曰：‘吾志也！’遂归，凡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少保。何乔远《闽书》曰：‘洪为人和而不侈，庄而不倨，在官听讼以情，数辨疑狱。’布政司吏有微罪，镇守中官衡其使欲重罪吏以为使累。洪厉声曰：‘杀人媚人，吾不为也。’子四人，其三并登进士：长山，次岩，幼昆。昆字美之，仕终严州知府。”

² 《康熙吴江县志·人物六》：“陈理，字君明，邑同里人。少为诸生，文笔雄健，博通子史、古今杂志及氏族、字学诸书。正德丙子，提学御史张璿甚奇其才，名振一时。吴中士大夫家记、传、序、铭，多出其手。所著有《同川集》、《宋元遗事》，尝修邑志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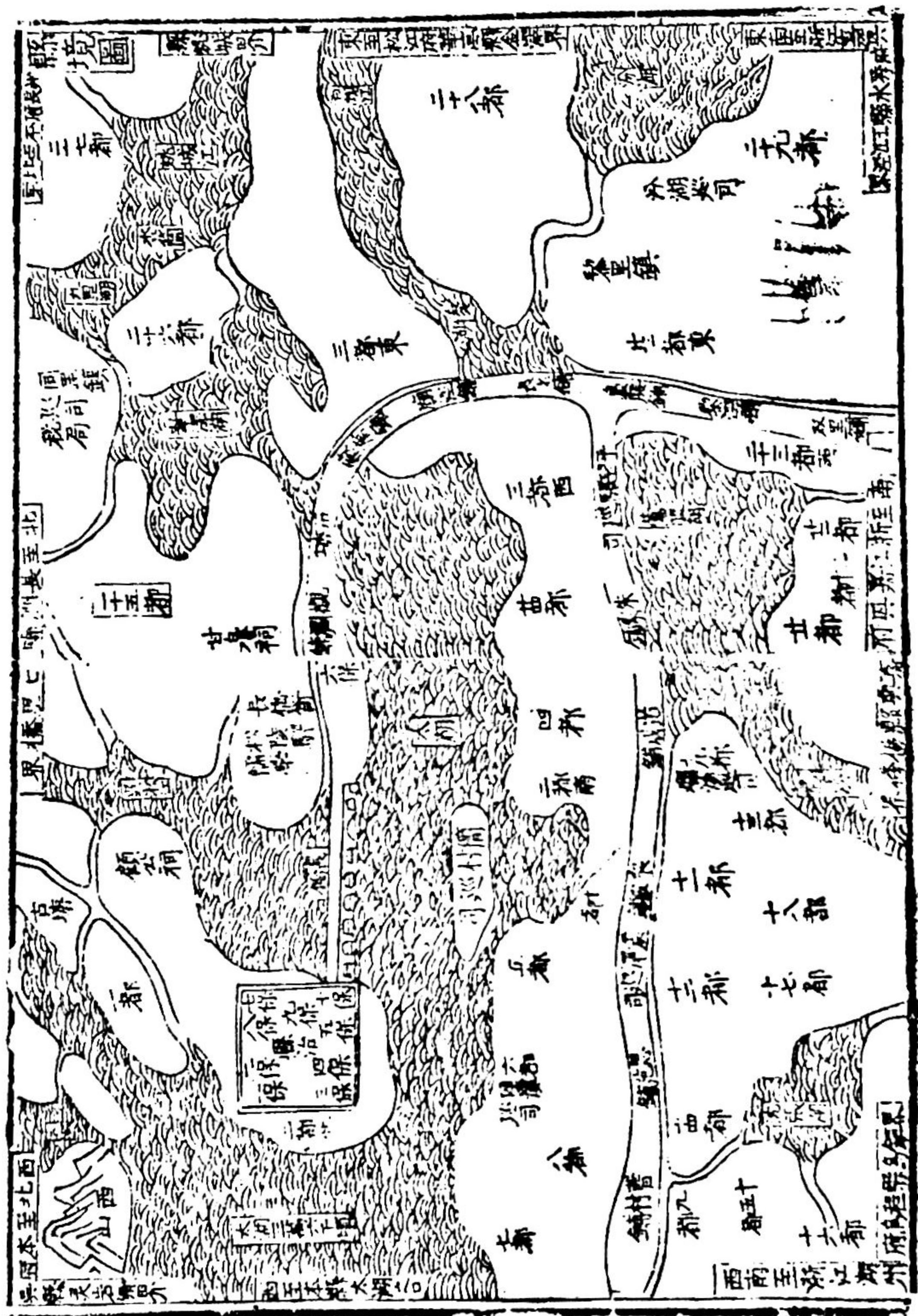
孙从余问《易》，持稿见示，余受而卒业焉。其书视莫氏，删者过半，增者半，中间所录，亦或不尽可人。甚哉秉笔之难也。又闻余里人陈献可¹亦尝属草，献可署教曹邑，卒于官。余就其家求之，稿已佚矣。则幸君明之书尚存，余得取之以参校也。然献可有《曹县志》已锓诸梓，观彼亦足以识此矣。

戊申十月九日，徐师曾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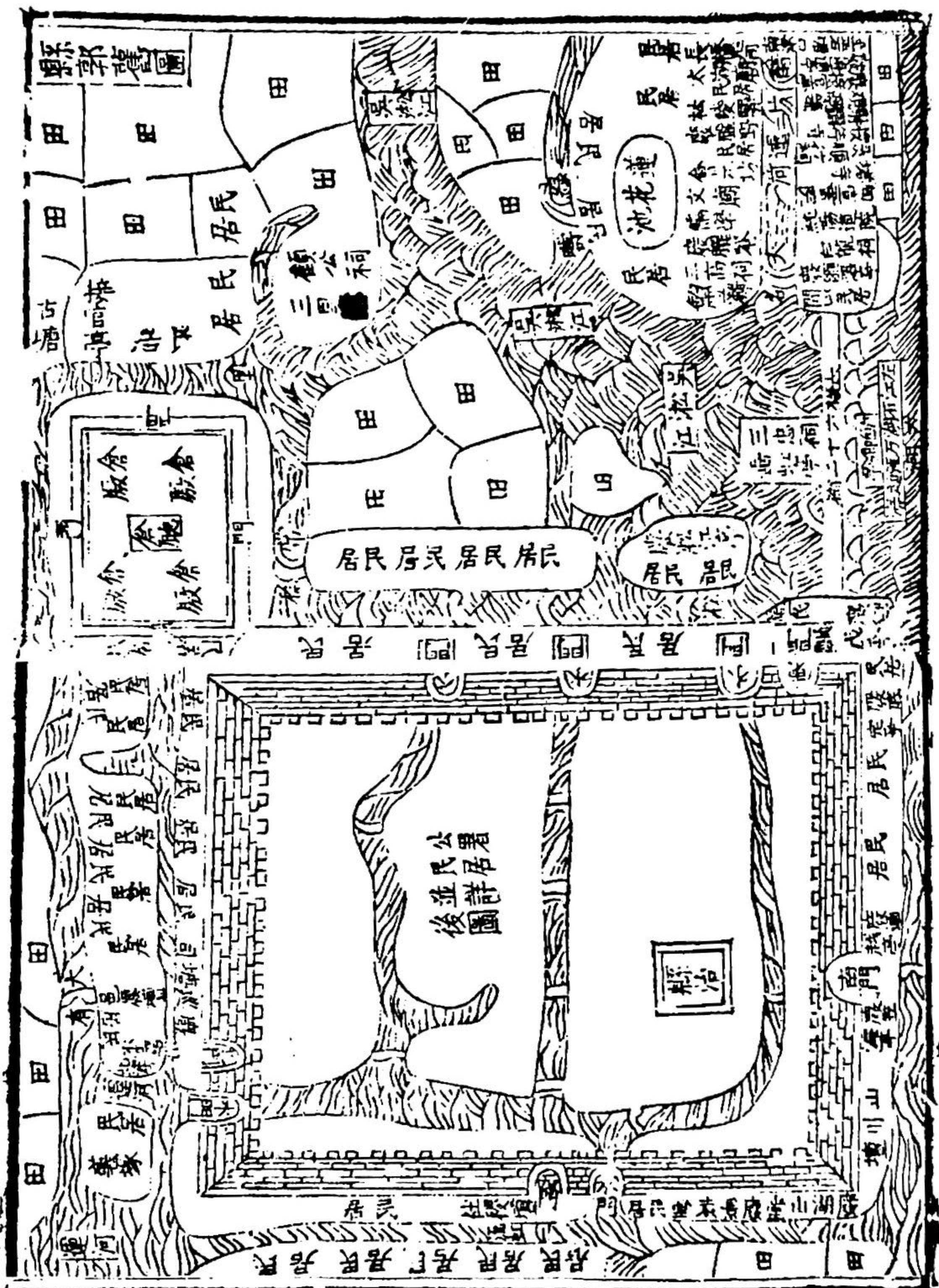
¹ 《松陵文献》卷九《人物》云：“陈策，字献可，博极群书，为诗文冲畅典雅。嘉靖改元，领乡荐，授曹县教谕，卒于官。继娶王氏，抚尸恸哭，叩头数升，越次日亦卒，曹人异之。所著有《说铃》、《九华集》、《东行集》、《曹县志》。”

绘图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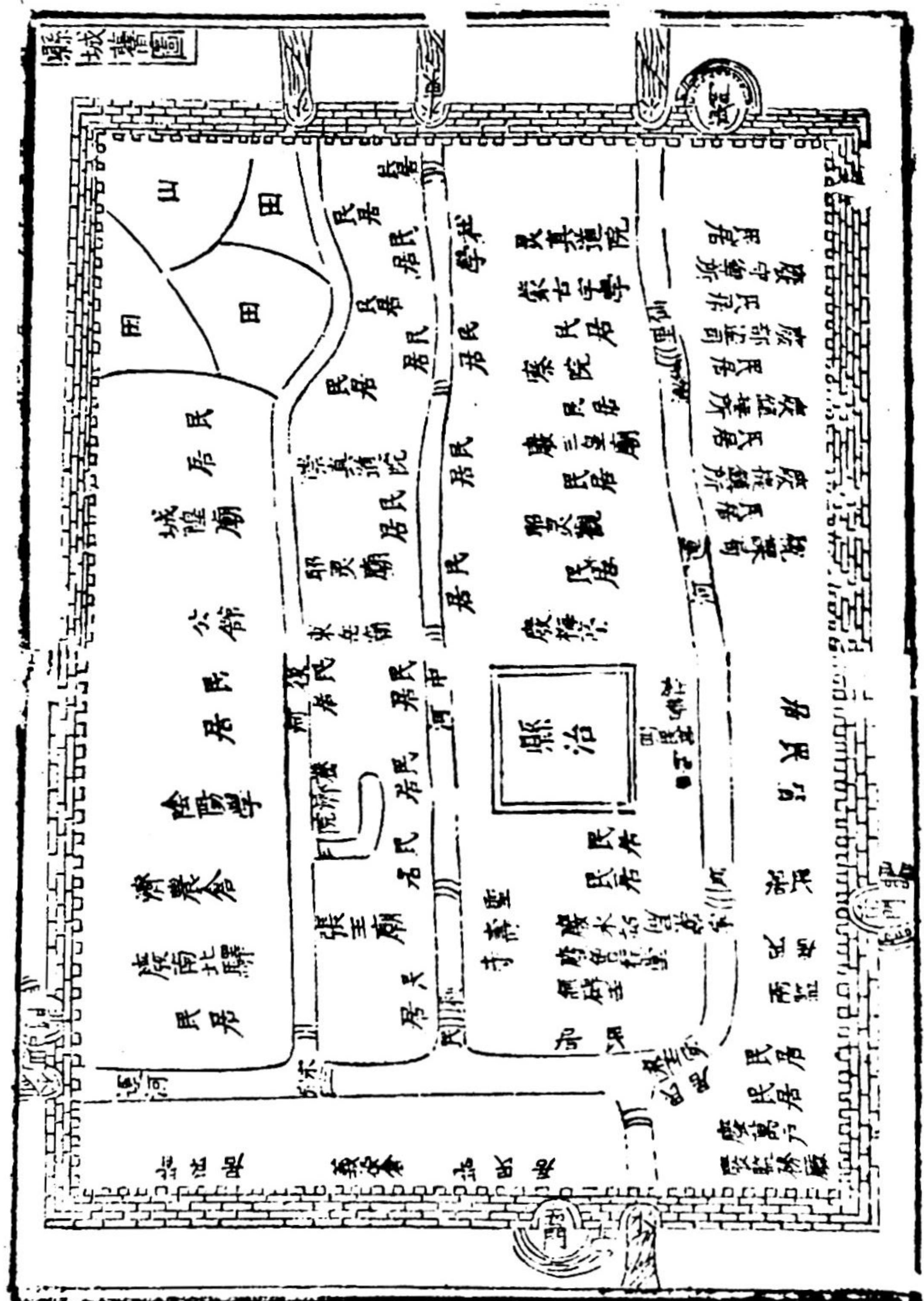
县境图
县郭旧图
县城旧图
县城新图
县治旧图
县治新图
儒学旧图
儒学新图
县境通道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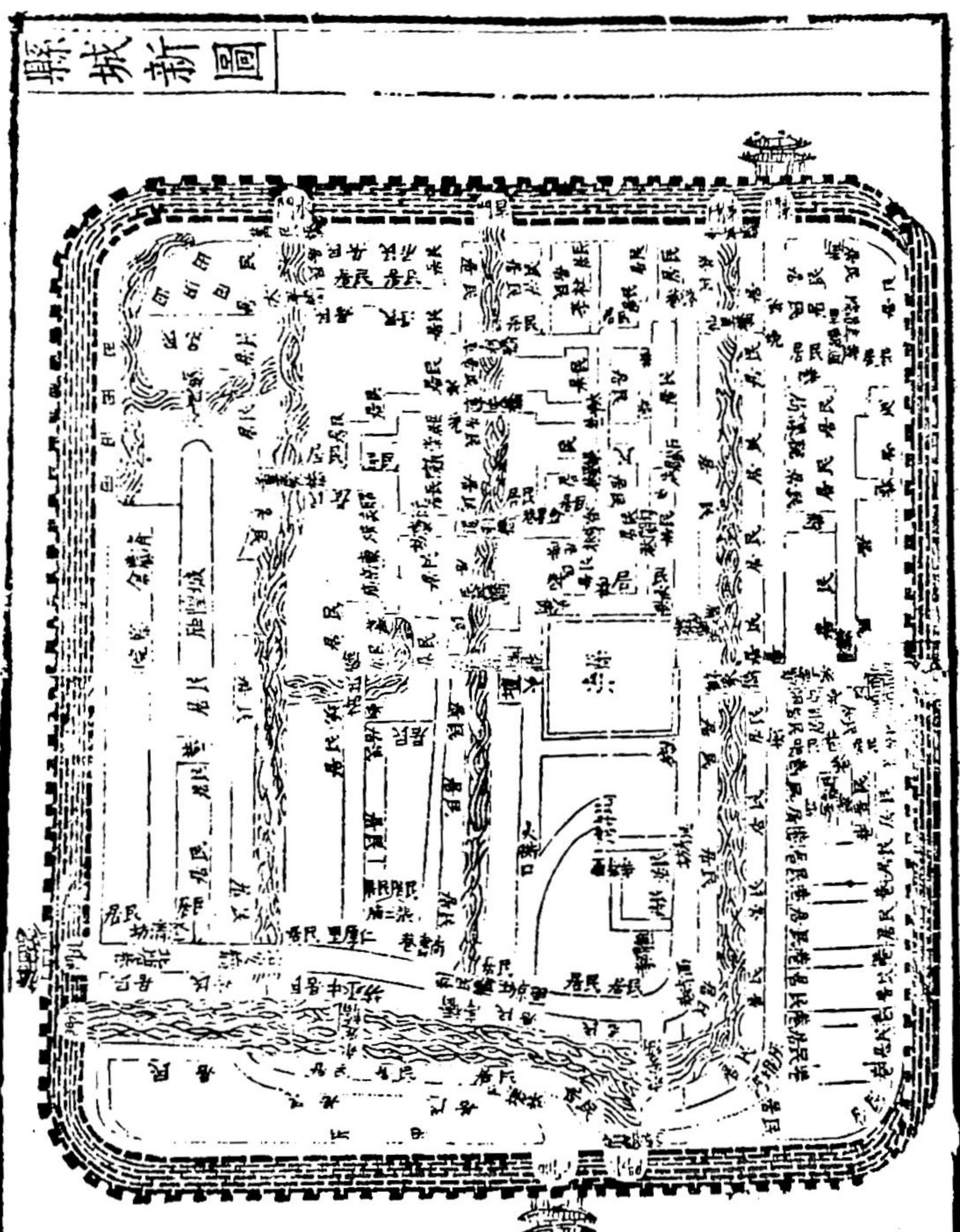
县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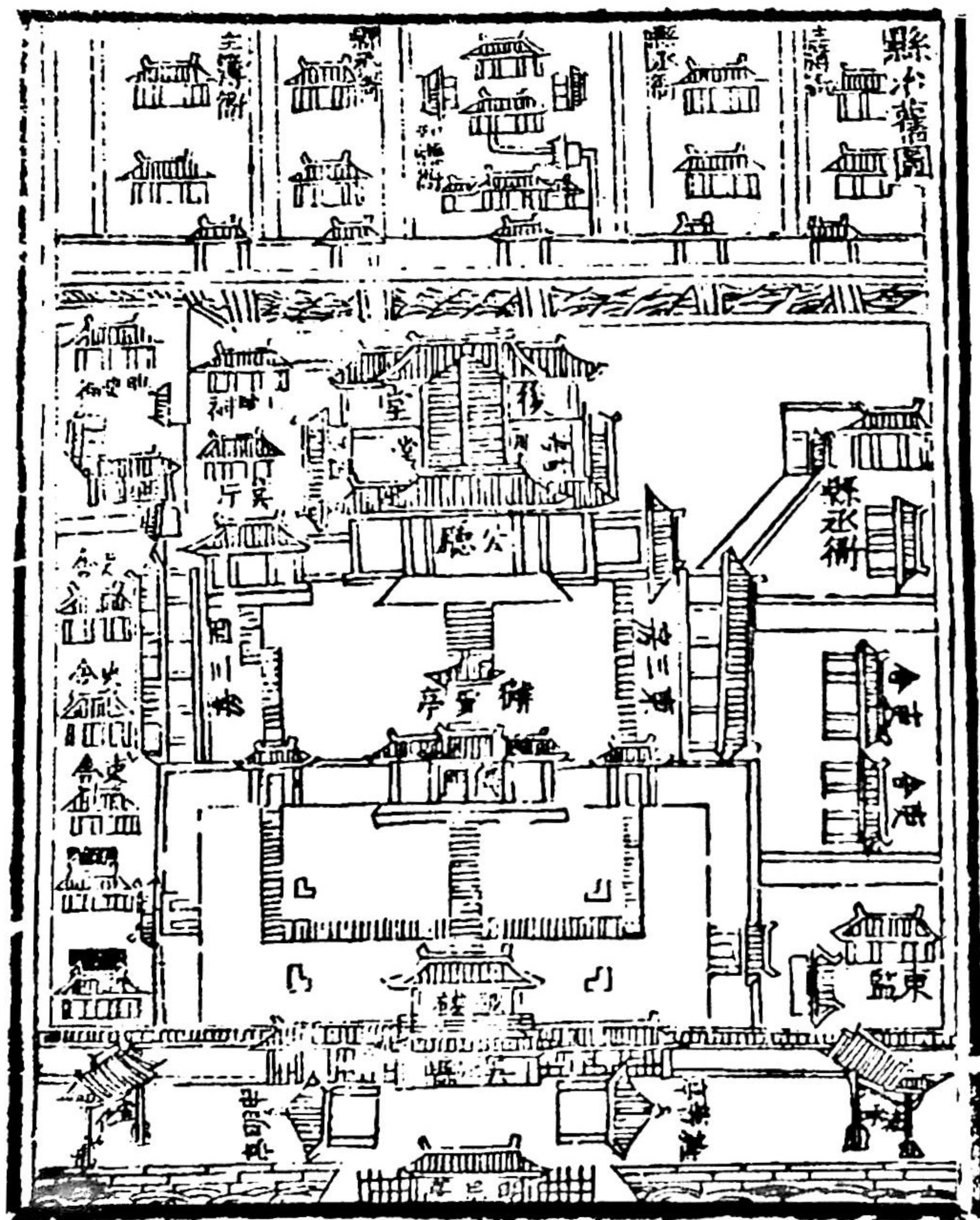
县郭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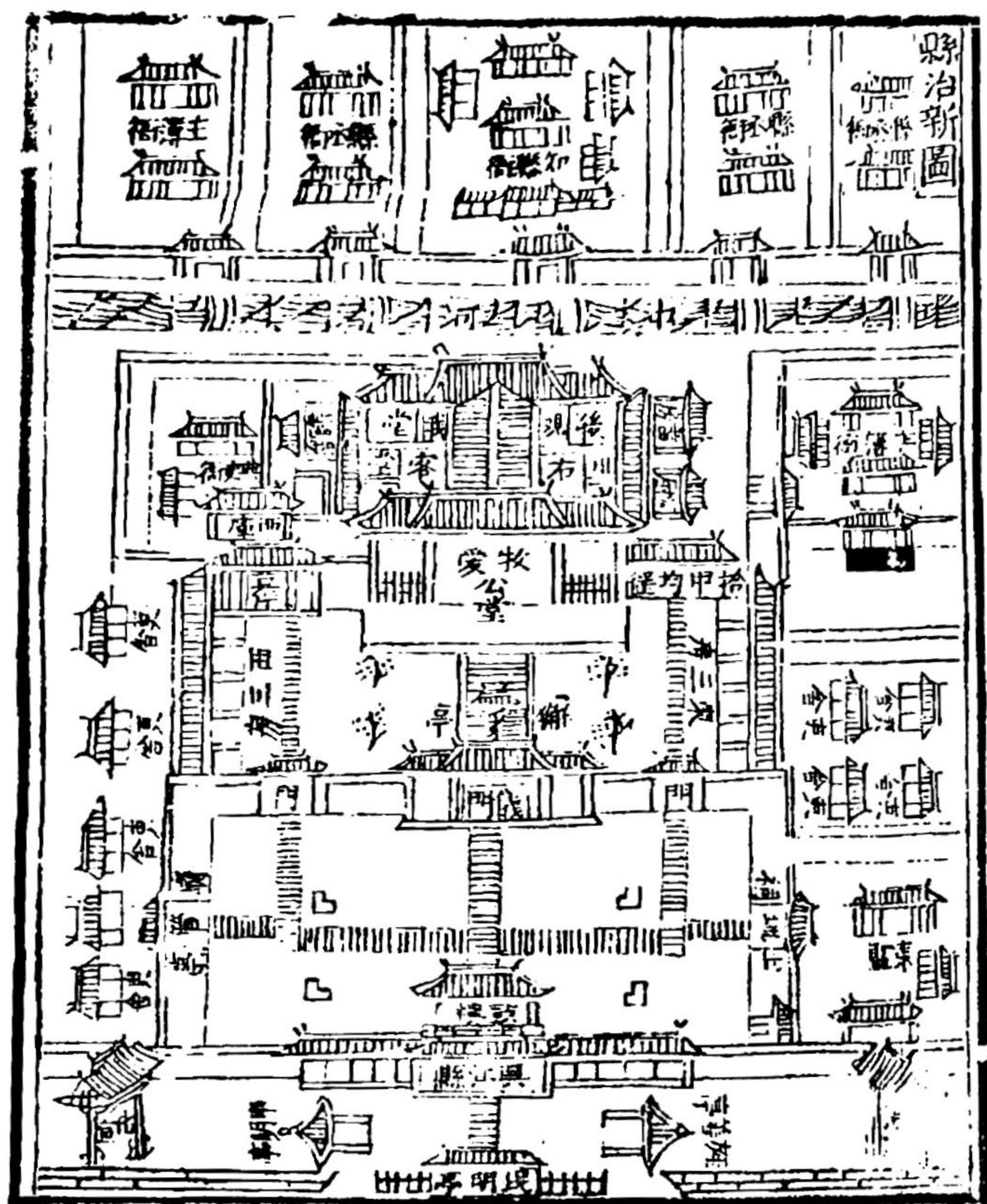
县城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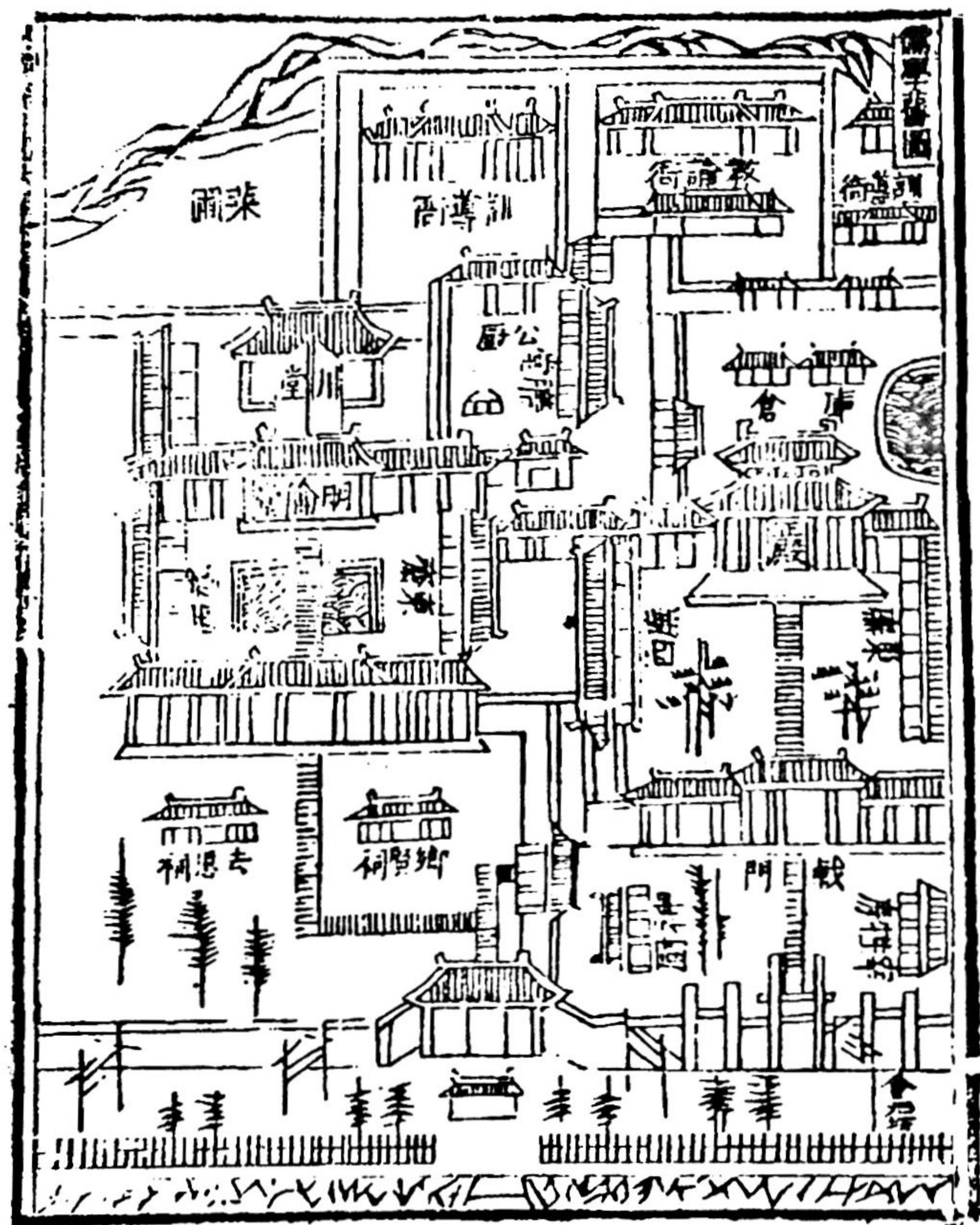
县城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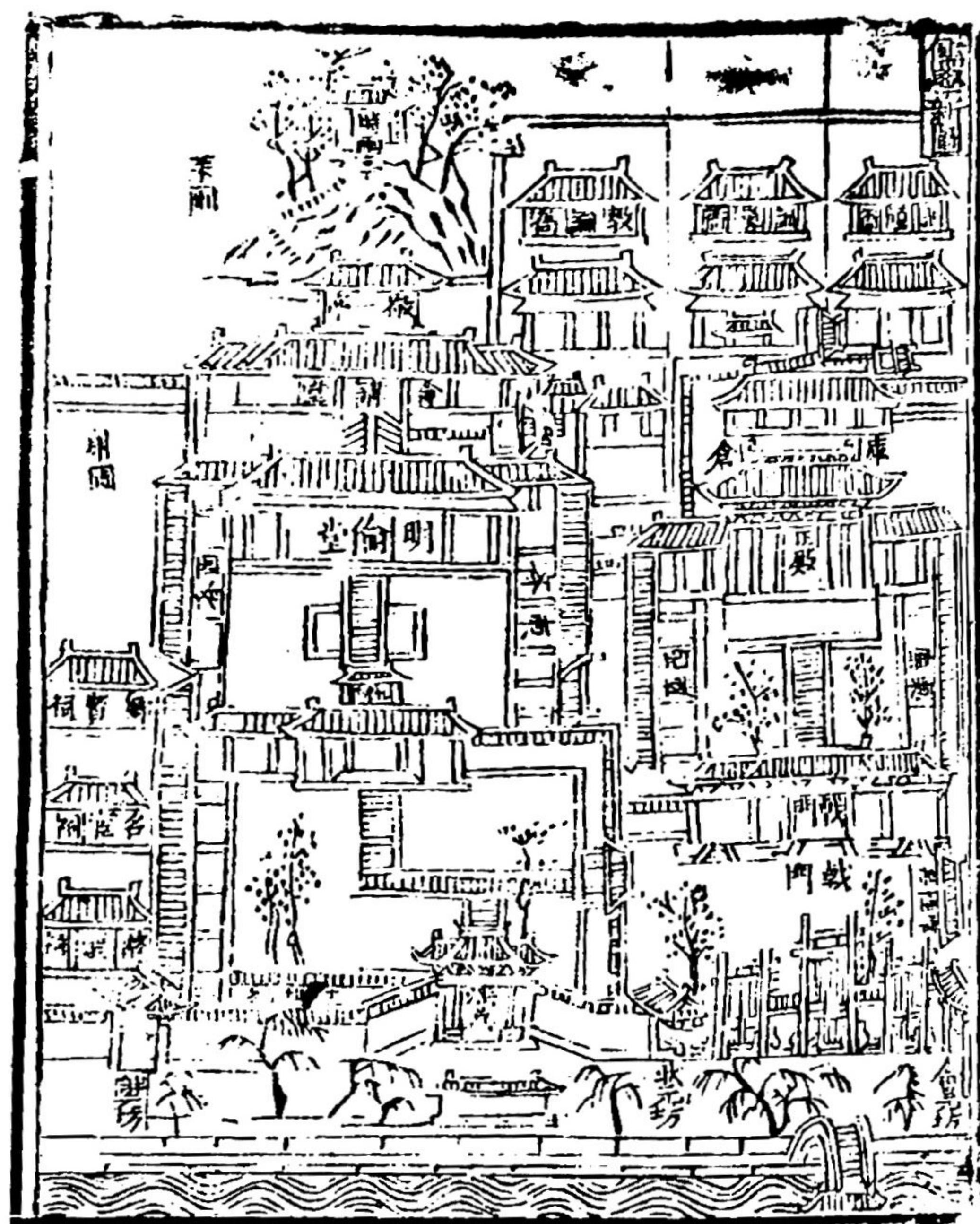
县治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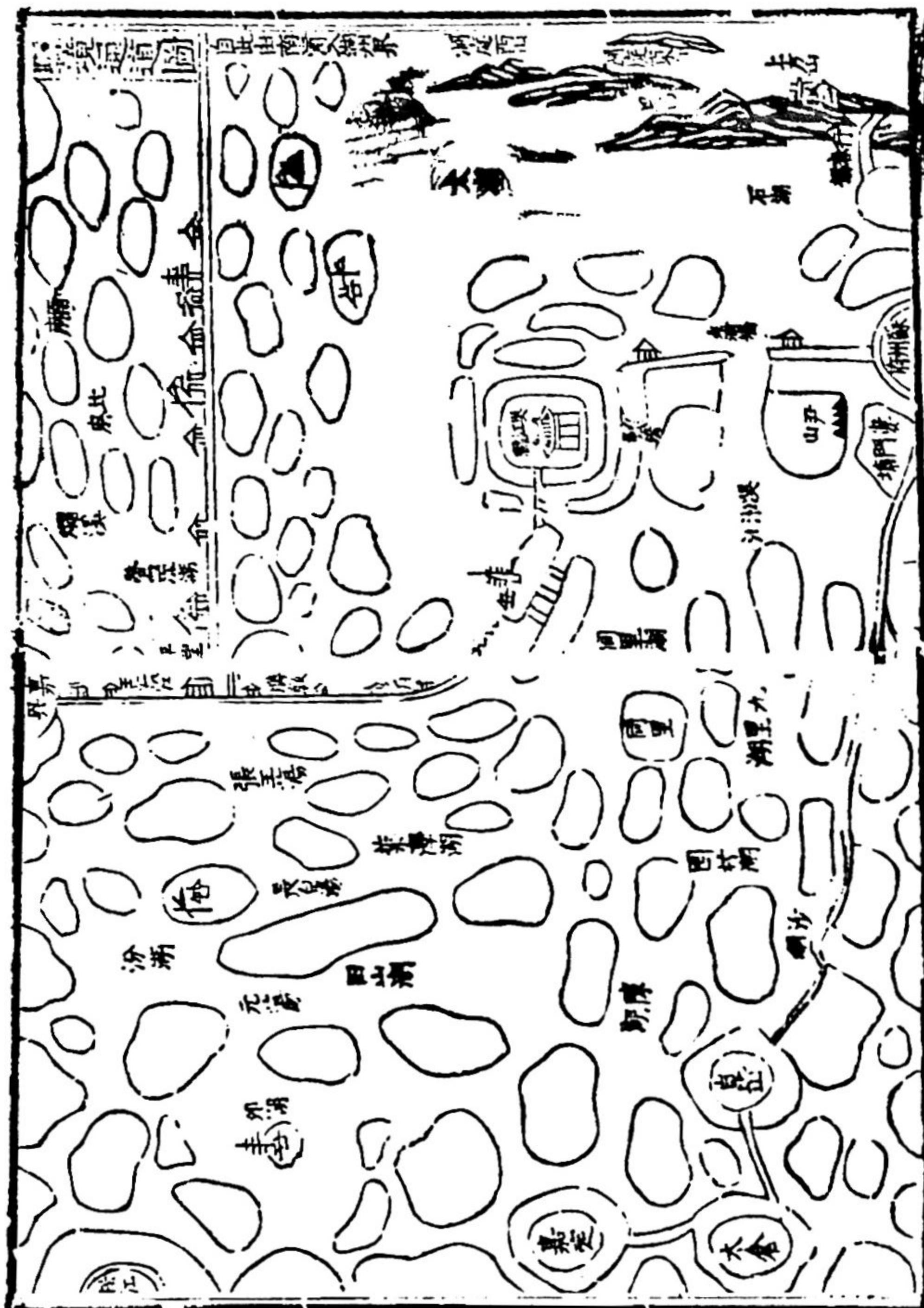
县治新图



儒学旧图



儒学新图



县境通道图

徐师曾曰：志载一邑之事，事非境内，法不得书。而此图乃远逮四封之外，何也？为备倭而作也。盖倭夷入寇，必有从来之路，是在早见而豫防之。苟为不知，则何以施侦察堤备之策乎？《易》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此图之所以不可阙也。

吴江县志卷之一

按：此书旧名《松陵志》，后名《吴江志》而不著“县”，以其迭为州县，恐偏漏也。愚谓我朝置县，则遵今制为是，故定名《吴江县志》云。

地理志一

沿革

吴江，古荆蛮之地，在《禹贡》属扬州，为天文星纪牛女之分野。当殷商时，越在荒服。自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自号勾吴于梅里，在无锡县。而立为君长，后封为子。吴江在其境内，渐习礼让之事，然未与中国通也。周元王元年，是为吴王寿梦之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晋使吴，导吴伐楚，于是始通中国。三年，越克吴，追奔吴兵入于江阳松陵，即此地也。后百三十九年，楚威王伐越，尽取故吴地，于是，吴江入越。秦始皇帝二十五年，并天下，以吴越地为会稽郡，遂属会稽。汉高皇帝元年，始以其地置松陵镇，属吴县。顺帝永建四年，改属吴郡。三国孙吴时，属吴兴郡。晋及南北朝，并属吴郡。梁元帝承圣元年，侯瑱追侯景于松江，进击败之，擒斩彭隽等。松江即吴江也。隋文帝开皇二年，属苏州。炀帝大业

六年，更属吴州。唐兴，复属苏州。玄宗时，属吴郡。肃宗时，仍属苏州。僖宗光启二年，陷于徐约。昭宗天祐元年，属吴越钱氏。五代梁太祖开平元年，属苏州。三年，吴越王钱镠请割吴县松陵镇置吴江县，县之建自梁始也。唐庄宗时，属中吴军。宋太祖开宝八年，属平江军，县皆仍旧。徽宗时，属平江府。高宗建炎二年，车驾南迁，驻长桥，命张浚率兵八千戍之。既都临安，以为皇畿供给之地，称上县。四年二月，大衄于金兵。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渡江，命千户宁玉戍长桥。十八年，属平江路。成宗元贞二年，升为州。顺帝至正十六年，淮东张士诚据其地，而以属隆平府。二十六年十一月，《莫志》作“十二月”。我大明兵克湖州，相国徐公达由太湖直抵吴江，顿兵石里村，而单骑入城谕降，知州杨彝率众归附。吴元年，属苏州府，州仍旧。洪武二年，改州为县，仍属苏州府，直隶南京。莫氏曰：吴江古来称名不一，曰青草滩，曰松陵，曰笠泽，曰松江，曰江上，曰枫江，曰鲈乡，考其所称，厥有来自。曰青草滩者，《祥符图经》云“吴赤乌初，命上大夫倪让等分析地界，建渭作田，自青草滩筑塞至野和溪”是也；曰松陵者，汉置松陵镇，以其地在松江上，稍高如陵，故名。旧经谓“越攻吴，兵入江阳，松柏险隘，故称松陵”者非也；曰笠泽者，《左传》云“越伐吴，吴子御之于笠泽”是也；曰松江、江上者，因其地有松江，故名。《赤壁赋》中载有“松江之鲈”者是也。元割松江以南地为松江府，于是不称松江而称江上云。曰枫江、鲈乡者，唐崔信民诗有“枫落吴江冷”，宋陈尧佐诗有“秋风斜日鲈鱼乡”之句，好事者因擿其语以目之也。陈氏曰：吴江何以名？并名之也。汉置松陵镇，属吴县，而其地则在松江上，故节去“松”字，而并名其地为吴江云。

疆域

吴江县境，广一百七十三里，袤一百六十二里，周四百六

十六里，东抵华亭县金泽村界八十里，西抵太湖口十五里，南抵嘉兴县杨桥界五十四里，北抵长洲县七里桥界七里，东南抵秀水县王江泾旧名陶庄界七十里，西南抵乌程县乌镇界九十里，东北抵长洲县姚城江界三十里，西北抵吴县灵岩乡界三十里，自县治西北至府治四十五里，至南京六百三十五里，至京师三千八百二十五里。限四十九日外水程三月。为乡六，宋有七乡，曰征君，曰感化，曰大名（《窦志》作“明”），曰澄源，曰震泽，曰范隅，曰久咏（《窦志》作“泳”）。景德三年，敕并四乡，废征君、感化、大名三乡，而《祥符图经》仅载澄源、震泽、感化、久咏五乡。入我大明，分范隅、澄源为上下，总定为六乡云。按《郡志》载：铁局巷在积善乡北，而《窦志》亦载积善坊，不知乡名起于何时？意者因坊名积善而误以为乡欤？然不可考矣！为都二十有九，编户今五百六十六。里在郭曰保，在野曰畝。洪武二年，五百三十里。天顺六年，五百四十九里。成化十八年，五百五十里。二十二年，五百六十四里。弘治五年，五百六十三里。正德元年，五百五十九里。按《官制》云五百六十里，《郡志》云五百六十二里，不知其据何时也！曰范隅上乡，领一都、十八畝。二都北、十二保十五畝。二都南、六畝。三都东、十五畝。三都西、十三畝。四都、二十畝。二十三都东、二十畝。二十三都西、十五畝。凡一百三十四里。曰范隅下乡，领二十四都、十九畝。二十五都、二十二畝。二十六都，二十七畝。凡六十八里。曰澄源上乡，领十二都、五畝。十八都、十九畝。十九都、二十四畝。二十都、十三畝。二十一都、八畝。二十二都，八畝。凡七十七里。曰澄源下乡，领十三都、十五畝。十四都、十畝。十五都、十四畝。十六都、十三畝。十七都，十八畝。凡七十里。曰震泽乡，领五都、二十二畝。六都、十八畝。七都、十二畝。八都、十四畝。九都、十二畝。十都、二十畝。十一都，二十三畝。凡一百二十一里。曰久咏乡，领二十七都、二十一畝。二十八都、四十二畝。二十九都，三十三畝。凡九十六里。

县中通衢，以坊名者八，以巷名者十七，以里名者一，以街名者二。带郭东郊有观澜坊，宣德三年，知县贾忠立。迤西自华严寺至仙里桥为通学巷，北过仙里桥东抵城下为冬米巷，西至县治左为棠阴巷，自县治右至无碍寺即西寺。为弦歌巷。寺西北为西寺巷，东北为延寿坊，永乐十年，县丞苏厚立，俗呼北寺巷。经圣寿寺，即北寺。稍东转北迤西为望京坊，并抵北门为北塘巷，出北门过永济桥折而东，经邑厉坛东行为外场街，北行经迎恩坊折而东为三里桥，中折而北过大有桥，巡抚行台在焉。自仙里桥北稍西折而北为铁局巷，相传元时有铁作局，故名。一云巷西有惠民药局，故巷曰贴局。铁作贴，今扁从之，未知孰是。西北为勾栏巷，旧有妓乐，故名，今废。稍东转北折而东北为太平巷，西北为银星巷，为合掌巷，折而东为金星巷，直北为衍庆坊。永乐二十年，知县周冕立。又北稍西，经衍庆昭灵观转西稍北为仁厚里，出北塘巷。自衍庆坊南折而西为尚书巷，又名宫保坊。亦出北塘巷。自县治东稍北为看波巷，循墙而西为县后巷。出望京坊，自东门经仙里桥南西行至庶宁桥，即州桥。南为仙里坊。永乐二十年，知县周冕立。又西至西门为听琴巷，曲折至北水门为下塘巷，中折而东过永定桥即仓桥。为中丞坊，与仁厚里相峙，出北塘巷。北塘巷内自仁厚里而北转东，城隍庙在焉。又北转东，察院、济农仓在焉。自县治西南至南门为庶宁坊。永乐十一年，知县邢宽立。中折而东为新街。转北出仙里坊，稍北转东，曲折出东门，旧有安济坊、龚明之云：在县治东，宋崇宁中建。平易坊、《元志》云：在州治东。《莫志》云：在县治东，永乐十一年，知县邢宽重立。里仁坊、《元志》云：在仙里桥北。《莫志》云：在县治东，永乐二十年，知县周冕重立。显德坊、《元志》云：在运河南。《莫志》云：永乐十一年，知县邢宽重立。安宁坊、《元志》云：在长桥北。怀德坊、出《窦志》。《莫志》云：在县治南，永乐十一年，知县邢宽重立。积善坊、《郡志》云：在县治东。

《莫志》云：在县治西，永乐二十年，知县周冕立。未知孰是？常乐坊、《莫志》云：在县治东，永乐十一年，知县邢宽立。惠民坊、甘棠坊、《莫志》并云在县治西，永乐十年，县丞苏厚立。迎恩坊，《莫志》云：在县治南，永乐十一年，知县邢宽立。今皆未详其处。

以塘名者五：自观澜铺至彻浦铺，凡九里，曰石塘。吴江古无陆地，自唐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始拥土为之。宋祥符五年，转运使徐奭奏置开江营兵千二百人，修而守之。庆历八年，知县李问、尉王庭坚又大筑之。治平五年，摄知县事孙觉始易以石。南渡后，开江兵废，塘亦浸坏。绍定五年，郡守吴渊给钱三十万、米千二百石，檄知县李椿增石重修，两涯植苇柳为捍蔽。元天历二年，知州孙伯恭、达鲁花赤大都武节等加以巨石。至正六年，知州那海又大修之，叠石高一丈，广丈四尺，长千八十丈，为窦百三十有六，又建丁亥庵以处居守，置常稔田以供修葺，镇以四大石狮，又立石亭于南浦亭之南而表之曰“至正石塘”，判官张天英记。入我大明，其法渐废，塘日就圮。永乐九年，通政使赵居仁治水东南，始奏修之。其后，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并嗣修焉。自彻浦铺至平望镇，凡三十里，曰官塘。唐王仲舒始筑，宋徐奭置兵修守。庆历八年，知县李问大修。大明赵居仁、周忱辈并续修之。自平望镇西行至乌程县南浔镇，凡七十里，曰荻塘。宋庆历三年，李问修。一云“荻”当作“顿”，以塘筑于于顿，故名。俞睦诗云：“当年于顿刺湖州，曾筑长堤捍逆流。”据此，则“荻”正作“顿”，问治顿之旧而已。大明赵居仁、周忱并修。自平望镇南行至秀水县王江泾，凡三十里，曰土塘。长九千九百七十九丈，唐王仲舒始筑，宋徐奭、李问修。元至元六年，省发嘉定、昆山、常熟三州及吴县运土十六万九千挑增筑。大明赵居仁、周忱并修。自北郊至长洲县七里桥，凡二十里，曰古塘。

以镇名者四：

曰震泽。在十都，离县治西南九十里，地滨太湖，故名。地方三里，居民千家。

元王元杰诗：村市萧条数十家，扁舟夜泊傍芦花。江空岁晚归心切，水远山长去路赊。带水野田鸣落雁，连云烟树绕昏鸦。劳生徒负灯窗志，只合西园学种瓜。

曰黎里。在二十三都东，离县治东南二十里。地方四里，居民二千余家，货物贸易，不减城市。

曰平望。在二十四都，离县治东南四十里，水驿之冲也。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大明弘治以来尤盛。

唐颜真卿诗：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际海蒹葭色，终朝凫雁声。近山犹仿佛，远水忽微明。更览诸公作，知高题柱名。

宋杨万里诗：望中不著一山遮，四顾平田接水涯。柳树行中分港汊，竹林多处聚人家。风将春色归沙草，天放晴光入浪花。午睡觉来情绪恶，急呼蟹眼瀹龙牙。

大明陶振诗：平望桥东舣画舟，江空天阔称冥搜。弥漫烟树村墟晚，浩渺云涛泽国秋。户绕鸭阑开驿舍，旗摇雉尾见谯楼。圣恩优老身康健，许著羊裘狎海鸥。

曰同里。在二十六都，离县治东十六里。《陈志》云：唐初名铜里，宋改为同。吴骥云：旧名富土，以其太侈，乃析田加土为今名。未知孰是？地方五里，居民二千余家。国初，市物腾沸，可方州郡，故局务税额逾于县市，迹来骎骎不及，局亦寻革云。

元倪瓒诗：一水东西云窈窕，几家杨柳木芙蓉。斋居幽閑无人到，屐齿经行破藓封。密竹窗虚秋半雨，枫林寺远日沉钟。寄诗为道长相忆，想亦依依念去踪。

李继本诗：鶗噪晚凉天，新晴景豁然。柳桥通水市，荷港入湖田。鹭影沙头月，人烟渡口船。相过又相别，书到是明年。

大明姚广孝诗：长江接远天，一望一茫然。夕靄迷沙树，寒鸿落渚田。林香通佛寺，岸语到商船。野路偏难识，经过况隔年。

韩奕诗：携家曾此避兵尘，川上花开几度春。头白重来如故里，看花应少旧时人。

以市名者十：

曰县市。城内外皆是，西南二门为盛，今南门尤盛。

曰江南。出东门过长桥为市，今不如昔。

曰八斤。在三都东，离县治东南二十里，当南北要冲，居民三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

曰双杨。在十一都，离县治西南五十里，居民三百余家。大明崔澄《宿双杨市诗》：暮入双杨路，村深烟雾迷。迎人一犬吠，争树乱鴟栖。影漏邻船火，梦惊遥店鸡。明朝醒病酒，还自改前题。

曰严墓。在十七都，离县治西南八十里，居民二百余户，近年货市颇盛。

曰檀丘。在十八都，离县治西南五十里，居民数百家，以工为业，凡铜铁、木坊、乐艺诸工皆备。

曰梅堰。在十九都，离县治西南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

曰盛泽。在二十都，离县治西南六十里，居民百家，以绵綾为市。

曰新杭。在二十一都，离县治东南九十里，居民千家成市，其南接嘉兴王江泾。

曰庵村。在二十七都，离县治东二十里，有前后二村，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

以村名者二百五十：

在一都曰南舍，曰白洋湾，曰朱村，有前后二村。曰陆巷，亦有前后二村。曰马墓，《郡志》误云在二都。曰王山，曰鱼城，曰西张墓，曰明墟，曰后唐，曰窑上，曰吴山，曰莫舍。初名石舍，后以莫姓蕃衍，遂易今名。即绮川也，有绮川亭。

大明赵忠《重过绮川诗》：东林残雪映寒梅，泉石荒凉遍绿苔。水逝越溪归震泽，山回吴岫接苏台。云霄群雁纷纷去，烟雨孤帆渺渺来。湖北湖南旧游地，春风停棹重徘徊。

十年不到绮川游，寿朴堂前忆唱酬。胜地湖山重历览，盛时诗酒

擅风流。篮舆夜月梅花坞，画舫春风杜若洲。知己相思未相见，楚云湘水仲宣楼。

曰邵昂。旧有石刻“昂台”二大字在水中。一作邵巷，疑声相近而讹也。曰邵塔，曰朱家，《陈志》“家”下有“巷”字。曰塘湾，“塘”，《莫志》作“唐”。曰东杭，曰盛庄，曰郑庄，曰蒲圩，《郡志》云在鲇鱼口东。曰塘下，曰沙田，曰姚家庄，曰王家汇，曰张家带，曰顾墟，《郡志》误云在二都南。曰花园，曰隔榆，“榆”，《莫志》作“圩”。以上今存。曰周村，曰村保，并见《窦志》。曰谈塔，曰江村，曰朱家汇。以上今迷其处。

在二都曰卓墓，曰黄墓，以上俱在二都南。曰南津，曰北津，曰柳胥。

大明姚广孝《柳胥暮归诗》：归城心欲速，短艇夜还乘。僧寺烟中磬，渔家水际灯。遥天昏讶靧，高树耸疑陵。隔岸山偏好，徐看想旧登。

曰乌步，曰石里，曰梅里，曰湖墓，“墓”，今误作“浦”。曰简村，以上今存。曰木里浦，《郡志》无“里”字，今迷其处。以上俱在二都北。

在三都曰直路，曰画墩，一名张王墩，《窦志》误云在三都西。曰青石庄，曰外徐，《窦志》亦误云在三都西，以上今存。曰郎中湾，今迷其处。以上俱在三都东。曰朴泽，《郡》、《莫》二志并误云在二都南。曰盛墩，今更名胜墩，《莫志》误云在二都南。曰唐塔，“唐”，《窦志》误作“塘”。曰包家庄，曰下谢，曰富墓。以上今存。俱在三都西。

在四都曰横扇，有上、下二扇。曰直渎，曰韩家兜，曰匠人湾，曰七家，曰充沛，曰石塘扇，曰钱家湾，曰施家扇，曰吴家泾，曰张家田，曰愧烜田，曰盛乌田，曰陆家扇，曰倪家扇。以上今存。

在五都曰丘浲，一名西丘。曰荒浦，以上今存。曰赵浲。今迷其处。

在六都曰儒林，曰叶溇，曰吴溇，曰丁溇，曰薛步，曰因渎，以上今存。曰殷溇，曰倪林，曰宋墓。以上今迷其处。

在七都曰汤渎，“渎”，《莫志》作“溇”。曰孙保，曰虞保，曰西半浲，《郡志》无“半”字，《窦志》误云在八都。曰成村，曰石塔，《郡》、《莫》二志云在五都，《窦志》云在六都，并误。以上今存。曰双林。今迷其处。有寺曰双林，非其地也。

在八都曰东半浲。《郡志》亦无“半”字。今存。

在九都曰曹村，曰北马赋。《郡志》无“赋”字，又误复出“八马”，又与《莫志》俱误云在十三都。今存。

在十都曰黃家，见《郡志》，今存。曰朴泽。“泽”，《郡志》作“家”，今迷其处。

在十一都曰东杨汇，《郡志》无“汇”字。曰斜路。以上今存。

在十二都曰蠡泽，曰扶堽，《窦》、《郡》二志并误云在十三都。以上今存。曰前庄。今迷其处。

在十三都曰后琏，曰南马赋，《郡志》无“赋”字。曰倚投。以上今存。

在十四都曰陶墩，曰顾庄。以上今存。

在十五都曰雷村，曰歇村，曰竹里，曰章奥，曰西宫，曰蒜墟。有前、后二村。以上今存。

在十六都曰新陈，《莫志》误云在十五都。曰集贤，曰前姚，曰西姚，“姚”，《郡志》误作“桃”。以上二村，旧志并误云在十四都。曰前宫，曰后宫，曰胡店，曰西钱，曰歇墩。以上今存。

在十七都曰南麻，《莫志》误云在十九都。曰徐田，曰小坊，曰戴巷，“巷”，《郡志》误作“港”。曰下庄，曰堽头。以上今存。

在十八都曰西钱。今存，十六都亦有此村。

在十九都曰北麻，曰秋泽。以上今存。

在二十都曰茅塔，曰前庄，十二都亦有此村。以上今存。曰郑塔。今迷其处。

在二十一都曰吕塔，旧志误云在二十二都。曰前姚，十六都亦有此村。曰下姚，《窦志》误云在二十二都。以上今存。曰程林，曰李墩。“李”，《窦志》误作“里”。以上今存。

在二十二都曰施塔，曰吴泾，曰上沈，曰章湾，曰章塔，曰市泾。以上今存。

在二十三都曰大路，“路”，《莫志》误作“洛”。曰东陵，曰西陵，曰三家，曰合路。《窦》、《郡》二志并误云在二十三都西。元善住诗：此路何年有，扁舟几度过。晚烟青草岸，春雨白鸥波。野寺楼台小，江村花柳多。客怀无可奈，雄唱采菱歌。

曰白茅墩，曰卜家田，曰焦牙兜，曰秦家汇，曰华光弄，曰虎泾弄，曰石皮弄，曰鹤脚扇，曰姚家扇，以上今存。俱在二十三都东。曰桑盘，曰王家汇，一都亦有此村。曰姚田，曰黎泾，以上今存。曰龚家兜，曰洪里。以上今迷其处。以上俱在二十三都西。

在二十四都曰东王，曰西王，曰中王，曰南王，以上见《窦志》，今存。曰凌家庄，曰施家湾，曰鹤鹤兜，曰徐村，有前、后二村。曰张家，曰陆家扇，曰沈家扇，曰陈家兜，曰施家垛，曰隔江里，曰沟渎，曰南思，“思”，《莫志》误作“里”。曰北思，曰横路，曰六里舍，以上今存。曰清泽，曰范渎，曰丁迳，曰钱田。以上今迷其处。

在二十五都曰庞山，曰富墓，三都西亦有此村。曰谢里，《莫志》误云在二十六都。曰上坞，据《窦》、《郡》二志增入，《莫志》作“尚湖”。今按：《莫志》近是，然当入“山川类”。以上今存。曰丁家，曰夏家，曰牛路。以上今迷其处。

在二十六都曰叶泽，曰马路，有南、北二村。曰张仙迳，旧志失载。曰宋墓，曰张塔，曰薛塔，曰吴村，曰九里，曰新街，曰东庄，曰半墩，曰糜塔，曰帐子廊，曰西朱，曰仓场，以上今存。曰三朱。今迷其处。

在二十七都曰严扇，有东、西二扇。曰葛家湾，曰马家汇，

“江”，《莫志》误作“渭”。曰梅花湾，曰韩墅，“墅”，《窦志》误作“市”。曰陆道判庄，曰王塔，《窦志》误云在二十八都。曰小厢，以上今存。曰郭泽，曰浦塔。以上今迷其处。

在二十八都曰芦里泽，“里”，一作“芩”，《莫志》误云在二十七都。曰陈许，曰南印，《莫志》误云在二十七都。曰北印，曰东龙迳，曰西浦，曰金迳，“迳”，一作“镜”。曰南周庄，《莫志》误云在二十九都。曰江泽，曰戴村，有南、北二村。曰梅墩，曰廊庙湾，“廊”，《莫志》作“狼”。曰桑泽，有南、北二村。“桑”，一作“双”。“泽”，《莫志》作“村”。曰张巷，曰谢巷，以上今存。曰杜塔。见《窦志》，今迷其处。

在二十九都曰西龙迳，曰蛇泽，曰芦墟，曰陈思，曰章练塘，曰莘塔 有南、北二村。“莘”，《窦志》误作“孙”。曰华冢，曰东顾，以上今存。曰西顾。今迷其处。

徐师曾曰：按，村落除市镇外，《莫志》所载凡二百四十九，《陈志》二百五十有一，而《窦志》仅一百三十，《郡志》仅一百五十有三，则《窦》、《郡》二志略矣。然雠其异同，互有详略，其他如湖，小湖。如漾，桃花漾。如溪，何家溪、韭溪、东溪、车溪、黄家溪、瓢溪。如荡，莲花荡、泥荡。如渠，石板渠。如港，潘奇港、新路港、夏港、查家港、杨丫港、木庄港、斜港、狭港、小龙港、黑龙港、南汾港。如浜，望转浜、陈家浜、陆家浜、长浜、短浜、宁家浜、黄浜、萧家浜、白米浜、朱家浜、南舍浜、北舍浜、斐舍浜、华家浜、蛇塘浜、陆家浜。皆因水以得名。大者当入“山川类”，小者可略。又如凉和庵、西水月，皆因庵以得名，据例当在“寺观类”。不可概以为村也，故今合四志所载，稍加删削，定村为二百五十云。

吴江县志卷之二

地理志二

山水上

陆墓山，去县治西北二十里，属一都四嵩，凡一百二十亩有奇。由吴县横山中条南出，再起再伏过陈侍郎、陆云公墓，屹然成垄，因以为名。三面环山，一面临湖，颇为佳胜。

吴山，称吴山嘴。去县治西北二十里，属同前凡一百八十亩有奇。由横山东岭迤逦而南将尽入界，复开障而东南。

太湖，西去县城二里许，南临城堧，人称曰南湖。稍东曰东湖，即其所见云，实皆太湖也。跨苏、常、宣、湖四郡，其广三万六千顷，其周五百里，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一百二十余里。又名曰震泽，曰具区，曰笠泽，曰五湖，北有百渎，南有诸溇，皆注于兹。东南之泽，无大于此。

王鏊云：吴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襟带三州，东南诸水皆归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宁国、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湖，并润州、金坛、延陵、丹阳诸水会于宜兴以入，今宁国、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诸山下杭之临安、余杭，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而皆由吴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泽，《书》所谓“震泽底定”是也。一名具区，《周礼·职方》“扬州之薮曰具区”，《山海经》

“浮玉之山比望具区”是也。一名笠泽，《左传》“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苏台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张勃《吴录》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翻云：“太湖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霅溪，西通义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东连嘉兴韭溪，凡五道，故名。”陆鲁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车之气，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莫釐之东周三十里曰菱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长山之东周五十里曰游湖，沿无锡老岸周一一百九十里曰贡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景湖，夫差山东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鱼查之东曰金鼎湖¹，林屋之东曰东皋里湖，而吴人称谓则惟曰太湖云。”

吴杨泉《五湖赋》略：乃天地之玄源，阴阳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与云汉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为百川之巨都，居扬州之大泽，苞吴越之具区。南与长江分体，东与巨海合流。太阴之所憇，玄灵之所游，追湖水而往还，通蓬莱与瀛洲。尔乃详观其广深之所极，延袤之规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溟汜，东苞乎扶桑。日月于是出入，与天汉乎相望。左有包山，连以醴渎，岞崿崔巍，穹窿纡曲。有平原广泽，漫延旁薄。原隰陂坂，各有条格。茹芦茭葍，隐轸肴错。冲风之所出，零雨之所薄。

唐宋之间《望太湖诗》：宿帆震泽口，晓渡松江濱。棹拔鱼龙气，舟冲鸿雁群。信潮顿觉满，晴浦稍将分。气赤海生日，光摇湖起云。水乡尽天卫，叹息为吴君。谋士伏剑死，至今悲所闻。

薛据《泊震泽口诗》：日落草木阴，舟徒泊江汜。苍茫万象开，杳杳闻风水。洄沿值渔翁，窈窕逢樵子。云开天宇静，月明照万里。早鸿湖上来，晨钟海边起。

¹ 《乾隆吴县志》卷二十二《古迹》云：“金鼎湖，《洞庭记》：在杜圻洲西、鱼查山东。《吴地记》：昔吴王泛舟五湖，金鼎沉此，命渔人簇三舟连网漉之不得，因名。《物类相感志》：震泽有金鼎湖，天将雨，有黑沫浮水面。有顷，雨至，渔人以此为忖。”

独坐嗟远游，登岸望长洲。寥落星欲尽，瞳眬气渐收。行藏空自乘，知识仍未周。伍胥既伏剑，范蠡亦乘舟。歌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

李绅诗：范子蜕冠履，扁舟挽霄汉。嗟子抱险艰，怵惕经添漫。穷通泛滥劳，趣适殊昏旦。浴日荡层空，浮天森无畔。依滩落叶聚，立浦惊鸿散。浪叠雪峰连，山孤翠崖断。风帆同巨壑，云矗成高岸。宇宙或东西，星辰沉粲烂。霞生湧洞远，月吐青荧乱。岂复问津迷，休为吕梁叹。漂沈身讵保，覆溺心长判。湖越郡异乡，婴童及为玩。依稀古井邑，嘹唳同鹈鴂。举棹未宵分，维舟方日旰。征斯济川力，若鼓凌风翰。易狎当悔游，临深罔知叹。

王昌龄《太湖秋夕诗》：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度，萧萧闻雁飞。

白居易《宿湖中诗》：水天向晚碧沈沈，树影霞光重叠深。漫月冷波千顷练，饱霜新橘万株金。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又《泛太湖画事寄元稹诗》：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静无风。避旗飞鹭翩翻白，惊鼓跳鱼拨刺红。涧雪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书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诗寄浙东。军府威容从道盛，江山气色定知同。报君一事君应美，五宿澄波皓月中。

皮日休《泛太湖诗》：闻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识。今朝得游泛，大笑称平昔。一舍行胥塘，尽日到震泽。三万三千顷，顷顷玻璃色。连空淡无类，照野平绝隙。好放青翰舟，堪美白玉笛。疏岑七十二，双双露寸载。悠然啸傲去，天上摇画鹢。西风乍猎猎，惊破罨涵碧。倏忽雪嶂吼，须臾玉崖坼。树动为蜃尾，山浮似鳌脊。落日照射鸿溶，清辉荡抛掩。云轻似可染，霞烂如堪摘。渐暝无处泊，挽帆从所适。枕下闻澎湃，肌上生寥寥。讨异足遣回，寻幽多阻隔。愿风与长便，吹入神仙宅。甘将一蕴书，永事嵩山伯。

陆龟蒙诗：东南具区雄，天水合为一。高帆大弓满，羿射争箭疾。

时当暑雨后，气象仍郁密。乍如开雕笯，耸翅忽飞出。行将十洲近，坐觉八极溢。耳目骇鸿蒙，精神塞结栗。坑来斗呀豁，涌处惊嵯峨。峻异拔龙湫，喧如破蛟室。斯须风妥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识端倪，远峤疑格笔。巉巉见铜关，左右皆辅弼。盘空俨相趋，去势犹横逸。尝闻咸池气，下注作清质。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又云构浮玉，宛与昆阆匹。肃为灵官家，此事难致诘。才迎妙与好，指顾俄已失。山川互蔽亏，鱼鸟空聱耴¹。何当授真检，得召天吴术。一一问朝宗，方应可谭悉。

方干诗：长天接广泽，二气共含秋。举目无平地，向心恋直钩。孤钟鸣大岸，片月落中流。却忆鸱夷子，当时此泛舟。

宋罗处约诗：三万六千顷，湖侵海内田。逢山方得地，见月始知天。南国吞将尽，东溟势欲连。何当洒为雨，无处不丰年。

范仲淹诗：吴山无此秀，乘暇一游之。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平看月上早，还觉鸟归迟。近古谁真赏，白云应得知。

有浪即山高，无风还练静。秋宵谁与期，月华三万顷。

平湖万顷碧，谢客一开颜。待得临清夜，徘徊载月还。

梅尧臣诗：东吴临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汉微分练，星辰淡布荧。细烟浮远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饶清兴，惟将影对形。

钱昭度诗：平生爱具区，岛屿夹波湖。竹雨笼鷁鷀，花烟湿鷁鷀。神仙疑有宅，鱼鳌自为都。何事劳长想，机云本在吴。

杨备诗：渔船载酒日相随，一笛芦花深处吹。湖面风收云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

范成大诗：囊风阁雨半晴阴，惨澹谁知造化心。委命浮沈惟一叶，计身轻重亦千金。红尘犹道不胜险，白浪莫嗔如许深。晚得芗山堪寄缆，卧听鼉吼与龙吟。

古来此地快蓬心，天绕明湖日照临。一雁云平时隐见，两山波动对浮沉。衰髯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枫叶深。罾户钓徒来问讯，去年盟

1 《吴郡志》作“鱼鸟空聱语”。

在肯重寻。

姜夔诗：茫茫复茫茫，中有山苍苍。大哉夫差国，坐占天一方。夫差醉莲宫，巨浪摇不醒。越兵从何来，夺我玉万顷。年年亭上秋，一笛千古愁。谁能知往事，飞下双白鸥。

唐桂芳诗：向晚推蓬望，群山隐约青。篙工排阵势，野饭杂鱼腥。水阔疑无地，天低剩有星。吴音相尔汝，聊复慰飘零。

元朱右《震泽赋》略：夏名震泽，周曰具区。下属三江，实为五湖。右接天目宣歙，出溪之源；左通松娄中江，入海之洳。众流之委，群利之储。苕溪出其南，溧水经其西。五湾潴其东，垂虹界其堤。流甘泉之清液，隐雪滩于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开。渺彭蠡，吞云梦。驾雷夏，轶孟渚。杳不知其几千里之为远，畴计夫三万顷之有余。思昔浩荡方割，怀襄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潦壅而不行；时维兹水震荡靡宁，斯震之泽，所以锡名也。迨夫九载既南，庶土交正。波神受职，川后奉令。导吴松以安流，别淮海而表镜。于时泽安其所，水顺其性。千载之下，美哉禹功。昏垫之害既远，灌溉之利无穷。故渔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经从。击楫鼓浪，引帆随风。莫不连檣接轴，往来乎其中。斯又具区之藪，以万民惟正之供也。

许谦诗：周回万水入，远近数州环。南极疑无地，西浮直际山。三江归海表，一径界河间。白浪秋风疾，渔舟意正闲。

李溉之诗：众水东南会，三江左右通。夫差中习战，范蠡此休功。鸥鸟青铜镜，鱼龙紫贝宫。扁舟嗟未遂，萧散愧渔翁。

朱德润诗：扁舟去何所，渺渺太湖阴。依依桑梓村，拍拍枕寒浔。飞云入遐睇，鸟道横青岑。篙师戒勿渡，柔橹力不任。我身虽骨立，未宜折壮心。放船当中流，浩歌激清音。何当披宫锦，再作峨嵋吟。

大明高启《月夜游太湖诗》：欲寻林屋隐，还过洞庭游。远水初涵夜，长天尽作秋。湖如青草阔，月似白莲浮。万壑风传笛，三更斗挂舟。叶应随鸟散，山似趁波流。浩荡吾何适，鵩夷不可求。

长溪如白虹，分走荆霄派。具区纳群流，襟带三郡界。太虚混鸿蒙，

元气流沆瀣。初疑溟渤宽，稍觉云梦隘。茫茫雁飞迟，飒飒帆度快。雨来鼈报鸣，风起鸥惊迈。神龙作玄都，岂复数鱗介。珠光照水府，不受白日晒。朝看炮车云，雪浪动澎湃。声吹地将浮，势击山欲坏。黄帽虽轻生，捩柁不敢懈。有时湛明镜，颯峰吐青块。烟中树若莎，波上舟如芥。渔就沙岸炊，客来水祠拜。震泽思禹功，夫椒记吴败。白鱼逢夏出，黄楫待秋卖。我性好游观，夙负云水债。欲寻鵠夷舸，不顾涉险戒。人生亦何为，世故自拘械。万事风飘花，百年露垂薤。何当扣林屋，秉烛访仙怪。试探不死方，为人起疴瘵。

周南老诗：东南水所都，浩荡风波横。三江势既入，震泽斯底定。琉璃三万顷，空明炯秋镜。白浸云影闲，碧涵水花净。中浮两蛾青，东西远相映。鵠夷杳无踪，扣舷发孤咏。

杨基诗：天帝何年遣六丁，凿开混沌见双青。湖通南北澄冰鉴，山断东西列尽屏。掩雨龙归霄汉暝，网鱼船过水云腥。乘风欲往终吾老，角里先生在洞庭。

吴宽诗：孤蓬遥踔太湖心，着雨高山水墨深。积气上蒸炊已熟，弱流西注压将沈。不因迢递辞清赏，转觉空蒙助醉吟。诗里白公夸月夜，未知奇观属春阴。

史鉴诗：一水遥遥与海通，舟行疑似入虚空。三江共接朝宗势，万古长怀底定功。茂苑人烟帆影外，洞庭山色浪花中。登瀛有客频来往，欲驾云涛趁便风。

崔徽《游太湖诗》：湖上放船好，风微浪不翻。橹声惊宿鸟，山影落清尊。水阔疑无岸，云开见远村。

胡缵宗诗：傍海月生湖不至，绿江路隔水还连。

《太平有坝》：两山云出东西树，五夜星摇上下天。洞口鱗鱗千顷玉，水心皛皛万家烟。鸟喧花发壶觞乱，太守颓然醉欲仙。

喻时《与周尚家用沈左谏汉陆副使金游太湖夜归诗》：七月七日太湖游，湖山婉娈追昆丘。郊行十里苍波棹，笑对三公碧玉甌。鸿鹄凌烟投曲浦，蒹葭带素护芳洲。归来月上有余兴，银汉萧萧看斗牛。

周用《泛太湖夜归诗》：南国云涛壮，客来续旧游。烟花迷出郭，铙吹趣升舟。再举摩黄鹄，余生傍白鸥。浮槎如可问，河汉欲西流。

赵金《过太湖感怀诗》：闭门长自苦风波，又逐轻舟震泽过。心迹此生伤老矣，烟云变态奈愁何。遥天寒浸碧千顷，高浪晴飞雨一蓑。怅望乾坤渺无极，茫茫落日起渔歌。

沈啓曰：按太湖之源，由西天目天目有二，西者入太湖，东者分入莺脰湖。分而为二，一散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润之水为百渎、荆溪，一从独山至狄浦，纳宣、歙、临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唐宋以来，水患多而难治，未为之分杀也。国朝修汉故事，筑五堰于溧阳，以节金陵、宣、歙之水，尽由分水、银林二堰趋芜湖，达大江，是杀太湖承受之太半矣。自堰而南，百渎、荆溪与诸入湖之水，非境内不录。其近而太湖与南湖通贯之港凡一十有八，其远而西南受水入太湖之溇凡七十有二，备列如左。

湖中一十八港，曰石里后港，曰粪船港，俱属石里村。曰庙港，曰梅里港，曰五方港，属梅里。曰湖墓港，曰西港，属湖墓。曰吴家港，曰中滧港，曰南滧港，曰沈家港，曰庞家港，曰陆家港，曰小清港，今塞。曰马家浜，曰唐家港，曰南舍港，其东曰南仁港。俱属简村。诸港枢纽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蚀于湖者，谓之坍湖。

坍湖田计五百八十九圩。弘治八年以前，原额坍湖田一百三十项七亩三厘九毫。九年至十一年，续勘坍湖田一十九顷九十一亩九分七厘，粮俱改入新涨。委官训科沈经呈词略曰：弘治十一年某月日，蒙县遵照钦差总督粮储巡抚都御史倡批词帖，仰本识勘量，遵依行间，看得各都田地今昔坍入湖中者，有全圩俱坍，有一圩半圩不等，俱在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已明而粮未豁，有前勘已明而未结，有前勘未明而尚勘浑乱，其中所据粮塘里书人等指点，某处水中原无疆界为准，难以据，况各户粮虚实多寡，止据书平底册，亦多改抹，尤难凭信。若照各

词勘报，不无以虚作有，有负选委本职。蚤夜细思，计有四条可以清查，并杜后累。为此，开坐上陈，如有可采，伏乞转详施行。

一曰先查黄册，以究其根。人户、田地亩数，俱载黄册。若据册以查其户，据户以查其田圩字号，则何圩见存，何圩已坍，自无隐蔽民。然后将其已坍，分别曾勘未勘，各该若干，庶彼不得将未坍之田捏作已坍，已勘之田捏作未勘矣！

二曰次量实田，以覈其数。今昔坍湖田在水底立标，水面疆界难明，本职思得各户之田有数，查其黄册既明，即将见在之田丈该若干，则知坍田在水若干矣。查其先勘该若干，则知今勘该若干矣。庶得真数，无影捏之弊。

三曰通量新涨，以摊其粮。坍湖告勘，年积岁繁，以田日坍而愈少，粮日倍而愈多也。虚粮非经奏请，焉得除免？切思本县西有坍湖，东有新涨，东涨之土即西坍之田，是坍湖者新涨之原额，新涨者坍湖之后身，非有二也。今坍湖之民日苦陪粮，贫困愈甚；新涨之民日享其利，国课不登，利害不均，莫此为甚。使新涨之田若复升科，则坍湖之陪终无了日，不若就将新涨通行丈量，验其高低，照依民田则例，或一升，或三升、五升、八升，尽数以补坍湖之虚税，就入实征，不待十年造册而后推收，不必上司奏请而后开豁，诚一举而两得矣。

四曰修复田圩，以杜其坏。太湖风流，势如排山，岸遇辄崩，日就成浸，非人所能御也。又查有等低岸，形如鳌裙，风赶浪冲，反不坍损。因求其故：站岸壁立，与浪相抗必坍；斜坡不深，随浪相迎不损。为今之计，莫若令各有田之家，各于其站立之处，或石块，或瓦屑，或煤铁等灰，填满其处，一如斜坡之式，略加泥沙，或植茭芦、杨柳等树木，以杀其奔突之势，则其固塍，未必如往年崩塌之易矣！况有水利专官督其工程，不甚为难，果得举行，万民幸甚！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原勘坍湖田一百三十顷七亩三厘九毫，续勘坍湖田若干，于内奉例清出埋报坍湖田若干，覈实坍湖田一百六十五顷七十七亩六分五厘。二十年续勘，免坍湖田若干。以上三项，数俱混入积荒内无考。今按：土田

惟各项开明，则人有所据而奸弊无所容，若使三项合而为一，则出此入彼，互相影射，奸人始得用其计矣！司民牧者，其可忽诸？

其东之沙日涨为田者，谓之新涨，岁有新增，其数难定。各以万计。东南二湖，俱成原隰则壤，为科亦以万计。城南高壤，俱成民居。今之议水利者，每于斯而叹息焉。

徐师曾曰：坍湖、新涨，本同一体，然坍湖出于天数，新涨则犹有人助焉。近年来，坍者少而涨者多，盖由芦苇日蕃则沙泥易积，非若坍湖之专俟乎风涛也。又其地充斥，难于丈量，故易隐而难明。其为水利之害非一日矣。

湖南七十二溇，一名七十二渎。曰牛家港，曰槐家港，曰铁家溇，三者为上港。曰双林港，曰薛埠港，曰西丁家港，曰吴溇，惟此通渠不堰，但淤卜耳。曰南路字港，曰薛家港，曰方港，曰张港，曰叶港，即妙花港。曰曹家港，曰蒋家港，以上俱属六都内。叶港、曹港颇大，通船。曰东丁家港，曰五界亭港，曰双石桥港，曰陆家港，相传陆龟蒙曾此出湖，故名有甫里桥。案唐陆龟蒙有别业在震泽，今无遗迹。此去不下十余里，疑即此云。曰西丘庙港，曰更楼港，曰捞芜港，曰小杨港，曰王家溪港，曰徐杨港，曰五齐港，曰南盛港，曰沈家港，曰张家港，曰通浦，曰大庙港，曰郎家港，曰新开港，曰汤家扇港，曰庙桥亭港，一名东盛港。曰乌梅港，曰寰联港，曰鹭鸶港，曰时家港，曰罗家港，曰棟树港，曰麦家港，曰鸦鹊港，曰赵家港，曰白浦，曰破车港，曰百婆亭港，曰打铁港，曰西朱家港，曰东朱家港，以上俱属五都内，惟王家溪一港通船。曰叶家港，曰张其港，曰甘泉港，以上俱属十都。曰宋家港，曰雪落洪，曰戗港，曰吴家泾，曰西潘奇港，曰东潘奇港，曰西鬼字港，曰坍缺口，阔数丈，通大、小船。曰方港，曰直渎，亦阔数丈，通大、小船。曰茅柴港，曰韭溪，越伐吴，方会食，谋知吴杀子胥，即进兵，弃韭于溪，故名。案诸溇自西而东，联比相属，俱授水于太湖内，惟吴溇、雪落洪、坍阙、直渎、韭溪为

大，余甃石为堰，筑土为坝，仅阔寻丈，以备节宣。遇北风，太湖外泛，则塞以捍之；遇淫雨，西水内溢，则启以泄之。或春秋开闭，或大蓄小泻，各以其时为治田计，古人所谓堰石以备旱潦者，是也。然诸溇又源于湖州嘉兴诸界而来，分条于左。

洚，一作降。**溪**，古名。去县治西一百十五里，与南渡船港、豆腐港，各西受乌程、汤溇等泾水，东分为横古塘，为虞八港，为黄家坝，复合潴为虞家漾。其豆腐港东潴为白田漾，为刘家后漾、西漾，又为蔡家荡、夜字港与两字港，南受湖州运河之水，北潴为塘网漾，一名唐蒙。又东为蒋家漾，为斜尖漾。一名丘家。

南得荻塘，即运河。西受湖州苕霅之水，经三里、北渭二桥，为古溇港，潴为稽五漾，一名金鱼，一名鸡鱼。与前洚溪至斜尖诸漾，分入六都牛家至蒋家等十四港，以出太湖。其东分一支为横草路，东行二十余里。

金花漾，去县治西南一百里，与划船漾、长滩漾、曹家三漾，共五漾，俱西南各受湖州之水，散而北行，入荻塘，即运河。过驷马、曹村、蠡思、三桥港，俱北行，与稽五、斜尖等漾水会。其东行者俱入后练塘，西北折为赋溪，亦过荻塘。马赋、杨定二桥，北与前蠡思港等水合，播为青鱼滉，为周胜荡，为南新漾，为和尚漾，为钵头漾，为贺家滩，为徐家漾，为迮家漾，或曰柵家。为东西骨塔荡，又北与横草路会，分播于五都东丁家至乌梅凡二十三港，以出太湖。内有马路河、清凉港、清池河、邵家港、曹溪、渡船港、打铁港、匠人港、陶家港。俱属九都。

沈张湖，一名沈张漾。去县治西南一百二十里，属十四都。西南受湖州诸水。大明吴复《过沈张湖诗》：彩舟荡桨看青春，柳色桃花岸岸成。江国微风醒酒力，水村落日见渔人。东播为白花漾，为八字漾，为白洋荡，为桃溪。一名桃墩。大明吴复《与辅太守同过

桃溪诗》：桃花溪水碧于天，乱后重来非少年。故国世家今若此，白云红树为谁妍。鳌持紫蟹催行酒，琴奏高山叹绝弦。落落晓星耆旧少，感时抚事意茫然。

仙人坑、三庙址漾、属十三都。雷墩荡、在沈张湖南，属十五都。潘家荡，在雷墩荡南。各受湖州西南之水，与前沈张湖，至桃溪，水俱入后练塘。内有茶花弄、清隐寺港、卖香港、秀才港、吴桥港、横泾、新桥河、长萌河、蒋家港、八八栅港。俱属十五都。

后练塘，去县治西南一百里，南北长十五里，南受乌镇蒜溪、洪家湾诸水，北行与雷墩水会，东折者凡五。其南一折入烂溪，二折经严墓港，经师姑桥出烂溪；其北折为鲂皮、徐田二港并行，南、北俱长九里。同渚为南麻漾；其三折者为九曲港，为后塘港，即寂照庵港。为盛家荡，北折为茭草路，东流为西溪；其四折者由航船港，东为黄沙泾，东西长十三里。与汪蠡荡俱会于南麻；其北五折者过应天寺港，东渚为蠡泽湖。一名斩龙潭。相传大禹治水，斩黑龙于此。岁旱，居民往往于滩间得龙骨为征。史鉴《龙坟志》云：“成化间，有巡抚广东李公谒庙毕，问于诸生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大明永乐间，此土大获龙骨，可详乎？’诸生不能对，以诿于鉴。鉴按：龙坟在秀水县小律原，永乐间，有左铛李黄子见乡人卖龙骨者，因掘得龙骨角、牙齿数十枚，献于朝云。”按此说，则永乐间所获，信矣。唯巡抚李公之言，不知何本？而与震泽斩龙潭之说相合，姑待考古者。其东行一支渚为北麻漾，其北折普庵、蒯家二港，俱入震泽河。内有穿鸡、西清桥，行孝、集贤、现头、戴龙泾、山家庙、东濠、中濠诸港。俱属十七都。

震泽河，去县治九十里，属九都。西来会曹村之水，东流十里为双杨，其北流为新兴、通泰、曲桥、张湾四河之水，播为荒浦泾，为船见扇，渚为唐白漾，为葫芦兜，为长漾。一名牛娘湖，一名牛羊湖。中有浮王墩，长十里。北为马耳漾 一名马尾漾，为

翁周漾，一名荒丘。与前横草路水会，分播于五都寰联，至东朱家十三港，又十都叶家，至甘泉三港，以出太湖。内有东庄荡、范蠡河、张鸭河、东长河、西斗河、西胜、东胜、郎家、安塍、坝漆、匠西、杨汇诸港。

南麻漾，去县治西南八十里，属十七都。东注为麻溪，十五里出烂溪，其分东北流为小子漾，为坛丘四十亩漾，为石屑荡，即小官荡。其北流九曲、大泾二港，俱出北麻漾。

北麻漾，去县治七十里，内有掘城湖，属十九都。周凡三十里，湖北分流为奉先港、□¹庄港、团旗港、永乐港、西洋港、东洋港、牛长泾、裴家港，同入荻塘。自双杨东行至梅堰，凡二十里，其北流过众安、吴湾、新路、一名花光。斜路、白公、三里、百步七桥港，合而北潴为宝苏湖，一名沙港。与前长漾、翁周漾水会，复东北潴为包家荡，为桃花漾，北折分播于四都宋家港，至坍阙等八港以出于湖。其桃花漾之东行者，复潴为陆家荡，分播于四都方港、直渎以出太湖。北麻之东注者，播而为青头漾，为长田漾，为蒲荡，为草荡，为春杵荡，为西穹荡，“穹”，《莫志》作“鸟”，下同。为东穹荡，又东为周家荡，会于烂溪、穹荡之北，与梅堰、荻塘之水合者，北流过西吴、东吴、诸家、六里四桥，港北播而为茶家漾，为石礮漾，为西草荡，为大龙荡，为长荡，与沟渎并九曲之水合祥鸡荡，入韭溪以出太湖。内有乌桥港、卖盐港、朱家河、固皮港、祈塘港、西古塘、东古塘、南盛、北盛诸港。

平沙滩，去县治西南三十里，湖心浮涨，周可三十里许。蒲荻苇芦，年产其一，民颇利之。东至三都西、二都南，南至四都、五都，西北俱湖。彼滩此涨，变徙不居，科则有定，盖利而不能常有也。

¹ 原阙。《吴江水考》、《乾隆震泽县志》均作“庄前港”。

烂溪，去县治西南四十四里，至七十六里南受嘉兴、崇德、桐乡、石门、斗门诸水，源出东天目，经临安、杭州，合西湖水而南。由乌镇分为东溪、西溪，数里复合，逶迤经鬼头荡东北行，又西受麻溪，复东北行经潜龙渠，又东北为大琼荡，经倒阙浑水，经谭公湾，一名塘古湾。经塌家田荡，经戚家湖，凡三十六里，与周家湖会，又北与荻塘、莺荡东注之水合，俱入莺脰湖。

大明吴亿《寓烂溪留别诗》：春水没江堤，舟行觉路迷。云横孤岛外，花落小桥西。绿酒归人醉，青山落日低。伤心南浦别，芳草正萋萋。

周用诗：我屋城南隅，密近青溪流。日薄野树乱，沙细群鱼游。时时间亲戚，汜汜行虚舟。平地望一雨，深行鸣双鳩。农事贵及时，实与公私谋。长官尚平恕，缓征待兹秋。

又：异俗谁相慰，孤篷野水滨。湿烟炊白稻，细雨濯红鳞。越树秋风晚，吴江暮雨频。穷年行役者，应愧杜门人。

内有车溪，亦受烂溪水，出莺脰湖。

元僧善住《车溪道中诗》：苇白茅黄溪水清，倚篷闲看浪鸥轻。板桥横处人家小，修竹参天落照明。

客里蹉跎岁欲阑，水边杨柳尚平安。夜来已作还乡梦，满目西风客棹寒。

麻溪，去县治南六十里，受南麻漾水东流过烂溪，复东南行至王江泾闻店桥出运河，其三十里间南受嘉兴、秀水县诸水，由东天目来。北播而为方荡，为郎中荡，为盛泽荡，为白马寺后荡，为下沙荡，为清水庙荡，为金家荡，为蒋家荡，为南泾荡，为三陈湾，为庄湾荡，为计家荡，为北角荡，又其东为睡龙湾，见“古迹类”。为黄家溪，俱入莺脰湖。内有三家、乌鹊、破锣、白龙、白洋、南龚、急水溪、杨桥、安德、龙陈、林西、青龙、南萧、谢天、钵头、杀人、盛家、东溪、大明周用《东溪诗》：江湖无地着渔蓑，白石青蘋奈尔何。眼见涓涓作东海，欲将赤手挽天河。庄桥诸港。

莺脰湖，去县治南四十里，枕平望镇，属二十四都。以其形、色似莺脰，故名。又曰：三莺相斗，名莺斗湖。分纳荻塘，全纳烂、车、黄、穆、急五溪之水瀦而为湖，东西适均，吞吐枢要，太湖之亚也。

元赵时远诗：莺去湖有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四围烟树浪涛阔，六月桥亭风露凉。远近征帆归别浦，高低渔网挂斜阳。翠微深处一声笛，惊起眠沙鷗鹭行。

大明吴亿诗：树色烟光两岸分，棹歌声里散鸥群。船浮春水天疑近，人对东风酒易醺。翠袖不须花下舞，洞箫还待月中闻。仙游钓客今何在，湖上年年自白云。

张淮诗：白鸟眠沙梦不惊，寒生水国半晴阴。酒涵春色花边过，船载湖光镜里行。南浦愁连芳草绿，东风歌送落梅声。那堪日暮临岐别，更听河桥柳上莺。

其为泄水者凡五，北曰泄水，曰大通二桥，俱北驰为后溪、为沟渎，西分圭溪出太湖。其东出为唐家湖。莺脰东曰百星，曰下湖，曰安德三桥，俱入前溪，即北折为运河，东流为雪湖。

沈啓曰：自此以前皆来之，所以瀦；自此以后皆去之，所以泄。窃惟凡湖而蓄者皆瀦，凡江而条者皆泄，而顾独分于此¹者何？以邑而言，在前为西南，在后为东北也。

¹ “此”后内容，原稿缺，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吴江县志卷之三

地理志三

山水下

王一作黄。江泾土塘，去县治八十里，界吴江、秀水之间，西受闻店桥麻溪，南受嘉兴运河水，北至合路，合溪。而稍西迄逦至下湖桥，复北流而抵平望，其三十里间，受西水者凡十：曰杨桥港，曰排泾港，一名七里。曰双里港，曰积善桥港，即三陈湾水。曰上汇桥港，曰无名桥港，曰三里桥河，曰南六里港，曰百星桥港，曰安德桥河，俱西入官河为前溪，北流至胜墩。其东岸自合溪而北，一黎泾，二三里小河，三曹龙泾，俱东流入陆家荡、与秀水分属。四翁家港、五翁思路、六石灰窑港、七石灰桥港、八兴平桥港，俱东流为雪湖。

雪湖，去县治东南三十七里，属二十三都东。东流潴为杨家湖，凡十里许为黎川。黎川即黎里，市河东流三里许为览桥荡，又东经徐洪港为木瓜漾。市河内有施家浜、花园港、褚学士所居。刘家池、秦家浜、秦家湾、傅浜并鬼头潭在焉。俘越兵，首级埋于此，故名。其南有滉潭浜、御儿滉、越伐吴，御于此。道院浜、焦牙兜、吴家洋、杨家荡，南支东流与陆家荡会，南受秀水水，人谓陆龟蒙别业。北折为鸭栏泾，谓养鸭处。为月湾漾，东南与水

月漾会，南受秀水、嘉善水。经北斗、东陵二港，与览桥荡水合，南与破锣漾 南受嘉善水。水会，俱入木瓜漾。内有西陵港、萧家浜、大洛港。

杨家荡，北流为禊禊湖，为蜘蛛潭，为后长荡，为潘家漾，元潘学士居此，故名。为大平荡、小平荡，亦与览桥荡合。内有包家池。其潘家漾北为将军荡，为庄前荡，为前村荡，为乌龟漾，北为五架荡，为笑面湖，东为杜公漾，为大月荡，为杨苏荡，一名杨舒，一名杨师。为西忙荡，亦入木瓜漾，东北流。其南破锣漾水，经五舍、北洋二港，亦来会，同潴为汾湖。

汾湖，去县治东南六十里。属二十八都，与嘉兴分属。大明陶振《汾湖赋》略：是湖也，两界中分，南北无亏。其南也，则千顷之无尽；其北也，则百弓之有余。故南其半为嘉禾之境，北其半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欤？其南支东折为蒋家荡，为大渠，为东古荡，为官场滩，为冰印荡，为白渠兜，为双沙兜，为萧湖，为洪荡，为骷髅漾，为西天荒，为东天荒，为雪落漾，为油车辗，东出华亭县金泽三泖湖。汾湖北支为连荡，为石底荡，为天荒荡，为茶泽荡，为东古塘。十五里，播为顾家草，为刘家漾，为徐家渠弯歇梁，为杨沙坑，过陈思港，即陈思村。东为白荡湾，为朱长荡，为萧田弄，出华亭金泽三泖湖。内有长桥河、金泾溪、尤家港、北洋港、属二十八都。鞋皮漾、田蚕荡、府字港、蒋家港、茶泽港、小油车、大塔港、赵田港、南莘塔、北莘塔、八埠港、槐字港、兵字港、卖盐港、徐婆港。俱属二十九都。

庄练塘，去县治东南八十里，属二十九都。奠华亭界。内西受南阳港、叶舍荡水，华亭界。东流入三泖湖。其南为长浜，嘉善界。北为葫芦兜。华亭界。内有周泾港、叶舍港。

唐家湖，去县治南三十四里。嘉靖三十四年，海寇南犯县，断其塘，横运河而坝之，以营水寨，歼贼于此，皆称天险，三吴所恃以为命也。惟公私之船，小有未便。水潦之年，难称无碍。姑俟乱殄民安而后

议之，以复其旧。

大明杨芷《守唐家湖诗》：三载风烟扣小舷，胜墩时伴水云眠。湖光一揽浮空日，楼影孤峰傍远天。南海俯窥千瘴落，北辰遥望五星辞。即看余孽终宵遁，万里升平奏凯还。

陈椿次韵诗：湖上楼船问扣舷，仙凫却对水鸥眠。三千组练明沧海，百万旌旗拂远天。地势近随兵势胜，郎星遥接帝星联。向当直捣天狼穴，斩得楼兰振旅还。

沈啓次韵诗：郎官振旅扣吴舷，不脱戎衣带月眠。唾落澄波摇列宿，气吞沧海亘青天。江涵飞阁鼋鼍隐，风颭雄旗虎豹联。鲸駭不令仍漏网，出车重见赋言还。

西连胜墩湖 旧名盛墩。嘉靖三十四年，御海寇于此，大胜之，遂易今名。及夹马路。俱太湖下流。其南受太湖水以泄于此，凡八港：曰直港，曰乌桥，一名黑桥。曰杨家田，曰黄沙，一名棟树。曰上横，一名尖田。曰新泾，曰后浜，曰孙田。吴中水皆北流，惟此八港水皆南流，盖太湖下流甘泉等处壅塞，则水漫波溢，惟隙是求。唐湖之东，诸荡骈集，宜其舍彼而就此也。八港条分，警于盐盗，或坝或开，有通有塞矣。

又西南祥鸡荡，水亦来会，乃东从石塘淇水桥而泄，为窦者凡十二，俱出运河，俱北流与袅腰水合，北行至八斥 一作八尺。运河东泄，为港凡六：曰马家，曰柳字，曰为字，曰袅腰，曰黄家，曰六里，同渚而为八里漾，又渚为张王荡，分播为奉先荡、即周仙荡。师娘荡，东为长巨荡，为盘佗荡，为西阳荡、东阳荡，西为跳板漾，为荷花荡，为西跳板漾，为康家漾，为小月荡，为西黎漾，一名西蠡。为双丝荡，为濮家荡，为野鸭滩，为李公漾，为姚荡，为谢泽湖，为莼菜兜，北渚为三百荡。

其跳板漾东北为徐家漾，为胡家荡，为汤家漾，为徐王荡，为后长荡，一名东跳板漾。为坟前荡，为邵婆潭，为木庵荡，为三角荡，过梅墩。

梅墩港，属二十八都。北分为玄鹤荡，一名倒鹤。东分为草荡，为顾家潭，亦与三白荡会。三白荡东北流为江家湾，为南庄荡，为凉伞荡。过南周庄港有村。为东西龙泾、为龙眼荡，为宗家荡，又东为沅荡，周可二十里。为杨扇荡，入松江华亭界。内有糊涂荡、豆腐荡、八门荡、转船池，在周庄。西浦、卖香、牌田、南尤、北印、仲家湾、木庵、杨苋诸港。

翁泾漾，去县治南二十三里，为桥一，为窦十九。西受太湖来水凡三：曰钱家港，曰牛尾泾，曰巴泾，与八斤大浦港水同出运河，大浦桥港，西风湖涨，极为险恶，盖下流甘泉塞也。合而东播为谢家漾，车轱漾，为泥潭荡，又东为六百亩荡，一名三百亩荡。为女儿荡，为廊庙荡，一名蛾蜂庙荡。为槐婆潭，为李婆潭，为桂枝荡，为南戴荡，为晏开荡，为东长荡，为蚌壳荡，一名蝴蝶。俱合为长白荡，与玄鹤荡水会为杨坟荡，为孙家荡，为江泽荡，为杨卢荡，东经义家路，亦出沅荡。

其北为杨家荡，为白蚬江。

大明姚广孝《白蚬江阻风夜泊兼怀徐贲诗》：颠风渡江难，停橹依茭葑。涛烟翳暝光，滩月浸寒梦。渔归候火明，凫眠忌芦动。遇险更思君，陟觉离愁重。

东为急水港，出松江淀山湖。

胜墩运河，北至白龙桥，其东泄之港凡十一：曰何家，曰庙泾，水势最险。曰卖鱼，曰坛角，曰翁家，曰南何，曰北何，曰长浜，曰和尚，曰千步泾。属三都东。

其东北有直路、九曲、急水、锡作、箍桶、大齐、石铁、里龙田¹、长巨、饭箩、永福寺诸港。

又东牛长泾、任家湾、徐家湾、江泽、芦里、蛇垛、东胜、八十亩、北周庄等港。

¹ 《乾隆吴江县志》卷二《山水》、《吴江水考》卷一均作“黑龙田”。

白龙桥港，一名水濠。去县治南十二里，由东水路、沈家港西泄太湖牛茅墩之水。牛茅墩在简村东，即东湖是也。今涨为田，无遗水矣。东经运河，瀦为殷家荡，为张清荡，又东为清水弄、为杓头潭，东与龙拖路水会，北为叶泽湖，又北为南新湖，东为夹泖荡，为周庄荡，为羊沙荡，东北入白蚬江。

彻浦桥港，去县治九里，北至南津口皆石塘，为窦凡一百三十六，多有塞者。为桥凡九：旧志所谓“横湖心而为塘者”是也。一曰彻浦桥，二曰龚家桥，俱西泄东湖水，东过运河为十字港，为尚湖。甚小。宋杨万里《过尚湖诗》：尚湖名是实全非，只合松江雁鹜池。若欲五湖通谱系，澹台湖是太湖儿。又东入叶泽湖，三曰通津桥，四曰甘泉桥，往时，此处波流湍迅，舟病其险，过必祷于龙神，今上下淤沙，日涨为田，湖水南泛，险移于八斤之大浦矣。五曰三山桥，六曰定海桥，七曰万顷桥，塘折而西北，八曰仙槎桥，九曰三江桥。自通津以下六桥，同泄太湖之水，东流各有港，东瀦而为庞山湖。元杨维桢《过庞山湖诗》：湖上天晴昼，雨余生绿阴。扁舟到城近，曲港入春深。野叟频相问，郎君不可寻。西庵有分席，吾亦老山林。按：昔人筑塘湖心之说，则无塘之前，二湖合一。有塘之后，风隐水慢，上下皆淤为荡、为田，湖始分矣。如庞山块土，四面皆湖，因其上高，遂呼为山。意宋元以来，浚掘淤沙，堆以成阜云。

内万顷桥东流一支，入庞山湖为方尖港、叶泽湖。西有观澜港，受南湖水，北经太湖庙下泄入庞山湖。庙架于水上，今塞。

松江，一名吴淞江，即吴江。《禹贡》三江之一，古笠泽也。枕县治东门，东行二百六十里至海，此其首也。其南接太湖，即东湖。长桥当其交，横跨于上，名曰垂虹，互见“桥梁类”。为丈一百三十，为窦六十有四。宋元以来，议水利者往往以桥为碍。迩来浚水者，赖此知水面之数。无此，则上无此湖，下无此江矣。能式此数以为江湖开浚之则，南溯太湖，北达庞山湖，何碍之有？泄水北流，东过雪滩，北过顾野王祠，与庞山湖合而东北流。桥之西

北有渚曰叶家汇，又名荡上，沿城二里涨为民居。太湖，松江吞吐之咽喉，居民千计，似难加议。但须节制，毋令日填月筑，东塞其江口云。

唐宋之间《渡吴江别王长史诗》：倚棹望兹川，销魂独黯然。乡连江北树，云断日南天。剑别龙初没，书成雁不传。离舟意无限，催渡复催年。

刘长卿《松江独宿诗》：洞庭初叶下，南客不胜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州¹。久被浮名系，能无愧白鸥。

杜牧诗：堠馆人稀夜更长，姑苏城远树苍苍。江湖潮落高楼迥，河汉秋归广殿凉。月转碧梧移鹊影，露低红草湿萤光。文园诗侣应多思，莫醉笙歌掩华堂。

清露白云明月天，与君齐棹木兰船。风波湖雨一相失，夜泊横塘心渺然。

白居易《观渔诗》：震泽平羌岸，松江落叶波。在官常梦想，为客始经过。水面排罾网，舡头簇绮罗。朝盘脍红鲤，夜烛舞青蛾。雁断知风急，潮平见月多。繁丝与促管，不解和渔歌。

许浑《泊松江渡诗》：漠漠故宫地，月凉风露幽。鸡鸣荒戍晓，雁过古城秋。阳柳北归路，蒹葭南渡舟。去乡今已远，更上望京楼。

又《松江怀古诗》：故国今何在，扁舟竟不归。云移山漠漠，江阔树依依。晚色千帆落，秋声一雁飞。此时兼送客，凭檻欲沾衣。

羊士谔诗：津柳江枫²白浪平，棹移高馆古今情。扁舟一去鸱夷子，应笑分符计日程。

李郢诗：片帆孤客晚夷犹，红蓼花前水驿秋。岁月方惊离别尽，烟波仍驻古今愁。云阴故国山川暮，潮落空山网罟收。还有吴娃旧歌曲，棹声遥散采菱舟。

张乔诗：行人愁落日，去鸟倦遥林。旷野鸣流水，空山响暮砧。旅

1 原稿自“洲”字起，至“中田”，一个筒子叶为抄补字体。

2 《正德姑苏志》、《乾隆苏州府志》均作“江风”。

途归计晚，乡树别年深。寂寞逢村酒，渔家一醉吟。

皮日休《松江早春诗》：松陵清净雪消初，见底新安恐未如。稳凭船舷无一事，分明数得鲙残鱼。

陆龟蒙《松江怀古诗》：碧树吴洲远，青山震泽深。无人踪范蠡，烟水暮沉沉。

鲍当《松江夜泊诗》：舟闻人已息，林际月微明。一片清江水，中田万古情。

宋陈尧佐诗：平波渺渺烟苍苍，荪薄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

王禹偁诗：三年为吏住江滨，重到江头照病身。满眼碧波输野鸟，一蓑疏雨属渔人。随船晓日孤轮白，入座晴山数点春。张翰精灵应笑我，绿袍依旧惹埃尘。

又《泛吴江诗》：带篷疏薄漏斜阳，半日孤吟未过江。惟有鹭鸶知我意，时时翘首对船窗。

姚铉诗：勾吴奇胜绝无俦，更见松江八月秋。震泽波光连别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芦拥雪藏渔市，岸橘风香趁客舟。清兴无穷聊一望，烟空云霁倚层楼。

孙何诗：晚滩如雪起沙鸥，咫尺姑苏亦胜游。逸势泻归沧海远，冷声分作太湖秋。葑田几处连僧寺，橘岸谁家对驿楼。鲁望不存无可语，片帆中夜渡清流。

梅尧臣《忆吴江晚泊诗》：念昔西归时，晚泊吴江口。回堤溯清风，淡月生古柳。夕鸟独远来，渔舟犹在后。

蒋堂《游松江诗》：江人见我谓谁何，行李无羁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一樽白酒扣舷歌。沙边历历辨云树，岛外溅溅弄月波。兴尽归来还更喜，舞鸥相送入烟萝。

叶清臣《松江秋泛赋》：泽国秋清，天高水平。遥山晚碧，极浦寒清。循游具区之野，纵泛吴江之濡。东瞰沧海，西瞻洞庭。槁叶微下，斜阳半明。樵风归兮自朝暮，夕溜满兮谁送迎。皓霜空兮一色，横霁色

兮千名。于时¹积潦未收，长江无际。澄澜方兴，扁舟独诣。社橘初黄，汀葭余翠。惊鹭朋飞，别鹤孤唳。听渔榔之递响，闻牧笛之长吹。既览物以放怀，亦思人而结歔。若夫敌寇初平，霸图初盛。均忧待济，同安则病。鱼贪饵而登钩，鹿走险而忘命。一旦辞禄，扬舲高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达识先明，孤风孰竞。又若金耀不融，洛尘其蒙。宗城寡悍，王国争雄。拂衣客右，震耀江东。拖翠纶兮波上，脍蝉翼兮梓中。倘即时之有适，逞我后之为恫。至如著书笠泽，端居甫里，两桨汀洲，片帆烟水，夕醉酒垆，朝盘鱼市，浮游尘外之物，啸傲人间之世。富词客之多才，剧骚人之情思。缅三子之清徽，谅随时之有宜。非才高见弃于荣路，乃道大不容于祸机。申屠临河而蹈壅，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为而然尔，岂得已而用之！别有执简仙瀛，持荷帝柱。晨韬史氏之笔，暮拂使臣之斧。登览有澄清之心，临遣动光华之赋。荷从欲之流滋，慰远游之以惧。肇提封之所履，属方割之此忧。将浚疏于江川，其拯济乎畛畴。转白鹤之新渚，据青龙之上游。濯埃垢于缁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钓，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远猷；彼全身以远害，盖孔臧于自谋。鲜鳞在俎，真茶满瓯。少回俗士之驾，亦未可为兹江之羞。

王安石诗：莽莽昔登临，秋风一散襟。地留孤屿小，天入太湖深。柑橘无千里，鱼虾有万金。吾虽轻范蠡，终欲此幽寻。

张先诗：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尽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

章宪诗：长堤牵百丈，舴艋沂清漪。山与残霞暝，水将秋色宜。江寒征雁度，天远暮帆迟。剩欲浮家去，烟波学子皮。

杨蟠诗：帆落帆开两渡头，洞庭水叶扰离愁。青山带日低平野，白浪随风过别州。月静沙寒知雁宿，云深水暖羡鱼游。画桥隐隐横天汉，

¹ 于时，《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一《集文》作“于是”。

人度空中影倒流。

郭祥正诗：轩亭多作碧湖傍，莲子枯时荇叶香。最爱夜深鸥鹭散，钓船明月似潇湘。

范致虚诗：黛波峰峦安用染，镜澄湖面不须磨。已惊张翰鲈如玉，想见西施髻似螺。目断楼高知水阔，云开山尽见天多。吾家本是烟波主，好律渔翁一曲歌。

元赵孟頫诗：壮气浮孤剑，余生寄短蓬。战尘昏野色，积雪睹春风。北望旌旗阔，南归郡邑空。江花与江水，客思两无穷。

严羽诗：有客东吴别，凭高正忆家。春青江上草，湖白岸头沙。去鸟无边尽，归帆几处斜。音徽不可问，惆怅结瑶华。

大明高启诗：江净涵青空，高帆漾天风。澄波三百里，归兴与无穷。心期弄云月，迢递辞金阙。晚色海霞销，秋芳渚莲歇。久别钓鱼矶，今朝始拂衣。忘机旧鸥鸟，相见莫惊飞。

又《江上晚眺怀友诗》：渡头西望足离情，晚水寒山雪后清。鸥立断冰流渐远，鸦随残照去还明。渔人笛过风生浦，估客船回树隔城。范蠡祠前春意动，思君欲放酒船行。

又《过吴松江风雨诗》：风雨方知客路难，飞鸿相逐渡江端。港收渔市归舟晚，门掩官厅对烛寒。此地昔年曾远宿，何人今夕共清欢。枕边不为江声急，梦寐忧时未得安。

又《江上答徐卿见寄诗》：烟树近松陵，扁舟晚独乘。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往事愁人问，虚名畏客称。无才任萧散，敢望鹤书征。

胡奎《吴江月下泛舟诗》：余霞敛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鸣柔橹。茫茫天欲流，历历星可数。水萤乍明灭，沙禽或翔舞。此意谁与同，三高渺千古。

陈一初《秋夜吴江泛月诗》：短棹迁移夜渡江，草香月色满蓬窗。天涯流睇青山远，烟际关情白鸟双。赤壁仙游疑有约，沧州渔唱不成腔。明宵访旧松陵郭，对榻挑灯共一缸。

张楷《松江独宿和唐人韵诗》：吴江枫叶冷，独客漫多愁。月落汀

烟晓，天晴海气秋。萍踪随雁鹜，乡梦越汀洲。回首青云路，低头愧白鸥。

苏平《泊吴江口诗》：舣棹垂虹近驿楼，水晶宫里喜同游。腥风隔浦吹渔网，远火临流映客舟。万顷烟波寒浸月，一天星斗倒涵秋。酒醒共向蓬窗坐，谁调沧浪起白鸥。

尹宽《次前韵诗》：酒醒长歌倚柁楼，雪滩祠下又重游。湖光万顷沈孤月，灯影三人共一舟。天转星河知午夜，风传砧杵报新秋。百年身世真萍梗，机事何烦问海鸥。

薛绩《吴江夜泊诗》：舟傍垂虹宿，夜深飞露华。钟声来梵刹，灯影近渔家。叶向风生树，滩明月映沙。去家虽不远，惆怅即天涯。

崔徽诗：澄江望不极，放鹤入虚无。树隔春城晚，云开野寺孤。游鱼吹细浪，去鸟没平芜。年来朝市客，谁解忆莼鲈。

赵宏《吴江怀古诗》：湛湛此江开辟有，曾闻勾践驻霓旌。千年霸业浮云去，百里潮流空月明。泽国秋高寒雁下，鲈乡枫落夜榔鸣。天随高踵今谁继，烟水苍茫感慨生。

又《吴江夕望诗》：徒倚三江浒，夕阳西岭头。何人横一叶，寂寞钓寒流。远火渔村暝，疏钟水寺秋。浩然成独咏，幽思满沧州。

张源诗：舟泊枫江暝，遥天浸碧波。枕书眠正稳，清梦压星河。

内有东城河，叶家汇界在江心，分有此河。北过大通桥，东折过广运桥至顾野王祠，又本河分荡上小港亦来合，同入庞山湖。

城中河，西受南湖，并东塘、西濠二港之水入西门，过永定桥，直出北门。其东泄者三：一曰前河，由西门内南分，过新桥西寺前，东折过庶宁桥，经县治东，有看波桥，其水从中河南分，过县治来会，同过仙里桥，出东水门。二曰中河，由利民桥东流过六子、吴兴桥，又东过通利、顺利、亨利桥，出小东门。三曰后河，由治安桥东流，有中河塘水由骆驼桥南来会，过城隍庙，稍南重庆桥，又有城东北隅洗马池及二浜，合而南行，过惠民桥来会，同过太平桥，出小东门与前河、后河水合。俱出东城河。

江与庞山湖之东泄者凡六港：曰樊家，曰牵桥，曰红庙，曰谢僚，即谢里。俱东流，曰塔庵，东为同川，其西南方尖水从小叶港来，与樊家等四港水俱会于东栅宋墓港，北流入九里湖。

同里，去县治东十里，市河凡三，俱合东栅之水东流为水花园，《莫志》云：元初，大姓叶振宗架聚书楼、小垂虹池阁、石梁，故名。为菱湖，今淤，名菱荡田。为黎湖，东为匝村湖。又名同里湖，一湖东西分。江之东北流者二十里，其北分为小龙江，东为九里湖，复合而东为后村湖，又与匝村湖水合。东北为摇 一作姚城湖，属长洲。又东北为陈湖。亦属长洲。过甪直为新洋江，过昆山至吴淞江出海。内有严婆桥、大叶港、陆家港、通济港、东舍港、薛塔港、浦塘港、池家港、何家港。

七里港，枕县治西门外，南自流虹桥过东濠，沿太湖而北，凡七里，故名。内西受太湖之水凡四：曰牛腰泾，一名义窑，曰乌步，曰西渠，曰太姚渠。其牛腰泾又分为三：一从南为北沈田港，一稍南为西濠，一又南为东塘。其东泄入吴淞江之港凡六：一为北城河，东流过永济桥、广运桥为南仓河；一为都宪行台前河，东流过大有桥为北仓河；一为新港，一名深港。东流，内有新浜，浜口分折而南，复东折过小桥，出运河，与北仓、南仓之水俱合于三里桥之南，出吴淞江。其新港一支，东流过运河七里桥，一名万家桥。四分为洪漕、徐家、茅柴、无名四港，出吴淞江。一为南柳胥港，内吴沙湾、大姚渠水亦来合，出界牌、运河，北流。一为北柳胥港 出柳胥铺，东流与界牌水俱入长洲运河，北流夹浦桥，出吴淞江。

瓜泾港，俗讹呼花泾。去县北九里，东流古塘，入长洲县界，经运河而南，由夹浦桥东出吴淞江。吴淞上流南渐涨而为田，去水惟瓜泾为速，故夹浦最险。今夹浦之下，沙亦渐淤矣。内有姚家庄、潘奇、王家汇三港，俱附而同行。

鮀鱼口，去县北十八里，属一都。南受太湖水，北流汇为蠡塘，又北过五龙桥，入吴县界盘门运河。其蠡塘之东折者，至分水墩为古塘口，入长洲县澹台湖，过宝带桥与运河合。鮀鱼之东有面杖港，相附同行。其东泄入古塘之港，属长洲。

莫舍溇，一名绮川。去县西北二十里，南受太湖水，北汇于楞伽山下为石湖。半属吴县。唐许浑《自楞伽寺晨起泛湖诗》：碧树苍苍茂苑东，佳期迢递路何穷。一声山鸟曙云外，万点水萤秋草中。门掩竹斋微有月，棹移兰渚淡无风。欲知此路堪惆怅，菱叶蓼花连故宫。

罗隐《陪曹使君游石湖诗》：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倚风藻荇先开路，迎旆鳬鷺尽着行。手里兵符神与术，腰间金印彩为囊。少年太守勋庸盛，应笑燕台两鬓霜。

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诗》：细柳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范成大《初归石湖诗》：晓雾朝暾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当时手种斜桥柳，无限鸣蜩翠扫空。

又《约邻人至石湖诗》：窈窕崎岖学种园，此生丘壑是前缘。隔篱日上浮天水，当户山横匝地烟。春入葑田芦绽笋，雨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办招君醉，且吸湖光当酒泉。

戴良诗：束发企名都，游宦及兹年。遂陪登瀛侣，来上泛湖船。水光耀残日，林影溢中天。岩穴停桡见，楼台鼓枻看。苍苍敛暝色，幂幂曳寒烟。菰蒲有余凄，鸥鹭相与闲。窈窕趋回浦，荡漾媚遥川。水宿怯宵清，蓬卧爱月穿。俯视潜夜鱼，仰睇冲晓鸢。窘身惧浮霄，敛志暂跃渊。何当谢冠履，岁晏此盘旋。

元顾盟诗：湖上春云挟雨来，楞伽山木尽低摧。吴王废冢花如雪，犹自吹香上舞台。

石湖春水如酒浓，玻璃万顷间龙宫。我时泛舟过湖西，无数桃花发旧丛。

高文度《石湖写景诗》：阑间台下越来溪，处处西风飐酒旗。翠壁丹梯开短轴，黄花红叶入新诗。鎔金霜蟹需高价，蘸甲香醪辄满卮。落日去程驴背稳，短琴双笈一童随。

大明徐源诗：湖山不改鬓成秋，老兴春深一放舟。杨柳堤前黄鸟立，桃花洞口碧溪流。峰峦迓客留青髻，波浪惊人自白头。万里云霄今杖履，祇将风月锦囊收。

北过吴县越乘¹、行春二桥，入横塘。其溇之东折者为九曲港，石湖之东注者曰邵巷港、里市港，属吴县。俱出麟塘合焉。

白洋湾，去县治西二十里。即太湖与吴县分辖。

大明卢雍诗：一棹西来自义金，清风蓬底恣长吟。芙蓉不断千峰秀，松桧相连五坞深。落日苍波横塔影，平芜白鸟度云阴。持杯试醉天随子，千古风流共此心。

北注越来溪。旧志云：越伐吴，从此入溪。上有越城遗迹。《史记》云：越自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

宋范成大《越来溪秋泛诗》：一川新涨慰秋光，挂起蓬窗受晚凉。杨柳无穷蝉不断，好风将梦过横塘。

郑元祐诗：越来溪上水融融，闲慕鸥夷掉底风。暖雾黄消治平寺，烧痕青入馆娃宫。笙歌作乐年年少，鱼鸟关情处处同。吊古从来易兴感，尚循华发系孤蓬。

大明高启诗：越女犹未去，越兵嗟已来。青山旧溪上，无复见楼台。过客空惆怅，荷花秋自开。

溪上山不改，溪边台已倾。越兵来处路，流水尚哀声。昨日荷花生，今朝菱叶死。亡国不知谁，空令怨溪水。

周南老诗：踞湖山崔嵬，来越溪沿回。美娃献国色，柂櫓输梓材。连樯戴越贡，一一从此来。经行路已熟，祸作知有胎。兕甲忽夜涉，梓

¹ 越乘，即越城。

鼓喧如雷。至今风雨夕，溪声尚余哀。

杨基诗：远岫如蛾眉，紫菱盖绿漪。小娃木兰桨，采菱溪上归。溪风摇白芷，撩乱蘋花起。疑是越兵来，旌旗照秋水。

王鏊《越来溪怀古诗》：吴国江山亦壮哉，一朝谁信越兵来。旌旗尚动春波影，歌舞翻成子夜哀。往事悠悠余败垒，伤心脉脉一登台。姑苏麋鹿何须恨，闻道阿房也劫灰。

王宠诗：越来溪上柳千丝，画鼓游船晚更移。一曲紫云歌越女，双鬟白雪舞吴儿。

张源诗：泽国春深路欲迷，王孙芳草正萋萋。舟无西子仍多慨，尊有贤人偶见携。山下月沈连夜上，江波东去几时西。苏台烟树千年在，唯有寒鸦觅故栖。

溪之东曰小溪，旧志云：白泥可涂壁。曰何家溪，同受白洋之水，与越来溪合而北行十里许，出石湖。溪之西有金袅腰渠今淤为田。亦受白洋水，汇于黄山之下，为黄山荡，一名周家尖荡。更受吴县管渎、横金二港，走马、兴福二塘，并尧封、宝华、王山、陆墓、吴山诸涧之水，东分于张墓、陆巷二港，俱泄越来溪。溪之东泄者凡四：前朱村港，复出太湖；马墓港、窑湾港，二俱出莫舍溇。

运 河

土塘河，一名南塘。南自王江泾，北至平望三十三里。史鉴《运河志》云：吴江县运河之源有二：一从钱塘诸山发源，下流为西湖，东出北关，又北逾仁和及嘉兴之崇德、桐乡、秀水诸县，至于王江泾，而县中运河起于此河之西，为石塘，有桥曰闻店，桥内有市镇，盖秀水、吴江之民杂居焉。桥之下，众水奔凑，东入于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于市泾，又八九里而至合路，折而西流又一二里，而至于黎泾，而四里至南六里，

皆有桥临塘。西南受穆溪之水而入于河，溪之源又出其东南曰睡龙湾 互见“古迹类”。河，由六里桥而西又四五里，而至于百星桥，又西至于下湖桥，折而北流数百步为平望镇云。

西塘河，即荻塘。西自南浔，而东至平望五十三里。《运河志》云：河水源于湖州之天目山，分为苕、霅二溪，东北流至湖州复合，又东流为荻塘，经乌程，过南浔镇东一里，入我县界，水东北流至曹村驷马桥，又五里而至蠡思桥，又二里而至于杨定桥，皆在河阳土塘上。又三里而至于震泽镇，蠡泽之水自河阴来会焉。河之阳有四桥：曰新兴，曰通泰，曰曲桥，曰张湾，以分泄水势，中为大石桥三，皆横跨河上，东曰底定，西曰思范，中曰庆源。水由三桥下东行十里而至双杨村，过柳塘桥，河阳有永安、众安、斜路三桥，又十八里而至梅堰，东吴、西吴二桥在其北，而中济一桥贯其中。又十里而至平望镇诸家、六里、泄水三桥界，其侧而莺脰一湖在焉。东纳穆溪，西通麻溪，南吞烂溪，诸水与运河合流，而东经大通桥，又东道安德桥，东出市中，与南塘之水会为一焉。今按：运船遇旱，为震泽、梅堰积瓦阻浅，改从乌镇白米荡，由烂溪出平望。平望市中前溪复浅，多从后溪行。

官塘河，自平望北至县治四十里。《运河志》云：二塘之水既合，北流至通安桥，桥甚高大，跨踞东西两岸，水从其下过，循石塘北行，经长老桥，又七里而至于洪水桥。国朝尝有备倭船自太湖来道此，人因呼为海船阙云。又三里而至于盛墩，有桥在河西曰袅腰，又六里而至于翁泾桥，又四里至于八斤之塘，南有桥曰庙泾，北有桥曰大浦。由大浦益北可十里许为白龙桥，又一里为彻浦桥，又一里为龚家桥。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四里即甘泉桥也。又北行为三山、定海、万顷、仙槎四桥，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而至于三江桥。范蠡乘舟入三江口，疑即此也。盖太湖之水东注吴淞而入海，实由于此。窦有倾者，

辄随而堙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种茭草，淤而为田，而水道日微矣。

附郭运河，由三江桥北折一里许，至唐家坊，西折二里，经顾野王祠南为三里桥。旧有东城河、城中河二水，今俱浅塞。

北塘运河，自三里桥西北行七里，入长洲县界。遇旱水涸，从三里桥北西行，过大有桥，又北经七里港、柳胥港出古塘。

甘泉，在石塘第四桥下，去县治南五里。源出天目山，流入叶泽湖，水溪清冽。相传有龙居焉。唐陆羽《茶经》品为第四，桥因得名。张又新《品茶要录》品为东南第六。

宋张达明诗：桥下四榆水，人间六品泉。松陵无鲁望，山茗为谁煎。

元倪瓒诗：松陵第四桥前水，风急犹须贮一瓢。熟火¹烹茶歌白苎，怒涛翻雪少停桡。

大明陈一初《甘泉送印公诗》：江流湛湛净无沙，中有名泉过客夸。绿沁心灵漱钟秀色，红酣春雨涨桃花。清香拟接曹溪派，甘冽曾烹鲁望茶。最喜老禅来儿钵，龙光日月蒲袈裟。

怀德井，在利民桥东北，尚书吴山凿。

知县张明道记：予自滁转吴，甫视篆，遍谒常典。秩镇之暇，周循城堞。登楼障而四望焉，茭莽极目而环控河流，真水乡也。俯瞰廛市井络，烟云疑杂葱郁。而香火数十万家之相丽，疏凿水窦，泉津萦洄，委巷四通，以会于长流，风帆上下而输载不竭，此吴人之蕃富，故稠积栋连，密比如栉，而地无隙区也。偶自北门溯而南行，巍然两扁相耀，左曰“宫保之坊”，右曰“都宪之第”，中虚一区，椽而屋焉，可为一夫四口之居。予怪吴人求地之不易，而虚之若此，何也？询乡之故老，进曰：“此旧里社也。前长民者，移于境外，故今为隙区，此我讱庵翁甞而为井，以济吴人。”予退考邑乘而窃叹曰：“讱庵翁自唐宋世族松陵，以立斋起家，乙未为大司寇，秘传青宫，维石起家，戊辰侍黄门，参大政于

¹ 熟火，《乾隆吴江县志》作“敲火”。

蜀。初庵翁与黄门联第，戊辰陟清级，历中州大撻宪，而季弟江皋曲光禄御馐美之。继焉魁南畿，将进艺宗伯以续中秘，以邦栋、邦模、邦荣肆业大司成，而邦宋、邦桢、邦杰、邦棐潜修乡校，彬彬相望，为一时伟人，皆袭立斋之器度也。夫以簪缨之辉曜而振于前者未艾，以俊杰之秀孕而起于后者方殷。虽兼人百口之产而有之，孰有摧其锋者乎？以一区之小，凜然规限，而不忍犯推其类，歆情娇艳，以致鳏寡之无告，恣肆于轻肥堂遂，以致风雨奔突者之无依，奄有献遂，以弥百成，使操匏委壑者而吁天无从，必不为也。抑不但谨公私、明取予，孚于乡邦，达之天下而已，格幽而信，后世绵祚，彻灵长之征也。古人以伊尹于太甲，三放三复，而毅然自秉阿衡。夫放复而人不疑，其篡握钧而众不拟，其僭素孚也。当莘野躬耕，匹夫而已。微而一介，大而千驷万钟以达于无穷，一决于道义而不爽其所守之介，必不溢易于富贵，而忘君臣之大闲也。以其所未遇而卜其所遇，猷为之远，故不以宠利居成功，而收祈天永命之实，此伊陟相商以跻三世之美，亦深矣乎！即谨一区之小，既不忍犯复甃井以普寒泉之利，亦可验立斋而四世济美之由，以期于无疆，盛德之至也。岂闻伊尹之风而兴起者乎？因以怀德名之。

吴江县志卷之四

建置志一

城 池¹ 故楼附

城，梁开平间，吴越王钱镠命司马福就江南北，各筑一城，故有南津、北津之名。《祥符图经》云：周三里五十步，不知何所指，疑指江北城也。其后渐废。宋嘉祐二年，知县裴煜建南、北二门。元至正十二年，达鲁花赤札牙进重建北门，教授马彦恂记。十六年，张士诚据有其地，始大城之，即今县城也。高二丈八尺，厚一丈五尺，周五里二十七步。陆门四，水门五，门各以方名。大明成化中，知县陈尧弼重建城楼，东曰朝阳，西曰望山，南曰望湖，北曰望恩。后大倾圮。正德九年，知县萧韶复大筑之。大学士王鏊《记》：大盗南窥，三吴骚动。鲸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独宴然恃以无恐。时苏之属县，无城者四：昆山、

¹ 原稿本卷首有脱页，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之。《康熙吴江县志》卷五《城池》云：“县建于五代吴越王钱镠时，始就松江南北岸，各筑一城，故有南津、北津之名。（《祥符图经》云：周三里五十步，不知于南北所指也。）其后渐废。宋嘉祐二年，知县事裴煜建南、北二门。元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其地，始大城之，即今县城也。（高二丈八尺，厚一丈五尺，周五里二十七步。）旱门四，水门五，门各以方名，（东曰朝阳，西曰望山，南曰望湖，北曰望恩）后俱倾圮。正德九年，知县萧韶复大筑之。”

嘉定、常熟、吴江。初以抚巡移文，皆欲筑城为保障，而凋弊之余，公私罄县，相视莫敢发。吴江尹萧君九成独曰：吾其试为之。吴江故有城，始自吴越王镠，而拓于张士诚。国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见兵革，城日就圮。君召匠议之，费以万计。君曰：吾其试行之。时城之西北，残堞颓垒尚存十之一二，而东南已为民庐。君谕之，一旦迁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寻计，手摩心度，卑高广狭，各有度程。已而裁减均徭，节省冗费，劝奖巨室，共得六千余金，曰：是亦足矣。乃量田赋民，量民赋役，民各受分，僝则归之，圮则坐之。于是民竞劝，无敢怠，工必坚，无敢窳。始事于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为门，门之上有鼓楼以警昏晓，有戍舍以扞盗偷，旁有水门以通舟楫，高广皆如其旧，而壮丽过之。于是吴江父老请予记其事。夫城以卫民也，而筑之不免费且劳，反以厉民，且因以兴谤，况当久困之余乎？此有司所以相视而不敢发也。君独能自信，奋然不顾为之，绩果有成，财不费，民不扰，人知乐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盖深于爱民，勇于兴事。其筹之也审，故廖慝无自而作；其持之也坚，故浮言无得而摇；其履之也亲，又公且均焉，故民乐趋事而忘其劳也。夫天下之事，固有大于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举乎？城之役，《春秋》屡书之，予安得而无纪也。佽其役者，为县丞赵源清。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知县杨芷复议增筑，乃劝义士四十人，及诸缙绅捐赀，而聘寺丞吴涝、耆民丁鹏等督之，高三丈一尺，厚一丈八尺，视旧各增三尺。又为月城凡四座，为墙一千八十四丈五尺，为堞二千二百二十有二，为敌楼二，为敌台二十有六，为铺四十，邑人倚以为重。三十六年，知县曹一麟陶甓覆其面，由是雨水不浸，而城益固云。

池环抱城外，旧志云阔数丈，深四五尺，迩来颇为所侵，深倍于昔，而阔不及云。

敌楼四

一在石塘甘泉桥北。嘉靖三十四年，知县杨芷建。

一在盛墩官塘袅腰桥北。嘉靖三十四年，知县杨芷命太学生沈敷言建。

徐师曾《记》：吴江环水以为邑，故虽无高山大陵，平沙旷野以为用武之地，而江湖溪渎，所在森淼，亦可倚以为固。其人习水善舟，能操戈弩，与贼战于舻舰之上。贼入境，辄失利去。自用兵以来，未有如我邑之强者也。邑当南北孔道，循王江泾而北可四十里，有地曰盛墩，左襟运河，右带唐家湖，湖水汹涌，视他处特甚。于时安陆杨侯来知县事，相厥形胜曰：“是可控扼倭夷矣！”乃议建敌楼于官塘袅腰桥之北，以命太学生沈畴中。畴中欣然承命，度材鸠工，经始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二月八日，基方一丈七尺，崇一丈九尺有奇，扃以铁门，掖以扶栏，櫓堞旗帜，莫不悉备。凡费已赀七十两有奇。扁曰“吞海楼”。其年四月，贼果至，侯又命畴中凿楼南之堤，横运河而筑之，屯水军于湖中，列陆兵于楼上，贼不得渡。侯复邀击，俘斩三千余人，贼大败南遁。于是，更名其地为胜墩。余闻之，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向微侯蚤见之明，先事之备，仓卒贼至，孰克成此功哉！”侯既去，当事者佥议建新楼于运河之东，高广经费视此倍蓰，其殆闻侯之风而兴起者欤？然余谓：胜墩之险在唐家一湖，湖中屯兵，横截贼道，而楼中兵复南面而临之，故贼不敢渡。若楼在东，则矢石西下，我兵不得屯湖中，而失其所以为险矣！窃惟诸公建置之意，非余所敢与知。然鄙见如此，因遂言之，犹幸他日无试其说，则大愿也。侯名芷，字文植，余同年进士，今为南京兵部主事。畴中名敷言，畴中其字云。

凌雪诗：荒外风烟暮未收，十年多事一登楼。青山忽见水穷处，溟海欲际天尽头。双眼能舒控万里，孤舟去泊无安流。汉家元有嫖姚将，汎扫妖氛净九州。

一在盛墩运河东。嘉靖三十六年，知县曹一麟建。

一在平望镇北。嘉靖三十四年，知县杨芷建。

桥 梁

城内前河

永宁桥。在东水门，初以木建。大明嘉靖二十七年，知县丘岳易石重建。

仙里桥。在县治东南，初建无考。相传陈昉于此仙去，故名。下有仙人洞。大明宣德五年，知县贾忠重建。嘉靖十三年，知县张明道作亭其上，名仙迹亭。宋张达明诗：蓬岛徒辽远，瑶池更渺茫。波间有林屋，只此是仙乡。

看波桥。一名笠泽，在县治东，建置未详。今塞。

獬豸桥。旧名庶宁，在县门右，宋人建。元大德六年，判官王英重建时，升县为州，故又称州桥。大明成化二十年，知县陈尧弼再建，梦有神人告以是桥当名獬豸，盖取戒石亭名以名之，遂易今名。嘉靖六年，知县徐岱修。

宋张达明诗：比屋连甍栋，居民庶且宁。早来渔市散，终日败鳞腥。

大明吴洪铭：猗欤吴江，巨于吴东。陈侯之来，忧民若恫。室家胥悦，岁屡获丰。乃凿白石，乃建飞虹。民不告劳，千夫率从。神乃假梦，话言从容。有亭獬豸，载郡志中。乃为神羊，一角如龙。无邪不触，无佞不攻。易此名桥，足振儒风。侯乃稽首，祯兆是崇。桥由此名，沄沄朝宗。乃期是邑，俊髦烈轰。致身执法，接武登庸。孤忠直节，咸跻孤公。我侯超擢，兆先此逢。神之嘉惠，亦罔有穷。

城内中河

利民桥。在尚书巷南，元至正十四年，邑人李诚建。大明成化中，里人申宁作亭其上。嘉靖七年，宁从子诰修。

六子桥。在县治东北，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三年，邑人沈君实重建。正德十一年，里人吴邦模修。

吴兴桥。在六子桥东，元至正二十年，僧智坚建。大明嘉靖中，里人吴邦模重建。

通利桥。在衍庆坊南，元至正七年，邑人沈敬建。大明成化二十年，里人王宗吉修。

淳安桥。一名顺利，在崇真道院左。大明洪武十七年，知县张纪云建。成化三年，里人王宗吉重建。

亨利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十四年，知县饶毅重建。弘治三年，里人庄安修。

城内后河

治安桥。俗呼小仓桥。

济民桥。俗呼骆驼桥，在中河塘。以上二桥建置俱未详。

重庆桥。俗呼马家桥，又呼斜桥，在城隍庙东南，初建无考。大明嘉靖元年重建。

惠民桥。初建未详，大明嘉靖二十二年重建。

太平桥。初建无考，大明正德六年，邑人何源修。

万民桥。俗呼城河桥，在小东水门内，建置未详。

城内西河

积庆桥。在西水门内，大明弘治六年，知县金洪、邑人王宗吉建。

永安桥。俗呼新桥，在圣寿寺西。大明洪武八年，僧法海建。

永定桥。俗呼大仓桥，初建无考。元至治元年，知州陈璧重建。

城内旱桥

归明桥。俗呼旱圣堂桥，在县治东南，元泰定二年建。

望京桥。在望京坊内，建置无考，疑初通县治内五桥河，而今塞耳。

东门外

福民桥。旧名吊桥，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四年，邑人何海重建，易名。嘉靖三十三年，御倭因毁。

裕民桥。在长桥北圮右，大明成化中建，嘉靖二十三年，里人丁宣易石重建。

利往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宋庆历八年，知县李问、尉王庭坚以木为之，事详晋陵钱公辅《记》中。治平三年，知县孙觉重修。绍兴间，夷人犯淮，有建议焚桥者，郡守洪遵持不可，而县民相与哭圯下，不果焚。元泰定二年，判官张显祖易石重建，下开六十二洞。三年，达鲁¹花赤完者以四石狮镇两圯。至元十二年，元帅宁玉再建，增开八十五洞。大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修。永乐二年，知县蒋奎改砌砖面，翼以层栏。正统五年，巡抚周忱；成化七年，知县王迪并修。十六年，邑人屠母赵氏重建。

宋钱公辅《利往桥记》：出姑苏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数百，撮然沙渚之上者，今吴江县也。东湖之流贯城之中隔限南北，横可以渡者，今吴松江也。隐然长虹，截湖跨江，便来济往，安若复道者，初作利往桥也。桥本无有，庆历七年冬，大理寺丞知县事李问、县尉王庭坚，嗟邑民之陋，鲜慕学者，将改立至圣文宣王庙，侈大黉馆，以进延诸生，乃呼富民，譬晓以奉释氏不若助县官兴学。民始听且骇，居一日，心晓意解，欢然从命，遂输缗钱数百万。未几，诏禁郡县不可新立学，二人胥与谋曰：民既从财既输矣，倘不能作一利事以便人，吾何以谢百姓，遂合佣劖工，桥役兴焉。东西千余尺，市木万计，闻者异之，沮议百端。不两月，功忽大就，即桥之心侈而广之，构宇其上，登以四望，万景在目，曰垂虹桥。并桥之两涯，各翼以一亭，而表桥之名于其下，使往而来者可指以

¹ 此后原有脱页，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达鲁”之后“花赤”至“议者”内容。《康熙吴江县志·桥梁》云：“至元十二年，元帅宁玉再建，增开八十五洞。明永乐二年，知县蒋奎改砌砖面，翼以层栏。十六年，邑人屠母赵氏重建。”

称曰：此某桥也。初县城为江流所判，民半居其东，半居其西，晨莫往归，事无纤巨，必舟而后可，故居者为不利。县当驿道，川奔陆走者，肩相摩、橹相接也。卒然有风波之变，则左江右湖，漂泊无所，故行者为不便。及桥之成，行者便而忘向所谓不便，居者利而忘向所谓不利，议者皆舌强不敢发。噫！贤人君子措一意、兴一役，岂直为游观之美、登赏之乐哉！往往有悦其景物清绝脱落人世者，若居之利、行之便，则茫乎其莫称也。虽然湖光万顷，与天接白，洞庭荐碧，云烟战清；月秋风夏，嚣灭埃断。牛讴渔吟，暗鸣间发；榜声棹歌，呕哑互引；后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有足乐焉。庭坚之字曰世美，精敏沈毅，顾其胸中不止乎佐一邑。李丞仁厚通雅，喜其有能而信，从之。视事几数月，涂巷室闾，新然一变。若是桥，利大功博，可传可记者，余固不可以一二书也。余观今世人平居燕议时，孰不欲求位以伸道？试縻以一职，则曰：职小位隘，吾无以伸，惟龊龊奉法，保己之不暇。若世美，尽力其任，不以小隘自縛者，余未见也。始则欲设庠序，恢教本，使民知尧舜、周孔之尊。及诏条尼之，遂能合财力，兴功利，为久久之便。其周旋进退，无一不中于道。噫！岂常人而能至哉！世美，余友也，欲余之文以信本末。余尝学春秋太史氏法，乃书曰：庆历八年六月十二八日，苏州吴江县初作利往桥成。

苏舜钦《中秋玩月诗》：月晃长江上下同，画桥横绝冷光中。云头焰焰开金饼，水面沈沈卧彩虹。佛氏解为银色界，仙家多住玉华宫。地雄景胜言不尽，但欲追随乘晓风。

王安石诗：三江五湖口，地与天不隔。日月所蔽亏，东西渺然白。漫漫侵北斗，浩浩浮南极。谁投此虹蜺，欲济两间厄。中流杂蜃气，栏楯相承翼。初疑神所为，灭没在顷刻。晨兴坐其上，傲兀至中昃。独怜造化功，不谓因人力。令君持酒浆，谈笑顾宾客。颇夸九州物，壮丽此无敌。荧煌丹砂住，璀璨黄金璧。中间不虑始，助我皆豪殖。喟金独不可，还当采民力。

苏辙诗：六月长桥断不收，朱阑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转三百尺，鲸

背参差十五舟。入市樵苏看络纬，归家盐酪免迟留。病夫最与民同喜，卯酉匆匆无复忧。

陈远《玩月诗》：世间八月十五夜，何处楼台得月多。不及吴江桥上望，水晶宫殿揖嫦娥。

郑獬诗：三百阑干锁画桥，行人波上踏灵鳌。插天端正玉腰阔，跨海鲸鲵金昔高。路直凿开元气白，影寒压破大江豪。此中自与银河接，不必仙槎入月涛。

刘斯立诗：路隔银黄鸟倦飞，行人恐犯女星机。长虹出浪无冬夏，老蜃浮空半是非。两岸履声云内合，三州帆影日边归。阑干独立秋风早，买得鲈鱼始拂衣。

杨备诗：鱼市花村夹酒楼，山光凝碧水光浮。松陵雨过船中望，一道青虹两岸头。

林景熙诗：地坼东吴海脉连，画桥两道跨晴川。影翻河汉蛟龙国，势压江湖端栋天。几处征帆浮日月，四川谯角隔江烟。三高远矣荒祠在，一笛阑干夕照边。

沈清友诗：晚天移棹泊垂虹，闲倚蓬窗问钓翁。为底鲈鱼臈价卖，年来朝市怕秋风。

元袁桷《重建长桥记诗》：茫茫禹甸，昔邻于鱼。维四载功，兹为具区。有失其防，群噉喁喁。曰维李侯，构兹虹梁。经始孔艰，任负阳阳。岁老水泐，临履若惊。张君莅官，饰我以政。兹桥匪修，涉者益病。召维耆老，货布莫竟。相国之来，六轡徐徐。询行审宜，以究以畧。割其民钱，俾民乐输。桥既成矣，虹飞于江。千柱承宇，群流回矼。俨分层城，烂其轩窗。张君筹思，相国成之。彼清净士，克式承之。千载永赖，庸以铭之。

陈孚诗：松江波万项，桥倚碧云端。白鸟穿屏小，青天落镜寒。夕阳明佛塔，秋色老渔竿。无限凭阑意，何时此挂冠。

华翥诗：神鞭赭血驱云根，千载截断波涛奔。老龙渴饮沧海水，白虹界破青天痕。东西日月自吞吐，今古风流殊浇浑。红尘往来人滚滚，

一樽谁醉三高魂。

何人拔起苍山根，换来压住江流奔。二三百尺断虹影，六十二湾新月痕。玉栏雨过翠苔滑，石洞舟行清水浑。几欲临风又题柱，恐惊司马未招魂。

钮麟诗：老龙天半倚高寒，气压三吴控百蛮。江海水深吞合璧，东南地坼锁连环。玉栏凭日天应近，石洞藏云夜不关。老我一双题柱手，钓鳌尤在五湖间。

萨都刺诗：插天蟠蜃势嵯峨，截断吴松一幅罗。江北江南连地脉，人来人往渡天河。龙腰撑出渔舟去，鳌背高驰驷马过。桥上青山桥下水，世人曾见几风波。

大明吴颐《晚兴诗》：垂虹桥下波涛壮，人在鼋鼍背上行。落日帆樯回水驿，春风鼓角动江城。蛟入织杼潜蛟泣，戌卒弯弓过鸟惊。七十二峰烟浪碧，卧听仙客紫鸾笙。

陶振诗：道人置立半通仙，鞭石平湖插巨川。昼锁玉环轮影缺，夜开金境月华圆。万邦冠冕行鳌背，三岛神仙出洞天。最是晚来烟雨后，浪花堆里看龙眠。

梅伦《重修长桥记》：太湖擅三州之胜，吴江为百川之宗。其县城则临江湖之汇焉，溯江而南仅里许曰江南，市廛栉比，当邮驿要冲，往来所必由者也。然则跨江截湖，如履平陆，俾人人免风涛之险者，孰不有赖于长桥耶？予尝考之矣，汉唐以来，桥未始建。宋庆历八年，大理寺丞知县事李问、县尉王庭坚始架木为之，甚便于民，名曰利往。南圮有汇泽、底定二亭，中立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桥。其洞庭踞湖，诸峰环抱拱挹，与天光水色交映，若青芙蓉森列于白银盘内，真湖中之绝景也。元泰定元年，木腐桥敝，州判张显祖重建，易木以石，南北镇以四石狻猊，壮观特甚。迨至我朝洪武壬午，县令蒋奎复加甃甓，民尤便之。迄今七十余年，桥因狂澜冲激，石剥洞欹。成化辛卯，都知监右少监福公承上命镇浙东，道经吴江，慨然兴怀，即捐白金百两，乃与前郡侯贾公奭议曰：“长桥势将圮，及此时而新之，则事半而功倍。”侯方欲进言，

适致政方伯宋公彰来会，亦曰：“桥梁，王政之一事，良不可缓。”侯深然之，寻命县令王公迪任其事，令精白一心，首倡寮属捐俸以助。方筑堤堰水，鸠工凿石，而少监如浙，贾侯亦以内艰去，费甚繁而未就。岁壬辰，今郡侯丘公霁行县，兴废举坠，德政一新，谓令曰：“桥不可久隳，其亟成之！”令复规画，其乡邦好事者出金助役，从者如归。时则有若奉敕巡抚南畿都宪毕公亨，网维庶政；监察御史郑公铭，振扬风纪，咸与旬宣¹激厉。令由是提调益弗懈，巧者殚技，勇者效力，乃撤其旧，易以青石，危栏穹洞，焕然可观。长一千三百尺有奇，为榆六十有二，仍其旧也。二亭废已久，垂虹亭岿然独存。复于亭之后筑基垒石，创屋数楹，以为宾旅憩息之所，则董役义官申俊、庞谅出赀以成之也。岁癸巳六月，桥始完，令走书征予文记其事于石。

予惟桥之新也，非为游观之美，实有利民之功，自非仁人君子，孰肯存心于是哉！洪惟圣明，幅员之广，星轺日骑，往来憧憧，舆梁徒杠，何地不达，矧斯桥为东吴名胜，尤所当务者乎？宜乎内外诸臣协心同德，不费于公，成此美事，诚可谓有功于斯民者矣！其视以乘舆济于溱洧者，相去何远哉！若曰：桥之修否，非政之所先。因循岁月，以待其敝，则其所费不赀，而民之病涉，将有不胜其患者！嗟夫！是桥也，南通闽越，北接常润，岂惟一邑之人便之，而四方之人无不便焉。岂惟今日之民仰之，而后世之民无不仰焉。欧阳子有曰：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后之为政者，尚体斯言而葺之，未必不与天地相为悠久云。

陈凤梧诗：三百红栏俯碧萝，人间天上两银河。洞庭北望连云杳，震泽东来受水多。叶落枫林惊旅思，灯明野岸见渔蓑。画船晚泊虹亭外，细雨斜风洒素波。

飞桥两岸结青萝，隐隐长虹欲饮河。七泽烟光涵地迥，三高节义感人多。春风雨肆双帘脚，月夜鲈乡一钓蓑。沙鸟风帆何处是，洞庭紫

¹旬宣，周遍宣示。语本《诗·大雅·江汉》：“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毛传》：“旬，遍也。”

翠照晴波。

四顾浑无一点尘，烟光分自太湖滨。疑登蟠蛻云间路，遥接蓬莱境外人。胜跨三吴真绝景，地连两浙是通津。观风独有乘骢客，能念东南赤子贫。

分明瀛海隔红尘，夭矫苍龙卧水滨。二十余年重到地，三千里外欲归人。川流浩浩谁论化，世路茫茫欲问津。民力东南今已竭，抚绥何以慰饥贫。

陈策诗：江上东风采薜萝，玉虹横亘带银河。远山春暮蛾眉浅，极浦沙平鸟篆多。题柱几回惭驷马，扁舟何地着渔蓑。鵠夷一去空遗迹，疏雨寒烟渺绿波。

顾闻《长桥玩月歌》：吴江九月天气清，秋水一片涵虚明。主人扬帆落江浒，与客笑指飞梁横。天公几年伐河泊，怒掷长虹卧千尺。沧波不动石蜿蜒，万顷琉璃镜中碧。是时日下孤烟轻，忽见中流五云坼。明月矫矫升玄衢，纤河蒲御今朝夕。灵光溢彩催上下，银阙珠宫炯相射。主人语客客欲舞，秋色澄江映尊俎。天上应浮李郭舟，花前真¹斗姮娥府。玉盘翠筭²何婵娟，况有白雪挥朱弦。川风萧萧卷双鬓，客亦和以琼瑶篇。石梁如茵展新晏，携手金波划苍练。恍疑洚水骖虬龙，乱拂丹霞溃芳甸。嗟余本是澹荡人，对此良夜罗嘉宾。湖边不减范公兴，月下再漉渊明巾。三五清光岂常有，瞽眼阴晴若翻手。劝君更踏垂杨歌，满意且尽杯中酒。天空露白醉欲眠，窗外参差落珠斗。

大明桥。在学宫右。宋宝庆三年，邑人谢妙贞建。大明宣德五年，知县贾忠重建。

宋刘嘉谟诗：东望扶桑路，迢迢几万程。沧浪将尽处，忽见大明生。

登龙桥。在文庙南。宋淳熙初，学生王南建。大明弘治十二年，

¹ 真，《姑苏采风类记》作“直”。

² 簯，jiǎ，古同“斝”。是中国古代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通常用青铜铸造，三足一耳，圆口，呈喇叭形。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

知县刘泽重建。

醋坊桥。俗呼唐家桥，在太湖庙南，初建无考。大明永乐九年重建，更名太平。弘治十二年，知县孙显再建，今圮。

东门外旱桥

驿桥。在接待寺前，建置无考。

西门外

通济桥。贴水门。大明正统七年，县丞吴珩建。

流虹桥。初建无考。大明弘治九年，邑人倪昂、杜茂重建。

抚安桥。俗呼杨家桥。

养民桥。在抚安桥侧，故俗呼二桥为八字桥。

石里桥。俗呼东塘桥。

永安桥。以上四桥，建置俱未详。

南门外

履泰桥。大明嘉靖三十年，郎中吴涵建。

济南桥。大明嘉靖二十五年，寺丞吴涝建。

北门外

永济桥。俗呼吊桥，在邑厉坛右，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四年，邑人许珣重建。嘉靖五年，知县胡渝修。

小广运桥。在邑厉坛左。大明天顺八年，二十三都义妇萧氏建。

万金桥。俗呼圣堂桥。大明成化元年，邑人沈升建。

广运桥。大明弘治九年，提督水利主事姚某建。

大通桥。大明弘治十三年，提督河道郎中喻某建。嘉靖三十三年，御倭，因毁。

大有桥。在巡抚行台左，初建无考。大明成化二十三年，邑人朱

江等重建。正德中，邑人徐泽再建。

三里桥。在仓场左，元泰定元年建，大明天顺六年重建。

小桥。在迎恩馆左，建置无考。

石塘

三江桥。五谼，元泰定初建，大明永乐中修。嘉靖十六年，知县林应麒重建。

观澜桥。四谼，元泰定初建，大明永乐中修。

惠政桥。四谼，元泰定初建，大明累修。

仙槎桥。六谼，建置无考。

庙泾桥。五谼，元至正中，知州那海建。大明永乐中修。

万顷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中，知州那海重建。大明永乐中修。嘉靖三十六年，官为易木再建。

宋刘嘉谟诗：巨浸漭无极，聊为万顷看。世无黄叔度，君试倚阑干。

定海桥。七谼，元至正中，知州那海建。大明累修。嘉靖三十一年，道人晋真言易石重建，垂成而真言卒，故未竣工。

宋刘嘉谟诗：昔日松江上，潮翻涨海来。而今旧桥水，不到半江回。

三山桥。五谼，初建无考。元至正中，知州那海重建。大明累修。嘉靖二十五年，道人晋真言再建。

甘泉桥。一名第四桥，以泉品居第四也，初建无考，大明累修。嘉靖三十六年，官为易木重建。互见“山水类”。

通津桥。元延祐中建，大明累修。

龚家桥。元至正中，知州那海建。

彻浦桥。元至正中，知州郡海建。大明累修，今为木桥。

官塘

白龙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十九年，塘长顾烨易石重建。嘉靖二十五年，海宁僧文玉再建。

元王逢《阻风诗》：虹梁雪滩光明灭，风著岸胁冰鱗生。空邮天晚乱木叶，太湖日寒多雁声。马周斗酒足自慰，龟蒙扁舟有余清。囊中青钱不满百，聊买小鲜来就烹。

庄泉桥。西通太湖，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建，今废。

分浦桥。一名分水桥，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建，今圮。

大浦桥。在八斤市，故俗呼八斤桥。大明洪武十七年建。嘉靖二十七年，僧文玉易石重建，有七谼。

徐师曾《记》：吴江为县，当江湖之交，自筑长堤以来，左江右湖，湖水东流入江以达于海。其间，泄水之道不下十数，而甘泉为最巨。厥后甘泉日微，则水南出八斤大浦之港，怒而东奔。昔人尝架木作桥其上以泻之，然口隘水涌。西风发，舟经其左辄覆，溺死者不可胜计。嘉靖中，海宁安国寺僧文玉来授句读于兹土，目击其事，谓人曰：“吾力不能疏甘泉之淤，犹能广大浦之口以免覆溺。”乃与其徒守清虔心募施，会有钱宗德者，见而义之，自施舍之外，复贷金若干镪以贍其费，而徐责其偿。石工邹恢，鄞人也，亦愿茹澹素以献力。于是，伐石僦工，撤旧木，辟浦口而改建焉。为谼七，长十有八丈，广一丈一尺，费金八百两有奇，经始于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四月而告成事。已而文玉大惧废坠，乃诣余求记，以诏后之人。

余惟佛氏虽东西分祖，南北异宗，禅律殊教，而其大要，不过以寂灭为道，以清净为本，以慈悲为心，以饶益为务，以方便为业。至于持经诵咒以诳愚俗而利其财，则末世之事，非佛之本意也。文玉为其徒，乃独业句读。建桥梁以济人，而不为末世之所为，岂非能遵其教者哉！

先是，文玉尝建白龙桥，盖得余同年今刑部员外郎吴君子宁为之主，其苦心创建，不一而足，而往往归功于吴、钱二氏，誉之不容口，易称劳谦，文玉近之矣！吾闻钱尝为吴氏义子，稔聆家训，则其轻财好义，盖有所自云。

庙泾桥。元至正中，知州那海建。大明嘉靖二年，邑人吴洪重建。

翁泾桥。在翁泾漾东北，元元贞初建。

盛墩桥。在盛墩北，元至正中建。

袅腰桥。在唐家湖东北，元至正中建。大明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寇，凿堤御之，因毁。

北六里桥。元至正中建，今圮。

洪水桥。大明洪武中建，今圮。

长老桥。在平望镇北，初建无考。大明成化八年，知县王迪重建。嘉靖三十三年毁，今为木桥。

安德桥。在平望镇。宋庆元三年，邑人陶庄建。杨万里诗：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从桥上过，南行抵嘉兴。从桥下入，西行抵湖州。

土塘

下湖桥。在平望镇南，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六年，巡抚侍郎周忱重建。嘉靖三十四年毁，今塞。

南六里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邑人杜一重建，今圮。

三里桥。在黎泾铺北，故俗呼黎泾桥。郡、莫二志皆从俗，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僧如海重建。

无名桥。在黄家溪东，与合路相峙，大明洪武中建。按《莫志》载有鰣，《郡志》误作鰣鱼桥，云在土塘界黎泾、上汇二桥之间。洪武中，邑人张亨甫重建，疑即此桥，后人失其名耳。

上汇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邑人张亨甫重建，今圮。

积善桥。在积庆寺南，建置无考。《郡》、《莫》二志载有市泾桥，云大明洪武中，邑人史原重建。史鉴《运河志》云：自闻店桥徂北十里而至市泾，今约其里数正合，疑即此桥也。嘉靖三十四年毁，今为木桥。

双里桥。在双里铺南，故名。元至正中建。“里”，《郡》、《莫》二志误作“利”。又云有南北二桥，今止有此，不知何谓？

七里湾桥。《郡》、《莫》二志俱无“湾”字，初建无考。大明永乐十九年重建。

杨桥。初建无考，大明永乐九年重建。

《郡》、《莫》二志载有水濠桥、元泰定中建。长湖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邑人唐本重建。七星桥，元至正十年建。并云在土塘上，今皆莫考其处。

荻塘

泄水桥。在殊胜寺西。元至正中，邑人孙五建。《莫志》误云在土塘。

漏风桥。建置未详。

延寿桥。俗呼西六里桥，建置无考，后圮。里人贸庶安桥石以修之，故今额镌庶安，实因旧刻而未及改耳。

诸家桥。在诸家铺东。

无名桥。在诸家铺左。

东济桥。一名东吴桥，在梅堰市东。

旱河桥。以上四桥，建置俱无考。

西济桥。一名西吴桥，在梅堰市西，初建无考。大明洪武八年，邑人沈真重建。

百步桥。元至正中，邑人赵伯大建。大明正德元年，邑人周云修。

三里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邑人李亨重建。嘉靖三十七年，道人朱宗正修。

顺济桥。在道成铺右，故俗呼道成桥，又呼铺浜桥。《莫志》云在土塘，误也。初建无考。元至正中，邑人何荀重建。大明洪武中，邑人刘演再建。

白公桥。建置无考。大明正统中，僧玄德修。

斜路桥。大明洪武中，邑人陈子安建。成化元年，僧施亨重建。

固皮桥。大明洪武中，邑人曹桂建。

新路桥。大明洪武中，僧道坚建。

吴湾桥。大明宣德中，僧圆建。

众安桥。在众安铺东。大明成化中，邑人周麒建。

仁安桥。在双杨市西，建置未详。案史鉴《运河志》云：双杨河阳有永安桥，在众安之西，疑即此桥。今考镌额曰仁安，与史不合，或史有误耳！

青石桥。桥名建置俱无考，今名青石，盖俗称也。

政安桥。俗呼张湾桥，郡、莫二志皆从俗。大明洪武中，邑人沈子进建。

慈云桥。在慈云寺左，寺僧建。

火烧桥、东观音桥。

古泉桥。一名曲桥，俗呼斜桥。

通泰桥。俗呼观音桥。

新兴桥。俗呼庄桥。以上五桥，建置俱未详。

太平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五年，邑人谢寿重建。《郡》、《莫》二志并误云在土塘。

香花桥。在普济寺右，故名。建置未详。自慈云桥至此，俱在震泽镇。

杨定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邑人黄十秀重建。

安庆桥。俗呼马赋桥，《郡》、《莫》二志皆从俗。初建无考。元至正中，邑人谢子实重建。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再建。以上二桥，俱在马赋村。

蠡思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中，邑人金茂重建。大明嘉靖二十七年，僧定辉再建。

曹溪桥。在曹村铺西，故又名曹村桥，俗呼东马路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三年，邑人邵子吉重建。

驷马桥。又名马路桥，俗呼西马路桥，在曹村。大明洪武十二年，邑人盛泰来建。嘉靖二十八年，道人袁宗秀重建。

《郡》、《莫》二志载有周泾桥，大明洪武中，邑人陈子安建。云在荻塘，今莫考其处。二志又载大明、登瀛二桥，亦并云在荻塘。今考其实，乃在乌程县南浔镇，非我境内，故不复录。

北塘

小桥。建置未详。

七里桥。俗呼万家桥。宋庆历七年，县尉王庭坚建。

夹浦桥。与长洲县分辖。宋绍兴初建石桥，在鲇鱼口下流，水势迅疾，疑有深渊，下伏蛟龙。大明宣德中，风雨倾圮，遂不能复。巡抚周忱造船十六艘，锁以铁绳，架为浮桥。弘治中，都水郎中傅潮又为增置。嘉靖中重建石桥，有一人来言，此当徙塘于河西，作桥踞其上，乃能持久。不从，桥成，寻圮。又并浮桥而废之，识者恨焉。今金渡夫以济。

各都

永济桥。在陆巷。大明景泰三年，里人张宗理建。

前莫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里人莫廷芝重建。

石家桥。初建无考。《郡志》云：大明洪武中，里人奚氏重建。《莫志》云：里人莫廷芝重建。以上俱在莫舍村。

同寿桥。在越来溪，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中，里人莫廷芝重建。

寿宁桥。初建无考。元至顺元年，邑人史伯良重建。《郡志》云：在二都南。

黄水汇桥。元泰定元年建。《郡志》云：在二都南。以上俱属一都。

天津桥。元至治三年建。

积善桥。大明嘉靖中，尼姑善慧建。以上俱在柳胥村，属二都北。

福安桥。初建无考。大明正统三年，里人翁茂吉重建。

安定桥。大明正统三年，里人翁茂礼建。以上二桥俱在黄墓村。

雍熙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二年，邑人周五秀重建。

直渎桥。大明洪武二年，邑人陈士良建。

永安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中，邑人张子盛重建。以上俱属二都南。

圭溪桥。大明永乐十七年，邑人吴思诚建。

集福桥。在孙家滩后。大明弘治元年建。嘉靖三十四年，里人孙麒募建。以上俱属三都西。

北汇桥。初建无考。大明嘉靖十三年，道人王贵重建。

车家桥。初建无考。大明嘉靖二十八年，道人王贵重建。

富春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中，知县韩盘、因渎巡检王森、简村巡检曹兴，各捐俸重建。

仰山桥。大明弘治中建。以上二桥俱在孙保村。

半路桥。在虞保村，初建无考。大明正德二年，里人宋铎募建。

凌公桥。在西半泽村，初建无考。大明正德中重建。

东庙桥。在成村，宋绍定中建。以上俱属七都。

底定桥。初建无考。宋淳祐二年重建。元至大中，广济寺僧再建。

大明景泰元年，又建。

庆源桥。《郡》、《莫》二志误作会源桥，初建无考。宋嘉定中，里人黄伯宁重建。今圮。

思范桥。初建无考。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建。大明嘉靖二十一年，道士姬壬衡修。以上三桥俱跨塘。

富润桥。《莫志》“润”作“顺”。大明洪武中，里人周氏建。

安庆桥。初考无考。大明洪武九年，里人张信重建。以上五桥俱在震泽镇，属十都。

通泗桥。在后琏村，初建无考。大明弘治四年重建。

白溪桥。大明嘉靖二十七年，里人陆完、倪潮建。以上二桥俱在十三都。

清阴桥。大明嘉靖二年建。

过庄桥。大明弘治六年，里人贝悌、丘山建。

永福桥。在桃溪。大明洪武三十四年建。

道院桥。在桃墩村。大明正德三年，里人丘山建。以上俱在十四都。

行孝桥。大明正德五年，里人沈良德建。

兴隆桥。在竹里。

潘家桥。在蒜墟。

吴桥、新桥。以上四桥建置俱未详。以上五桥俱属十五都。

一通桥。在新陈村。大明正德二年，道人王惠建。嘉靖二年，里人沈东明修。

集贤桥。在本村。大明嘉靖二年，里人吴清、沈明建。以上二桥俱属十六都。

丰桥。初建无考。大明弘治元年，里人沈泽重建。

澄源桥。初建无考。大明天顺元年，邑人沈志和重建。

沈公桥、火烧桥、王家桥、贺家桥、永通桥、后兴桥、迎春桥。以上九桥在严墓市，后七桥建置俱未详。

流庆桥。在小坊村，初建无考。大明正德八年，邑人李祥重建。

北庙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八年，邑人钮茂重建。

善福桥。大明成化二年，僧震建。

织纱桥。大明弘治八年，圆觉庵僧建。

师姑桥、西清桥。以上二桥建置俱未详。以上十五桥俱在十七都。

丰登桥。大明永乐十二年建。

安富桥。元至大四年建。

种德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二十八年重建。

招贤桥。元至大四年建。

大通桥。大明洪武四年建。《郡志》云：以上五桥同在澄源下乡，今皆未详其处。

中济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二年，僧普实重建。

柳塘桥。建置未详。以上二桥跨塘。

道成桥。建置无考。大明洪武中，休宁人黄朝修。

达观桥。大明嘉靖三十四年，里人朱山募建。

吴涵《记》略曰：尝谓天下之事不为则已，为则必睹其成。君子论人，当观作者之志何如耳！予里人朱山素贫贱，仅有田数亩，农力自给，恒苦弗赡。然其雅志济人，而力不逮焉，则人皆知之也。嘉靖壬子冬，鸠乡耆石希颜辈造予庭，告曰：“梅塘之南官河横亘，深不可厉，徒杠舆梁，日见倾圮。时维朔风积雪，夜半呼渡，哀声万状。老农热中移舟而济，或一二耳，而不可继也。山将有事焉。”予深讶之。退而经营，众咸乐助，不继则割己田以补之，缔造之勤不可殚述。乙卯春二月，复造予庭，告厥成功。予嘉其志，因作记以纪其成，且为赎田并给之粟。

呜呼！朱子下位而竟成其志如此，拟诸贵富显荣尊居，宴安而不知浅深厉揭之宜，视民肥瘠，漠然无欣戚于心者，其相去何如也。其亦重有所感也夫！

以上四桥俱在梅堰，属十九都。

溪桥。在穆和溪。大明成化十年，道人沈某建。

前姚桥。在本村。大明永乐三年，道人徐某建。

下姚桥。在本村。大明永乐五年，道人徐某建。

程林桥。在本村。

李墩桥。在本村。以上二桥建置俱未详。以上五桥俱属二十一都。

环秀桥。元至元三年建。

嘉会桥。大明洪武十四年建。

登春桥。元大德中建。

福海桥。大明洪武二十七年建。

永昌桥。元至正九年建。

连云桥。元延祐四年建。《郡志》云：以上六桥同在澄源上乡，今皆未详其处。

望恩桥。大明嘉靖五年，道士王光曙建。

清风桥。建置无考。

明月桥。初建无考。元大德三年¹，邑人施十重建。大明正德十二年，游方僧再建。

里仁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十三年，罗汉寺僧月千江重建。

普宁桥。初建无考。大明嘉靖十六年，游方僧重建。

大陵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十三年，道士吴云山重建。

际恩桥。大明成化十八年，游方僧建。

登瀛桥。初建无考。大明永乐二十年重建。

通济桥。大明嘉靖二十九年，游方僧建。

进登桥。初建无考。大明嘉靖七年，游方僧修。

梯云桥。建置无考。

迎祥桥。大明正统六年建。

大平桥。初建无考。大明嘉靖十三年，道士杨浩然重建。

览桥。大明弘治二年，邑人严以诚建。以上十四桥俱在黎里镇，属二十三都东。

长春桥。在黄家溪，属二十三都西，大明宣德中建。

安民桥。大明嘉靖二十四年，僧圆真建。

通安桥。宋政和元年建。以上二桥跨塘。

兴隆桥。大明嘉靖二年，提督水利郎中林某建。

赛安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八年，邑人王玑修。

积善桥。宋淳熙十年建。大明正统中，僧清重建。建嘉靖三十四年，御倭因毁。

石灰桥、兴平桥。以上二桥建置俱未详。

圆明桥。宋淳熙十年建。

寺桥。在殊胜寺前，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十三年，僧昙芳重建。

百星桥。建置未详。

¹ 《黎里志》云：“明月桥，一名民悦，俗呼杨家桥。跨作字、小周两圩，初建无考。元大德三年，里人施十重建。明正德十三年，游方僧再建。国朝乾隆五年，里人用石重建。嘉庆三年，里人冯远等募建。”

望仙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八年，驿丞崔胜重建。

大通桥。后溪通荻塘，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六年，巡抚周忱重建。
以上十一桥俱在平望镇，属二十四都。

东新桥。旧名东溪，元至顺元年建。大明永乐中，里人李传等重建。
成化三年，里人丁原吉、顾聚移建，易今名。

中新桥。大明正统十三年，里人何廷璧建。

庆荣桥。元至正十三年，里人宁成建。

思本桥。宋叶某建。

水竹墅桥。宋叶某建。

长春桥。大明成化初，里人莫敬、周信建。

永兴桥。初建无考。大明永乐二年，里人重建。

普安桥。初建无考。大明洪武二年重建。弘治中，里人顾宽、沈达再建。

会川桥。大明正德初，里人顾宽等建。

流虹桥。里人募建。

永昌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中重建。弘治初，里人沈达再建。

饮马桥。大明洪武中，里人陆仲和建。

广济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中，里人陈铭重建。

广利桥。旧名福建桥，初建无考。大明成化中，里人陈镛、谢忱
改建。

广仁桥。大明景泰中，里人陈让建。

乙卯桥。大明永乐中，里人章中、冷贤建。

大通桥。大明正德初，里人顾宽等建。

斜桥。初建无考。大明永乐中重建。

得春桥。初建无考。大明天顺中，里人何蕃、周信重建。成化中
再建。

汤家桥。大明正统十三年，道士戴志渊建。

升平桥。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十三年重建。以上二十一桥，俱

在同里镇，属二十六都。

永安桥。初建无考。大明永乐十年重建。

永昌桥。大明洪武十六年建。

和丰桥。初建无考。大明永乐五年重建。以上三桥俱在芦墟村。

大有桥。在莘塔村，建置未详。以上四桥，俱属二十九都。

思本桥、来秀桥、长春桥。以上三桥，建置俱未详。《郡志》云：同在久咏乡，今亦未详其处。

徐师曾曰：吴江泽国，故桥梁最多。今不能悉载，载其尤著者，以备考云。

栅 坝

水栅一百三十三，坝四分，属各巡检司。

长桥司辖

大浦港，六里港，直路港，袅腰港，翁泾港，长浜港，吕家港，白港，汤大坝，黎里镇，田长港，延寿桥，无名桥，王家港，划船港，万顷港，甘泉港，三江桥，严家港，惠港，仙槎港，庙泾港。

简村司辖

直港，黄沙港，坍缺口，直渎港，溪港，乌桥港，瓜泾港，鮀鱼口，庙港，庞港，梅堰镇，卖沙港，中北塔港。

平望司辖

白龙港，榆树港，泾门港，石幢港，破罗港，乌坝，山家港，麻溪港，陈家湾，东杨桥，盛泽港，陆家港，金堂港，舍港，急水桥，翁思港，翁思路，陈家港，荷薄港，乌桥港，青赤港，双里桥，七里桥，麻溪，白港，百家港，渭家港，韭溪港。

震泽司辖

蠡思桥，安桥，陶家港，东杨定，西杨定，东马路，西马路，

张湾桥,蒯家港,斜路桥,众安桥,沈安桥,新路桥。

因渎司辖

唐溇,徐行港,姚家港,大庙港,丁家港,西丘庙港,吴溇,双石桥,黄家港,谈泽港,太平桥,吴溇泾,卢家港。

烂溪司辖

顾庄桥,冯家港,淮南港,八八港,永通桥,蒋家港,后兴桥,集贤桥,平石渠,九里桥,北宫桥,老龙桥,迎春桥,周年坝,寺西桥,永昌桥。

汾湖司辖

牛肠泾,龙溪桥,芦里泽,江泽港,蛇躲港,新庄港,北洋港,汝家港,梅家港,小月港,西蒲塘,木庵坝,东朱港,南阳港,菱荡港,西天荒,南盘港,周泾。

同里司辖

塔庵港,通济港,池家港,平家港,北云港,南栅,东栅,东新桥,汤家桥,庵村,沈舍港,西港,东栅港,沐庄港。

沈启曰:甃石筑土为坝,列木通水为栅,盖防盐盗,故皆属之巡司,非为水利也。建置之初,或出乡村之自卫,或出院司之求备,仓卒应命,未必皆险要之地。及县每年差属官点查,更倍其数,多寡应否,不知何以复命。且逐年海寇内犯,编氓守望,邻邦设险,仓皇不暇为水谋也。创建于四封之内者,尤多乱已,自当厘正。若彼豪右,欲擅江湖之利逋逃,欲拒勾摄之人者,国有法焉。姑存各司所辖,以俟能考潘应武之说者。

吴江县志卷之五

建置志二¹

公署

正署一

县治在松江滨，宋因五代吴越钱氏之旧。乾道元年，知县赵伯虚建敕书楼三楹于门上，以奉诏敕。

权军州事李处全《记》：松陵，今赵公伯虚为邑二年，其农桑劝，其狱讼简，其簿书钱谷治，办学有新田，三高有祠，百废具兴，不为苟岁月计。先是，建炎中，国步方艰，而邑当寇冲，祝融回禄相其虐。自后逾四十年，閈宇廊陋，夷于民编。乾道强圉大渊献，公始撤之为新门，培基取材，百用先具。梓人执斧斤以听画，至瓦甓坯钉，亦出于公之指授焉。其始于春，而落成于冬。迟速之程，不愆于素。飞楼千霄，与江山长雄。环视具区笠泽之广，云烟卷舒，涛澜吐吞，舞鸿鹄而啸鱼龙，为三吴壮观。公乃以季冬之月，盛服率佐属，奉诏敕其上，用以镇抚其社稷，亿宁其神人。遗民故老告语子弟，咸谓役不逾时，而功倍于昔，微令尹不复见此矣。是时，距公终更甫旬月，公不以欲去怠其事，朝夕于

¹ 原底本此处为“建置志五”，台湾学生书局本亦误，今据卷首《目录》改之。

斯，运用辑成，真古之用心也。使今之人用心皆如公，君家之事尚有不举者乎？故予乐为之记。《莫志》云记石今存。

嘉定元年，知县罗勋建仰高亭于公堂之右，奉三高画像，秘阁校理留元刚记。靖康中，知县石义问以旧画勒石。淳熙中，知县陈翥重勒，自为跋。成化初，尚存。三年，知县韩槃以石作炉煅银，遂毁。绍定五年，知县李椿撤敕书楼而新之，重建公堂，扁曰遗爱。又移琴堂于公堂后，为知县廨，旧在东北隅。袁肃书扁，椿自为记。又撤旧公堂材，建清简堂于东偏。又建诚斋于清简堂之西，建图思斋于琴堂之东，易祓书扁。咸淳十六年，知县周甲重勒戒石铭于甬路之獬豸亭，今存。甲自为跋。旧有观政亭、环翠亭，并在后圃。中丞以下皆别有廨在外。丞厅在县治西南。在今南门之西偏。绍兴元年，丞宋应重建列屋二十楹。嘉定中，丞赵晞贤修湖山堂。一名与永亭，在厅西。亭下杂植松竹，前列山水，号为江湖奇观。绍定二年，丞许景迂修公厅，建景袁堂于厅西。名景袁者，嘉泰中，越国公袁韶尝丞于此，故作堂以景之。

簿厅在县治西，在今北寺巷口。凡为屋三十五楹。乾道三年，主簿高文虎修。

范成大《记》：州县之任，古谓之宦游，岂直以斗升易农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从事其间，足以窥览观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有乐乎此矣！

松江、太湖，水国之胜，当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处，欲至而无繇，今行临东南，士大夫假道以走名场，与夫商贾百族棹船而逐利者，帆帆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会，囂呼争先，乱次以济，终夜汹汹有声，其势岂能少留而一寓目？是虽日过乎前，而与未始至者奚辩？

余家吴门，莽苍在望，又无声利奔驰之役，宜能数游而躬耕作，苦正尔少暇日。私念诚得筑室苇间，卜邻三高，以朝夕于斯，吾乐可胜计耶？

乾道丙戌八月既望，从容泛舟垂虹，主县簿高君炳如适新作治所落其成，余与观焉。盖自始役至是才七十日，而门闈高敞，牕户靓深，髹績覽鏡，皆中程度。既聚庐之，百须无一可恨，而为之读书之斋、休坐之堂，修竹绕围，光景洒然。所谓垂虹者，乃在其旁数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适。此固古之君子宦游之乐，而余素愿朝夕于斯而不可得者。炳如之职，会计当而已！无催科敲朴之烦、奔命将迎之劳，而有可乐者如此！于是求文以为识。

余闻汉高士不为主簿，孙子严徒舍而有喜色，士禾遭随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如有文学行谊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视祭灶请比邻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为叙其所可乐以告后之贤者，使共之。

又建曾程堂于厅西，以旌前政曾懋、程俱之贤。

李处全《记》：余同年友高君炳如，主吴江县之簿二年，既请于府县，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三楹，为退食之所，规制隐密，不庳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礼部尚书赣州曾公懋、中书舍人信安程公俱尝为此官，示尊贤也。属余记之。

余幼侍先君，获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议论轩轾一时，在京师已崭崭有人望。曾公既登华近，而程公亦赐第擢馆阁，迄为中兴第一流，先后典内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虽远，而流风遗迹，犹或可考。尚友昔人炳如得之矣！

炳如行终更去，一纸书入，光范门诸公当争挽致之，由西掖入北扉，丹青帝谋，鼓舞群听，则于二公何羨？虽然孔子之贤，贤孟子之论世，其尊德乐道之风，可少废耶？后之君子，将有取于斯文。

又修回车馆。与厅相峙。淳熙六年，懋孙枢复来为簿，重葺曾程堂。黄许诗：冥漠瑶墀两侍臣，鸾栖曾此继芳尘。典刑知有家风在，轮奂今同祖德新。避席早逢倾盖友，遗基仍付肯堂人。他年故国推乔木，看取阶前玉树春。嘉定五年，主簿谢杰重立厅扁，真德秀书。宝庆三年，主簿龚应之重建外门。绍定四年，主簿赵勋夫

重建厅宇。

尉厅，在县治东。在今看波桥北。嘉泰中，尉彭法修。嘉定中，尉黄翥重建。绍定五年，知县王从龙增建屋三楹于东偏，旧有梅亭在后圃中。元人仍之。元贞元年，知县王柔重建。甫成，而明年县升为州，州治仍旧，中为公堂，堂内有州官题名碑，延祐五年立，教授顾儒宝记。至正七年，知州那海重立，判官张天英记。堂西为幕司，又西为架阁库，库前为狱库。至元三十一年重建。堂下翼以两廊，东为吏、户、礼承发牌房，西为兵、刑、工书状房，前有宣诏亭、颁春亭，后为知州廨。廨内有无讼堂、百花亭。王柔《百花亭诗》：百花亭上百花开，不数河阳满县栽。四海寝兵民乐业，何妨花下日持杯。同知以下无廨，并僦民舍居之。我大明隆兴，亦仍其治。洪武二年，改州为县，知县孔克中即旧址拓焉，凡徙民居七十四家。末年，知县蒋奎增建穿堂、中和堂。正统元年，县丞柳楹重建谯楼，修撰桂宗儒记。四年，知县贾忠修穿堂。成化七年，知县王迪重建榜廊。十四年，知县冯衡重建本廨。正德八年，知县萧韶修公堂，重建中和堂。嘉靖十三年，知县张明道增置羁管亭。二十年，知县喻时改建仪门，立知县题名碑。

喻时《题名记》：嘉靖己亥夏，余以命来吴江也。说者曰：“天下之赋首吴会，吴会之赋首吴江。事丛如猬，而民习如蜮。厥维要以冲哉！故往往令者败而称峻艰焉，奈何？”余曰：“兰根、白芷以清而失馨，豚鱼、雉鸟之微，犹可为德化，病不能为令尔，令无不感矣！故天道不竟晦而人心匪，终没修身则官弗乱，循理则治乃成，此太史公之所以为名言也。矧吴俗清嘉，士崇训典，季札、言偃、角里先生之伦靡不遗有古义，而蚩者以神用，纷者以静求，命不可忤也，志不可挠也，难不可强而避也，物不可逆而揆也。圣明如今天子之国，乃独负其有造已哉！是故，爰视以事，则科须之渊固，将以近自点也。于是，以“一廉百顺”扁勒之省览焉，情沮讹于竣立而不无纰缪也。于是，以“端己平物”扁勒之省

览焉，平易极而节度损，民犹之割剥也。于是，以“节财爱民最要”扁勒之省览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于是，溯余而上，得十有八人，以尝假吴令者之氏址名籍，勒之贞珉于便厅而省览焉。

初则邈邈然，继则惶惶然，要之神会如何尔。概委曰：“败无是也，是故有石，则惟某创某轨，惟某刊某弊，惟某某转秩，惟某某丐休，惟某可炯戒，惟某可艺法，昼而览焉，宵而思焉，览而讨覈焉，思而合并焉。高山景行向往之，则不无临淄水以自知丑恶者矣！虽然巴渝不能与云韶比节格之异也，骜蹇不能与骐骥齐衡才之悬也。力有细巨，行有淹速。拙者、泥文巧者、入大愚者，滞着知者妙悟。余于往哲人之烈勋标表，窃有志焉，而缚于材格之莫能埒也已，竟将何裨于民与事哉！于是乎记之石，以待来者。

迄今规制整备，中为公堂，扁曰“牧爱”。凡五楹三轩，冯衡扁。堂东为銮驾库，凡一楹。库前为东厅，凡三楹。堂西为架阁库，凡二楹，以贮卷册。库前为西库，凡六楹，以贮贡赋赃罚。堂前有獬豸亭，树戒石。旁列两廊，东为吏、户、礼、粮、承发铺长房，西为兵、刑、工、水利房，堂后为穿堂，扁曰“右客”，凡三楹。东有造册房，凡六楹，考满造册之所。西有公厨。凡三楹，井灶皆具，今呼茶房。又后为中和堂，今易扁曰“观我”。凡五楹。东有书房，凡一楹，正官退食之所，今为外库。西有读书馆。凡三楹，众官子弟读书之所，今为书房。堂后有河，名中河。河上有五桥，桥之北齐列各廨，而知县廨居中，东为治农丞廨，又东为管粮丞廨，西为清军丞廨，又西为巡捕簿廨，皆南向。其管粮簿廨，在东夹道之左门，西向。公堂之西为幕厅，凡三楹三轩。厅后即为典史廨。旧在幕厅西北。¹ 六房之后为周庐，以居胥吏。凡二十二连，连各五楹。公堂之南为仪门。凡五楹。仪门外东为土

¹ 此后原稿缺，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其后“六房之后”至“仪门外东”文字。

地神祠，西向。旧在幕厅后，名夏侯祠，侯事无考，互见“祠庙类”。祠后为禁狱，俗呼东监。西为羁管亭。罪轻者禁于此。又南为外门，门上为谯楼。凡三楹。《莫志》云楼中有壶漏，今亡。外门之外，前设屏墙，东有旌善亭，凡三楹。西有申明亭，亦三楹，里老听讼之所。中为明民亭，亦三楹，前临运河，故俗呼河亭，今废。辅以榜廊，东西各二十楹。拱以双表。见“表坊类”。此县治之大略也。

属署十四

长桥巡检司，宋在八斤，元因之。大明洪武二年，巡检拜住移置醋坊桥北之左。嘉靖十九年，知县喻时更移置于庞山村之南，今圮。辖三都、二十三都、二十五都。

简村巡检司，在本村，宋时建，元因之。大明洪武二年，巡检牛山移置充浦村，辖一都、二都、四都、十九都。

因渎巡检司，在本村，宋时建，元因之。大明洪武四年，巡检谢敬移置吴溇村，辖五都至八都。

震泽巡检司，在本镇，宋元并建，大明因之。洪武四年，巡检李进重建，辖九都、十一都至十三都。

平望巡检司，在本镇，宋元并建，大明因之。洪武二年，巡检王信重建，辖十八都、二十都至二十二都、二十四都。

烂溪巡检司，在溪滨，宋时建，元因之。大明洪武三年，巡检孔克良移置严墓村，自为记。克良，先圣五十五代孙也。辖十四都至十七都。

同里巡检司，在本镇，宋元并建，大明因之。洪武二年，巡检张保儿修，辖二十六都、二十七都。

汾湖巡检司，在芦墟村，宋元并建，大明因之。洪武二年，巡检拜住修，辖二十八都、二十九都。

平望驿，在本镇，唐时建，属吴兴郡，兼理水马。开元二十八年，苏州耆民请于刺史，吴从众割太湖洞庭三乡与吴兴易

焉。又官河从驿以北吴县界。元和中，湖州刺史范传正奉敕厘开，又拨入苏州吴县。

张祜诗：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路遥经几日，身去是孤云。雨气朝忙蚁，雷声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处重离群。

又：故人为作郡，百里到吴兴。藻思江湖满，公平道路称。包山方峻直，霅水况澄清。伫听司空第，遥知下诏征。

宋人因之，属吴江县。元人分置水、马二站。大明洪武元年，革去二站，即其址设水驿焉。驿丞孟德重建。正统三年，驿丞田景义再建。天顺五年，驿丞蓝溶修。

税课局，元名吴江务，在县治东。大明改为税课局，移置城隍庙东，主税券书兼办课钞。洪武二年，大使李从道更移置于仙里桥西南。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并课钞于秋粮内，故今不税钞，而税券则仍旧云。

阴阳学，元名教授司，在州市。延祐元年建，后废。大明洪武十八年设学，有官无署。正统二年，训科吴鄆请于朝，主簿雷铭始即城隍庙右建焉。按《莫志·县市图》，在城隍庙右、公馆之西。十四年，知县王懋本重建。弘治十八年，知县刘泽移置巡抚行台西。今圮。

医学，元时在州市，后废。大明洪武十八年重设，有官无署，寓惠民药局。正统二年，训科吴宗文请于巡按御史，奉劄即三皇庙废址创建，其后移置城隍庙右。《郡志》云在县治西北、旧府官外侧。弘治十八年，知县刘泽又移置巡抚行台西。今圮。

僧会司，在圣寿寺。大明洪武十五年设。

道会司，在衍庆昭灵观。大明洪武十五年设。

行署三

巡抚行台，俗呼书院。在北门外大有桥西。先是，宣德中，巡抚侍郎周忱行部至吴江，驻节于华严寺之东禅房。景泰二

年，巡抚侍郎李秉始辟门临河，因割寺之东隅为署。知县王懋本建扁曰“旬宣”。成化十九年，巡抚都御史王恕扁堂曰“愿治”，自为记。弘治十四年，巡抚都御史彭礼移置今处，知县刘泽建移恕扁以榜其堂云。

左副都御史杨一清《记》：我国家稽制近古郡县，天下分列藩省，各监以臬司，而畿内则天子所自治也。岁遣御史分按之者罔间，中外有事，时遣重臣以巡视之。久之，则专归于都御史，而加以巡抚之名。各省自边镇戎务外，或设或否，无定制，而畿内都御史，卒莫之能撤也。若南畿则其权尤专，其寄尤重，其总理尤繁且密，盖既无藩臬分理而去，廷陛又为稍远，财赋之源、狱讼之薮、根本之地、申画慎固之策、茧丝保障之别，不于都御史是听，而谁归哉？比者官不专设，廨无定所，若夏忠靖公、周文襄公，皆就村寺以询民隐，虽其忘势勤国，亦时势然也。兹则宪典愈密，民伪日滋，案牍之慎、胥吏之防，垣墉扃鐍，界限自不可弛。若非广庭远陛，重堂邃室，其何以别尊卑而一众志哉！左副都御史安成彭公彦恭奉命来抚南畿，黜汰奸污，登崇俊良，锄强植善，革弊兴利，如是者三年，熟知郡邑积有余财，故凡所莅之廨，或弗称者，下令新之。于是，吴江令刘君泽以其治旧有巡抚行台，规模卑隘，道途污窄，弗称公意，更相城北大有桥之右，得隙地十七亩三分有奇，长河前环，村落后倚，西北诸山遥相映带，宽平高阜，真足以居上而临下也，乃会计均徭余银若干，诹诸地户，谕以偿直，欢然乐从，乃请于公。报可，檄县丞孔彦、组训科沈经董其事，自街及门，以进于陛，以登于堂，规制轮奂旷如也。自堂以后，燕寝庖湢以暨舆台所舍，贯穿环络，窈如也。经始于弘治辛酉四月，落成于明年二月，其为工凡若干役，其为屋凡若干楹，其木之费为银凡一千六十四两，其地之直为银凡五十四两，其陶甓铁石、垩丹工食之费，措于令者不与焉。公莅而喜之曰：“不可使废于后之人，以没令之劳。”属令走书征余记。

余惟财者天地所以养民，王者所以聚人也。官以巡抚名，而以总理粮储畀之，欲其于赋税之间，轻重权宜，各得其平，而后抚安之，责可

尽，此国家命官之本意也。今之为巡抚者，或不然，驻节所在，稽赋课财惟恐不及。吏之足于赋者有赏，缓者有罚，曰：“吾奉敕之责如是而已！”语之以贫民当恤曰：“吾何以足吾数？”语之以岁凶当蠲赋曰：“吾其如户部何？”语之以散赈曰：“频凶将何所取偿？且惧难为继也。”视贪暴夺民财，或一无所问，扣之曰：“吾姑取其能催科，且有执法御史在，吾何屑焉？”盖其心急于赋，不急于民，民无所于望，乃率而诉诸御史。御史曰：“官各有守，吾乌敢侵诉诸郡邑？”郡邑曰：“出纳之吝，有司之事也。吾仰受巡抚之成画而已，吾乌敢专？”若然，非惟不能养民，复使民日就于困而莫之救，于抚之之义安在？夫粮储而曰总理，则固以一路料理之权寄之矣，且其所奉之敕，必有便宜行事之文，苟徒奉户部之常规，足征敛之定额、听狱讼之成案，则郡邑之吏自足以办之矣，何假于巡抚之重命哉！

公与余为同年，尝语及此而慨叹之，盖深知其非矣。余惧后之登行台者，知粮储之为重而不知巡抚之所设，知国用之所出而不知邦本之攸系，将复有蹈此辙者。民亦何利于巡抚而极力成台以奉之哉！苟能反是，则台虽欲毁，孰得而毁之？是为记。

察院，在济农仓中，旧在仙里桥西北。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建。景泰二年，主簿雷铭增建外门，表以二坊，左曰“澄清”，右曰“肃政”。扁后堂曰“冰清玉洁”。弘治五年，知县金洪以其褊隘，移置今处。正德十三年，知县温濡重建。

分司，在江南华严寺东，即旧巡抚行台也。弘治中，改水利分司。嘉靖四年，知县王纪重建。今为兵备分司，庭有银杏，干大二十围。

杂署四十九

总收仓，旧名外仓场。在北门外三里桥西址，百亩有奇。正统十三年，巡抚侍郎周忱移东方等四仓并建，厅堂、门垣皆备，织篾囤贮米。成化十六年，知县冯衡始建廒屋四十六连，

总三百六十八楹。又建土地祠于公堂之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入寇，毁廒七连。

济农仓，在北门内。宣德五年，巡抚侍郎周忱建廒屋五连，总七十二楹。正统十三年，又建官厅八楹，门井筹房皆备。景泰中，大饥，尽发所积以赈民。其后，莫有轮者，仓随以废。弘治五年，知县金洪即其中一区建察院。十一年，知县郭鄂即察院之东西重建焉，廒屋总八十楹，官厅门垣皆备。

礼部主事杨循吉《记》：进士广平郭侯鄂，以弘治八年奉命来宰吴江，一政令之建，苟利于民，必亟为之。于是事无遗美，而济农仓之复，厥功尤伟焉。仓在邑城北隅，宣德中，故巡抚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设，以贮余米而赈于农者也。其法：稔则积，荒则散，若古常平然。与水次诸仓远隔三里，别而弗混，所以分正美、示专独而清出纳，先正为人之意，甚远而不可忽也，审矣！景泰中，民大饥，乃始尽蠲所积以哺民。厥后，荐饥莫有输者，仓由是虚且废，有司因撤而畦之，且建宪台焉。仓之不复，盖四十年于兹矣。

侯至，首阅廪庾，考盈缩，而丰年适登，陈陈相袭，羨余之粟，或塞正廒而不得发，乃稽文襄之制，览故仓之基，慨然以兴修为己任，询谋既同，则以白诸二府，而巡抚朱公、巡按王公并许之。侯乃鸠材召工，命属吏傅华、沈经辈董其事，凡为廒八十楹，台之左右各居其半，厅事前之，门又前之，计其所贮，可容八万石。经始于十年孟冬，明年春二月，工已什八，而侯以守制去，不克视成。濒行，属教谕高君志来征予记。

昔文襄公之为仓也，盖遍于六县，而吏部尚书王公实记之。予读其文，而知建立之不易，后世良法蔑以加也。然昔之畦者，必曰一水次足矣，奚济农为？遂使君子泽人之道，不旋踵而沮，是岂知益国惠下之道者哉！今侯复之，可谓得为政大体矣！敢详书以记于兹石。

今西仓废为私第。

养济院，俗呼孤老院。宋在西北栅。淳熙中建，后复增广。

大明洪武十三年，知县饶毅建于衍庆昭灵观西。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弘治元年，知县孙显重建。正德十一年，县丞靖希贤移置北门外广运桥东南。

漏泽园，俗呼义冢。在北门外三里桥西南。大明弘治十一年，知府曹凤建，易民辅德田五十三亩，今存四十四亩。

又三都东¹、庙兴字圩田二亩。四都、旧易张敬田二亩五厘，今存羌字圩田一亩五分。五都、旧易吴亮田四亩，今存东北角字圩田二亩。六都、汤蓝字圩田一亩五分。七都西、方字圩田一亩。九都、小基字圩田一亩。十都、旧易震泽镇孙贤等田六十亩五分，今存弱字圩田一亩。十一都、芒字圩田二亩、粉字圩田一亩五分。十二都、济字圩田三亩。十四都、旧易沈贵等田三亩四分，今存灭字圩田一亩。十六都、塞字圩田一亩五分。十七都、旧易沈鉴田十六亩，今存越字圩田一亩五分。十九都、小富字圩田三亩。二十都、小冲字圩田一亩四分。二十一都、易龚全等田二十五亩五分。二十二都北、昆字圩田二亩六分。二十三都东²、旧易黎里镇陈晟田三十六亩，今存中丝字圩田二亩。二十三都西³、独字圩田二亩五分。二十六都、旧易平望镇宁批田十五亩，今存外学字圩田二亩。一十七都、柳字圩田二亩四分。二十九都，旧里中公田三亩，今存户字圩田一亩。各有义冢，总为二十三所云。

南狱禁，俗呼南监。在县治西南，大明正德初建。

夫厂，一名省役厅，在看波桥南。大明嘉靖十三年，知县张明道建。

巡警铺十九：一保四铺，南铺在灰堆湾左。西铺三：一在县治西榜廊，今增；一在西城内西；一名外西铺，在西门外社稷坛北，今规为城址。二保三铺，南铺旧在县治后稍东，今移置里社坛中；西南铺在

¹ “东”字原为正文字，据前后文义，改为注文。

² 同上。

³ “西”字原为正文字，据前后文义，改为注文。

县治西北望京桥右；东铺在昭灵观南。三保二铺，东铺在东门内；西南铺在南门内东，旧有北铺在合掌巷内。四保二铺，南铺在县治东榜廊；北铺在东门内亨利桥西。五保二铺，南铺旧在察院东，后移置东城下，与冬米巷相峙；北铺旧在县治东北，后移置东水门裕民桥北，今并规为城址。六保二铺，南铺在观澜铺；西北铺旧在三高祠南，今移置儒学东。七保一铺，旧在济农仓西，今规为察院西榜廊。八保二铺，南铺在东水门外西，今规为城址；北铺在大有桥南堍左。九保一铺。旧在南门外山川坛左，今移置月城西。

急递铺十二：曰观澜，在南津口。曰彻铺，在石塘。曰庙泾，在八斤市。曰袅腰，在盛墩。曰长老，在平望镇。曰黎泾，曰双里，并在土塘。以上皆南行接秀水县界，自观澜至此七铺，俱洪武九年知县王进建。曰朱家，曰道成，曰众安，并在荻塘。曰思范，在震泽镇。曰曹村。在荻塘。以上皆西行接乌程县界。

松陵公署，在南津口，即废驿。驿名松陵，宋时在八斤。元至元二十一年，移置州治西。大明洪武元年，驿丞杨春移置学宫之左。天顺七年，驿丞孙麒重建，训导陈用贞记。嘉靖八年，知县徐岱又移置今处，即寅宾馆址拓焉。二十七年，知县王国光修。二十八年，知府金城奏革，因易今名。

迎恩馆，在三里桥西南。弘治四年，知县金洪建。馆当北冲，以迎诏敕，故名。嘉靖初，知县王纪重建。

仙迹亭，在仙里桥。相传陈昉登仙处，故名。嘉靖十三年，知县张明道建。

垂虹亭，在长桥。宋庆历八年，知县李问建。元泰定元年，判官张显祖重建。大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改建。弘治元年，知县孙显修。嘉靖三十一年，知县钟崇武重修。南临具区，北枕松江，云山尘树，风帆沙鸟，在指顾间，吴下绝景也。

宋孙觌诗：宛宛白虹贯，层梯出天半。乘云来帝旁，立侍玉皇案。银河经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属明月，俯见人影乱。张公江海客，坐

啸白鸥畔。寥寥如清风，一笑亦可唤。明朝驾我轩，插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驱，来怪安石缓。神光射斗南，绚若金碧烂。出门问何祥，铜章付雷焕。

陈廷诗：高压玉龙腰，参差雁势朝。雄吞五湖阔，平揖两山峣。阑槛中流出，炎蒸白昼消。暂来尘虑息，那复日逍遥。

杨绛诗：垂虹临绝景，仙隐寄人间。远水吞平野，归云补断山。空明宽眼界，秀迥破天悭。深羡鸱夷子，扁舟竟不还。

祝文诗：冷浸三江碧，青围四面山。帆归烟浪杪，人住水云间。风飐波声碎，虹垂雨意闲。无端动归兴，一棹喜轻还。

李定诗：一梦江湖三十年，青山隐隐水漫漫。当时把酒谁人在，回首重来独倚阑。

孔宗翰诗：桥亘晴虹压碧湍，高亭突兀耸桥端。江长始觉尘埃绝，目尽方知天地宽。水鸟翩翩来别浦，渔舟历历满澄澜。嗟余久有沧浪兴，看到黄昏尚倚阑。

裴煜诗：百尺桥心一解颜，尘埃无迹鉴回环。青天半落西山外，白水前铺远树间。帘卷夕阳鸦阵乱，槛凭秋色棹歌还。衰迟病尹偏惆怅，不得三年向此闲。

张尧夫诗：孤亭危峙压惊涛，便是蓬山负六鳌。风定水光澄夕照，烟开空碧见秋毫。可怜张翰名犹在，独有鲈鱼价愈高。奔走只知朝度暮，几人能暂舣轻桡。

元成廷珪诗：长桥戎马后，旗帜尚纷纷。吴越东西隔，江湖左右分。荒哉皮学士，去矣范将军。谁种千头橘，空山卧白云。

无名氏诗：石桥翊翊如游龙，上有亭子名垂虹。飞梁横跨碧波上，砥柱屹立波涛中。气吞具区三万顷，目览洞庭七十峰。岩峦显状固非一，江湖合势遥相通。醒心丰乐昔称胜，斯亭直与之相雄。前年烽火亭烧毁，劫灰徒逐东流水。此邦壮观已萧条，喜有孔侯复经始。侯家清白素王孙，葺旧补残有伦理。栋宇翚飞洲渚间，窗扉轮奂烟云里。庙貌三忠自侯建，遗像肃然人敬止。邦人士卒共乐成，鼓舞歌诗颂侯美。从今过客踏灵鳌，

尽说登临气象豪。秋水芙蓉翻锦浪，寒汀落日散金涛。风帆沙鸟近隐见，烟云竹树森相交。个中风景吟不足，空对山川送游目。停怀听我歌此曲，并刀快剪吴松绿。

大明吴复《晚眺诗》：水落沙明露远洲，楚天万里见飞鸥。横空瑞气张华剑，浮世功名范蠡舟。落日楼台吹笛晚，高风木叶下林秋。青冥共展图南翼，肯学冯唐叹白头。

莫辕诗：徙倚阑干对夕曛，天光不动水沄沄。春风绿遍江南柳，暮雨香生涧底芹。玉笛数声添客思，碧波千顷乱鸦群。捧心尝胆皆黄土，万古青山自白云。

赵宏诗：江天低地碧，举目渺难穷。暝色千山外，秋声万树中。鱼龙寒浪迥，风月古亭空。皛皛三江水，乾坤一钓翁。

吴江亭，见《方舆胜览》，未详其处，初建无考。《莫志》云：宋初建。大明嘉靖五年，知县王纪即长桥南隙地改建焉，亭界垂虹、鲈乡之间。吴山记。

宋胡柬诗：江阔分南纪，亭虚敞素秋。橹声喧密座，山影浸寒流。雾暗龟蒙隐，风翔范蠡舟。无言凭短槛，渔唱起群鸥。

林咸德诗：宇内烟波景，须还笠泽先。江声流到海，湖色阔连天。县舍琼中峙，人家鉴里联。陶朱与张翰，名利两依然。

柴维翰诗：一望望难尽，孤村对远山。渔翁深夜唱，鸥鸟诘朝闲。冷落僧相访，栖迟吏往还。夕阳风景好，名利若拘关。

陆符诗：江风轻动水成纹，汀鹤沙鸥类自分。树石冷挨渔父屋，封疆清入橘洲云。帆褰野色依依见，笛弄秋声隐隐闻。景好脍甜人不恋，拱辰车马正纷纷。

刘思德诗：亭际春来暮景妍，登临聊系木兰船。山桃压陇初经雨，水鹤凌云欲辟烟。浦面潮生风乍紧，渡头人散月空圆。孤吟正好题幽什，又举征帆济巨川。

容钦象诗：亭冠三吴举目清，一襟烟景荡魂灵。槛前花浪朝沧海，窗外眉山接洞庭。秋浦雨余征雁度，夜滩风动蛰龙腥。归舟天际何人识，

隐隐孤帆背杳冥。

张伯玉诗：吴江江头凝望时，淡烟斜日两依依。长桥似跨碧海去，高浪欲耸晴山飞。举世尽知疏傅老，何人曾学季鹰归。可怜一舸西风里，酒熟鲈鱼秋正肥。

严富诗：湖东亭亭春照斜，湖光渺渺晴无涯。渔人倚棹坐不起，数声残笛入芦花。

鲈乡亭，旧在长桥。宋熙宁三十年，知县林肇建。亭成而肇弃官归，亭亦寻废。大明成化八年，知县王迪即垂虹亭前重建，莫旦记。

大明高启诗：独上鲈乡亭，秋风南浦生。载诵黄菊句，遥思张步兵。天空白水远，日堕赤枫明。我亦东归客，一壶宜醉倾。

望仙亭，一名平望亭，在平望镇。相传张志和于此升仙，故名。初建无考。大明成化中，殊胜寺僧式重建，下临莺脰湖，景趣颇胜。

问莺馆，在平望驿后，傍临莺脰湖。大明成化十七年，巡按御史刘魁建。

废署十一

同里税课局，在本镇。元为吴江子务。大明改务为局。洪武五年，大使王崇礼重建。弘治五年，知县金洪奏革。今为本镇社学。互见“学校类”。

惠民药局，在无碍寺前。按《莫志·县市图》，当在寺前稍东北向。元人建。大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重建。今废为民居。

府官馆，俗呼府官厅。在仙里桥西北，即旧察院也。弘治五年，改今名。今废为私第。

公馆，旧在北门外，久废。成化元年，知府邢宥移置城隍庙西，扁曰“黄堂”。分政年改为医学。今废为私第。

义役仓，在北门内永定桥西，建置无考。成化六年，尚贮

米一万三千八十石、银一万二百六两。今废为私第。

仓场，在北门内。正统十三年，巡抚侍郎周忱建廒屋四连，厅堂门垣皆备。今废为民居。

存留仓，在北门内，建置无考。成化十九年，尚贮米七千一百三十八石有奇。今废为民居。

预备四方仓，东在三都，没入曹公度房址；西在十一都，没入宋六秀房址；南在二十三都，没入宋十秀房址；北在二都北，没入许昂房址。并洪武二十二年，知县鲍以成建。正统十三年，巡抚侍郎周忱移并总收仓，因废。

同里仓，在本镇。宣德十年，巡抚侍郎周忱建，厅堂门垣皆备，中有来龙桥。正统十三年，移并总收仓，因废。遗址今存，里人以为义冢。

梅月轩，在县丞廨内。按：国初丞廨有二，今未知其处。永乐十九年，县丞李杰建，谢常记。

守御所，在东门。洪武中，设苏州卫，委官一员、部卒四十人镇守。按季番休，骚扰殊甚。宣德中，知府况钟奏革，人以为便。

吴江县志卷之六

建置志三

学 校

儒学，在东门外、江南运河之北，即宋开江营址也。旧在县治东南，又有文宣王庙，在县治西。宋大中祥符五年，诏天下修庙学，知县李恭、尉聂复始作新之，转运使陈尧佐记。庆历七年，知县李问、尉王庭坚欲重建庙学，劝民输钱数百万，会诏止，不果。乃以其材建长桥。元祐中，知县程端始竟其事，邑人李师德刻《孝经》于石，树其中，自为序。建炎初，毁于金兵。绍兴中，知县石公辙移置今处，邑人王份献地广之。乾道初，知县赵公广又拓其地，建明伦堂，立四斋，曰兴贤、进德、日新、时敏，出《窦志》。通号舍为三十楹，岁入米几千斛、钱若干缗，以给学费。

权知军事陈崇句《记》：学校者，政本之所自出，讲礼阅乐，习射考艺，养老齿胄，献囚告馘，无不寓焉，讵可一日废也。乾道之初，知县赵公领事之，始慨然叹曰：“学校鞠为园蔬，邑之父兄鲜以夫子之道诏其子弟，甚者先圣殿庐上雨旁风，春秋奠菜，无所存庇，此今所当忧也。”十日，鸠徒撤旧更新，夷荒剔蠹，周以重阶，垩以两庑，中奠庙室，环列绘像，生师有舍，礼器有所，宾客之庐、庖廩之次，无一不具。公曰：“学具

矣！无资财以养士，徒学为？”于是，将旧藉渔儿月计钱二十万，永为廪饩之费。凡片瓦尺椽市于旁邑，民不告劳。丞俞希尹实贊其事，经始于乙未之秋，落成于是岁之冬。邑之群士鼓箧欢趋，以后为耻。弦歌之声，夜以继日。公又严规程以防其怠者，则公之虑远不为朝夕计，益可嘉也。公名公广，字德俭，今为南徐别驾。邑之人不忘公赐，相与请记于予，刻之乐石，以告后人。

淳熙五年，知县陈翥修。嘉定八年，知县孙荣仁重建大成殿，宝谟阁学士黄由记。十年，知县吕祖宪修。

监察御史盛章《记》略：吴松为邑，地占奇胜。自昔高人隐士徜徉其间，清风峻节闻者兴起。世降俗下，趋向浸异。士之重厚诚笃，或随俗而远害；民之和顺辑睦，或怵欲以亏思。反古者每致其惓惓也。然其要，则在教养之地焉。吕君宰邑，谓是为政之大者。首与僚佐谋其议克合，乃节啬铢毫，月聚岁贏，市材就工，历吉丕作，授成学职，畀以分领门庑、斋舍、廪库、庖厨、曹胥之局，與隶之所，斩新一新。俾邑之秀民，得以优游涵泳于其中，以成远大之器，而田里之民，闻风向化，亦将有所劝勉、愧耻而革其乖争、凌犯之习。盖人心之理，本与政通。以齐鲁待其人，则人亦以齐鲁待其身。其机固如此也。君之嘉惠吾邑，岂不厚欤？君名祖宪，婺州人。心事平夷，政尚清简。其学问源流，盖有得于伯氏东莱云。

淳祐初，相地者云：学宫左右水若循环，必有兴者。于是，学生王南建登龙桥于左，后果验。宋季，悉毁于兵。元至元十三年，都元帅宁玉、敦武校尉杜福重建殿宇，塑绘圣贤像。三十一年，知县王柔建讲堂、斋舍，儒学副提举朱子昌记。元贞二年，升县为州，改州学。大德二年，教授谢起东建两庑，绘从祀诸贤百有五人。四年，知州李玘建灵星门，缭以周垣。七年，判官王英重饰圣贤像。延祐四年，知州高仁增建仪门、屏墙，葺殿堂、斋舍，教授顾儒宝记。至治三年，教授孔文栩重修，即仪门增戟二十有四。《莫》、《郡》二志皆作知州孔文相，今考

是年知州乃是费汝立，则当从《窦志》为是。文栩，先圣五十四代孙。至正十一年，知州邵万重修，贡士陆居仁记。十二年，达鲁花赤札牙进建戟门，置大成乐，麾一，琴十，瑟二，排箫一，编钟、编磬各十六，笙、管、埙、篪、搏、拊各二，柷、敔各一，乐师二人，乐生二十六人，歌生九人。肃政廉访使许从宣记。大明洪武二年，仍改县学，定日新、时习二斋。三十年，教谕汪茂实修，仍饰圣贤诸像。正统十三年，巡抚侍郎周忱、知府朱胜隘之，徙左右民居以展宫墙。景泰六年，巡按御史赵缙即琴书楼遗址 大明黄淮《琴书楼诗》：湖上重楼结构新，广文官冷未全贫。休言自有琴书乐，修竹千竿亦可人。张徽和诗：芹泮书楼适鼎新，牙签万卷不为贫。要知登咏南还客，便是当时凤阁人。建后堂及学舍三十六楹，知县贾亮建庙于堂左。天顺五年，知县章亮建廊宇。成化中，知县王迪复徙民居以广庙廷。五年，提学御史陈选废梓潼祠，改祀乡贤，又废土地祠，后以祀名宦。宋有知县王益祥祠，因以义起，互见“祀典”、“祠庙类”。弘治十年，知县郭鄂修，赵宽记。正德十年，巡按御史唐凤仪改建明伦堂，增建学舍十六楹。嘉靖二年，知县王纪修。

周用《记》：嘉靖二年，开州王侯纪以进士来知吴江县事。三日，祗谒先圣先师。礼成，周视宫宇，岁久滋圮，慨然欲嗣图之。越明年，赋平惠流，民知向方，百废具兴，实惟其时。于是，教谕费君宁与训导彭君彦从、吴君钦宁言于侯曰：“惟士有常业，业有常所，今也或以不得已，舍其常业，从其父兄，惟公赋出入是司。是故，学虽建也，几于无人焉。即有人，而学宫乃如是其坏也，将无所于业，亦犹无学焉尔！宁也实莅教事，其敢不以告！”侯曰：“固吾志也，且县之为百里者五，令无忧乎民而已矣！岂其役之繁、财之绌至于是哉！”明日，蠲诸生父兄之不能役者若干人，遂有事于学，度材征工，蚤夜并作，肇功于是年四月，明年十月告成，为日凡五百。则自大成殿而两庑而戟门而灵星门而名宦乡贤祠，又自明伦堂而讲堂而两斋而廊舍，为楹凡若干。敝者以新，

危者以立。植之者疆，梵之者坚。抗高益深，巍如廓如。陟降俯仰，一切改观。其咨议猷为之专，费出补助之烦，程督劝相之勤，材用艺事之良，咸谓数十年以来，斯举盛矣。

费君亟请记侯之功，侯不可，曰：“凡吾所以从事于斯者，固将以岁月考德论艺而观其成，夫岂一日二日周旋于弦歌俎豆之间者为哉！”会侯以治行召且去，费君疏其事之始末，谂于用曰：“惟有宋大儒朱子尝记吾铅山之学，则举吾邑父兄之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岂可使后之人无传焉。子故游于斯而邑人之德侯又子之所亲见也，宜有所称述，岂惟以侯之功抑亦慰吾二三子者之父兄之心。’”

用惟国家郡县所在立学以养士，盖期以治经艺、明道德，宾兴其贤者、能者，列于有位，以化成天下，追配古昔。若夫振作造就之道，则惟良有司是赖。苟非其人，名存实亡。幸而有加之意者，如侯之所为，不啻足矣！今侯则不知已之将去此，而犹眷眷焉有作人之心，则其所以风厉远近而辅成吾君之化理者，宜施之无穷。费君亦不以侯之且去，欲图其功以永存，则其所以率先邑人之子弟，以承侯之嘉惠者，必将底于有成。

夫令之于邑、师之于学校、父兄之于其家，盖有上下相成之义焉。诚使令之道行于邑，师之道行于学校，父兄之道行于家，则其为教也，声气之感应、礼义之渐摩，相与辩其志、达其材，辅翼之以适于道，将必有可以语夫上达者出乎其间，况于所谓文章事为者乎？若人也，固用之所愿见，而幸今日有以自托焉者也，况于其人而有不知其所自者乎？侯之功，于是乎远矣！庸书之石，以俟是役也。县丞汤君殷、聂君凤，主簿徐君钦、马君琰，典史张君良保有相继经始赞成之劳，法当备书，使后之人咸有所考焉。

□¹年，诏更先圣称号，以主易像。于是，有司悉撤诸贤塑像而以甓蒙圣容，故今犹存。又诏建启圣祠、敬一亭。二十

1 原阙。据《康熙吴江县志》卷六《学校》，此处当作“七年”。

年，巡按御史舒汀、周亮，知县喻时议置义田，有绪未就。二十四年，知县朱舜民成之，为田三顷，岁入租三百八十石。田俱坐二十七都十七番：北操字圩田一顷九十亩二分五厘，租二百四十三石五斗四升四合；南操字圩田四十一亩二分九厘，租五十一石九斗；南爵字圩田二十六亩一分九厘三毫，租三十四石七斗；南雅字圩田三亩九分，租五石一斗；东雅字圩田二十六亩八分七厘，租三十四石五斗五升；西雅字圩田四亩二分二厘六毫，租五石三斗五升；中雅字圩田七亩四分六厘二毫，租八石。内输正税，以其余为养士之费。

朱舜民《义田记》略：吴江为东吴望邑，学宫独占奇胜。然考县志，未有田也。乃嘉靖辛丑，御史侯官¹舒公来巡，遍访学政。适今御史光州喻公令兹土，协谋振举。会有富室攘民田千余亩，公廉得其实，悉归之，中剖三百亩充学田以养士。谋未就，已而御史侯官周公继至，欲成之，复苦民逼于官逋，告讦不已。壬寅，予适承乏于兹，深惟三公嘉惠后学之意，大惧不能仰称。乃议还其直，以偿官逋，民乃心服。乙巳秋，始克以其田隶学宫而以义名焉。佃人有册，会用有册，岁除上供之数，凡士之贫而衣食未赡者，有丧未葬者，嫁娶未备者，皆给焉。他如朔望较艺之需、科贡送迎之费，凡事可以义起而士不能自给，与不能自尽其情者，悉于是乎取之，剂量转输并以成，藉申有司不得更易赢缩，虽谓士之恒产可也。若夫三公及予待士之意，与士之所以自待，则有出于义田之外者。

二十九年，巡按御史邓巍益以田八亩九分二厘，田俱坐二十三都西五番：小戎字圩田四亩；运字圩田四亩九分二厘。岁令佃人输税，而收其余租五石以充费云。三十二年，知县杨芷重修，建时化、射圃二亭。

周大章《记》：学在江之南，四面控湖，左三江，右七十二飞虹，南北淮扬、江浙之水，中会于此。后引笠泽诸湖之水，环绕如带，此学之

¹ 侯官，今福州市。“侯”原作“候”。清以后通作“侯”。

大观也。文襄周公忧建学以来，弘治戊申，始议修葺，廉宪赵公宽为之记。嘉靖癸未，再议修葺，恭肃周公用为之记。当时文章政事，亦为之一新。甲午，罗田张公明道作令，始讲河洛之学，刻小学书《近思录》于黉宫，祀程门三贤于震泽。一时士子翕然，知所向往。历五贤令，今三先生极意振作，沾濡既深，科第相望。壬子乡试，中式者得七人。明年会试，复得六人。弟子溢四百员，人材之盛，遂为苏郡七邑之冠。学岁久倾圮日甚，淮康喻公时、南昌钟公崇武在邑，所给田税、赎金权贮须料。癸丑之夏，署邑贰守马平余公玄移檄首事，今县令安陆杨公芷式图厥成。自大成庙至灵星门，次明伦堂，至泮宫，坊咸彻以新。敬一亭后筑时化、射圃二亭，以考德艺。启圣庙后分乡贤、名宦二祠，以崇祀典。制增于旧，由是江学焕然矣！

夫以三十余年之废坠，经营不逾二时，赀费不满百金，民不知劳，财不妄用，修复开拓，虽庾库庖厨，罔不综理，盖程工敦匠，协力秉公，三先生更主相之，而区画督劝，严公之劳尤著。章尝辱在诸生后，命为文记之，因揭其指意，用谂同志。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至于程氏则曰：“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为己为人之间，内外义利实相乘除。若夫牵合割裂以为文，而无益于实用。骤至显荣，侈于自奉。急于谋子孙，且惟日不足。能勿为州里灾害足矣，奚暇及人也。黄庭坚未为知道，且曰：“文章政事，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本根，则世故之风雨，不能飘摇。”章之所以受命于师，与区区讲学之所逮闻者在此，愿与同志检身及物，以仰副我国家养士之典，与张公三先生教人之意。三先生者，为分宜严公规、涪州张公禹臣、安福谢公立敬，俱清才粹德善作人，匪特修学一事而已。敬书之以谂来者，俾勿斁。

今学制左庙外为灵星门，门旧以木为之，今易以石。凡三座，高二丈六尺，前临运河，河上架以石梁，梁南有大成坊。次戟门，扁曰“大成”，旧止三楹，今五楹。中为大成殿，旧在明伦堂前，今在堂左。翼以两庑，东西相向，各十四楹。傍有宰牲房、东向与神厨相峙，凡三楹，今圮。神厨。在旧乡贤祠下，西向，凡三楹，今圮。后为神库，

在殿后，凡三楹。以贮祭器。《莫志》：黄绫慢一，古铜笾豆各九十三，簠、簋各三十四，登五，铏十六，牺尊三，象尊四，爵十五，大香炉一，花瓶二，象窑花瓶二，锡爵一百二十，瓷香炉三十五，盥盆三，毛血盆八，酒杓三，铁锅八。今存旧黄罗破慢一，红罗慢四，新黄绫慢一，红绫慢九，旧红绫斋戒卓帷一，新铜笾一百四十八（内二十一无盖）；铜豆，旧一百二十三、新七十五（俱有盖）；铜簠，旧三十五（内七无盖），新九，有盖；铜簋旧三十（内六无盖），新十四（有盖），新铜登五铏二十（俱有盖）。旧铜牺尊一，象尊一，雷尊一；铜爵，旧大四十四、小二，新一百五十五（内三缺足）；酒尊，旧一、新二（有盖）；瓷，旧三（内二破）；香炉，铜旧大二（内一无盖），中四、小四十（内一阙足），新二；锡一。新锡烛台，大八、中二、小十二；花瓶，铜旧大二、中八，新四，锡新二；旧锡酒注二，新铜盥盆二，酒杓旧铜一、锡三；旧铜匙八；瓷碟二百和羹碗十（俱破）；铜板四十六；盛爵者，铁锅二（俱破）。铜钟十二，元乐器，其余木器，修废不常，故不录。右学外为门，门有四表及屏墙，详“表坊类”，次仪门，各三楹。中为明伦堂，旧在殿后，今在殿西，凡五楹三轩。堂中有卧碑，有书柜。内藏《四书大全》二十册又十二册，《易经大全》十二册又十册，《诗经大全》十二册又六册，《书经大全》十册又六册，《春秋大全》十七册又十册，《礼记大全》十八册又十册，《四书定论》三册，《标题》五册，《书经注疏》三册，《春秋正义》、《师说补注》各一册，《纂疏》六册，《礼记注疏》十二册，《礼经会元》三册，今亡一册，《性理大全》二十九册又四十八册，《少微通鉴》、《宋元通鉴》各六册，《文献通考》六十册，今亡三册，《山堂考索》二十八册，《近思录》二册，《汉书》四十册，《学史》一册，今亡，《源流至论》三册，《文海》一册，《文章辨体》九册，《居业录》四册，《大诰》、《大明律》各一册，《五伦书》四十二册，《孝顺事实》、《为善阴隲》各一册，《诸司职掌》六册，《大狩龙飞录》二册，《佛曲》三册。堂下有泮池，跨以石梁，旁列两斋。左曰“日新”，右曰“时习”，各三楹。斋上下俱号舍，旧三十六楹，各有小阁，今存二十四楹。堂后为穿堂，扁曰“经幄”，凡三

楹。为后堂，扁曰“会讲”，为敬一亭。土山枕其阴，上有时化、射圃二亭，堂东为仓房，在神库右。后堂之东为教谕廨。旧在仓库后，今移稍西。又东为两训导廨。旧在教谕廨之左右，今并在左。仪门外之西南为启圣祠，祠后为名宦乡贤祠。旧在戟门左右，今移置于此。外门右为土地祠。旧在戟门右，今移置于此。别有射圃，在学南一里观澜铺右，内有观德亭。今圮。

社学，在县治东北。元至正十九年，知州赵仁以学宫远在城外，而生徒多家城中，故别立州学以便之。有二斋，曰日新，曰时习，编修苏大年纪。后废。大明成化五年，提学御史陈选即其址建社学焉。

吴骥《记》略：三代盛时，自国学至于家塾，无往而非施教之地。自元子至于凡民，无往而非受教之人。自八岁至于十五，无往而非敷教之时。则其成德达材为当世用，固有其本矣！我圣朝稽古定制，凡在郡邑，既建儒学以储俊秀，而于乡间又各设社学以育童蒙，此其良法美意，岂异乎三代之时耶？

吴江为苏望邑，密迩上都，治化宜先，表见而前，令急于设施，故社学未遑议及。成化改元，御史天台陈公选奉命督学南畿，巡行吾邑，睹兹未备，乃命邑宰安阳韩侯盘图之，得隙地一区于县治左，询诸父老，咸曰：“昔元至正间，知州赵伯安尝建州学于此，今举是役，不亦可乎？”侯乃属幕宾王君耿董其事，即旧址拓焉。中建讲堂五楹，东西斋舍各三楹，缭以周垣，峙以绰楔，广十四寻有二尺，袤八常。工既讫，来征余文以记之。

余惟人生有性，教之在初，特患处之无其地、倡之无其人耳！今司宪者能倡之，司牧者能承之，则吾民之获游于斯者，可谓幸矣！自今以往，尚当讲明先儒之格言、蹈迪往哲之懿范，将见礼义聿兴、人才辈出，未必非今日建学立教之所致也。

又各都悉建，总一百二十七所云。又按今制，每里各建社学一所，设教读一人，今唯十二保设有教读十二人，而社学仅

存其一，各都所建寻亦废弛，岂非奉行之过欤？

同里镇社学，在本镇。弘治五年，知县金洪奏革税课局改建，今圮。

史鉴《记》：吴江之东有市曰同里，旧设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请诸朝罢之，因其址以建社学。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顾宽董其役。越三月，学成。壬子，侯帅博士、诸生与大夫士之仕而归、造而进者，释奠于先圣先师，礼也。事竣，大合乐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请纪其事，俾来者知作之所始。其辞曰：

维兹同里，距江带湖。聚落麇居，实盛于厥初。商货骈臻，肆为贾区。开局置吏，以笼商税。匪曰利之，抑末攸宜。盛衰靡常，嗟曰就于凉。昔焉货藏，今焉牧场。昔焉贸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济其税。率群行匈取，日罔于利。抉剔刮削，利尽商敝。川舟断行，市肆昼闭。公私交病，罔有攸济。维金令君，聿有隐忧。谓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史，御史韪之。以闻于天子，天子曰：都维尔言是俞，乃省吏函章，还之于京。以其废址，俾作学宫。缭以周垣，奠以讲堂。门庑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养蒙士。俎豆于是，诗书于是。诵声洋洋，礼容跄跄。侯来视学，远近咸作。观者从之，填郭溢郭。谓昔之地，惟利之计。钩锱较铢，如火之方炽，惟吾令君是艾。于今兹邦，向义之方。诵诗读书，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荣。吴江洋洋，此特一方。专而不咸，民能亡望。我告来者，侯将遍举。举必有初，继之以序。伐石镌辞，其放于兹，以亡忘缉熙。侯名洪，字惟深，世家于鄞。

古塘义塾，成化十八年，邑人姚芳私建，置田八十亩以给费。莫震记。今废。

表 坊

状元坊。在学宫左，为宋特奏状元魏汝贤立。

进士坊十。一在同里镇，为范琮；一在绮川，为莫震；一在尚湖，

为梅伦；一在震泽镇，为黄著；一在县治东，为叶紳；一在学宫后，为鲁昂；一在韭溪，为吴鑑；一在县治后，为王哲；一在儒林里，为曹镁；一在烂溪，为周用立。

会元坊。在学宫左，为赵宽立。

解元坊。在文庙左，为莫灏立。

经魁坊。在学宫右，为邹奕、周用、叶叙、钱用商、顾曾唯、沈令闻立。

先桂坊。在学宫西，为诸损立。

应奎坊。在学宫左，为吴奎立。

步蟾坊。在同里镇，为范琮立。

冲云坊。在学宫西，为萧翰立。

文林坊。在大明桥南，为陈宣立。

登第坊。在绮川，为莫震立。

观光坊。在六都，为崔玙立。

兴贤坊。在七都，为陆琦立。

登科坊十。一在尚湖，为梅伦；一在黎里镇，为汝楫；一在震泽镇，为孙应奎；三在二十八都，为叶镇、郑昕、徐源；一在下塘，为李经；一在韭溪，为吴鑑；一在同里镇，为陈广立。

毓贤坊。在同里镇，为莫昂立。

登云坊三。一在旧松陵驿前，为正统九年中式驿丞郑温；一在绮川，为莫宏；一在同里镇，为吴铉立。

攀桂坊。在黎里镇，为汝讷立。

荣贵坊。在韭溪，为吴璠立。

世显坊。在麻溪，为钮文立。

椿桂同荣坊。在绮川，为莫□¹、莫旦立。

誉髦坊。在学宫西，为鲁昂立。

1 原阙。

飞虹坊。在长桥南圮，为姚明立。

世科坊。在县治后，为吴洪、吴山、吴岩、吴昆、吴邦桢、吴承熙、吴承鼎立。

右科第

绣衣坊。在东门内，为御史黄著立。

尚书坊。在县治后，为南京刑部尚书吴洪立。

廉宪坊。在文庙东，为广东按察使赵宽立。

都宪坊。在北门内，为巡抚江西佥都御史王哲立。

大总制坊。在北门外，为总督陕西三边副都御史陈天祥立。

父子尚书坊。在北塘，为吴洪、刑部尚书吴山立。

都谏坊。在县治后，为工科都给事中吴岩立。

天官坊。在北塘，为吏部尚书周用立。

廷尉坊。在南门内，为大理寺司务吴涵立。

冬官坊。亦在南门内，为工部郎中吴涵立。

户科左谏坊。在仙里桥西北，为沈汉立。

右职官

旌孝坊。在震泽镇，为宋陆十七立。

旌节坊九。一在千都，为元陈熙载妻张氏；三未详其处；为元宁居贊妻独吉氏；大明刘彦敬妻阮氏、查华二妻杨氏；一在黎里镇，为范忠妻凌氏；一在马赋，为赵顾妻王氏；一在县治后，为吴嵩妻沈氏；一在下塘，为庞荣妻顾氏；一在北门外，为许謨妻陆氏；一在重庆桥东南，为郁瓛妻费氏，嘉靖三十四年勒建，崇祯元年重修。

旌义坊。在二十五都，为庞鏞立。

倡义效忠坊。在县治西，为贡士周大章立。

右节义

都宪行台坊。在大有桥西，知县刘泽建。

澄清坊。在察院右。

承流宣化坊。在县门左右，知县孔克中建，郭鄂重建。按《元志》，州治左右有甘棠、惠民二坊，疑此即其址也。

大成坊。在文庙前。

泮宫坊。在学宫前。嘉靖十六年，知县林应麒建。

大有永济坊。在济农仓左右，知县贾忠建，今废。

福善昭鉴坊。在城隍庙前。洪熙初建，后废。嘉靖中，重建昭鉴坊。

寿山福海坊。在圣寿寺前。洪熙初建，今废。右公署¹

1 此三字底本原缺，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吴江县志卷之七

建置志四

古迹

前宫、后宫、西宫，皆吴王夫差离宫也。在十五六都，至今取以名村。

酒城，在越来溪西，吴王夫差酿酒处，俗呼苦酒城。大明高启诗：酒城应与酒池通，长夜君王在醉中。兵入馆娃犹未醒，越人宜赏酿大功。

鱼城，亦在越来溪西。吴王夫差游姑苏，筑以养鱼，故谓之鱼城。一云“鱼”本作“吴”，见《祥符图经》。疑方音“鱼”、“吴”声相同，故有此误。今朱村之西田间，基厚而土细，高可二丈，广倍之，即其遗址也。

元高文度诗：谷变陵迁自古今，耕人指点说鱼城。绿波已涸无鸥鹭，禾黍离离高下生。

大明莫辕诗：登临访古一长吁，不养生民却养鱼。昔日豪华竟何在，夕阳烟草半郊墟。

吴江驿，在县南一里半。唐人建时未置县，止设驿以待使者。

张祐诗：山色远涵空，苍茫泽国东。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鸟

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方干诗：便向中流出太阳，兼疑大岸逼浮桑。门前白道通天阙，浪里青山占几乡。帆势落斜依浦溆，钟声断续在苍茫。古今悉不知天意，偏把云霞媚一方。宋元仍之。

宋马彝诗：兰册东下泊吴江，暂寄邮亭看渺茫。鲁望旧踪追感叹，季鹰前事入思量。当轩雨过峰峦秀，隔岸风来橘柚香。散发未能归未遂，鲈鱼时节负秋光。

刘靖诗：澄湛方圆匝野深，亭皋因暇试登临。往来渔船舣江口，远近人家住水心。鲁望清风空幕尚，季鹰高躅莫追寻。吟余鸥鸟浑难问，落日孤村起笛音。

元萨都刺诗：左带吴松右五湖，人家笑我膈菰蒲。风涛不动鱼龙国，烟雨翻成水墨图。越客卧吹船上笛，吴姬多倚水边垆。鉴湖道士如招隐，一曲他年得赐无。

松江亭，在县东江口。《姑苏杂咏》云在垂虹桥，误也。其地当在今东门外，唐人建，后废。宋天圣中，知县赵球即其址建如归亭，以待使客，取宾至如归之意。叶清臣记。康定元年，知县张先撤而新之。蔡君谟过之，病其湫隘，尝题于壁。治平中，重建。庆元六年，知县吴衍建楼三楹。宝庆三年，仆于风雨，仅有亭存。

松江亭。唐白居易《亭上携乐观鱼诗》：震泽平羌岸，松江落叶波。在官常梦想，为客始经过。水面排层网，船头簇绮罗。朝盘脍红鲤，夜烛舞青蛾。雁断知风急，朝平见月多。繁丝与促管，不解和渔歌。

宋梅询诗：八月沧波瑟瑟秋，散人门外最风流。葑田旧涨季鹰宅，菰叶曾遮范蠡舟。白苎夜歌潮欲上，紫莼朝泛雨新收。无因敢动思鲈兴，按察江东十五州。

和仪诗：万顷江湖水接天，幽亭危构敞阑干。风回雁阵横烟远，日暮渔蓑带雨寒。笠泽岸摇莼线紫，洞庭秋染橘衣丹。堪嗤张翰归来意，只为鲈鱼不为官。

丁宝诗：亭下沧浪拍岸平，长虹五里画桥横。丰年井邑人相得，乐国湖山气自新。行路鱼盐通海估，荒陂蒲苇入春耕。大夫文行推当世，谁惜弦歌滞武城。

周之纯诗：夜泊松江亭，江上对明月。寒气辟尘埃，清光见毛发。水漾琉璃碎，桥映虹霓活。风静如铺练，岸遥疑积雪。一望极渺茫，千里同皎洁。波底鱼忽跃，檐外星渐没。牧笛咽还起，渔灯隐将灭。飞鸥驯不惊，栖鹊鸣不歇。此夕正炎极，此游最清绝。烦襟顿尔息，浩思洒然发。谁知物外趣，信与人间别。冥哉万里心，扁舟见高节。

王安石诗：宛宛虹霓堕半空，银河直与此相通。五更缥缈千山月，万里凄凉一笛风。鸥鹭稍回青霭外，汀洲时起绿芜中。骚人自欲留佳句，忽忆君诗思已穷。

曹辅诗：尘路长迷眼，江亭一散襟。始惊天地阔，更觉水云深。点点鹭鹚影，疏疏橘柚林。扁舟他日兴，谁共此登临。

蒋之奇诗：晓榭连飞鹊，危墙压巨鳌。风前吹短笛，烟底弄轻舟。味荐青螺髻，香持白蟹螯。凭栏一樽酒，极目看云涛。

我住惠山下，松江□¹胜游。飞桥跨空出，高浪接天浮。橘熟洞庭晚，鲈肥笠泽秋。平生独愿往，浩荡一扁舟。

大明周南老诗：虚亭驾垂虹，宛在水中沚。江湖界左右，阑槛俯清泚。疏帘动秋碧，遥山凝暮紫。冯虚际空阔，应接殊未已。渔歌忽亘答，声落烟波里。扁舟去遙遙，可是鷓夷子。

如归亭。宋章修诗：吴江江上客亭幽，地占姑苏最上游。万顷重湖朝夕浪，几声残橹往来舟。凉生领袖蘋风晚，冷射杯盘桂魄秋。东道正闲时倒屣，笙歌谁惜一迟留。

王安石诗：春江杳杳来无地，飞帆浩浩穷天际。朝出吴川夕霅溪，回首乔林吹岸芷。篙师昼卧自唱歌，戏彼挽舟行复止。人生万事反覆多，道路后先能几何。

1 原阙。

叶纲诗：拍天烟浪接溟渤，识尽归舟是此亭。风递秋香来橘社，水资春味验茶经。卷帘江树差差绿，入座湖山隐隐青。鲁望幽居在何处，白鸥无主蒲间汀。

陶伯宗诗：吾家本住洞庭西，烟雨生涯接钓矶。今日吴江亭上望，水光山色却如归。

王硕诗：昔年张翰此归休，鲈脍莼羹八月秋。万顷烟波闲极目，一帆风便不回头。洞庭有路通仙室，笠泽无人下直钩。自恨宦名身未了，拂衣东去阿谁留。

曹琰诗：松江通彻太湖脉，岸畔浅深无可测。天风不来波面平，占尽广寒千里色。秋岛香浮橘柚林，怒涛声撼蛟龙国。鳞次排船渔市人，脍鲈日荐菰羹食。凭栏逐日兴渺茫，独念鸱夷心所得。忌諱去世若脱屣，瞰尔孤舟生羽翼。嗟哉今古数千载，未有能将名利息。高踪遗躅不复逮，疏烟落日长亭侧。

夏有章诗：舣舳见江亭，登临思杳冥。帝乡遥望日，使节坐观星。野烧侵吴郡，春流入洞庭。天随敝庐在，谁为访松扃。

何永锡诗：独临朱檻爱平波，安稳归舟两两过。数岛云霞栽橘社，一汀烟月采菱歌。湖心日定施青黛，砌下风恬展碧罗。好写仙源槎阁主，便教从此上银河。

刘诰诗：江上因怀鲁望游，凭栏谁不久回头。云开白鸟千行晚，风定蓝波一抹秋。几叶客帆分岛屿，数星渔火认汀洲。仕途险阻知多少，试鉴浮名自合休。

陈会诗：地要逢迎不暂休，危亭因构枕寒流。窗含岳色晴如昼，门对湖光冷似秋。醉倚每疑经月国，吟登何异在瀛洲。时贤莫厌频赓咏，已向中吴占上游。

齐廓诗：翠飞绮构成，宾至得佳名。岫列千螺出，江涵匹练平。吟看客帆度，坐见钓舟横。独倚雕阑外，今人心骨清。

章俌诗：倚岸凌虚若冠鳌，湖光山色两相高。惊波杂沓闻千骑，远树微茫见一毫。娃馆已空人世隔，帝乡何许客心劳。吴门曳练那曾暗，

早觉霜华入鬓毛。

吴感诗：五柳门南派水东，水边亭上兴无穷。半窗山色来云外，一枕荷香带雨中。绣被夜歌青翰楫，绿波春扬紫茎风。尘曹未窃江湖号，携手阑干早晚同。

大明高启诗：泊舟登危亭，江风堕轻帻。空明入远眺，天水如不隔。日落震泽浦，潮来松陵驿。绵绵洲溆平，莽莽葭菼积。凭栏不敢唾，下有龙窟宅。帆归云外秋，鸟下烟中夕。欲炊菰米饭，待月出海白。唤起弄珠君，闲吟第三笛。

开江指挥营，在东门外。初，吴越钱氏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亦曰撩清。宋兴因之，分两指挥，第一在常熟，第二有二：一在昆山，一在吴江南城。嘉祐四年，置开江兵，立四指挥：一在吴江，卒二百人。宣和二年，提举赵霖兴修水利，添置卒五百人。朱勔进花石纲，尽夺以往。绍兴以后，止存两指挥，一在吴江，兵士百余人。今学宫即其址也。

睡龙湾，在黄家溪。相传宋高宗南渡时宿此，有泉涌出，因名。

平望寨，即巡检寨。在本镇。宋建炎中，置土军一百四十四人，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义兵，岁以十月聚而教之，至二月乃罢。人日给钱百文、米二升。

南北驿，在北门外。宋绍兴十八年，奉旨建，专寓国信使，堂宇百余楹，穷极闳丽。

钓雪亭，在雪滩。宋嘉泰三年，县尉彭法建，华亭林至记。宋王益祥诗：举头湖上无多地，每笑仙凡隔几尘。雪月蒲天迎客夕，依然身是个中人。

震泽镇学，在本镇。宋宝祐中，邑人沈义甫私建，中为明教堂，东为三贤祠。元至元中，升为儒学。

学官听，在后河。宋咸淳二年，知县钱牧建，自为记。

期月亭，在城隍庙前。

邮亭，亦在城隍庙前。

通越亭，在南门外。

笠泽亭，亦在南门外。

皇华亭，在北门外。

聚星亭，未详其处。

逍遥轩，未详其处。

宋胡份诗：欲识轩中趣，君看榜上标。广寒宫最近，蓬岛地非遥。
水阔云无著，天多月易邀。此身无厌恋，回首谢嚣嚣。

范周诗：壶中香火夙缘非，邻接三高道更腴。无事横琴唤鱼跃，有时洗钵待龙归。晓观山色和云合，夜听江声带月飞。任是风波在平地，已同鸥鸟两忘机。

豁然阁，未详其处。

宋沈与求诗：十载飘零寄宦游，五湖归梦一扁舟。凭阑大噭鸱夷子，
雨笠烟蓑着我不。

程俱诗：云霞坠西山，飞帆拂天镜。谁开一窗明，纳此千顷净。寒蟾发澹白，一雨破孤迥。时邀山林交，或尽荆溪兴。扁舟还北城，隐隐闻钟磬。

蔡佃诗：长风东南来，浊浪挠清镜。小轩寂寞人，默视心独静。扁舟暂淹泊，思与孤鸿迥。洞庭眼中物，何必更乘兴。顽石谩嶒屹，终断泗滨磬。

震泽镇税务，在本镇。

酒务，在县治西南。

仙人洞，在仙里桥下，深黑叵测，俗传此洞通太湖，约七十里可出林屋洞。宋陈昉为仙，从此去。互见“公署”、“桥梁”、“仙释类”。

南浦亭，在石塘。元至元二年，知州那海建。

镇守长桥镇江水军万户府，在长桥。元至元十三年，丞相

伯颜引兵南下，命千户宁玉等部卒复修长桥通道设置。

镇抚所，在州市。

平望千户所，在本镇。

巡塘司，在北门外。

御戍亭，俗误呼御书亭。在长桥侧。元至元十三年，宣抚游某建。

阅武亭，在万户府西。

教场，在北门外。

平望镇抽分场，在本镇。元至元中建。

批验所，在平望镇，隶两浙都转运盐使司。

平望务，在本镇，系吴江子务。

震泽务，在本镇，亦系吴江子务。

蒙古字学，在长桥东。元元贞二年建，至顺二年重建。

捕盜司，在州市。元元贞二年建。

官医提领所，在仙里桥西南。

吴江水站，在州治西，即宋主簿厅址建。

吴江马站，在北门外。

际留仓，在州市。

常平仓，在际留仓内，别立鹊门，东向。

接官亭二：一在南津口，一在北津口，俗呼水阁。俱元至大元年建。

汇泽亭，在长桥东南堍。元泰定元年，判官张显祖建。

底定亭，在长桥西南堍。元泰定元年，判官张显祖建。

具区亭，在北门外教场左。

安乐堂，居州军之有疾者。在州市。

船场，在学宫左。

平望土城，在本镇。元末时，张士诚筑，今呼城濠，即其处也。徐师曾曰：平望，邑之屏蔽也，雄据南北，战守咸宜。使城尚存，

则乙卯之变，岂至此极乎？细民吝于用财，有司沮于浮议，此识者之所深忧也。

邵巷土城，在本村，亦张士诚筑。

湖城，在吴溇村，亦张士诚所筑，遗址今存。

吴江县志卷之八

建置志五

园 第

顾侍郎宅，在三里桥西，梁黄门侍郎顾野王著《玉篇》处也，后人即其地立庙祀之。

褚家林亭，《松陵倡和集》云在震泽之西，《范志》云当在松江之傍。今吴中褚姓尚多，亦有登进士科者。

唐白居易诗：闻健朝朝出，乘春处处寻。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渐以狂为态，都无闷到心。平生身得所，未省似而今。

皮日休诗：广亭遥对旧娃宫，竹岛萝溪委曲通。茂苑楼台低槛外，太湖鱼鸟彻池中。萧疏桂影移茶具，狼籍蘋花上钓筒。争得其君来此住，便披鹤氅对清风。

陆龟蒙诗：一阵西风起浪花，绕栏干下散瑶华。高窗曲槛仙侯府，卧苇荒芹白鸟家。孤岛待寒凝片月，远山终日送余霞。若知方外还如此，不要乘秋上海槎。

张贲诗：疏野林亭震泽西，朗吟闲步喜相携。时时风折芦花乱，处处霜摧稻穗低。百本败荷鱼不动，一枝寒菊蝶空迷。今朝偶得高阳伴，从放山公醉似泥。

震泽别业，在本镇，唐高士陆龟蒙所治也。龟蒙家甫里，

往来其间云。龟蒙自遣诗：数尺游丝堕碧空，年年长是惹春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亦有春愁鹤发翁。

盘野，在东门外学宫傍，宋少师黄由之别墅也。宁宗赐名，内有共乐堂、联德堂、茆堂、明月台、拥书楼、墨庄道院、三清阁，著名于时。由自有诗。

定轩，在震泽镇，宋工部侍郎杨绍云所居。中有桃源洞，广数亩，异石林立，遗址犹存。

权工部尚书刘爚《记》：震泽杨公以定名轩，而贻书于爚曰：“盍为之记？”余谓：定，一也。而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属也？自儒者言之，则大学自定而静，静而安，安而虑，虑而得其寂然不动者，正所谓感通之体也。自二氏言之，则其所谓泰定、所谓禅定者，兀然枯槁而已尔、漠然清虚而已尔。人之一心与造化侔大者，以其往来阖辟之不穷、动静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为定，则是无用之体、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达果锐之材而为明天子所任属，盖当屏上游、护天堑、开大幕府，制置长淮，而又法从近臣而总六师之赋，其志存乎立功，其谊倾乎报主，固非栖心无用者比也，则其所属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虽然定之难能也久矣，自穷居独善之士，捐百事、息万虑以求之，有终其身而弗获者，况于履功名之涂、践富贵之境，凡为吾耳目之螣¹、心志之蜮，全至错立于前，莞枯荣丑、可喜可骇者，日百千变，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荡若发屋之风，其眩乱反覆又若一叶之艇而舞翻空之涛，甚矣哉！定之难能也，若是者其疾焉在，曰心无主而已矣。窃尝闻之，敬则心有主而物听命，不敬则物为主而我从之。古之君子对妻子犹君师之临，处幽室甚十日之睹，所以养吾心而为万物之主也。心有主然后有定见，有定见然后有定力，酬酢万物无不可者，是则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无方，随事以应之，使各适其可，即所谓定也。若乃处义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锢尔，乌足

1 螣 tè，古书上指专吃小苗或嫩叶的害虫。

语定乎哉！故主敬穷理，交相为用，东鲁西洛之正传有不可诬者，公之祖父紫微公受业于伊川之门，人为先朝侍从公之所学，自其家世且方婴繁剧而不乱、遭变故而不慑，其于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顾何足以发公之志，姑诵所闻以复命云。

臞庵，在东门外学宫西，宋大治令王份归老处也。圃江湖以入圃，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圃中有与闲堂、平远堂、种德堂、山堂、烟雨观、横秋阁、清风台、郁峨城、钓雪滩、琉璃沼、臞翁洞、竹厅、龟巢、云关、缬林、枫林等处，而浮天阁、聚远楼为最胜。

宋徐作诗：藜苋幽人室，丘园隐者居。一原青障合，万木绿阴疏。手把归田赋，腰悬种树书。桑麻连畛秀，网罟入溪鱼。

吕本中诗：伊洛富山水，家有五亩园。花竹绕瀍涧，不让桃花源。清时足真赏，户门开层轩。一朝胡尘暗，故家希复存。莽苍走万里，始及吴市门。庵庐据形胜，冰壶贮乾坤。亭榭著仍稳，不见斧凿痕。主人更超迈，云梦八九吞。¹植杖邀我坐，笑语清而温。坐令车马客，稍识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渐觉两目昏。求田与问舍，姑置不复论。但愿从我公，不使世谛浑。

苏庠诗：王郎臞庵摩诘诗，烟花绕舍江绕篱。石渠东观了无梦，笔床茶灶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顾有今天随。东邻蟹舍肯著我，请办蓑笠悬牛衣。

又《平远堂诗》：柳外西风六幅蒲，野塘睡鸭对春锄。如何唤得王摩诘，画作三山烟雨图。

寒芦淅淅催秋晚，浦雨溟溟忆去年。他日未埋黄土陌，为君重赋补亡篇。

又《浮天阁诗》：臞庵主人天与闲，回栏飞阁临沧湾。晴波渺渺雁行落，坐见万顷穿云还。百年有底付鸟翼，未暇著脚鸳鸯间。径须呼酒

¹ 语出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言齐国疆域广阔，楚非其匹。后以“八九吞”喻水势的浩大。

澆魂磊，莫遣暝色霏烟鬟。

玉蟾飞入水晶宫，万顷琉璃碎晚风。诗就云归不知处，断山零落有无中。

秋落空江动碧虚，荻芦洲渚雁飞初。我来欲访鸥夷子，为挂西风十幅蒲。

王铎诗：全家高隐白云关，事不萦怀梦亦闲。欸乃交棹渔市散，隔江城郭是人间。

向子諲诗：仙翁五十鬓犹青，高卧柴门昼亦扃。茅舍已忘钟鼎梦，蒲轮休过薜萝亭。阴森门巷先生柳，寂寞江天处士星。晚岁田家农事了，闲抄宁戚相牛经。

沈与求诗：地控三州界，池开十丈莲。桑麻无杜曲，松菊有斜川。别浦归帆远，他山晚照妍。江湖春水阔，幽兴白鸥前。

程子山诗：待月凝云馆，垂竿钓雪滩。虚窗摇冷翠，杰阁耸高寒。笼养千龄鹤，炉烧尤转丹。不须论许事，心目自清闲。

壁上烟萝子，窗前鸿素书。短篱开窈窕，嫩竹转扶疏。世事霜前叶，声名涧底樗。柴桑陶靖节，日暮荷归锄。

何偁诗：多羡王居士，心闲事事幽。山从天末见，江近枕边流。春圃千葩秀，霜林百果妆。更能穷物理，濠上看鱼游。

地占松江胜，为园不种瓜。幽深清磬响，高下石阑斜。花密蜂随蝶，林深雀咤蛇。胜如摩诘画，不是季鹰家。

柳外长虹卧，江边小帘圆。水摇千嶂影，窗纳五湖天。隔岸谁家圃，开帆何处船。非关台榭好，此地最堪怜。

霜落川原淡，风高木叶丹。云垂千顷白，月堕一江寒。礼佛因成塔，焚香旋筑坛。竹声过小院，杂佩响珊珊。

沙暖鸳鸯困，江寒翡翠愁。红莲秋的历，短棹晚夷犹。处世长无累，端居百不忧。时时明月下，横笛倒骑牛。

清江绕槛白鸥飞，坐看潮痕上钓矶。松菊未荒元亮宅，芰荷先制屈平衣。窗前枫叶晚初落，亭下鲈鱼秋正肥。安得从君理蓑笠，棹歌相

迷入烟霏。

陈棟诗：季鷹雅志本江湖，胡为入洛诚计疏。一杯莼羹入归梦，岁晚仅饱松江鲈。何如王郎十亩宅，一生江头枕江碧。西风落日弄烟波，却笑陶朱计然策。我来访君春已深，江花江柳翻绿阴。相携三径拾瑶草，为问客来何苦心。固知此事君计得，我被微官苦相逼。劝君慎勿语弹冠，便恐纷纷北山檄。

陆孝子宅，在震泽镇，宋孝子陆十七所居也。宝祐二年，郡守赵汝历旌其门。

绮川亭，在莫舍村，宋参政范成大别墅之一也，后人因以名其地云。

大明周鼎诗：越来溪上仙人里，罢相归来有此亭。水极东南真泽国，山围西北好云屏。吴歌楚舞今安在？蔓草寒烟只自青。继者可无张雪俏，断鸿天末去冥冥。

许浩诗：人去亭荒几百年，四围栏槛镜中天。半帘春雨空啼鸟，十里烟波只钓船。相业自垂青史上，宸奎犹照石湖边。豪华代谢君休讶，接武清风有后贤。

武宣公第，在东门外学宫西，即臞庵故址，元都元帅宁玉退老处也。

万玉清秋轩，在同里镇，元江南财赋司副使、里人宁昌言别墅也。中有菊坡、岁寒屏、苍筤谷、来鹤亭、橘圃、芙蓉沼、金粟坞、碧梧冈、师古斋、栖云馆，华亭绘士张可观为之图。

大明郭登诗：王谢堂前久不归，野田荒树几斜晖。花开花落秋还在，年去年来事已非。杨柳风多凋翠缕，芙蓉霜重湿红衣。故人空感山阳笛，一段伤心画所微。

周叙诗：旧家原在同川曲，世振勋庸秉钧轴。云仍继者太中贤，解印归来悦幽独。别墅遥从天上开，竹间处处起楼台。岁寒屏古苍松老，来鹤亭深碧涧回。亭前橘柚千株绕，圃上芙蓉荫芳沼。残荷细卷玉露清，疏柳低垂紫烟晓。长坡迤逦篱菊芳，花开三径如柴桑。万斛香生金粟坞，

满庭阴绕碧梧冈。冈梧见说曾栖凤，凤去庭空如昨梦。只余万王在新图，往事繁华竟何用。当时故族称雪洲，二家文物同风流。雪洲令子太中倩，冰玉相辉不易求。陵迁谷变流光度，回首尘寰重增慕。宾鸿社燕几春秋，砌蚓池蛙自朝暮。云林只尺吴江湄，城郭故在人民非。名园叠榭总零落，湖光树色犹依微。玉堂先生雪洲后，图画当年善重购。甥馆应符宅相贤，兰阶尚想朱人旧。摩挲故物重傍徨，幽深一似平泉庄。茂苑遗芳何处觅，松陵风雨秋荒凉。

杨溥诗：社燕宾鸿共岁华，松陵禾黍故侯家。谁令千载柴桑里，一度秋风一度花。

刘铉诗：宁公在昔称时贤，头颅半白来归田。老怀澹泊慕幽雅，高居别筑临同川。数亩园林占清胜，四时景物夸奇妍。宾从日盈北海座，琴樽晚载南湖船。一朝陵谷那知变，废尽东吴旧庭院。扶疏修竹为谁青，零落芙蓉不成片。白云飞去不复来，只有堂前旧时燕。春深几树花乱开，无复当窗映人面。繁华事往今已休，东床老去怀旧游。歌舞重寻馆甥处，萧索碧梧风雨秋。陶令宅边松尚在，习家池上水空流。追思自足兴感慨，何独对此方为愁。六十年来驹过隙，俛仰之间已陈迹。画图寂寞久无闻，流落人间匪朝夕。客从何处远持来，佳致依然不殊昔。梦回昨夜到松陵，钟断长桥月初白。

小潇湘，在长桥南，元淮南中书行省管勾宁伯让所居，中有林馆、台沼，谢肃记。

水花园，在同里镇，元人叶振宗所居。园广数里，中有聚书楼、约鸥亭、小垂虹，池阁石梁，映带左右。今废为鱼丛。

南村，在绮川，元末隐士张琦所居，中有素心堂、陶庵、有石屏隶刻靖节移居首章。芳意轩、苔翠馆、雪舟亭，王行记。元无名氏诗：绮川嘉隐地，心迹远尘氛。山色长年对，溪声入夜闻。弹琴当落日，把酒对春云。每忆高堂上，斑衣独美君。

守约斋，在桃墩，元末学录吴简所居，中有月潭、雪区。

友竹轩，在半泽村，元末金玉局副使崔天德所居，周伯温

书扁，高启记。

水竹居，在平望镇，大明训导曹谨所治也。居有水竹，故名。合沙俞焯记。

元高恒诗：曹家池上绝尘氛，潇洒相看只此君。降渚已沈苍玉佩，临池还洗翠绡裙。朝阳风下春初浴，秋雨龙吟夜每闻。欲借一竿长钓此，扁舟何日棹溪云。

曹诜诗：溪头缚屋苦不多，奈此绕溪修竹何。天光云影忽颠倒，翡翠琉璃相错摩。方丈幽居元自好，寻常俗驾少经过。主人领客穿深窈，白日惟闻击节歌。

徐迪诗：此地风云久郁蟠，何人临水种琅玕。波涵秋影苍鸾舞，风散晴烟白鸟寒。把钓莫辞巢父去，题诗还共子猷看。更须斩绝开渠溜，莫放源头活水干。

陆广诗：为爱王征士，幽居发兴新。乾坤得清气，风月属闲人。已有双溪竹，浑无一点尘。平生随所寓，取适任天真。

王雨诗：屋枕澄湖地自偏，水光竹色蒲虚檐。风摇翠雨香浮席，月送金波影入帘。闲拂玉琴和凤吹，怒吹铁笛起龙潜。春时有酒无余事，笋熟芹香味可兼。

陈述诗：结庐修竹里，栏槛俯清流。六月不知暑，四时浑是秋。波明金镜皎，雨集翠云稠。浚仲今还见，应陪阮籍游。

大明张纬诗：高人何所适，水竹乃真赏。仰瞻翠檀栾，俯爱清滉漾。雨点玻璃碎，风击琅玕响。濯缨心自远，辟暑神先爽。深存渭滨意，欲继山阴往。幽悰亦同好，无由脱尘鞅。

寿朴堂，在绮川，大明户部侍郎莫礼所居，詹孟举书扁，方孝孺记。

遗老堂，在同里镇，大明布政使何源归老处也，程南云书扁，祭酒胡俨记。

大明张居杰诗：九重优诏许还乡，便向林泉结草堂。筇竹杖移花下月，鹿皮冠压鬓边霜。瓮开春酒流霞暖，帘卷香风化日长。赋就闲居

身自逸，湖山佳处恣尚羊。

遥望同川云树苍，别来不觉几星霜。归休已结香山社，访旧重登绿野堂。酒泛流霞人似玉，衣明宫锦鬓如霜。更期后会知何日，暂把离怀付短章。

墓域

汉中大夫严助墓，在县东南百里，至今呼其地为严墓。

吴将军盛斌墓，在盛墩。

麋城王墓，在麋塔村。

吴郡余杭邵氏夫人墓，在陈思村。

梁门下侍郎陆云公墓，在横山，故俗称陆墓山。

宋吴驸马墓，在儒林里。驸马名无考，相传尚高宗公主，敕葬此地。

元太中大夫宁昌言墓，在同里镇。

贡士王原杰墓，在陈思村。

大明户部左侍郎莫礼墓，在绮川。

布政使何源墓，在同里镇。

知府汝泰墓，在黎里镇。

知县姚明墓，在花园村。

御史黄著墓，在十一都。

会元赵宽墓，在吴山。

全孝翁吴璋墓，在梅里村。

南京刑部尚书吴洪墓，亦在梅里村，敕赐葬地，子刑部尚书山祐。

恭肃公周用墓，在十八都西亢字圩，朝廷遣官营葬。

形 胜

《宋图经》曰：吴江乐土，无垫溺荡析之患。范成大曰：松江、太湖，水国之胜，当天下第一。黄由曰：壮哉县也，水天寥阔，清澈扶舆。林至曰：松陵当江湖之会，而垂虹为天下伟观。元朱子昌曰：吴江有三江五湖之形胜，故其地为古今之雄盛。大明卢熊曰：吴江县治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绝景也。陈理曰：西南有太湖之险，东北有松江之堑，幅员五百里，膏腴数千顷，可谓险且富矣。若夫长桥诸亭，莺、石二湖，胜甲天下，岂特雄冠一邑而已哉。

宋范成大诗：长虹斗起蛟龙穴，朱碧栏干夜明灭。太湖三万六千顷，多少清风与明月。青鸥惊飞白鹭闲，丹枫未老黄芦折。谁将横笛叫苍烟，无限惊波翻白雪。洞庭林屋旧游处，玉柱金庭路巉绝。水仙逢迎掺修袂，问我归计何当决。去年匹马兀春寒，今此孤蓬窘秋热。人生意气得失间，轻重剑头吹一吷。莫将尘土涴朱颜，却待丹砂回白发。

黄由诗：归来三阅月，无事一关心。刈草寻花迳，开池漾竹阴。江边问明月，天际数归禽。幸有高宾至，相逢似竹林。

无名氏诗：玉蟾飞入水晶宫，万项琉璃碎晓风。诗就云归不知处，断山零落有无中。

画鵠高飞江水涨，老渔急唱夕阳斜。秋来客子动归兴，船到松陵即是家。

元张以宁诗：三高堂下绿蘋风，十载维舟两鬓蓬。范蠡无书留越绝，张翰有梦到吴中。云开笠泽浮珠阙，月出长桥动彩虹。长忆故人心断绝，五年南去小飞鸿。

高得旸诗：江色入秋清，蒹葭白露零。星移孤雁影，月落乱鸡声。旅泊常随处，舟行不计程。三高呼莫起，谁与话幽情。

李继本诗：客路几时尽，愁怀到处同。断帆冲暮雨，短笛咽秋风。

水碧沙云白，山青柿叶红。莫言诗费日，光动锦囊中。

丁敏《归吴江旧居诗》：一身衡寄在烟霞，首夏归来玩物华。满径绿阴山柘叶，一篱香雪野薇花。东邻旆影招沽酒，西坞歌声唱采茶。幽景慰情聊自适，短筇微服看桑麻。

大明吴复《吴江春望诗》：二月南江春雨晴，杂花开树柳飞莺。江湖一色葡萄绿，吴越千重锦绣明。珠箔小娃金缕曲，玉楼仙客紫鸾笙。白头庾信思乡国，无限春光感旧情。

吴山越水二千里，寒食清明三月天。野居桃花沽酒骑，画桥杨柳钓鱼船。红云楼阁金银起，白日城池锦绣悬。不似去年苔雪上，一窗风雨枕书眠。

胡奎诗：江上凉生白苎袍，荻花枫叶晚萧骚。长虹饮涧天在水，怒雷劈山风送涛。地势混茫通九泽，风流今古属三高。收帆暂向枫湾宿，唤起吴姬压小槽。

徐衍诗：晓发松陵道，悲笳起戍楼。江声随逆旅，月色送行舟。寒苇孤洲水，霜枫两岸秋。明朝吴故国，今古恨悠悠。

陶振诗：吴淞江上望垂虹，历历山川似画中。泉脉分甘天目近，湖翻底定海门通。蒹葭苍翠秋光净，禾黍青黄岁事丰。泽国交游几人在，寄书无便托鱗鸿。

又《归吴江诗》：松陵山水忆曾游，转盼于今五十秋。黉舍履霜晨听讲，长桥玩月夜停舟。甘泉彻底蛟涎吐，震泽澄波蜃气收。维棹何当寻故老，江头重访御书楼。

孙作《泊吴江呈继上人诗》：松陵桥畔太湖前，斜日青枫系客船。引颈数看花鸭乱，含情深愧白鸥贤。千鎔庾岭传无尽，一宿曹溪觉有缘。稍待月明风细熟，卧吹箫管学坡仙。

韩奕诗：闲游何处寄闲情，江上维舟眺晚晴。秋雨荒城犹草色，天寒远寺又钟声。支离形影中年过，萧散心情物外轻。问信偶来居士室，焚香煮茗话无生。

朱实昌诗：浪起秋风万顷花，吴江一望太湖赊。子胥谋略原仇楚，

张翰功名尚忆家。庙倚虹桥长卧水，舟摇月棹远侵沙。不堪夜静鸣孤鹤，坐看。¹

喻时《松陵小述诗》：乘舟久在夫差国，问俗独怜木犀□²。震泽春深花绕县，洞庭云尽日行空。鸣枭不得仇公化，拥鵠何能李氏风。怀古只惭对铜墨，奔驰愁向大江东。

东风渺渺蚬江楼，雨去风还客未休。角里村荒多赋税，松陵山远半公使。汲生独抱荥阳耻，漆女空悬鲁室忧。驲传夜阑人不寐，孤情何处问沧洲。

松陵八景 一曰平湖落雁，二曰太湖春波，三曰洞庭白云，四曰垂虹夜月，五曰华严晓钟，六曰海云夕照，七曰夹浦归帆，八曰龙庙甘泉。以上旧定。

一曰平湖落雁

大明吴骥诗：沙边鸥鹭自相依，又见随阳白雁飞。未必幽栖矰缴少，应缘此处稻粱肥。

周忱诗：极浦秋色寒，随阳见飞鸿。影迷天际月，声断江上风。方欣稻梁富，矰缴何由逢。

二曰垂虹夜月

吴骥诗：幽亭俯瞰白鸥波，有客凭栏发浩歌。不是水天空阔处，如何容得月明多。

周忱诗：清波卧长桥，深潭漾华月。肃肃夜景澄，微微天籁发。幽人亭宇间，钩帘坐清绝。

三曰海云夕照

吴骥诗：江村禅院寂无哗，远浦烟生日易斜。返照入帘僧出定，不禁庭树噪归鸦。

周忱诗：绚园映霞彩，夕阳在西峰。贾人罢山市，寒殿鸣昏钟。遥

¹ 后面原缺。

² 原缺。

见浮屠顶，归鸦翻背红。

四曰夹浦归帆

吴骥诗：水禽飞尽一汀烟，帆挂秋风逐钓船。谁信江湖远朝市，此身犹被利名牵。

周忱诗：水阔天气清，云归日将暮。轻帆扬布帆，渺渺烟中度。舟人多语声，笑指家山路。

五曰雪滩独钓

吴骥诗：白沙飞雪拥晴滩，回首苍茫落照间。甚笑渔翁为贪利，一竿犹钓不知还。

周忱诗：荆曲兴方尽，灞桥诗思阑。梅梢露晴月，天地浩漫漫。放歌独何事，垂纶漾清湍。

六曰塔寺钟声

吴骥诗：浮图百尺倚秋云，古寺僧归独掩门。只恐尘寰迷醉梦，疏钟长为警晨昏。

周忱诗：缁宇隔尘寰，旦暮钟声度。韵随仙梵微，音与闲云去。孤艇泊枫桥，闻之发深悟。

七曰吴山白云

吴骥诗：山光云气两模糊，翠縠才妆素练铺。尽日西窗闲柱颊，何须披玩郭熙图。

周忱诗：翠微倚天半，白云时往还。暝浮飞鸟外，影落平湖间。惟应栖遁者，无心相对闲。

八曰直溪春水

吴骥诗：雨添新绿绕溪流，眼底飞烟暗柳洲。无限好怀吟不尽，却输清景与沙鸥。

周忱诗：雨余春水生，泛泛没汀沚。鱼戏新蒲间，舟维绿杨里。日暖东风狂，桃花浪初起。以上续定。

一曰具区云涛，二曰鲈乡烟雨，三曰垂虹夜月，四曰塔寺朝阳，五曰西山爽气，六曰龙湫甘泉，七曰简村远帆，八曰雪滩钓艇。以上莫旦

更定。

震泽八咏 一曰陆子幽居，二曰鸥夷烟艇，三曰洞庭罨画，四曰太湖巨浸，五曰龙宫芷药，六曰镇学弦歌，七曰三贤祠，八曰旌孝坊。

黎川八景 一曰吴山耸翠，二曰黎水澄清，三曰拙庵故居，四曰登瀛遗迹，五曰罗汉（寺名）钟声，六曰岳宫播影，七曰禊湖夜月，八曰月湾渔舍。以上原定。

一曰瀛桥联袂，二曰禊湖流觞，三曰毗卢晚眺，四曰玛瑙（庵名）春游，五曰焦泽菱舟，六曰月湾渔舍，七曰鸭泾帆影，八曰鹤野歌声。以上秦登新定。

平望八景 一曰莺湖夜月

大明俞睦诗：雨过南湖水正宽，琉璃影里月光寒。双莺一去无踪迹，夜夜惟看浴素鸳。

二曰荻塘跃马

俞睦诗：当年于𬱖刺湖州，曾筑长堤捍逆流。两岸晓风杨柳绿，王孙得意骋骅骝。

三曰玄真仙迹

俞睦诗：桃花流水鳜鱼肥，之子仙游尚未归。留得青山苔石在，行人错认绿蓑衣。

四曰殊胜钟声

俞睦诗：树色依微欲曙天，一痕残月堕江烟。莺湖西畔前朝寺，惟有钟声落钓船。

五曰驿楼览胜

俞睦诗：画栋翚飞耸碧空，湘帘高卷绿杨风。吴山雪水无穷趣，都在凭阑一望中。

六曰远浦归帆

俞睦诗：芦荻萧萧起晚风，行人从此挂归蓬。遥看隔浦含烟树，尚带残阳一抹红。

七曰桑盘渔舍

俞睦诗：几家茅屋住烟村，桑柘重重绿映门。昨夜莺湖初雨过，渐看新涨入篱根。

八曰溪桥酒店

俞睦诗：溪桥酒店荫垂杨，好鸟多情唤客尝。最爱春风初起处，一帘疏雨杏花香。以上陈克礼定。

同里八景 一曰长山岚翠

大明吴骥诗：平畴绕郭无崇冈，前溪后圃遙相望。长山突起若屏障，来自艮位趋乾方。坡陀才及数仞高，绵亘已逾千丈长。西瞻林屋势连络，灏气直与云飞扬。晴岚暖翠看不足，碧草满地松苍苍。山灵蟠郁久未发，待为先哲开玄堂。百年浮世竟徂谢，一生清节何时忘。乃知斯境称潜德，亦有隐者居其旁。泉台深闭白日静，宰木闲倚秋风凉。摩挲石刻独延伫，鹤怨猿啼恐断肠。

二曰九里晴澜

吴骥诗：太湖风涛涌银屋，望处令人骇心目。岂知数里小澄湖，近接吴淞烟水曲。未能朝宗会百川，颇擅清幽远尘俗。沿堤冉冉春流漫，拍岸溶溶朝雨足。桃花浪暖镜光平，时动微澜绉轻縠。忘机沙鸟自往还，无意汀蒲为谁绿。农忧亢旱资灌溉，户有鲜鳞供口腹。我游朔方思故乡，恒厌黄埃暗山谷。此日南归得纵观，欣闻渔唱声相续。欲供佳景入吟怀，为报斜阳舟去速。

三曰林皋春雨

吴骥诗：林塘回合水交流，郁葱佳气常凝眸。巨族相承今几叶，家有恒产贻孙谋。农祥司春肇东作，檐前喜听啼斑鸠。一犁膏雨既沾足，老犍缚轭来西畴。比邻相戒亦务本，男耕妇织无他求。秧针刺水绿云布，桑麻绕屋苍烟稠。路通樵径绝尘鞅，门临钓矶飞白鸥。桃源想像不可到，此景彷彿如沧州。何人高隐谢名利，草堂新筑为藏修。人生万事皆梦幻，但愿晚景长优游。

四曰莲浦香风

吴骥诗：春光已暮繁华少，目送残红栖碧草。此身况复在江村，何

处寻幽散怀抱。岂知佳景近禅房，数亩陂塘自清悄。夹岸垂杨影渐多，凌波菡萏开逾好。翠盘擎重露珠凉，花锦艳烘霞气早。静无尘事可投闲，旁有钓矶飞白鸟。地僻虽然远市廛，民淳却喜无机巧。青云有客继登科，坊第连云超物表。水亭潇洒挹香风，九夏那知炎暑恼。会见功成昼锦归，重为哦诗发天藻。

五日南市晓烟

吴骥诗：岭南虚市几家村，荆吴亥市名犹闻。却羡此中生意好，懋迁百货无朝曛。地带三吴远近至，桥通一水东西分。白粲连艘何济济，青蛙满筐常欣欣。邻鸿唤梦惊起早，争先逐利忘其勤。举网得鱼呼钓艇，当垆貰酒开芳樽。踵接肩摩肯辞险，群分类聚如飞蚊。初疑眼界隔烟雾，那知跬步皆尘氛。坐令儿曹亦丧志，岂解读书能缀文。先贤每戒登陇断，茲事与君难细论。

六日西津晚渡

吴骥诗：远陌初穷临渡口，关津恒置官兵守。一水非遥涉者艰，扁舟长系沙边柳。负薪晚过见莞童，荷鉏朝出知田叟。戴白垂髫去复来，中流指顾犹回首。月落江城曙色寒，烟生茅屋斜阳后。此时归思正忽忽，立断西风待应久。其旁兰若自昔年，老衲经营今尚有。危竿幡动骇禽飞，败席尘疑容鼠走。凄凉何用感余怀，陈迹依然名不朽。却叹缁流口已多，人豪更有昌黎不？

徐师曾按：《莫志》载“同里八景”云吴骥定，今按骥诗，仅存六景，而无所谓“野寺昏钟”、“水村渔笛”者，疑骥时止六景，《莫志》增入二景而概之骥所定欤？然不可晓矣。

绮川九咏 一曰绮川亭，二曰仙人里，三曰南村，四曰时思庵，五曰东村，六曰西陂，七曰湖翻，八曰山翠，九曰寿朴。以上朱应辰定。

韭溪八咏 一曰溪桥晚眺，二曰龙舌渔翁，三曰东林精舍，四曰唐塔灵祠，五曰沈望烟林，六曰平湖雨霁，七曰湖浦帆归，八曰沟渎夜泊。以上吴本定。

庞山八景 一曰湖开似镜，二曰土阜如山，三曰甘泉古墓，四曰长

渠清流，五曰前村牧笛，六曰远浦渔舟，七曰野花如染，八曰湖草长春。

梅墩八景 一曰三村土秀，二曰九里湖清，三曰龙珠夜月，四曰岳庙晓钟，五曰梅窗书屋，六曰茅店酒帘，七曰石桥渔船，八曰古井龙光。

吴江县志卷之九

食货志一

户 口

宋，户二万五千五百五十有二，口十七万八百三十有九。

元，户八万四千三百，口三十二万八百五十有二。

大明洪武四年，户八万三百八十有二，口三十六万一千六百八十有六；九年，户八万一千五百七十有二，口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有八；二十四年，户七万四千八百三十有一，口三十万八千一十有七。

永乐十年，户七万四千八百三十有一，口二十五万九千一百有一。

宣德七年，户七万九千六百四十有五，口二十六万八千二十有九。

正统七年，户七万二千七百有八，口二十六万八千二十有九。

景泰三年，户六万七千八百有四，口二十七万一千四百二十有一。

天顺六年，户六万八千三百六十有五，口二十七万二千六百九十有一。

成化二十二年，户七万二千四百四十有五，口二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有二。

弘治十八年，户八万一千九百一十有六，口二十六万七千一百。以上人口男妇并计。

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户不载编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有七。以上止计成丁男子。三十六年，户八万六千八百六十有六，口二十五万九千六百五十有七。男子一十六万二千四百六十有二，内成丁一十六万四十有四，不成丁二千四百一十有八；妇女九万七千一百九十有五，内大口九万六千二百有五，小口九百九十。

土 田

宋之田有：曰公田，供充、淮军食。亩租自一石五斗至七斗一升四合；曰围田，江湖滨水浅处，民围为田。租四斗或三斗；曰沙田，民自经理江湖沙涨地为田。租三斗或二斗；曰成田，民辟草菜为田。租二斗；曰营田，民耕官闲田。租四斗或三斗二升；曰职田，给文武官养廉，民佃入租。租自八斗七升至六斗三合五勺。曰常平田，没入官者。曰义役田，乡民出助保正差役者。曰社仓田，官买民田以备荒者。曰四局官租田，曰养济局田，曰居养院田，恤养鳏寡孤独老幼废疾者。曰囚粮田，官发以充囚食。曰没官田，断没各项田土。科租高下有差，高者不逾一石五斗，下至二斗，数皆无考。

元之田亦有：曰公田，亩租自八斗至五斗；曰营田，曰职田，租皆二斗；曰围田，租二斗六升六合七勺；曰常平田，租三斗五升；曰户绝田，曰义役田，曰没官田，租皆八斗；曰安养院田，曰江浙财赋田，租皆七斗；曰潘宗裕改科田，租三斗；曰江淮财赋田，租一石五升或三斗，总计三千三百六十八圩一

万一千四百十五顷四十五亩四分。延祐四年，行经理之法，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

大明田地：分官、民、抄没三项。官田地起科凡十一则：曰七斗三升，曰六斗三升，曰五斗三升，曰四斗三升，曰三斗三升，曰二斗三升，曰一斗三升，曰一斗，曰五升，曰三升，曰一升；民田地起科凡十则：曰五斗三升，曰四斗三升，曰三斗三升，曰二斗六升，曰二斗三升，曰一斗六升，曰一斗三升，曰五升，曰三升，曰一升；抄没田地有原额、今科之分，原额田起科凡六则：曰七斗三升，曰六斗三升，曰五斗六升，曰五斗三升，曰四斗三升，曰四斗；今科田起科凡一则：三斗五升。洪武初，计拨官民田、地、山、荡、塘、池、溇一万一千五十三顷七十六亩八分四厘二毫四丝八忽国。官田地四千五百九顷七十亩三分三厘九丝八忽，民田五千三百七顷五亩九分五厘，抄没原额田五百十三顷七十三亩九分六厘七毫，今科田九百二十四顷三十六亩五分八厘五毫六丝八忽。天顺六年，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八圩官民田地等项一万三千九百五十八顷五十三亩二分一厘五毫。田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六顷二十八亩九分三厘三毫，地四百九十三顷二十一亩一分四厘三毫，山十三亩二分，荡九百六十六顷三十八亩九分三厘二毫，塘二亩四分三厘，池十三亩一厘四毫，溇一顷九亩八分四厘五毫。弘治十六年，官民田地等项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八圩。据《郡志》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七顷有奇。官田地等项八千七百一十九顷，民田地等项四千二百三十八顷，各有奇。《莫志》云：官田地七千七百六十八顷二十六亩，民田地四千二百二十二顷四十九亩，各有奇。与《郡志》不同，未知孰是。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原额，官民田地等项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七顷四十七亩二分七厘一毫，每亩三斗三升三合。续奉巡抚都察院劄付该掌詹事府事、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奏，为恩渎宸严、明饬典宪，以振举军国大计事，理清出弊隐改正田二十一顷六亩。

四分四厘三毫，按此开载不尽致生弊端。内除覈实续勘公占田二顷六十九亩五分二厘六毫，坍湖田一百六十五顷七十七亩六分五厘，积荒田三百九十六顷七十八亩三分九厘二毫，该实在田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三顷二十八亩一分四厘六毫。据前当有此数，弊源已起于此矣。内分四项：一项止征正粮荡溇二百三十六顷六十四亩九分九厘五毫，一项原免科加耗六斗以上田二百一十一顷七十七亩二分三厘六毫，一项今免科加耗五斗以上田二千一百六十一顷三十亩八分四厘二毫，一项该科加耗四斗以上至一斗以下田九千四顷七十四亩六分。以上四项，内除荡溇一项该田，三项共计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七顷八十二亩六分七厘八毫，此实在田荡数也。及奉例清查项下截止征正粮荡溇数同上，肥瘦相等田一万一千九十六顷六十三亩一分五厘一毫。今按：肥瘦相等田即前原免科加耗六斗以上至该科加耗四斗以上至一斗以下三项田也，乃于内隐下田二百八十一顷一十九亩六分一毫，却将止征正粮荡溇数混入以足前实在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三顷二十八亩一分四厘六毫之数，故愚以为有弊也。此外，又有另项科麦，今派征正耗米三斗七升六合，地三百六十二顷六十三亩五分七厘一毫；又科租田地荡八百五顷八十三亩八分二厘八毫。

徐师曾曰：邑中土田税额多重，盖由国初籍沈万三之产以入官，名曰抄没官田，获其佃人之租，即以为则，故有至石以上者。宣德中，巡抚周文襄公与知府况公奏减其额，民稍苏息，厥后相循以迄于今，巧伪日滋，号称弊薮。虽有智者，不能烛其奸也。自嘉靖十七年郡守王公厘正之后，颇为一治。然闻之长老，犹云有遗憾焉。今即其书而详考之，分项数内明开止征正粮荡溇若干，原免科加耗六斗以上田若干，今免科加耗五斗以上田若干，该科加耗四斗以上至一斗以下田若干，则荡之为荡、田之为田昭昭矣。及奉例清查项下截肥瘦相等田，其数与前田三项不合，则是隐田二百八十一顷一十九亩六分一毫，

而以荡补之也。册中又载另项科麦地、科租田地荡，并未见入税额，岂公之力有所未逮，而奸人乘间以售其欺欤？故书册既行，则众论汹汹，莫不怀公之恩。惜公之志，而恨奸人之欺。至有条列其弊而刻为私书者，生员沈应元等刻《江鸣弊略》。有梓之便面者，生员李瓒。有咸于经赋¹者，贡士袁黄、耆民陆经。虽其用意不同，要非无因而发也。厥后，清查而弊隐改正之数，率多吻合，则非漫作明矣。方今众口籍籍，皆谓有无粮之田而奸户岁擅其利者，有浮剩之赋而房科坐分其余者，特以知因之人既染指而不肯言，有志之士又无门而得其故，故终不能明耳！当时掌数之人为总耆徐福、总书陆鑛，鑛寻物故，严仁代之，而仁之知数者则金佩也，二人尝奉县命一至余家，余以其故叩之，则各持一籍指示云：某项内又除公占坍荒若干，某项内又除坍荒若干，故实在止有此数。叩其所据，则曰官有案卷，历年可查。余闻之，且信且疑，退而取改议书册与原书册校之，则除虚条下，初无改窜之字，清查条下，已连续勘之文，乌得云三项内又各除公占坍荒若干而实在止有此数邪？且彼之所据者案卷耳，夫案卷出吏胥之笔，故其弊艰深而难知，书册经王公之手，故其弊疏漏而易见，非公之弊也，公力不及之弊也。今乃不信书册而信案卷，则所谓书册者将安用邪？然当时匆匆不获录其籍，后复求之则不可得矣，岂以余言为诞妄而置之欤？抑别有故也。故据愚见，当为实征田地荡溇等项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二顷九十五亩一分四厘六毫，而后其数可合也。其后，十九年，增田地五十二亩一分五厘三毫，荡一十五顷三亩八分一毫，减田二十六亩六分六厘六毫；二十年，田地荡增二十六顷二十九亩一厘七毫，减二顷十亩九分五厘六毫；二十一年，除升科外，增荡一十四亩七分五厘，减田二亩

1 经赋，常规赋税。

二分；二十六年，除升科外，增荡一顷一十二亩五分七毫；二十七年，增田二十一亩七分，荡二十亩二分；二十八年，荡增六顷四十四亩八分四厘一毫，减二十四亩；二十九年，增田荡七顷七十八亩一厘四毫；三十年，除升科外，增荡八顷四十三亩六分八毫。¹三十一年，除升科外，增田地潭荡梗一顷六十九亩八分七厘七毫，减田一十三亩八厘一毫；三十二年，除升科外，增田荡一顷十三亩八分五厘；三十五年，除升科外，增田荡梗二顷九十亩一分五厘九毫，减田四十亩，较诸王公之初实增六十八顷七十九亩三分七厘四毫。有司徒知地辟赋增以为国家之利耳。以余考其所增，大抵荡居十九。夫荡额日广则水利日微。一遇淫雨浃旬，淹没几尽。上亏正赋，下蹙民生，不知数年之所加能补一岁之所亏乎！此源不塞，是使奸民擅利而王室坐受其害也。至于被讦自首之田疑多当时欺隐之弊。盖亦长老所云“犹有遗憾者”也。呜乎，剔弊之难有如是矣。

官漾荡四十一：小官荡、贺家滩、死人瓮、馄饨兜、北曹荡、熟字荡、黑虎兜、东西茶池、牛肠泾、天荒荡、白花漾、姚清之荡、曹阡荡、八字荡、潘家荡、雷墩荡、南麻漾、新官荡、倒阙荡、野坑荡、上下荡、泥潭荡、三陈荡、北角荡、章湾荡、戚家湖、火洋潭、穆和溪、东官荡、水花园、南洋湾、法字下脚荡、桂枝荡、倒鹤荡、白巨驹湾、水月院荡、葫芦兜、长浜荡、八门荡、南胜东荡、东天荒。

民不取鱼，止许渔船户取鱼办课。

物产

谷之属五：曰粳，曰糯，曰麦，曰荳，曰粟。名莺粟。

梗之种七十：曰箭子稻，曰香梗稻，曰大籼，曰小籼，曰

¹ 原稿其后阙“三十一年”至“如是矣”内容，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早白稻，曰晚白稻，曰赤芒，曰白芒，曰早稻，曰乌稻，曰大乌芒，曰小乌稻，曰乌须，曰乌儿，曰灰稻，曰雷稻，曰大黄稻，曰小黄稻，曰青光头，曰花光头，曰金城稻，曰云南稻，曰乌口稻，一名牛口乌。曰紫芒稻，曰泥里变，曰雪里变，曰马鬃乌，曰鹅脚黄，曰靠山青，曰上秆青，曰光头白，曰麻子乌，曰赤籼，曰黄糯，曰晚陈芒，曰晚颊芒，曰小白稻，曰山白稻，曰雪里拣，曰稻公拣，曰红皮稻，曰红莲稻，曰红蓬稻，曰红蒙子，曰枇杷红，曰赤谷稻，曰矫赤稻，曰红稑晚稻，曰紫染头，曰黄梗籼，曰稊稊稻，曰师姑梗，曰鸭嘴稻，曰吊杀鸡，曰无名稻，曰扬名香，曰闪西风，《郡志》入糯种。曰野稻，曰慳五石，曰六稀稻，曰百日赤，曰三朝齐，曰八月白，曰中秋稻，曰六十日稻，曰再熟稻，曰靠离望，曰救公饥，曰下马看，曰麦争场。

糯之种三十七：曰金钗糯，曰珠子糯，曰朱砂糯，曰胭脂糯，曰佛手糯，曰灶王糯，曰师姑糯，曰矮儿糯，曰虎皮糯，曰虎斑糯，曰鹅脂糯，曰羊脂糯，曰羊须糯，曰乌须糯，曰牛口乌，曰青秆糯，曰赤谷糯，曰栗壳糯，曰蟹壳糯，曰芝麻糯，曰榧子糯，曰芦黄糯，曰瓜熟糯，曰早红糯，曰早黄糯，曰长鬃糯，曰乌香糯，曰川梗糯，曰铁梗糯，曰瞒官糯，曰赶陈糯，曰中秋糯，曰秋风糯，曰闪西风，一名早中秋。曰香糯，曰冷糯，曰晚糯。

麦之种十一：曰大麦，曰小麦，并有早、晚二种。曰穧麦，有赤、白二种。曰荞麦，曰舜哥麦，曰紫秆麦，曰白麦，曰赤麦，并有早、晚二种。曰手麦，曰横枝麦，曰火烧麦。

荳之种十一：曰白扁荳，入药，互见药属。曰羊眼荳，与白扁荳同，但开赤花。曰黄荳，有大、小二种，鲜时呼毛荳。曰黑荳，曰香珠荳，曰赤荳，曰豌荳，俗呼寒荳。曰蚕荳，宋杨万里诗：翠英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软欺酥。沙瓶新熟西湖水，漆榼分尝晓露腴。味与樱梅三益友，名因蚕茧一钩丝。老夫稼圃方双学，谱入诗中当稼书。

曰江荳，曰若达荳，曰刀荳。芝麻附焉。

麻之属三：曰苎麻，曰黄麻，曰络麻。黄草附焉。

蔬之属三十三：曰藏菜，曰油菜，曰青菜，曰匾菜，曰芥菜，曰苋菜，曰菠菜，曰野菜，曰塌科菜，曰莼菜。

宋杨万里诗：蛟人直下白龙潭，割得龙公滑碧鬚。晓起相传蕊珠網，夜来失却水晶帘。一杯淡煮宜醒酒，千里何须更下盐。可是士衡杀风景，却将膾膾比清纤。

元黄君瑞诗：蛟人绣满水仙裳，地轴天机不敢藏。水縠冷缠琼缕滑，翠钿清缀玉丝香。江湖有味牵情久，京洛思归引兴长。欲剪吴松缝不得，漫拖秋思绕诗肠。

大明高启诗：紫丝浮半滑，波上著秋风。忆共香菰荐，吴江叶艇中。

韩奕诗：采莼春浦作羹尝，玉滑丝柔带露香。却笑张翰未知味，秋风起后却思乡。

曰荇菜，曰茭菜，即芡实根也，食之甚宜人，为菜品第一。曰芹，大明高启诗：饭煮忆青泥，羹炊思碧涧。无路献君门，对案诚三叹。曰茭白，宋许景迂诗：翠叶森森剑有棱，柔条松甚比轻冰。江湖若借秋风便，好与莼鲈伴季鹰。曰莴苣，曰匏，曰蒲，曰胡萝卜，曰萝卜，曰茄，曰芋，曰葱，曰韭，曰薤，曰蒜，曰蘘荷，俗呼甘露子。曰冬瓜，曰黄俗多作王。瓜，曰酱瓜，曰丝瓜，曰生瓜，曰姜，曰葫萝，曰芫荽。竹笋、芦笋附焉。

果之属二十六：曰梅，曰桃，曰李，曰杏，曰银杏，生分同内者佳。曰枣，曰柿，曰梨，曰樱桃，曰枇杷，曰葡萄，曰石榴，曰橘。有绿、匾、平、蜜、波斯、早红、塘南七种，唯匾最多。曰柚，曰橙，有二种：蜜橙，品高；蟹橙，品下。曰柑，有三种：金柑，品上；牛乳，次之；苦柑，为下。曰香橼，曰香瓜，一名甜瓜，有金、银二色。曰西瓜，曰菱，四角为菱，两角为芰。唐东屿诗：交游萍荇似菰蒲，怀玉藏珍类隐儒。叶底只因头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曰藕，曰蔗，曰芡实，俗呼鸡头，种异他处。宋杨万里诗：江妃有诀煮真珠，菰饭牛酥软。

不如。手劈鸡腮金五色，盘倾骊领琲千余。夜光明月供朝嚼，水府灵宫恩夕虚。好与蓝田餐玉法，编归辟谷赤松书。曰莲实，曰荸荠，亦名地栗。曰茨菰。《本草》名乌芋。

药之属二十五：曰紫苏，曰薄苛，曰牵牛，有黑、白二种。曰枸杞，一名仙人杖。曰山药，曰金银花，曰香附子，即莎草根。曰荆芥，曰陈皮，曰瓜蒌仁，曰天花粉，即瓜蒌根。曰豨莶草，俗呼火杖草。曰牛顺头草，曰益母草，曰麦门冬，即沿阶草。曰侧柏叶，曰急性子，即凤仙花子。曰秋葵子，治产难。曰蝉蜕，曰莺粟壳，曰小茴香，曰萆麻子，曰蛇床子，生太湖傍。曰秃菜根，治癬。曰茄蒂。治痳。

竹之属七：曰猫竹，曰篠竹，曰台竹，曰凤尾竹，俗呼天竹。曰慈姥竹，俗呼慈孝竹。曰桃枝竹，曰哺鸡竹。

草之属十三：曰蘋，曰藻，曰蒿，曰菖蒲，有粗、细二种。曰茅，曰萍，曰杞柳，曰灯草，曰席草，曰菅草，可用织席捆屨。曰金丝荷叶草，曰润火草，曰解厌草。芭蕉附焉。

木之属二十二：曰桑，曰柘，曰槐，曰杨，叶大。曰柳。叶小。

唐白乐天诗：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絮扑白头条拂面，使君无计奈春何。

曰檀，曰梓，曰枫，曰松，曰栝。

唐皮日休诗：婆娑只三尺，移来白云径。亭亭向空意，已解凌辽夐。叶健似虬须，枝脆如鹤胫。清音犹未成，绚彩空不定。阴圆小芝盖，鱗涩修荷柄。先愁被颺抢，预恐遭蜗病。结根幸得地，且免离离映。碨砾不难遇，在保晚成性。一日造明堂，为君当毕命。

陆龟蒙诗：擢透逋客岩，遗根飞鸟迳。因求饰清閟，遂得辞危夐。真同柏有心，至若珠无胫。枝形短未怪，覩¹口差难定。况密三天风，方遵四时柄。那兴培塿叹，免答邻里病。微霜静可分，片月疏堪映。奇

1 原阙。

当虎头笔，韵叶通明性。会拂阳乌胸，抢材膺帝命。

曰桧，叶圆。曰柏，叶匾。曰榆，曰朴，曰椿，曰樗，曰穀，曰棟，曰冬青，曰黄杨，曰乌柏，曰白皂。

花之属三十二：曰牡丹。品类虽繁，然皆艰得。唯玉楼春最多。

宋朱长文诗：奇姿须赖接花工，未必妖华恨洛中。应是春皇偏与色，却教仙女愧乘风。朱栏共约他年赏，翠幄休嗟数日空。谁就东吴为品第，清晨仔细阅芳丛。

曰芍药，有深红、紫白诸色，千叶、重台数种。曰海棠，有垂丝、贴梗、莲花三种。曰蔷薇。有黄、红、白三种，黄色为上。

唐陆龟蒙《红蔷薇诗》：倚墙当户自横陈，致得贫家似不贫。外布芳菲虽笑日，中含芒刺欲伤人。清香往往生遥吹，狂蔓看看及四邻。遇有客来堪玩处，一端晴绮照烟新。

皮日休和诗：谁绣连延满户陈，暂应遮得陆郎贫。红芳掩敛将迷蝶。翠蔓飘飖欲藉人。低拂地时如堕马，高临墙处欲窥邻。只应是董¹双成戏，剪得神霞寸寸新。

曰玫瑰，曰辛夷。一名木笔²。

宋朱长文诗：楚客曾留咏，吴都独擅奇。风霆存老干，桃李避芳时。名入文房梦，功资妙手医。紫微颜色好，先占凤凰池。

曰木香。一名荼蘼。

宋项彦周诗：天遣司花宝笈开，皎绡散剪碧云堆。芳根移自蚕丛远，熏酿曾随凤诏来。祇恐飘风憾新竹，却惊残雪触苍苔。水仙欲逞幽香压，山谷似无诠品才。

曰梔子，即佛书所载薝卜花。曰水仙，曰萱，曰锦带。

宋王禹偁诗：一堆绛雪压春丛，袅袅长条弄晚风。借问开时何所似，好将绣被覆薰笼。

1 “董”字原缺。据《姑苏志》卷十四《土产》补。

2 辛夷，一名木笔，现在多用作木兰的别称。

曰瑞香，曰山矾，曰山茶。

宋朱长文诗：柏叶元同翠，桃颜未比红。留芳占春月，弄药耐秋风。
自称阶庭玩，休烦帘幕笼。佳篇补韦白，流品重吴中。

珍木何年种，繁英满旧枝。开从残雪里，盛过牡丹时。对日心全展，
凌风干不散。药阶如赋咏，欠此尚相思。

曰百合，有红、黄二种。曰紫薇，一名百日红。曰木樨，即桂花，
有黄、白、丹三种。曰葵，有红、白、紫、黄四种。曰菊，种类甚多，详
见《菊谱》，今不复载。曰杜鹃，曰茉莉，曰莺粟，曰梔李。

唐陆龟蒙赋：试问花翁，得桺李之春丛。移来砌下，出自山中。长
沾润雨，迥洒岩风。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艳，承画阁而逞微红。虚在芳
菲之数，徒于造化之功。弱植欹危，繁梢襞积。一枝上能万其肤萼，一
萼中自参其丹白。且桃以夭而舜以华。芍药为赠兮芙蓉可嘉。谁为剪
缃绮，碎明霞，凤葆揔拢于水殿，霓襟掩苒于云车。静倚庭楹，徐飘蕊
气。落幽闺怨别之梦，写空谷遗荣之思。初侍东陵圣母，冶态嫣妍。近
乱北烛仙人，愁容委堕。嗟其结莓苔之地，抱林麓之姿。蝶善舞而相略，
莺能言而见欺。香怜坠少，蒂恋飘迟。当杯者不顾，守道者应知。请看
嵇康高士传，莫信长安轻薄儿。

曰棣棠，曰芙蓉。

宋范成大诗：水上晴云彩练横，许多蜂蝶趁船行。渔樵引入新花坞，
儿女扶登小锦城。艳粉发妆朝日丽，湿红浮影晚波清。谁知摇落霜林畔，
一段韶光画不成。

曰白萼，曰凤仙，曰鸡冠，曰绣球，曰金灯，曰滴滴金，雨
水从叶滴地即生。曰夜落金钱。

羽之属二十一：曰鹤，曰鹳，曰鷗，曰雉，曰鹁鸪。

唐陆龟蒙诗：词赋曾夸雏鸣流，果为名误别沧州。虽蒙静置疏笼晚，
不似闲栖折苇秋。自昔稻梁高鸟畏，至今珪组野人憚。防微避缴无穷事，
好与裁书谢白鷗。

曰鹭鸶，曰鸳鸯，曰鹁鸪，曰鳩，曰布谷，曰鹰，曰乌鸦，

曰鵠，曰鵠，曰雀，曰黃雀，出二十六七八九都。曰黃鸝，曰画眉，曰鸡，曰鵠，曰鴨。

毛之属七：曰猪，曰羊，曰牛，曰马，曰犬，曰猫，曰鹿。

鱗之属二十一：曰鲈鱼。

宋苏轼诗：金橙纵使里人知，不见鲈鱼价自低。须是松江烟雨里，小船烧薤捣香蟹。

杨万里诗：鲈出鲈乡芦叶前，垂虹亭上不论钱。买来玉尺如何短，铸出银梭直是圆。白质黑章三四点，细鳞巨口二双鲜。秋风想见真风味，祇是春风已迥然。

元郭鄆诗：请君听说吴江鲈，除却吴江天下无。西风猎猎鸣菰蒲，冷然乘风空太湖。舟人渔子纷相呼，横江截以网罩罝。四腮端可充君厨，粼鱗圓細紅粉頰。文理匀膩白玉肤，不腥不膾不太腴。吾以鐵石心腸虎，磨刀霍霍飛凝酥。雪花□¹去千萼跗，橙齋醉辣香模糊。盤行箸扫²

曰鱖鱼，曰鳊鱼，曰银鱼，出莺脰湖者佳。曰鲙残，曰白鱼，曰鱻鱼，曰鲤鱼。

张雨诗：桃花鱖鱼世常有，莼菜鲈鱼浪得名。试吃江南鲤鱼尾，侯家无此一杯羹。

曰鲫鱼，出水田者佳。曰鲭鱼，曰针口鱼，曰河豚鱼。

宋梅圣俞诗：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貴不數魚虾。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如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嘴為镆铘。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护復矜夸。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1 此字原阙。

2 其后内容原阙。

范成大《叹》¹：蝨生藜苋肠，食事一饱足。腥腐色所难，况乃衷酰毒。膨亨强名鱼，杀气孕惨黩。既非养生具，宜谢砧几酷。吴侬真差事，网索不遗育。捐生决下筋，缩手汗僮仆。朝来里中子，馋吻不待熟。浓睡唤不应，已落新鬼录。百年三寸咽，水陆富肴簌。一物不登俎，未负将军腹。为口忘计身，饕死何足哭。作俑者谁欤，至今走末俗。或云先生意，除恶如热菽。逆枭与毒獍，岁岁参币王。芟夷入荐羞，盖欲歼种族。死生有定数，断命乌可绩。适丁是时者，未易一理局。鼋鼎子公怒，羊羹华元衄。异味古所珍，无事苦畏缩。骈头讧此语，戒谕祇取渎。聳盲死不悟，明智谅已烛。

曰斑鱼，曰鸡鱼，曰推车，一名折解钉。曰玉箸，曰黑鱼，曰鳝，曰鳗，曰鳅，曰虾。水鸡附焉。

介之属九：曰蟹。出汾湖者佳，名紫须蟹。

元郭鄆诗：请君听说吴江蟹，除却吴江无处买。岂无郁州与上海，独许汾湖十分倍。筐如负笈行披铠，大者盈斗吁可怪。爬沙惊倒儿女駭，黄金填胸高块磊。十月尖脐更精彩，玻璃玛瑙光璀璨。髓香骨脆味潇洒，坐令华堂厌烹宰。□□²糟丘与酰醢。酝酿风流无不改，介夫佳传传千载。

曰蚬，曰白蚬，出自蚬江。曰蚌，曰螺蛳，曰田螺，曰龟，出菱湖。曰鼋，曰鳖。

货之属十七：曰丝，曰绵，曰绢，曰罗，曰纻丝，曰绫，曰绡，曰又纱，曰绵布，曰苎布，曰熟苎布，曰缣丝布，曰麻布，曰黄草布，曰灯，品类甚多，互见“风俗类”。曰笔，曰蒲鞋。

宋刘章诗：吴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窗离玉指，便随罗袜上轻尘。石榴花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按：此诗则所制极精，今皆粗恶，时不同也。

¹ 《乾隆苏州府志》作“范成大《河豚叹》”，《吴郡岁华纪丽》作“范成大《咏河豚诗》”。

² 两字原阙。

曰烟火。

饮馔之属十四：曰酒，曰醋，曰酱，曰鱼鲊，《郡志》云：出吴江，以荷叶裹而熟之，味胜罇缶，名荷包鲊，或有就池中荷叶包之者。白乐天诗“就荷叶上包鱼鲊”，今无此制。曰蜜煎，曰薰杨梅。

大明沈周诗：摘落高林带雨枝，碧烟蒸处紫累累。肉多不走九微瘦，津略加乾味转滋。鸟口夺生鲜恐烂，龙睛藏熟久还宜。珍餐品作杨家腊，报寄须当费我辞。

曰松花饼。

张雨诗：怪来粧粧作鸡黄，浑是苍髯九粒香。甜味中边唯食蜜，苦心早晚待休粮。仙人骐骥留看取，道士嵩阳远寄将。笑比红綾春餽巧，齿牙根底嚼糖霜。

曰糕，有松实、重阳数品。曰饼，有糖、粉数品。曰角黍，曰油堆，曰圆子，曰饧，曰荳生。郡人甚珍之。

工作之属十七：曰绣作，曰皮作，曰裱褙，曰裁缝，曰雕刻，曰银作，曰漆作，曰铁作，曰锡作，曰铜作，曰木作，曰船作，曰石作，曰泥水作，曰窑作，止烧石灰，简村、平望皆有之。曰篾作，曰仵作。

贡 赋

税 粮

宋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乘传均定税额，分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敛于民者可谓薄矣。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始不一焉。

祥符中，夏税丁身盐钱二千六百贯有奇，绢九千六百匹有奇，紬四百五十四有奇，绵七千六百斤有奇；秋白粳米五万二

千石有奇。元丰三年，岁输帛一万三千匹，苗五万八千斛，纩四千一百两，免役钱一万四千缗，各有奇。淳熙十一年，苗五万七千二百石，夏税折帛钱七万三千贯，上供诸色钱二十万二千贯，各有奇。宝祐五年，加增苗额。自后，有税管关子苗米，续管赡军米等目，民间始多事矣。

元延祐四年，夏税丝三千七百六十斤，秋租粮二十二万二千八百三十石，轻赍二十二锭三十两，各有奇。所入视宋实相倍蓰。

大明洪武十年，夏税小麦三千石有奇，丝三千四百两有奇，钞六百六十贯有奇，农桑一万八千七百株有奇；秋粮三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十四年，夏税麦二千八百石，丝四万三千四百两，钞六百四十贯；秋粮四十二万七千一百石，各有奇。永乐十年，夏税麦二千九百石，丝四万三千八百两，钞六百六十六贯，各有奇；秋粮五十五万一千六百六十二石。宣德七年，诏减官田重额。正统二年，知府况公钟累疏奏，减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八石九斗四升九合三勺。天顺六年，夏税麦二千九百石，丝四万五千三百两，钞六百八十贯，农桑丝四千四百七十两；秋粮三十八万九千九百石，各有奇，马草七万八千九百包，户口食盐钞六十万二千贯，各有奇。弘治十六年，夏税麦二千九百石，丝四万五千三百两，钞六百八十贯，农桑丝折绢二百四十四匹；秋粮四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石，马草七万八千九百包，户口盐钞五百八十八两，义役银四千九十九两，马役银二千八百四十两，驿传水夫米三千一百八十石，各有奇。嘉靖中，夏税小麦二千九百五十石一斗七升二合二勺，丝四万五千三百四十六两七厘五毫，钞六百八十三贯二百八十七文九分八厘四毫，农桑丝折绢二百四十八匹一丈八尺一寸；秋粮三十八万七千七百一十石八斗一升八合六勺，马草七万八千九百八包四斤一十两，户口盐钞银一千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七分四厘四毫。

毫，义役银四千九十六两八钱九分二厘九毫四丝，驿传马役银二千八百四十两二钱，水夫米三千一百八十六石。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秋粮八事：

一曰以原额稽其始。原额正米三十八万七千七百一十石八斗一升八合六勺，奉例清出，改正田正米二千五百七十石三斗一合八勺，共正米三十九万二百八十一石一斗二升四勺。

二曰以事故除其虚。原额内除公占正米五十七石三斗七升七勺，原勘坍湖田正米三千八百一十八石五斗七升二合六勺，续勘坍湖等田正米四千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五合三勺，以上三项共除正米八千八百六十九石一斗六升八合六勺，于内奉例清出，捏报公占坍荒田正米一百七十三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核实公占田米一百石五斗四升五合五勺，坍湖田米五千六百五石三斗二升四合七勺，积荒田米一万四千一百四十石一斗二升四合四勺，以上三项共除正米一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六勺。

三曰以分项别其异。止征正粮荡溇正米九百一十二石四斗九升九合六勺，原免科加耗六斗以上田正米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六石五斗八升五合七勺，今免科加耗五斗以上田正米一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石三斗四升七合八勺，该科加耗四斗以上至一斗以下田正米二十四万八千三十二石二斗一升六合九勺，耗米一十万八千五十六石九斗六升八勺八抄，夏税麦折米二千二百四十六石六斗六升二合一勺，科租召佃增收等米三千七十石四斗五合二勺，奉例清查，止征正粮荡正米九百一十二石四斗九升九合六勺，肥瘦相等田正米三十六万九千五百二十二石六斗二升六合二勺，每亩摊正耗米三斗七升六合，该平米四十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三石三斗四升四合八勺。内隐米一万五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九合九勺，另项科麦地原麦一千一百二十六石八合三勺，议与秋粮田一例，每亩派征正耗米三斗七升六合，该平米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五石一斗二合七勺，又科租田地荡租米五千四百七十四石二斗八升一合一勺。

四曰以归总正其实。原定实征正耗平米四十九万二千二百一

十五石六斗七升八合一勺八抄，验派本色米二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三石五斗二升五合五勺，折色银九万八千九百三十五两三钱五分一厘三毫，准米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五升二合六勺八抄。嘉靖十七年，添入京粮耗脚兑军木板，又南京菜蔬及北运夫船米改折银，该减本色米四千八十五石三斗九升一勺，该加折色银四千一十一两五钱五分七厘八毫，议将金花等银褒益扣算，每银一两均准平米二石，减派米五万合四勺四抄，轻贵席脚木板银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三两九钱八分九毫九丝二忽八微，每银一两准米二石，该准米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七石九斗六升一合九勺八抄五撮六圭。户部坐派淮安常盈仓改兑：正米七千四百三十六石三斗一升，加三二耗米二千三百七十九石六斗一升九合二勺，芦席银四十二两一钱三分九厘九丝、木板银九两八钱五分三厘一毫一丝八微，共该本色正耗米九千八百一十五石九斗二升九合二勺，折色席木板银五十一两九钱九分二厘二毫八微，准米一百三石九斗八升四合四勺一撮二圭。户部坐派德府：白熟梗正米五十石一斗四升，准糙粳米五十五石一斗五升四合，每白正米一石加一六耗米八石二升二合四勺，共正耗白米五十八石一斗六升二合四勺，加二春办该准糙平米六十九石七斗九升四合八勺入抄，又船钱米二斗五升，雇夫米三斗，该糙米二十七石五斗七升七合，共该本色正耗夫船平米九十七石三斗七升一合八勺八抄，又每白正米一石脚费银三钱，该银一十五两四分二厘准米三十石八升四合，糙梗正米一百二十六石九斗一升，每石加二五耗米三十一石七斗二升七合五勺，又船钱米二斗五升，雇夫米三斗该米六十九石八斗五勺，共该本色正耗夫船平米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三升八合，又每正米一石¹脚费银三钱，该银三十八两七分三厘、准米七十六石一斗四升六合。内官监：白熟梗正米五百三十一石二斗。功用库：白熟梗正米二千六百五十五石七斗五升。光禄寺：白熟梗正米二千四百七八石七斗七升，白熟糯正米二百四十三石一斗。酒醋面局：白熟糯正米

¹ “石”字原稿模糊，据《乾隆吴县志·田赋二》补。

三百七十九石八升。京仓：白熟糯正米一十二石四斗，共白熟梗糯正米六千三百石三斗，准糙梗米六千九百三十石三斗三升，每白正米一石加三，该耗米一千八百九十石九升，共正耗白米八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九升，加二春办，该准糙平米九千八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升八合，又船钱雇夫米八斗，内本色一半，该糙米二千五百二十石一斗二升，折色一半，该银一千二百六十两六分，又每白正米一石，脚费银四钱，该银二千五百二十两一钱二分，共该本色正耗夫船平米一万二千三百四十八石五斗八升八合，折色夫船脚费银三千七百八十两一钱八分，准米七千五百六十石三斗六升。府部院等衙门：糙梗正米三千八百八十二石八斗，每石加三，该耗米一千一百六十四石八斗四升，又船钱雇夫米八斗，内本色一半，该米一千五百五十三石一斗二升，折色一半，该银七百七十六两五钱六分，又每正米一石脚费银四钱，该银一千五百五十三两一钱二分，共该本色正耗夫船平米六千六百石七斗六升，折色夫船脚费银二千三百二十九两六钱八分，准米四千六百五十九石三斗六升。宗人府等衙门：派剩折银正米二千八十八石四斗，每石折银七钱，该银一千四百六十一两八钱八分，准米二千九百二十三石七斗六升。京仓：折银正米一十九万五千四百六十一石七升，每石折银二钱六分，该银四万八千八百六十五两二钱七分七厘五毫，准米九万七千七百三十石五斗三升五合。两京公侯驸马伯并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俸米六百二十二石九升，禄米二十六石四斗四升八合八勺，共正米一千六百四十八石五斗三升八合八勺，每石折银七钱，该银一千一百五十三两九钱七分七厘一毫六丝，准米二千三百七石九斗五升四合三勺二抄。户部坐派南京光禄寺：白熟梗正米一十二石四升，次等白梗正米一千五百九斗七升，白熟糯正米二十二石四斗八升。南京酒醋面局：白熟糯正米一百二十三石九斗四升。南京会同馆：次等白梗正米一千六百八十九石九斗九升，准糙梗米一千八百五十八石九斗八升九合，每白正米一石加二，该耗米三百三十七石九斗九升八合，共正耗白米二千二十七石九斗八升八合，亦加二春办，该准糙平米二千四百三十三石五斗八升五合六勺，又夫船

盘用米四斗，该糙米六百七十五石九斗九升六合，共该本色正耗夫船盘用平米三千一百九石五斗八升一合六勺。南京神乐观：正米一百六石二斗三升。南京各卫仓：正米七千八十二石二斗，共正米七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三升，每石加二，该耗米一千四百三十七石六斗八升六合，又夫船盘用米四斗，该米二千八百七十五石三斗七升二合，共正耗夫船盘用平米一万一千五百一石四斗八升八合。南京牺牲所：菜豆一百六石二斗三升，每石连耗脚折银七钱，该银七十四两三钱六分一厘，准米一百四十八石七斗二升二合。凤阳府仓：折银正米一千四百一十六石四斗四升，每石折银六钱，该银八百四十九两八钱六分四厘，准米一千六百九十九石七斗二升八合。扬州府仓：折银正米二千一百五十七石四斗二升，每石折银六钱，该银一千二百九十四两四钱五分二厘，准米二千五百八十八石九斗四合。

六曰以运余拨其存¹。本府永丰仓：本色正米三千六百五十五石四斗四升，每石席脚米三升，该米一百九石六斗六升三合二勺，共该平米三千七百六十五石一斗三合二勺，折银正米三千六百五十五石四斗四升，每石折银三钱五分，该银一千二百七十九两四钱四厘，准米二千五百八石八斗八合。太仓军储仓：折银正米八千八百五十石三斗六升，每石折银三钱五分，该银三千九十七两六钱二分六厘，准米六千一百九十五石二斗五升二合。镇海军储仓：本色正米九千八百五十一石九斗四升，每石席脚米三升，该米二百九十五石五斗五升八合二勺，共该平米一万一百四十七石四斗九升八合二勺，折银正米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四石三斗四升，每石折银三钱五分，该银四千六百四十六两一分九厘，准米九千二百九十二石三升八合。本县儒学仓：正米三百五十石，每亩加耗席脚米五升，该米一十七石五斗，共该本色平米三百六十七石五斗。本县存留仓：正米一千七百四十五石二斗四升六合八勺。

七曰以存余考其积。夏税原额小麦二千九百五石一斗七升二

¹ 底本无“五曰……”文字内容。

合二勺、丝四万五千三百四十六两六分七厘五毫、钞六百八十三贯二百八十七文九分八厘四毫、农桑丝折绢二百四十八匹一丈八尺一寸，内起运京库：麦二千八百五十五石四十四升一合四勺、折银七百一十三两八钱六分三毫五丝、准米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六斗二升七勺。南京仓：麦三十二石三斗三升八勺，折银一十二两九钱三分二厘三毫二丝，准米二十五石八斗六升四合六勺四抄。凤阳府仓、镇江府仓：各麦八石七斗，各折银三两四钱八分，共准米一十三石九斗二升。京库：丝每丝一十八两，折绢一匹，该绢一千七百三十五匹，价银一千三百一两二钱五分，准米二千六百二石五斗。南京库：农桑丝折绢二百四十八匹一丈八尺一寸，每匹折银七钱，该折银一百七十四两二分二厘三毫三丝，准米三百四十八石四升四合六勺六抄。存留本府织染局：本色丝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六两六分七厘五毫，每丝一百两价银五两，该银七百五两八钱三厘四毫，准米一千四百一十一石六斗六合八勺。本府丰盈库：钞六百八十三贯二百八十七文九分八厘四毫，每钞一千贯价银三两，该银二两四分九厘八毫六丝，准米四石九升九合七勺六抄。马草：七万八千九百八包四斤一十两，内起运京库：折银草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七包一斤七两，每包折银三分，该银二千三百二十四两一分四厘三毫一丝，准米四千六百四十八石二升八合六勺二抄。南京内官监：齐头稻草一百五十八束，每束价银三分，该银四两七钱四分，准米九石四斗八升。南京户部：定场草一千二百八十三包三斤三两，每包折银一分八厘，该银二十三两九分九厘七毫四丝，准米四十六石一斗九升九合四勺八抄。户口食盐钞：六十三万三千四百一十二贯，内本色一半，钞每千贯原定价银一两七钱，折色一半，钞每千贯折钱二千文，续奉例每钞一千贯及铜钱二千文，该一块折征银四两，该银一千二百六十六两八钱二分四厘，准米二千五百三十三石六斗四升八合，内一半起运京库，一半有留本府支用。义役：银四千六百三十五两一钱二分，准米九千二百七十石二斗四升，以备两京户礼工部坐派物料并织造段匹，及苏太镇三卫军器浅船料银等项支用。驿传马役马价铺陈工食草料：银二千八百四十两二钱，准米五千六百八

十石四斗。驿递水夫工食只应修船：米三千一百八十六石，内拨松陵、平望二驿水夫工食各米一千三百五十三石，只应过关各米一百九十五石，修船各米四十五石。余积：本色米一千三百三十八石五斗七升九合八抄，折色银一千三百七十四两二钱三分三厘九毫三丝六忽四微，准米二千七百四十八石四斗六升七合八勺七抄二撮八圭，内续查田荡改科粮租除截上抄勺外，应减本色米四百三十二石八斗六升四合五勺，~~折色~~银一百九十一两九钱三分四毫，实余积本色米九百五石七斗一升四合五勺八抄，折色银一千一百八十二两三钱三厘五毫三丝六忽四微，准米二千三百六十四石六斗七合七抄二撮八圭。

八曰以征一定其则。每平米一石派征本色米五斗三升，折色银二钱三分五厘。

徐师曾曰：邑中赋税轻重不均，易主之后，照户推收，而圩田原额竟置不讲，故愚民求售，往往以重作轻，徒知邀一时之高值，而不顾后世子孙之害。吁！弊也久矣！自我王公厘正之后，加以摊耗之法，由是户无虚粮，人有成算，信世守之度也。但其中欺隐之弊，亦不能无。即如肥瘦相等田隐米一万五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九合九勺，而仅取止征正粮，荡溇补之，其所补者，不过正米九百一十二石四斗九升九合六勺而已，是田荡抵补之计，虽同而平米则不同也。详见“土田类”。此外，又有另项科麦地平米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五石一斗二合六勺，科租田地荡租米五千四百七十四石二斗八升一合一勺，俱未入会计。其后岁有增减，总除减免米四十七石九斗八升五合二勺外，十九年实增米二百六十五石二斗九升八合三勺，二十年又增六十九石四斗二升二合四勺，二十一年又增二石五斗三升一合三勺，二十六年又增四十二石四升七合四勺，二十七年又增二石七斗七升六合，二十八年又增一十八石一斗四升五合二勺，二十九年又增三十八石九斗七勺，三十年又增三十二石四斗九合七勺，三十一年又增三十七石四升一合。

一勺，三十二年又增五十五石四升九合四勺，三十五年又增一百一十五石四斗一升八合，共增平米六百七十九石三升九合五勺，合前五项，一项正征正粮荡溇米，一项肥瘦相等田米，一项科麦地米，一项科租田地荡米，一项新增告佃升科米。其实征平米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七石五斗七合七勺，除起存用米四十三万八千七十一石九斗五升三合六勺，余米一万四百三十五石五斗五升四合一勺，既不上供，徒为虚费。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为人上者，苟能以其羨余磨入会计，以足国课，则肥瘦相等田、科麦地二项，必有升合之减，以少苏疲困之民，特在乎加之意而已，余于良牧深有望焉。

商税钞

宋吴江务岁办钞一万多贯有奇，元则吴江、平望、震泽、同里四务办钞四千贯有奇。大明洪武中，置吴江、同里二局，以收商税等项钞贯。本折对收折色每钞一贯，折收铜钱二文。一曰商税。洪武十年，钞二千一百八十八万二千四百四十六贯有奇；二十四年，钞七千七百三十八锭五贯有奇；永乐十年，钞八千三百三十九锭二贯有奇；天顺六年，钞五千二百八十锭。二曰竹木炭。成化二十三年，钞一千八锭三贯四百四十三文。三曰花果树。成化二十三年，钞九十五锭三贯九百四十文。四曰门摊。成化二十三年，钞二千七百三十五锭七百二十三文。五曰契本工墨。成化二十三年，钞一锭七贯。六曰茶法引由。成化二十三年，钞一百锭。岁办钞九千二百一十九锭一十三贯二千一百六文。后革同里一局。弘治十八年，办钞一百二十九万四千四百二十一贯有奇。嘉靖四年，知府胡缵宗改议于城市各行铺户办纳门摊课钞，差其上中下为三等，三年一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岁办课钞银二百四十三两九钱七分五厘，遇闰月加银一十八两七钱三分六厘八毫一丝。

酒醋钞

宋无酒课，止征麌钱，数无考。元延祐七年，钞三千五锭四十一两有奇。大明成化二十三年，办钞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一锭六贯一千八百四十四文。弘治十八年，钞一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贯。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议折银二十八两三钱四分一厘五毫五丝。

房地钞

宋楼店务¹地钱九千贯有奇。元延祐七年，房地钞一十八锭六十九两六钱五分，闰月增办二两五钱。大明洪武十年，钞五十四万九百六十七文有奇。永乐十年，钞六百七十三锭六百文。成化八年，钞七百三十五锭二贯八百七十三文有奇。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不载。唯载长、吴二县数目，则本县免征可知。

土贡

宋无考。元贡貉皮一百张，狐狸皮二百张，羊皮十尺，雁翎三千四百根，各有奇。余物无考。大明，岁办杂皮八百张，翎毛十六万根，獐六只，鶲鵠七只，雁五十只，黄蜡五百三十七斤，灯草二百二十七斤，白匾豆四十六斤，黑牵牛二百斤，白牵牛十五斤八两，紫苏二百十五斤，荆芥一百九十五斤，陈皮五百七十八斤，青皮二百五十五斤，紫苏子四斤八两，薄苛二百十五斤，蝉蜕七斤，莺粟壳二十二斤八两，小茴香十五斤八两，枇杷叶三斤，香附子七十八斤，乌梅三十斤，山茨菰七斤八两，海金沙一斤。成化二十二年，杂皮折造胖袄一百五十件，

¹ 楼店务，宋代地方管理房地产税务的机构。

翎毛折钞六百四十锭，獐、鵩鵠、雁折钞二百五锭。

鱼课

洪武十年，额办钞六百六十一贯一百二十一文。嘉靖中，折办银六十五两。十七年，知府王仪议减银二十二两，实办银四十三两。又有鱼油黄、白麻料银已派入丁田。三十六年，仍改大均徭，此尚未议。

吴江县志卷之十

食货志二

徭役

宋役制¹

押录、贴书、县市坊正、祇候、分手、贴司、引事、厅子、书司、手力、乡司、乡橐、橐刺²、当直人、杂职、弓手、牢子、禁子、市巡所由、斗级、斗子、栏头³、务司、酒匠、棚子、直司、脚力、僧直司。以上金法无考。

元役制

里正五百三十人、坊正九人、王医一人、直学一人、祇候十六人、贴役二十二人、曳刺四人、禁子五人、弓兵二百七十

¹ 《乾隆吴县志》卷十《役法》云：“唐役制：以百家为里，设里正一人。五百家为乡，设乡正一人。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宋役制：初设差役法，熙宁中设保甲法、助役法，宝庆中义役法。考《宋图经》田赋中载夏秋各征免役钱九千七百三十四贯六百九十文，其法可概见也。”

² 后文作“曳刺”，当从之，指走卒、衙役。《元典章·礼部六·僧道教门法规》：“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书、祇候、曳刺人等，俱无定额。”

³ 后文作“栏头”，当从之。宋代以后承管税务等事的役吏。

人、房夫四十八人、拦头五人、盐军二百九十二人、织染匠六百十一人、杂造匠二百九人。以上金法亦无考。

大明役制

册役，每十年一造黄册，每里差其丁粮，上户十家编为里长，次百家为甲首，轮年应役。里中催征、勾摄、供应之事，皆责焉。又岁轮一人经催，以颛催征；书算二人，以掌税额，皆豫注定。外又岁金老人一人，以断乡曲。而又按区设粮长，以收税粮，扇书以稽出纳，塘长以修水利。别有县总书算，以主起存之数。而粮长之中，又复审其上者。役之虽非册定，然皆与里长从事贡赋之间，故总名之曰册役云。

一都一区一十八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八人，老人十八人，经催十八人，书算三十六人。

二都南六里，里长六人，老人六人，经催六人，书算十二人。

二都北二区十二保十五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保长十二人，里长十五人，老人二十七人，经催二十七人，书算五十四人。

三都东二区十五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十五人，老人十五人，经催十五人，书算三十人。

三都西一区十三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三人，老人十三人，经催十三人，书算二十六人。

四都一区二十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二十人，老人二十人，经催二十人，书算四十人。

五都一区二十二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二十二人，老人二十二人，经催二十二人，书算四十四人。

六都一区十八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八人，老人十八人，经催十八人，书算三十六人。

七都一区十二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二人，老人十二人，经催十二人，书算二十四人。

八都十四里，里长十四人，老人十四人，经催十四人，书算二十八人。

九都一区十二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一人，里长十二人，老人十二人，经催十二人，书算二十四人。

十都二区二十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二十人，老人二十人，经催二十人，书算四十人。

十一都二区二十三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二十三人，老人二十三人，经催二十三人，书算四十六人。

十二都五里，里长五人，老人五人，经催五人，书算十人。

十三都一区十五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五人，老人十五人，经催十五人，书算三十人。

十四都二区十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十人，老人十人，经催十人，书算二十人。

十五都十四里，里长十四人，老人十四人，经催十四人。

十六都十三里，里长十三人，老人十三人，经催十三人，书算二十六人。

十七都二区十八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十八人，老人十八人，经催十八人，书算三十六人。

十八都一区十九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九人，老人十九人，经催十九人，书算三十八人。

十九都一区二十四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二十四人，老人二十四人，经催二十四人，书算四十八人。

二十都一区十三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三人，老人十三人，经催十三人，书算二十六人。

二十一都一区八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八人，老人八人，经催八人，书算十六人。

二十二都一区八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八人，老人八人，经催八人，书算十六人。

二十三都东二区二十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二十人，老人二十人，经催二十人，书算四十人。

二十三都西二区十五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十五人，老人十五人，经催十五人，书算三十人。

二十四都一区十九里，粮长二人，扇书二人，塘长二人，里长十九人，老人十九人，经催十九人，书算三十八人。

二十五都二区二十二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二十二人，老人二十二人，经催二十二人，书算四十四人。

二十六都二区二十七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二十七人，老人二十七人，经催二十七人，书算五十四人。

二十七都二区二十一里，粮长四人，扇书四人，塘长四人，里长二十一人，老人二十一人，经催二十一人，书算四十二人。

二十八都六区四十二里，粮长十二人，扇书十二人，塘长十二人，里长四十二人，老人四十二人，经催四十二人，书算八十四人。

二十九都四区一扇三十三里，粮长九人，扇书九人，塘长九人，里长三十三人，老人三十三人，经催三十三人，书算六十六人。

粮长运役

北京库米麦折解户 即金花解户。一十五名。

北京总部二十名。

北京公侯禄解户六名。

北京宗人府解户三名。

北京绢解户一十二名。

北京马草解户三名。

南京仓麦折解户一名。

南京农桑丝折绢解户三名。

南京公侯禄解户一名。

南京总部六名。

南京马草解户一名。

南京牺牲所解户一名。

扬州府仓米麦折解户三名。

凤阳府仓米麦折解户三名。

镇江府麦折解户一名。

镇海仓运头八名。

永丰仓运头六名。

镇海仓米折解户一名。

永丰仓米折解户一名。

太仓军储仓米折解户一名。

山东马役银解户七名。

儒学运头一名。

徐师曾曰：运役之繁，浮于长税，民甚苦之。然其间有轻重之分，故金拨者必量其赀之高下而名，数之多寡恒亦因之。其或区中贫乏不得已而金以为长者，则直免之。此吾邑世守之制也。嘉靖十八年初，令无役者按分出银，每分银七两。以供别费，谓之空役。自是，岁以为常。又兵兴以来，他役杂出，民益病焉。司牧者诚能罢此无名之征，或请损之，使与此役协力相助，则庶乎其可也。

差 役

黄册既定，则按册轮流差其丁粮，上、中者役之，下者贴之。名曰均徭。厥后，那移飞走，百计规避。正德中，巡按御史朱实吉廉其弊，总计里中丁粮，均为十甲，弊用稍除。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建议总计邑中丁人九万五千六百六十有七，官民田地一万八百五十顷八十五亩三分八厘，荡一千一百四十八顷一十二亩三分九厘五毫，令民岁出丁银三分，田一亩银一分二厘，荡一亩银四厘，凡得银一万六千三百五十两二钱八分三毫，仍于该年应役甲中差其上户、中户役之，而以前银贴焉。其银差则但征银而已。均徭之外，余银二千八百八十九两三钱六分三毫，别金上户收贮，以供祭祀、乡饮、科贡、恤政、公费、备用之费。又以县总书算磨其数而派之，刊定书册分均，径为三事：

一曰银差

本县柴薪皂隶十五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一百八十四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

本县马夫七名，每名银四十两，共银二百八十两。

本县儒学斋夫六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七十二两。

本县儒学膳夫二名，每名银六十两，共银一百二十两。

松陵驿、平望驿祇应馆夫各十二名，每名银四十两，共银九百六十两。闰月及朝觐、开科之年，各加一名。

松陵驿铺陈银二十九两九钱。

平望驿铺陈银七两二分。

松陵驿、平望驿斗级各二名，每名银一百两，共银四百两。闰月、朝觐、开科之年，各加一名。

两京各料解户贴解十二名，每名银不等，共银七百十二两。

二曰力差

都察院门子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

察院门子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

分司门子二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六两。

公馆门子二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六两。

迎恩馆门子一名，银二两。

三忠祠门子一名，银二两。

兵备道皂隶一名，银八两。

本府走递皂隶八十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五百七十六两。

本府司狱司禁子六名，每名银八两，共银四十八两。

本县门子八名，每名银三两，共银二十四两。

本县直堂弓兵二十五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一百五十两。

本县禁子八名，每名银八两，共银六十四两。

本县库子二名，每名银二十两，共银四十两。

钟鼓夫二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六两。

本县儒学门子六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三十两。

本县儒学库子三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一十五两。

启圣公祠、敬一箴亭门子各一名，每名银五两，共银十两。

本县儒学斗级五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二十五两。

济农仓斗级约粟三千石编一名，见编十六名，每名工食并搬盘银一十五两七钱，见共银二百五十一两二钱。

河下夫隶五百五十四名，每名银七两二钱，共银三千九百八十八两八钱。

巡盐民壮二十名，每名银一十两，共银二百两。

八巡检司弓兵各三十名，每名银一十两，共银二千四百两。

差揀民壮二百八十名，每名银七两三钱，共银二千一百四十五两六钱。

观澜铺司兵二十一名，庙泾、彻浦、袅腰、长老、黎泾、双里六铺司兵各九名，道成、诸家、众安、思范、曹村五铺司兵各七名，每名银六两，共六百两。

松陵驿造饭馆夫八名，每名银六两，共银四十八两。

平望驿造饭馆夫六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三十六两。

税课局巡栏四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十二两。

三曰马差

走递马夫八名，每名工食并草料鞍辔银一十四两，共银一百一十二两。如马倒死及鞍辔损坏者，俱马夫买补。

余拨

祭祀银二百三十三两三钱五分三厘五毫。

乡饮银四十两。

科贡银二百三十五两三钱三分四厘。

恤政银三百两。

公费银一千一百七十九两四钱八分一厘。

存留备用银八百五十二两一钱九分一厘七毫。

二十九年，知府金城议立十段均徭。未几，乞致仕去，不果行。三十五年，知府温景葵议复旧规，大要均徭归于该甲，里甲归于见年，加编归于会计。如银、力等差，系为均徭，则派征该甲公费、备用。厂夫等项，系为里甲，则派征见年织造海防军需兵饷，一切不系均徭。里甲之内者，系为加编，则派征会计，使银、力二差各从其实。旧额、新增不相混淆。又书

册所载，本县每人一丁，编银三分；每官民田地一亩，编银一分二厘；荡并租田地一亩编银四厘，今当以此为准，赢余则通为递减，不足则通为递增，设立徭总，即便革退，应用书算人役，出其不意而取之，又当随事关防，无使售其奸以为民害。

均 僚

银差

本县柴薪皂隶一十五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一百八十四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

本县马夫七名，每名银四十两，共银二百八十两。

本县儒学斋夫六名，每名银十二两，共银七十二两，闰月每名加银一两。

本县儒学膳夫二名，每名银六十两，共银一百二十两。

驿递铺陈银三十六两九钱二分。以上照旧。

都察院门子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

察院门子二名，每名银四两，共银八两。

分司门子二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六两。

公馆门子一名，银三两。

迎恩馆门子一名，银二两。

寅宾馆门子一名，银三两。

三忠祠门子一名，银二两。

本府司狱司禁子六名，每名银八两，共银四十八两。

本县门子八名，每名银三两，共银三十两。

钟鼓夫二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六两。

本县儒学门子六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三十两。

本县儒学库子三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一十五两。

本县儒学生员四名，每名银五两，共银二十两。

启圣公祠、敬一箴亭门子一名，银五两。

火浦桥渡夫一名，银七两二钱。

税课局巡拦四名，每名银三两，共银十二两。

姑苏驿造饭馆夫二名，每名银六两，共银十二两。

平望驿造饭馆夫八名，每名银六两，共银四十八两。

本县直堂弓兵二十五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一百二十两。

本县禁子八名，每名银八两，共银六十四两。

走递马八匹，每匹工食、草料、鞍辔银一十二两，共银九十六两。

差操民壮二百八十名，今议每名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三百三两四钱，内扣解操江衙门三十名。

巡盐民壮二十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二百四十两。

八司弓兵共三百四十名，司各三十名。每名银一十两，共银三千四百两。以上三项俱召募应役，不佥猛户。

导河夫银三百两。原议听备水利，今改作修虹银两用，有存剩仍听水利支用。以上改正。

操江水手二名，每名银一十二两，共银二十四两。

本府新增练兵、同知员下皂隶四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二十四两。

兵备道门皂工食、书吏廪给、贴写人口粮银三十六两一钱二分。

总督衙门供应银二十五两。

提督军门供应银七十一两八钱。

总兵府供应银七十七两一钱八分三厘四毫六丝。

参将衙门供应银二十六两八分。以上新增。

力差

本县库子二名，每名银二十两，共银四十两。

济农仓斗级二名，每名银一十五两七钱，共银三十一两四钱。

观澜铺司兵一十名，庙泾、彻浦、袅腰、黎泾、双里、长老六铺各八名，道成、诸家、众安、思范、曹村五铺各六名，共八十八名，每名银六两，共银五百二十八两。以上照旧。

平望驿祇应斗级二名，每名银一百两，共银二百两。

平望驿祇应馆夫一十二名，每名银三十三两一钱，共银三百九十七两二钱。

京料解户一十名，每名银五十两，共银五百两。以上改正。

里甲

公费银一千六百三十七两一钱六分八厘五毫。

备用银二百二两一钱九分一厘八毫。

河下夫隶五百五十四名，又走递皂隶八十名，俱每名银七两二钱。该银四千五百六十四两八钱。

均徭改入会计

织造段料银四千五百二十七两三分六厘六毫八忽四微。

募兵粮饷银。数阙。

杂役

总甲二十人，辖小甲一百人。

圩甲 俗呼圩长。三千一百五十八人。

鱼甲 俗呼鱼头目。三十三人，辖渔船户二千四百六十二。

吴江县志卷之十一

典礼志一

官 制

宋制

县

知县一员。岁支俸米三百八十九石四斗五升。

县丞一员。岁支俸米三百一十九石七斗七升。

主簿一员。岁支俸米一百二十七石六斗八升。

尉一员。岁支俸米一百一十七石一斗八升。

儒学

教谕一员。

训导二员。俸俱无考。

长桥、平望、简村、同里、烂溪、震泽、汾湖、因渎八巡检司

巡检八员。每员岁支俸米一百六十八石九斗五升。

震泽镇税务

监务一员。岁支俸米一百二十五石四升。

酒务

监务一员。岁支俸米一百一十七石九斗七升。

元制

州

达鲁花赤一员。蒙古人任，秩正五品，职田四顷，俸钞四十两，后革职田，增钞二十锭。

知州一员。汉人任，秩正五品，俸与达鲁花赤同。

同知二员。蒙古、汉人杂任，秩正六品，每员职田二顷，俸钞二十两，后革职田，增钞十锭。

判官二员。蒙古、汉人杂任，秩正七品，每员职田一顷五十亩，俸钞一十五两，后革职田，增钞七锭。

提控按牍一员。蒙古、汉人杂任，秩正八品，职田一顷，俸钞十两，后革职田，增钞二锭二十五两。

都目一员。秩俸无考。

镇守长桥水军万户府

万户一员。禄米八石四斗，俸钞八锭二十两。

副万户二员。每员禄米六石五斗六升，俸钞五锭三十两。

经历一员。禄米二石五斗，俸钞二锭五十两。

知事一员。禄米一石五斗四升，俸钞一锭二十七两。

照磨一员。禄米一石二斗，俸钞一锭二十三两。

镇抚二员。每员禄米三石五斗，俸钞二锭三十两。

平望镇千户所

千户一员。禄俸无考。

儒学

教授一员。

训导四员。俸俱无考。

震泽镇儒学

教谕一员。

训导二员。俸俱无考。

蒙古字学

教授一员。月支俸钞一钱。

学正一员。

学录一员。体俱无考。

阴阳教授司

教授一员。

学正一员。

学录一员。体俱无考。

医学

教授一员。月支俸钞三十八两一钱。

学正一员。

学录一员。体俱无考。

官医提领所

提领一员。体无考。

八巡检司仍宋旧

巡检八员。每员职田一项，俸钞十两。

吴江、平望水马四站

提领四员。体俱无考。

吴江、同里二税课局

大使二员。

副使二员。体俱无考。

吴江、平望、同里、震泽四务

大使四员。

副使四员。体俱无考。

平望镇抽分场

提领一员。

大使一员。

副使一员。体俱无考。

大明制

县

知县一员。正七品，岁支俸米九十六石。

县丞三员。清军、治农、管粮，俱正八品，每员岁支俸米七十八石。

主簿二员。巡捕、管粮，俱正九品，每员岁支俸米六十六石。

典史一员。未入流，岁支俸米二十四石。

儒学

教谕一员。

训导二员。俱未入流，岁支俸米二十四石、廩米一十二石。

八巡检司仍宋旧

巡检八员。俱从九品，每员岁支俸米六十石。

平望驿

驿丞一员。未入流，岁支俸米二十四石。旧有松陵驿，亦设驿丞一员。嘉靖二十八年，知府金城奏革。互见“公署类”。

税课局

大使一员。未入流，岁支俸米与驿丞同。旧有同里税课局，亦设大使一员。又二局各设副使一员，今俱革。互见“公署”、“学校类”。

阴阳学

训术一员。土人任，未入流，无俸。

医学

训科一员。土人任，未入流，无俸。

僧会司

僧会一员。土僧任，未入流，无俸。

道会司

道会一员。土道士任，未入流，无俸。

吏 额

元额

州

吏十二人。

攒典五人。

令史一人。

杂差五人。

通事一人。

译史一人。

贴书四十八人。

镇抚所

司吏二人。

儒学

司吏一人。

蒙古字学

司吏一人。

水马二站

吏四人。

大明额

县

吏房，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户房，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粮房，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礼房，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兵房，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刑房，一科：司吏一人，典吏二人；二科：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工房，司吏一人，典吏二人。

铺长司，铺长一人。

承发科，典吏一人。

架阁库，典吏一人。

儒学

司吏一人。

八巡检司

司吏八人。

平望驿

攒典一人。

凡司吏，月支俸米三斗，余俱无俸。旧有松陵驿，设攒典一人。二税课局，设司吏各一人。僧道会司，设掌书各一人。今并革。

吴江县志卷之十二

典礼志二

祀典

文庙，祀先师孔子及四配、十哲从祀诸贤诸儒。庙在学宫左，建置详“学校类”中。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丁日致祭，仪物、祝文如制。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三十九两五钱九分四厘。

启圣祠，祀孔子父及配享诸贤、从祀诸儒。祠在学仪门外，建置见“学校类”中。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丁日致祭，仪物、祝文如制。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岁编银五六钱七分一厘。

社稷坛，以祀县社县稷之神。坛旧在县治西，大明洪武四年，典史张居敬移置西门外。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嘉靖三年，知县王纪重建。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戊日致祭，仪物、祝文如制。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九两二钱九分八厘。

风云雷雨山川坛，祀风云雷雨、本县境内山川及城隍之神。坛旧在县治西南，大明洪武四年，典史张居敬移置南门外。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嘉靖三年，知县王纪重建。有司岁以

春秋二仲上旬择日致祭，今多用祭社稷之明日，仪物、祝文如制。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与社稷坛同。

邑厉坛，祀邑中无祀鬼神。坛在北门外，大明洪武五年，知县许庄建。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有司岁以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致祭。先期三日，今多用本日，怠也。诣城隍庙发告文，至日仍设神位于坛上，以主其祭，仪物、告祭文如制。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十五两一钱九分九厘五毫。其乡厉坛五百八十六所，城中凡十有五，乡村凡五百七十有一。虽不尽存而祭多不阙，亦可以考治法云。

城隍庙，奉本县城隍之神。神即主此城池者，俗传神为昭灵侯，谬也。庙在县治北一里，大明洪武三年，知州孔克中奉诏建。宣德五年，县丞王懋本重建，进士叶铭记。景泰四年毁，知县贾亮再建。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嘉靖四年，巡按御史许中误毁，邑人建，学生陈廷惠记。二十二年，知县喻时重饰神像。

喻时《补辑神像祭文》：维神代天降，社鉴物扬灵。泽国之障，明朝之屏。云山煌煌，圣典维衷；冠袍峨峨，民心维崇。乃歧乃缉，乃垢乃澄。以销阴悒，以底幽宏。愿焉终吉，民也允臧。我奠我虔，是右是皇。

三十三年毁，知县杨芷率民重建。

副使沈啓《重建庙记》：嘉靖三十五年岁在丙辰，吴江重建城隍庙成，邑之耆老请记于予。予惟城隍有庙，所以祀城隍之神也。国朝自两京畿而郡而州而县，凡一千一百三十有奇，有有庙而无城隍，未有有城隍而无庙者，制也。法在御灾捍患而卫民，是故岁有凶荒、兵丧、札瘥，冤不能白、隐不能钩，官与民必祷而禳之，亦制得为而非僭且滥也。

吴江神庙，襟江带湖，中土是宅，风雨所会，神以灵著者素矣！而其额独以昭灵侯称。《图经》有云：侯为唐太宗第十四子，国于曹，刺于苏，祠于吴淞。后梁开平三年，淮寇围苏，刺史祷而贼破，请册为侯，即城隍庙而祀之，历代相因，至今为烈。保元聖諴，有祷辄应，善者恃而

恶者惧，其有裨于政化也夫，岂一朝夕已哉！

先乙酉岁，庙一日忽尽毁，以署县者误对监司之问也。士民骇愕，共为构缔。及完，而毁者尽毙。神之不爽，播动京国。迩年自壬子海寇倡乱，据我华土，岁侵月犯，郡邑仅以城保。城之外，免于煨烬者无几。甲寅之夏，贼屯角直，逼我淞浒。邑大夫杨公祷于神而讨之，斩馘连连，创挫其锋，议者咸谓东南首功。大夫虑贼入之无常也，又告于神，毕力崇城以备之。乙卯，城甫完。正月二十有四日，贼寇杭、湖，顿于平望。大夫告于神而御之。是夜，庙灾。次日，贼气沮而南走。四月，复大举，由松江而嘉兴。统制聚兵于兹，莫能遏，贼直趋王江泾，以至盛墩，东南震慄。大夫复告于神，率兵扼其长驱之势于唐家湖。大雨三日，贼败而奔。土兵乘之，戡刈殆尽。阳设阴施，谓非默相之功乎？贼退而议新神庙，或者曰：“城新庙亦宜新，故灾！”予曰：“若而然，是乘危厉民以自奉，非灵之昭也。”即时观变，得无以一庙而代一邑之灾也乎？习俗淳漓，天为赏罚，转祸造福，厥有攸存。昔天降殷旱，成汤身请为牲而天雨，邦之迁也，不利君而利民，卒迁以存国。则夫庙之灾也，宁无为耶？不然，何贼至而灾，灾而贼败耶？又不然，昆、常、嘉、太郭外子无遗椽，而何神庙之无恙耶？”天人倚伏，机不容掩。民心有神，经始孔亟。仰惟大夫捐俸以倡之，择官以董之，而尤颂籍以稽之。贫富乐输，裒然充帑。承事者度用鸠工，物萃材良，凡五易月而落成，门殿宫庑宏广伟丽，视旧加隆，神妥威扬，翼孚捍卫，烝庶其有依乎！呜呼！唐湖如沼，贼势方张。鲸奔蜑视，目何全吴之有！睢阳无沮，天下其免于鼙鼓之膻乎？东南畿辅，赖以保全。近免陵寝之惊，远宽宵旰之虑。功在海防，幽明竞伟。兹在幽者，民得自展。共图庙食，百世以为之报。而在明者，则刻在民心、播在民口，竟以没没。民力不能达于天阍，神庸弗之鉴乎？神能自毀以庇民，必知神之不安于自享，而忘同事之功也。旌别彰瘅，有功食报，时其风雨，屡其丰年，戢其兵丧，保其土宇，则天之纪、国之制，于是昭矣！巍乎庙貌，郁乎香火。与金汤斯相永乎！邑大夫不有其功，惟民心之不能忘也。容不存之血食之所，是为记。

岁无常祭，惟春秋二仲上旬附祭于山川坛，三月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主祭于邑厉坛，及新官到任、应朝考绩、水旱祈祷，皆特设祭。

太湖庙，祀太湖之神。俗传神为郁使君，谬也。庙在江南醋坊桥北。宋祥符中建，绍兴十五年赐额永利。元至元三十年，千户杜福；大明宣德十年，知县贾忠，相继重建。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嘉靖间重修。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分官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二两九钱二分，祝文曰：惟灵赫奕，镇此具区。万顷之廓，百川所瀆。蛟龙不惊，风涛晏如。民居安堵，农田以畲。神之休庇，祠祀无违。

甘泉祠，祀甘泉龙神，镌额曰龙王祠，故俗呼龙王堂。祠在石塘第四桥北，祷雨辄应。

元遂昌郑元祐《祷雨记》：吴概以水为国，东出而为吴江，其州郭低洼，人烟聚落于浦溆之间，左江右湖，云涛烟水，其为神龙之宫、灵怪之宅，尚何异哉！自非神龙依人以著灵，而人托龙之庥以为命，则其四封之内呼吸而沼之者，无难也。州之东行，涉江湖而为梁者相望，独第四桥之下水最深、味最甘，唐陆羽所品第六水也。世传有龙居之，州人即桥北水之中址置祠享焉，谓之甘泉祠，其来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禾焦，然就稿时，高昌稟雅实理公为达鲁花赤，忧心惻然，乃宿斋戒，致情祠下，再拜稽首，为民请命。昭灵观道士富如心用其教法，役神召龙，炼铁符投桥下。符入而雷自水起，玄云四垂，雨随至。公惊喜，以手加额曰：“神明不远如此哉！”船迎龙水至州署，有赤鲤跃入船中，雨既告足，即昭灵醮谢，迎牲祠下，合乐大祭，以答灵贶，州遂有年。于是，州民欢然曰：“吾州依龙为命，故水旱必祷，然未有若我公孚合响应若执左券交相付者。”先是，公为泗州长，天久雨，公篆词请于上帝曰：“甘减一纪之寿禄，愿起百姓于泥涂。”词焚而雨霁。公之临政爱民，所至不惜身命如此。至是，州民请纪其事，作《甘泉龙祠祷雨记》。此碑书法清雅，颇有晋人风骨。

初建无考。大明弘治十三年，知县孙杰重建，莫旦记。嘉靖三十一年，知县钟崇武修。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分官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与太湖庙同。祝文曰：松陵之南，具区之冲。众水所集，神龙之宫。钦承圣代，祀典尊崇。岁时旱潦，致祷必从。波涛不惊，利泽无穷。兹当仲春、秋。式陈常祭，神其鉴之。

元闻子述诗：龙王之堂龙作主，栋宇青红照江渚。岁时奉事不敢违，求晴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无与伍，访水寻山遍吴楚。扁舟一叶过垂虹，濯足沧浪浣尘土。神龙有心慰劳苦，驱驾风云快观睹。鬢鬣蜿蜒玉柱垂，鳞甲光芒银镜舞。村中稽首朝翁姥，船上焚香拜商贾。共说神龙素有灵，降福除灾敢轻侮。我登龙堂共龙语，至诚感格龙应许。汲挽湖波作酒浆，采摘江花当肴脯。大字如拳写庭户，过者惊疑居者怒。世间不识谪仙人，笑别神龙指归路。

大明胡奎诗：第四桥头夕照红，收帆买纸谢龙公。酒从今夜赊明月，船到来朝借便风。树色苍茫晴雨外，波光明灭有无中。今来古往东流水，无限闲情逐去鸿。

顾公庙，祀陈黄门侍郎顾野王。事详《人物志》中。庙在北门外三里庵侧，或云庙即野王所居，故其地名顾墟。初建无考，制甚卑陋。宋建中靖国元年，知县石处道改建。

处道自撰庙碑：建中靖国元年秋九月，知吴江县事石处道以事至顾墟，见古祠陋甚，问之，顾公庙也。及进谒祠下，惟绘形于板，衣冠不正，尤可骇焉。于是，撤除腐敝，改作基构，立其像设，榜以位号，春秋祀之。按《南史》：公名野王，吴郡人，精记默识，博究载籍，天文地理、卜筮占候、异书奇字，莫不贯通。其所撰集，并传于后。笃诚至性，厉精力行。言无过辞，勤无失色。志逾其貌，勇溢于义。内孝外忠，罔见其阙。当时，中原没于胡虏，而东南继统不一，典章制度，缀缉仅存，使后世可考而知焉，公与诸儒之力也。惟顾、陆、朱、张，吴之旧姓。其显人高士，有德有功不为少矣，而祀于今者甚寡。公之此祠，迥立于穷

闻之深，独以名存而不废，亦岂偶然乎哉！新庙既成，民愈知敬，皆以为不可复嘿然而无传也。因书其大略，且作诗以刻之，庶几有能歌以祀公者。辞曰：台城赫赫东南雄，累朝文采诸贤功。公之堂堂儒者宗，词学炳炳虎与龙。幼则颖悟非常童，丹青、著蔡靡不通。字书渊海藏心胸，广吞具区及吴淞。入竭我孝出尽忠，勇奋以义于其躬。黄扉棘寺咸雍容，国史邦礼任独隆。论著深博坚莫攻，特立于世衡庐峰。寂寥谁可询灵踪，烟靄漠漠江波中。一新祠像人益恭，衣冠仿佛瞻遗风。公惠斯民年屡丰，德祀永永传无穷。

大明宣德二年，知县贾忠重建。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亦与太湖庙同。祝文曰：惟公居陈国之显官，任黄门之清职。制篇韵以深裨于七教，捍潮势以广益于农田。兹其美功，合登祀典。式陈蘋藻，鉴此微诚。

宋莫子文贊：伟矣顾公！古之英特，方幼而奇才异能，既长而精记默识。其报国也，则仗义援都，而君臣之义明；其事亲也，则执丧过哀，而父子之伦立。著述富矣，而《玉篇》为经世之书；丹青美哉，而《古贤》为名世之笔。仕宦历登乎显荣，声誉永垂乎竹帛。此所以庙食百世而不忝东家于吾邑也！

名宦祠，祀唐王仲舒，宋李问、向子韶、石公辙，元宁玉、张显祖，大明夏原吉、周忱、况钟、孙鼎、朱胜、陈选十二公。王仲舒，字弘中，祁人也。少孤，家于江南，读书著文，有名于时。元和中，由峡州刺史迁婺州，在职五年，有治政，加金紫，转苏州。邑本泽国，故¹无陆道，仲舒始筑堤以绝阻滞，自苏州²直抵嘉兴，环匝百余里，为一邑无穷之利。夏秋赋调，自为书，与人期。吏不及门而集化成，为天下守最。时朝廷以其文

1 原稿洞穿，缺“泽国故”三字，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2 原稿洞穿，缺“自苏州”三字，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诰有古风，拜中书舍人，复观察江南西道，卒于官。宁玉，河阳人，身长九尺，臂力绝人。从伯颜下江南，累擢领军千户，镇守长桥。位至镇国上将军、浙西道都元帅。时方励勦，吴人赖其保障之功。复新孔庙、学宫，礼贤下士，有古良将风。卒赠太尉，追封魏国公，谥武宣。夏原吉，字惟哲，湘阴人。洪武中，以乡荐入太学，授户部主事，历迁至本部尚书。永乐初，两浙大水，诏原吉往治。令金都御史俞士吉持《水利集》赐之，凡再锡命。原吉每至，询延耆老，讲究法制，身先而劳之。却盖徒步，焦苦胼胝，恒废寝食，目为发赤。役兵民数万人，人乐趋之。疏壅滞，筑堤塍，渝沟洫，葺杠梁，道淫水以入于海，水患大平。奏发粟三十万赈饥人，分牛给种，播时百谷。有谓“水退淤肥，请召民佃耕以益赋”者，事下原吉。原吉叹曰：“民疲极矣，救死不暇，况重役乎？”即驰奏曰：“车戽则徒劳，民种植则已失时，何益于国？”上悟，事遂寝。三年，召总部政，卒赠太师，谥忠靖。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赐玺书巡抚南畿，总督粮赋。忱与知府况钟奏减粮额七十余万石。九年，岁歉，有司报饥民三百余万口，诏忱赈恤。忱以乏储，思广义仓以为水旱常备，乃与况钟究极其法，创置水次仓场，令民持帖输注，以革里胥掊克之弊，籍其拨运羡余而贮之。又奏令北京武职月俸就府关支得，省南京运耗六十万以实济农仓。遇民乏食，则以给之，又可借偿起运受损之数，上从其言。又尝大建庙学及三里诸桥，起百废坠，动成骏功，而公帑民财初不知费，人谓其善计似刘晏，庶几有古良相之风。莅江南凡十九年，迁位尚书而巡抚如故。景泰三年，致仕归，卒谥文襄。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尚书吕震，震荐其才，授礼部主事，进郎中。宣德初，以雄剧十郡阙守，慎择良牧，众举钟守苏郡，复请赐敕以便行事。乘传赴郡，奏除邑中濒湖田六百顷八十三亩，尽蠲其额。

又减重额官田正赋二万六千有奇，辩明平民诬入军者七百余家，招复逃亡万户。其他简诎贪虐，搜逐奸胥，鉏抑豪强，扶惠单弱。凡所罢行，皆纲纪大务，民到于今受其赐。朝廷累有褒劳，述职陛辞，上为锡宴、赐诗，恩宠甚至。而以苏人仰藉，倚以守御，不迁其官。钟亦无倦。丁内艰去任，民上请乞还。钟治复除，仍旧任。正统五年，九载满去，上章扣阙乞留者八万余人，遂再遣任。七年，无疾卒于位。孙鼎，字宜铉，庐陵人。永乐间，以乡荐为松江教授，以杨溥荐擢监察御史，提督南都学政。先德行而后文艺，置《本原录》，录诸生善行，以身为帅。不事防察，巡行所部，令勿先报，从单舆卒至，诸生既集，即阖门面试，一文或止破题数首，随阅随定，毕即开门，呼名而出，案牍随之，先后允惬，私嘱者不及入也。庚午秋试，时上北狩，鼎小试罢，谓诸生曰：“诸君从有司当簪花燕钱，今日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诸君子于不义。”乃与饮茶，令从中道行，自步送出门。既而诣阙上疏，请随所用以效死。不报。乃自矢于文信公祠去，复莅所部。道遇尚书金濂，慷慨对泣，有“万里丹衷扶日月，两人清泪对山河”之句。朱胜，字仲高，金华人。起乡荐，累官刑部郎中，知东昌府。正统中，移知府事。为人廉静少欲，勤政爱人，政尚中和，而吏法精练。听讼不待筮朴，物无遁情。两造简备，廷无疑囚，案无滞牍，非重犯不遗入囹圄，胥徒惟奉行文书，隶皂拱列而已。尝曰：“吏贪，吾词不付房；隶卒贪，吾不行杖；狱卒贪，吾不系囚。”人叹服之。在官数年，镇定不挠，民安俗化。景泰初，擢江西右布政使去，久而民思之。陈选，字士贤，临海人。成化中，以进士拜监察御史，提学南畿。言称古昔，动著仪则，至诚相临，物莫不动。条颁冠、祭、射仪，俾诸生时习之。每按部就止学宫，徐行审观，周旋磬折，弦歌豆登，古风郁然。劝导讲诵，士心感切。成就兴起，不可缕数。前后三年，变色之语，不见于

衿佩；折箠之笞，不下于皂舆。仕至广东左布政使，论中官不法，被逮至京。事白而卒。余详“名宦类”中。祠在学仪门外，建置见“学校类”中。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丁日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三两三分三厘。知县喻时撰定祝文曰：于皇列神，江海之杰。耀迹清时，宣徽笠泽。维惠维威，而明而哲。儻者迪安，蹙者导悦。馁者遗粒，棼者归节。遗爱耿耿，芳功嶢嶢。循良之风，百世不灭。我酒维馨，我牲维洁。神之听之，昭假哲哲。

大明莫旦赞：卓哉伟人！生各异世。德师圣贤，才兼经济。踵宦游于吾乡，皆于民而有惠。至今棠阴尚存，遗思弗替。肃肃祠堂，济济冠佩。世有牧羊自狼、守仓自鼠者，能不惕然自讼，而惊汗浃背耶？

乡贤祠，祀宋魏宪、王蘋、陈长方、杨邦弼、王份、沈义甫，元王原杰，大明马逵、徐琛、吴璋、莫旦、赵宽、王哲十三公，事详《人物志》中。祠在学仪门外，建置见“学校类”中。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丁日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与名宦祠同。知县喻时撰定祝文曰：猗嗟诸公，鲈乡诞生。洞庭拥休，太湖汇英。德声姽婳，贤轨靖嵘。扬烈枫陛，翩翩鵠鹏。传芳梓里，移移莊衡。后学之望，先民之程。万祀血食，绥我思成。

大明莫旦赞：三江五湖，钟奇毓秀。挺生人豪，泰山北斗。功名事业，道德文章。古今晖映，日月争光。泮水有祠，寒鸦古水。岁荐蘋蘩，清风肃肃。

三高祠，祀越范蠡、晋张翰、唐陆龟蒙。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事越王句践，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句践以霸而蠡称上将军。还反国，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

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扁舟，浮于五湖，终不反。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云。张翰，字季鹰，本县人。晋时属吴县，故《郡志》称吴县人。大鸿胪俨之子也。有清才美望，博学善属文，词义新丽，造次立成，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贺循赴命，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谭，便大相欢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同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年五十七卒。龟蒙，见《人物志》中。祠旧在底定亭南，宋元祐中，知县王辟建。元符二年，主簿程俱重建。三年，知县石处道始塑其像而祀之。

处道自撰《记》略：吴江有古画三轴，笔法颇工，传者以为真前人作堂于斯，就图其壁，目为三高。绘事灭裂，称号舛差。不崇不严，人玩视之。余至官，邑佐咸谓此宜葺久矣。于是像而祠之。三人者，金玉始终，异代同趣。遗芳余懿，溢于无穷。可以惩贪而道廉，可以激俗而励时。后世有识之士，莫不乐闻其风而想见其为人。然则肖形辨位，因故增新，使人得以致其敬焉，亦礼之莫敢废者也。

绍兴中，县尉杨同、祝师龙重建。

括苍祝鑑《记》略：《易》称：“知几其神乎，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须之则后矣。”是维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与久处；兵乱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则知几矣。如三先生，可谓知几君

子哉！吴江旧有长桥，好事者立三先生祠于桥梁之上，榜曰三高，盖其平生所游居也。始桥之建，在庆历中。建炎初载，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无余。后六年，当绍兴癸丑岁，今吴郡杨君同与今御史单父祝君师龙为邑尉，盖因其废址实创而新之，复立祠如故云。

乾道三年，邑人王份献雪滩地，知县赵伯虚为堂迁之。今祠即其地也。

范成大《记》：乾道三年二月，吴江县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将军姓范氏，是为鸱夷子皮；晋大司马东曹掾姓张氏，是为江东步兵；唐赠右补阙姓陆氏，是为甫里先生。三君生不并世，而鸱夷子皮又尝一用人之国，功大名显而去之。季鹰、鲁望，萧然臞儒，使有为于当年，其所成就，固不可隃度。要皆以得道见微，脱屣天刑，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吴江之独私得奉烝尝以夸于四方，若曰此吾东家丘云尔！邑大夫赵伯虚以故祠偏陋，将改作，乡老王份献地雪滩，乃筑堂其上，告迁而奠焉，且属石湖范成大为之辞。噫！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今乃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顾。人又从而以为高，此岂盛际之所愿哉！后之人高三君之风，而迹其所以去，为世道计者，可以惧矣！至于豪杰之士，或肆志乎轩冕，宴安留连，卒悔于后者，亦将有感于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从彭咸，而桂丛之赋，犹招隐士。疑若隐处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蝉蜕溷浊，得全于天者。尝试倚楹而望，水光浮天，云日下上，风帆烟篷，飘忽晦明，意必往来其间，成大亦何足以见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从而歌之。歌曰：

若有人兮扁舟，抚湖海兮远游。众芳媚兮高丘，忽独君兮不可留。长风积兮浪波白，荡摇空明兮南极一色。镜万里兮鞭鱼龙，列星歛歛兮其下孤篷。眇回顾兮斯路，与凉月兮入沧浦。战争蜗角兮昨梦一笑，水云得意兮垂虹可以舣棹。仙之人兮寿无期，乐哉垂虹兮去复来。

载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风起兮归故乡。鸿冥飞兮白鸥舞，吴波鱣鱣兮而在下。嗟人胡为兮天地四方，美无度兮吾之土。脍修鲈兮

雪霏，登荪苑兮笔之。水仙嫔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俯倒景兮挥碧，寥寂宴息兮江之皋。菉蘋堂兮庑杜若，一杯之酒兮我为君酌。

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云而晞兮颓烟雨。菊莎兮杞棘，岁晚兮何以续君食。恤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终古。千秋风露兮归来故墟，月明无人兮苍石与语。牛宫洳兮生蒲荷，潮西东兮下田一波。访南径兮邻曲，山川良是兮丘陇。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兹里。

是岁六月既望，书遗邑人，使习以侑祠。伯虚请遂以为记。此碑文既雅驯，书亦美，邑中珍物也。

攻媿《读三高祠记诗》：三高之风天与高，三高之灵或可招。小山以后无此作，具区笠泽空寥寥。几从垂虹荡双桨，寓目沧浪独怊怅。笔端不倒三峡流，欲遽招之恐长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瑰辞三章妙天下，大书深刻江之隅。我来诵诗凛生气，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独钓脍鲈鱼，茶灶笔床归甫里。先生固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与名。谢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薮生风云。他年事业满彝鼎，乞身归来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尘，容我渔蓑理烟艇。

宝祐三年，知县曹良朋重建，份孙栗又割地以广之。山阴陆壑记。淳熙六年，知县陈翥重修。元泰定元年，有司请以龟蒙裔孙元吉为主奉。于是，元吉置祭田五十亩，自撰田记。元季，祠毁于兵。大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重建，大梁赵钧记。成化八年，知县王迪修。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分官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三两四分四厘。祝文曰：功高南越，遂成烟水之游；迹远东曹，遽动莼鲈之兴。官辞补阙，名号天随。景仰三公之高风，激厉多士之清操。事迹显于前代，祠祀奉于当朝。洁牲既陈，惟神是鉴。

唐李华《范蠡赞》：龙蟠幽谷，非时则伏。蝉蜕高枝，饮露而飞。进如风行，退若云归。冥冥其几，赫赫其归。于越霸兴，强吴荡夷。功成不居，先生传之。

宋朱长文《三高赞》：恢恢至人，在物无累。道用则行，功成乃逝。

卓哉鸱夷，逢此周季。观禹之苗，才可经济。深锁云岩，为君一起。沈几电烛，远略神秘。劬躬疚心，以日以岁。民阜其财，士溢其气。不疾不徐，乃御戎器。涤越之愤，墟吴之侈。奋威诸侯，致贡天子。倘终所施，一正华裔。罔使夷吾，在昔专美。乌喙多猜，龙泉戢锐。脱屣公卿，浮云富贵。嘲讪江海，席卷天地。世无足为，吾独全已。遁迹韬光，宝真育粹。万緼一伸，财擅当世。退而弥高，隐不失利。中古以还，一人而已。寥寥松陵，澄湛天际。虽曰至清，曷为公比。

勇退维仁，前知维哲。飘飘先生，茂有风烈。衰晋失纲，强宗构孽。盛气方炎，危机欲发。众皆沈酣，子独超越。旁睨冠佩，如处缧绁。海鸥忽飞，一去寥沉。衣无洛尘，身并江月。我厌莼鲈，彼惧铁钱。潘石难追，机云永诀。莫如先生，远祸安节。千载清风，革贪思洁。

退不期进，文不干荣。古之真隐，见于先生。先生之时，唐栋将倾。纲纪不紊，戈矛欲兴。子维布衣，草与盈廷。超然远引，遁于松陵。右观震泽，左瞰沧溟。鲈登秋网，莼荐春羹。畴不忧慄，我独安行。畴不蹈笑，我独洁清。放怀萧散，养疾和平。言奇而古，金石厥声。逍遙终年，孰敢羈嬰。歌闻接舆，醉有渊明。猗欤君子，异代同称。

朱临贊：矫矫朱公，当世英雄。卓然先识，力避成功。种也不悟，语已旋凶。越壤千里，齐禄万钟。取如拾芥，弃若飘蓬。五湖长往，千载清风。

翹翹季鷹，江东步兵。抗心世务，俛首尘缨。顾时多艰，无日升平。秋风动地，鲈脍驰情。载惟羊酪，不似莼羹。终焉故国，江水长清。

莞莞鲁望，志履疏旷。时谓散人，目比元亮。清不耻耕，贫不報醜。蓑笠扁舟，烟云白浪。皓首丛书，焦心绝唱。遗编如新，可见高尚。

石处道贊：范子三徙，才惟所施。功就名显，国霸家肥。进退在我，卷舒随时。鸱夷为器，盛酒以皮。多所容受，弛张咸宜。达哉若人，实亦似之。

季鷹旷达，清才绝伦。见几未然，弃官如尘。任心杯酒，适志鲈莼。脱身于难，笃孝于亲。步兵之流，江东一人。行不越礼，尤得其醇。

鲁望高放，身与世疏。心专论撰，迹寓耕渔。餧粥不足，词章有余。
江湖游隐，惟我故居。召命虽至，其守莫渝。先生如在，甫里丘墟。

苏轼诗：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

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事，只为鲈鱼也自贤。

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能言鳴，惊破王孙金弹丸。

刘季孙诗：太湖际天碧，浩荡浮万象。中有洞庭山，天作蓬壶样。芦苇秋萧萧，时闻发鱼唱。风顺如可寻，月明迷所向。有人在扁舟，发白貌夷旷。扣舷了不顾，出没信波浪。心已类木石，何繇知得丧。遗名至如此，自古唯越相。初为吴都囚，君臣忧醯酱。忍耻人谓愚，祈生世知妄。厯癯脱万死，归国奇谋创。行师舞群姓，下令跃诸将。夜半覆姑苏，夫差始悲怆。安测宽晷刻，反掌成霸王。江山入会稽，功高谁与抗。宠利速祸败，忠臣半诛放。遁去举邦求，君王铸形状。寂寥数千年，相见霜缣上。

吴江净如镜，吴艇轻如飞。吴山远如画，此景天下稀。秋风晚槭槭，秋雨凉霏霏。谁将菰菜擷，正是鲈鱼肥。时有季鹰者，怀此知所归。浩歌有余乐，肯乐首阳饥。亲朋不可挽，飘忽云边衣。亦闻有富贵，大第严朱扉。食必列钟鼎，侍妾鸣珠玑。簪裾望颜色，宾从生光辉。一言转造化，枯朽成芳菲。功高责更重，势或干天威。福深祸亦称，颠覆如知几。斯人悟兹理，吊世潜歎欷。浮沈顾宠禄，安能与心违。沧波浩无际，草木何依依。可以纵幽步，白云藏钓矶。静引一杯酒，高怀怜昨非。数峰太湖上，斜阳明翠微。虚亭展遗像，见者犹忘机。

人物盛东南，莫如吴郡陆。汉季逮唐来，班班闻史牍。门庭迭辉赫，龙虎争驰逐。风流郁兰桂，气象鲜车服。鲁望乃其裔，清标映宗族。文章及者鲜，意趣超然独。宁从一瓢饮，不枉万钟禄。云烟蔼巾袖，星斗灿胸腹。来居笠泽傍，萧萧数间屋。厨中甑起尘，笔下珠盈斛。吟须僧

舍题，醉就友人宿。醒将太玄解，卧把离骚读。心虽在渔钓，迹亦混樵牧。韵高谁可听，皮子往还熟。唱酬数百篇，名流必雌伏。丛书类有道，不赋长沙鵩。晚泊松江上，遗图见眉目。分明孤鹤姿，轩昂骇鸡鹜。

杨友夔诗：长桥度已尽，有亭枕江湄。常时闭其门，为问居者谁。范蠡具名哲，功成学鸱夷。烟波五湖上，风月一西施。张翰轻绂冕，归及鲈鱼时。生前一杯足，何以身后为。鲁望栖甫里，有田常苦饥。不应州府辟，彰此胸中奇。并为吴越人，名与日月垂。相去二千载，乃今同一祠。壁间面如生，凛然人在兹。我本江湖客，于焉起遐思。死者不可作，来者讵可期。手持一钓竿，浩歌孰从之。

袁聘儒诗：功成但可将身去，逃难安贫适所遭。三子有灵应共笑，一时何意故为高。

刘寅诗：江流东去日滔滔，谁把功名等一毫。若使今人同古调，不应江上只三高。

人谓吴痴信不虚，逮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

姜夔诗：越国霸来头已白，洛阳归后梦犹惊。沈思只有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

不贪名爵伐功劳，勇退深虞后患遭。甫里闲居耕钓乐，范张高处陆尤高。

孙寅甫诗：靓妆一笑缚英雄，老去扁舟计已穷。客子不为儿辈事，醉呼明月酒杯中。

张涣诗：遇主皆知为国谋，及成功处罕回头。五湖烟静不归去，直待风波却又愁。

两鬓萧然衣渍尘，西风瑟瑟水潾潾。莼鲈一箸无多子，此味能知有几人。

有田可种岂为贫，争似江湖乐最真。一旦未能全免俗，笔床茶灶且随身。

元陈孚诗：君不见洛阳记室双鬓皤，不忍荆棘埋铜驼。西风忽忆

鲈鱼脍，归来江上眠秋波。又不见甫里先生心更苦，河朔生灵半黄土。
夕阳蓑笠二顷田，口诵羲皇思太古。二君隐沦岂得已，一生不及鸱夷子。
吴宫鹿走越山高，脱缨径灌沧浪水。丈夫此身系乾坤，岂甘便老菰蒲根。
古今得失一卮酒，我欲起酌汀鷀魂。

僧善住诗：越国谋臣吴国雠，如何庙食此江头。扁舟载得蛾眉后，却作三江汗漫游。

李膺倦作东曹操，千里思归独向东。鲈脍莼羹暂时事，不知尘世几秋风。

闻说松陵此度过，长虹偃蹇卧晴波。往来不见天随子，落日西风有棹歌。

襄贊元诗：舟系小桥杨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风。当时不向烟波老，伯业功名一扫空。

鲈鱼色鲜盘脍缕，莼羹香滑煮龙涎。可怜水月交先夜，一笛西风自卷帘。

醉梦几经芳草渡，吟魂飞上月明楼。散人已出形骸外，肯作乡声效楚囚。

大明高启诗：功成不恋上将军，一舸归游笠泽云。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洛阳忽忆脍鲈肥，便趁秋风问钓矶。犹恨季鹰归未早，不邀二陆共船归。

鸥群无食水田荒，风雨孤蓬载笔床。犹¹有新诗惊太守，醉中挥翰木兰堂。

三忠祠，祀吴伍员、唐张巡、宋岳飞。伍员，字子胥，楚人。父奢，兄尚。奢事楚平王为太子傅。费无忌谗奢于平王，王怒，囚奢，欲杀之，又恐其二子在，终为楚患。使谓奢曰：“能致汝

¹ 此处疑有脱页。《正德姑苏志》卷二十八《坛庙下》载高启诗作“犹有新诗惊太守，醉中挥翰木兰堂”。

二子则生，不能则死！”奢曰：“尚为人仁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诟，能成大事。彼见求之并禽¹，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以其父质而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尚曰：“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遂就执。员乃奔宋及郑，更奔吴。因²说以破楚，光沮之。员知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光而退耕于野。及僚袭楚，光令专诸袭刺之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员请为三师以肄楚，楚出则归，楚归则出，俟楚敝而后以三师乘之。乃兴师使员伐楚。是时，楚平王薨，子昭王立，员伐取六与潜。及楚伐吴，吴使员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取居巢。居三年，吴悉兴师伐楚，走其将，³子常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昭王出奔。始员与申包胥为友，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吴兵入郢，员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员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员谢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当是时，吴以伍员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其后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于姑苏。阖庐病创死，太子夫差立。立二年而伐越，败越于夫椒。句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夫差许之，员谏不听。卒与越平。后五年，吴北伐齐，员又谏，亦不听。大败齐师，于是益疏员。其后四年，吴将伐齐，句践用子贡之谋，

¹ 《姑苏志》作“彼见求之，其势并禽”。

² 自“三忠祠”至此，原稿阙，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之。

³ 此处似有脱文。

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嚭日夜为言于夫差，夫差信用嚭计。员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而夫差不听，使员于齐。员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回报吴。嚭既与员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复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夫差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员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员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乃自刎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员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后九年，句践果灭吴，杀夫差而诛太宰嚭。

张巡，河东人，聪悟有才干，举进士，三以书判拔萃入等，以文行知名。天宝中，调授清河令，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倾财以恤之。禄山之乱，巡为真源令，与单父尉贾贲，各召募豪杰，同为义举，引众入雍丘。居数日，贼来攻城，贲出斗而死。巡合贲众城守，贼攻围累月，伤夷大半。禄山乃于雍丘北置杞州，筑城垒以绝饷路。自是，内外隔绝，又相持累月。贼锋转炽，城中益困。时颍川、灵昌城皆陷，独睢阳坚守。贼将尹子奇攻围经年，巡以雍丘小邑，储备不足，

大寇临之，必难保守。乃列卒结阵，诈降。玄宗闻而壮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¹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女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城卒陷，巡为贼所执。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城将陷，西向载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戍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谓巡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巡大骂曰：“我为君父义死尔！附逆贼，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义其言，将礼之。左右曰：“此人守义，必不为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遂被害。

岳飞，字鹏举，汤阴人。少负气节，沈毅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弩八石。高宗时，以战伐功历官都统，屡陈恢复大计。高宗虑钦宗之返而攘己也，阳奖而阴憾之。丞相秦桧揣知帝旨，遂力主和议。会兀术寇拱、亳，诏飞往援。飞大败金人，追及于朱仙镇，中原响应。飞谓其部下曰：“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耳！”方指日渡河，而桧欲割淮以北弃之，乃召张俊、杨沂中先归，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师。飞愤惋泣，东向拜曰：“十年之力，坏于一旦矣！”明年，

¹ “乃出”二字原稿破损不清，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兀术寇淮西，张俊畏敌，不敢进。诏飞往援，兀术遁。俊忌之，飞遂力请解兵柄。会兀术遗桧书，言“飞不死，和议终不成”。桧乃讽台臣何铸、罗汝楫等，交章论飞，言金人攻淮西，飞至舒、蕲而不进，与张俊按兵淮上，又欲弃山阳而不守。张俊又劫王俊诬飞令张宪、岳云通书协谋，冀以兵柄还飞。桧遣使捕飞父子下狱，令谏议大夫万俟高鞫成之。会岁暮，狱无佐证。桧一日独居书室，食柑玩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窥笑曰：“老汉一何无决，擒虎易，纵虎难也！”桧犁然当心，致片纸狱中，即日报飞死矣，盖指杀之，年三十九。云、宪，皆弃市。绍兴末，金人益猖獗，太学生程宏讼飞冤，诏还飞宗属徙边者。孝宗时，诏复飞官，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祠在长桥。大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赵钧记。嘉靖四年，知县王纪重立，郎中陆金记。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致祭。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每祭编银四两九钱五分六厘，祝文曰：呜呼三公，其迹不同。其所同者，惟在一忠。太宰之忠，由孝以发。直谏被谗，仁成身杀。中丞之忠，割爱保障。江淮之民，赖以无恙。乃若岳王，志在恢复。大功垂成，权奸肆毒。三公之庙，固各有所。景仰同心，谁曰不可。今兹仲春、秋。礼宜祈报。祀。

徐师曾曰：吴江旧有画像三轴，笔法颇工，不知作于何人。盖即三高像，而其名未立也。宋熙宁中，县令林肇膺其本而绘之鲈乡亭，榜曰：松陵三高画像。自是始有三高之名，然未祀也。塑而祀之，自石处道始。厥后，孔公克中顾瞻祠下，以为人如三高，谁与为国？乃立三忠祠以配之。相沿至今四百余年，人方仰其遗风，而于祭法则未暇议也。惟宋苏轼、刘寅元、瞿佑、谢应芳，我朝谢常、莫旦数公议之。瞿佑¹之辞虽跌宕剀切，盖寓言以斥之耳，然怪诞不经，不足录也。

¹ 瞿佑，前文作“瞿祐”。

谢氏上饶参政，书大略以为：“礼不祀非族，况可祀雠敌乎？范蠡进美女、献宝器以惑吴之君臣，积谋二十年而墟其宗社，吴人之雠莫大于此。虽其勇退一节，或有可称，而私西施、事营殖，犹未离乎贪秽之迹，尚何风节之足慕乎？吴人欲祀高士，当以太伯为主，配以仲雍、季札，而张、陆二公列之从祀，黜范蠡而去之，则得之矣。”其论甚善而饶，竟不省，岂礼乐待人而后行欤？旧志又载弹文¹有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今有窃高人之名，处众恶之所，有识之士，莫不共愤。无知之鬼，岂当久居？”又云：“越则谋臣，吴为敌国。以利诱太宰嚭而脱彼句践，鼓兵却公孙雄而灭我夫差。既遂厥谋，反疑其主，鄙君如乌喙，累大夫种以伏诛，自己曰鴟夷，载西施子而潜遁。”又云：“变姓名为陶朱，诡踪迹于江海，语其高节则未可，谓之智术则有余。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地之上，岂应著不共戴天之雠？”此文不知谁作，要足以服舆情而扶风化，虽蠡复生，恐亦无以自解。而近时张公明道之论，乃曰：“范蠡熟识越王之为人，又恐其惑于西施以蹈吴辙，故假货色以自愚耳！《春秋》书于柯之盟，《传》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入吴自春秋战国而下，几三千余年，人之君人而死之，吾焉得而死之，事不近情，非《春秋》之义，祀之可也。或疑垂虹、雪滩相峙而祠子胥之灵，不能无憾焉者。”予谓不然，蠡以鴟夷自号，其伤于胥者又有甚焉。况东门抉眼之观，胥亦知事几之必然。英雄神交，酌之以幽厉之公，虽慈孝者不能相掩，此李左车不深雠于淮阴，皆英雄之善于权义也。其辩虽详，然终无解于非族之议。由此言之，蠡之当黜于吴无疑矣！

至于三忠，则亦有可议者。夫郡于子胥既有专祀，复祀于

¹ 弹文，文体名。弹劾官员过错的奏疏。

我，近侈。然先儒谓其所浮之江，即我松江，则是祭于死所，犹可说也。彼二公者，何与于我而祀之邪？昔汉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祭之道陋。上言事者或谓可听于成都立之，帝禅不从。习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止可令其近墓为之，所亲以时设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从正礼。”于是，始从之为庙于沔阳。汉人于忠武侯其难之也如是，非以礼秩之不可紊乎？

今二公之祠，既各有所，不应侈祀一至此极也。若但取其忠与高，而不稽诸祀典，则巢、由、箕、比之徒，当先之矣。然非司风纪者按祭法而是正之，则何以溯前人之谬戾、新斯民之耳目哉！莫氏又欲以王份易范蠡，以向子韶、陈瓘易张、岳，与谢氏不同。夫由谢氏之说，则几于渎；由莫氏之说，则近于僭。今亦未敢轻议，然窃以为二祠之谬，在拘其数，而妄取足焉。即使去蠡与巡与飞，虽二高、一忠，亦奚不可？岂必尽三其数而后为得乎？姑著其说以俟君子。

县土地祠，祀县土地之神，建置详“公署类”中。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旬及新官到任日致祭。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刊定书册，岁止春一祭，编银二钱七分。

学土地祠，祀儒学土地之神，建置详“学校类”中。学官岁以春秋二仲上丁及新官到任日致祭。

仓土地祠，祀仓场土地之神，建置详“公署类”中。有司岁以冬十月上旬开仓日致祭。知县喻时撰定祝文曰：繄米廪之煦煦兮，实民命其攸属。复征纸之泐迭兮，将王国乎待施。胡县长之瑕秽兮，侈袍笏而自饬。越里胥之谲诡兮，纷豺虎而为痍。俾赋额之广逋兮，抚空仓而凄。其播民怨以吁天兮，苦敲朴无完肌。忆十室之一空兮，四奔鼠而恐迟喷。在官之作

孽兮，肆索神而结祠。仰灵光之继照兮，类洁垢而罔遗。一蹶弛之不率兮，速鬼诛于靡辞。庶血食之偿能兮，传千祀乎奚疑。愧不穀之受命兮，允神明而监兹。爰昭假于一卣兮，谅勿爽乎此辞。辞曰：肃奏金兮鸣鼓，馥焚兰兮荐餚。秋或或兮广获，舟那那兮输稌。共王赋兮克丰，贍国储兮匪窶。飨鸿庆兮奚依，维明神兮是抚。

旗纛祭，祭军牙六纛之神，旧无此祭。嘉靖中，知县张明道始创行之，用霜降日祭于总收仓场，以邑中演武皆于仓场故也。仪物、祝文，悉仿今制。近年用兵，遂踵行之。徐师曾谨按：今制惟守御官得祭旗纛，我邑虽有民兵，然无卫所，则不当祭。知礼者必能考而革之。但于出¹师之日特设一祭可也。

¹ 原稿此后有缺页，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后面数字。《乾隆吴江县志》卷七《坛庙祠》云：“旗纛祭，祭军牙六纛之神。明嘉靖中，知县张明道创行之，用霜降日祭于总收仓场，以邑中演武皆于仓场故也。仪物、祝文如制。后用兵御倭，遂踵行之。徐志云：今制惟守御官得祭旗纛，我邑虽有民兵，然无卫所，则不当祭。知礼者必能考而革之。但于出师之日，特设一祭可也。隆庆以后无考。国朝设平望营教场，营官岁以霜降日于教场致祭。”又《太湖备考》卷六云：“旗纛祭，祭旗纛之神。太湖营官岁以霜降日致祭于教场。”

吴江县志卷之十三

典礼志三

风 俗

吴江之先，杂于荆蛮中。更泰伯、仲雍、季札之化，而人文始开。至汉时，则文胜矣。汉世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由今观之，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辏。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信鬼神，好淫祀，此其所谓轻心者乎？吴江僻处东南，视郡城稍为近质。朱子昌称其有泰伯、延陵之遗风，故其俗淳以厚；有季鹰、鲁望之高风，故其俗清以逸。盖不当以轻心概之也。宋时，民不知教，簪笔健讼，为他邑最。虽有三贤来徙，而终不能革顽嚚之旧，岂风教在上，而无位者不能与欤？元世邑多豪家，雅尚文辞，骚人墨客，虽远必致，而淫侈无度，威凌细人。元人宽弛不之禁也。

明兴，芟夷豪门，诛戮狂士，于是俗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或举秀才，辄相仇讎。故人废《诗》《书》而略典礼，又畏触法，习尚俭素。男子不植党，妇人不市游，久而成俗，亦云美矣！迨天顺初，人始尚文乐仕，而俭素之习因而渐移，迩

年弥甚。在官有龙虎之称，在野有醻酺之燕。厌故常而喜新说，好品藻而善讥评。国初，淳庞之气鲜有存者。《记》曰：国奢示之以俭，国俭示之以礼，是在长民者加之意云。

邑据江湖之间，境内无高山大林，惟烟水森茫而已。当其飙风倏起，涛山浪屋，声豪势怒，若不能一朝居之。迨风止浪息，万顷一碧，则向之声势已恬然矣。故土人似之，兹亦风水使然。其间好德尚义者，固不可以例论也。右总论。

童子年十二或十四，始养发，发长为总角。十六以上始冠。女子将嫁而后笄，冠笄之日，蒸糕以馈亲邻，名上头糕。

男女议婚，大率以门楣为重。亦互择人而兼决于命卜，故迟速不同。亦有指腹为婚者，聘定装送，称家有无间。或论财，达者弗为也。初聘用礼数盒，名住口，言不再议也。及行正聘，则用五六事或三四事，中有名谢允者，有专馈女之祖父母者，名太礼。有兼馈其外祖父母者，名外太礼。又有启媒、启话、启盒、司筭、谢媒诸仪，各遣仆从至其家，男家曰押盘、曰拜厅，女家曰抬帖，用男从。曰押帖，用女从。各款赠之，视他仆役有加。及娶，则女家有迎装、铺房、浴嫁、坐甑、抱嫁、送嫁，男家有催装、迎花冠，入门有跨鞍、牵彩、迎龙、揭席、升座、掠鬢、坐床、挑巾、前筵、后筵、转拜、拜灶诸仪，特为烦猥，不能悉载。然惟西乡以华侈相竞，东乡则取具成礼而已。

有丧之家，始死，讣于亲友，仍裂巾带遗至亲，名入木孝，至亲往哭，亦以纩帛襚之，名遣襄。亦有兼行奠礼者。其他亲友，或吊或奠，各视其家之贫富与往来之厚薄以为差。凡来吊者，丧家皆设酒食以款之。自远至者，仍馈路费，用亦侈焉。将葬，先期致吊者，练帛再吊，礼之如初。吊者至是始用赙仪。发引之日，亲友集送，至亲则各具酒殽于途，代丧家款客。抵墓，拜别而散。其报讣、裂帛、款馈之仪，一有疏漏，则互相责望，故近年或并香楮、奠赙，皆却不受。然后彼此帖然。今多

从之。

择地营葬，多信堪舆之术。又其流辈，人各为说，故疑而难定，有数年不葬者。无力之家，率从火厝。至作佛事，则无所吝。虽官府禁谕，不能止也。又凡导丧，悉用音乐，习以为常。惟沈副使啓一洗陋俗。

岁时祭先，虽走卒贩夫，亦不肯废。祭品丰俭，各随其人。独诸子异居，父母亡，则各设灵筵，各题神主，各立祠堂，去古礼远甚。呜呼！宗法之坏久矣！

古礼虽不能尽行，亦不至尽废。故冠笄无三加之仪，然必俟成童以上始行之。则与所谓过十岁鲜总角者异矣！婚有回吉、即纳吉。请帖、即问名。大礼、即纳币。道日、即请期。下迎、即亲迎。合巹、俗于坐床时行之。呈汤上现、即见舅姑，今俗入门先见，至三日始行贽礼。祭祖。即庙见，古用三月，今于三日行之。丧有方相、明器、铭旌、丧车、挽歌、纁谷、祠土、题主，祭有三献诸仪，皆仿古礼，犹有可观。右冠婚丧祭。

邑人重去其乡，离家百里则有难色，非公差仕宦不远游，故无商贾而事农业，业虽最勤，然习而安焉，不之怨也。若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直者曰长工，计时而受直者曰短工，计日而受直者曰忙工，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又少隙则去捕鱼虾、采薪、埏埴、佣作、担荷，不肯少休。及岁告成，公税私租偿债之外，其场遽空者什八九，然帖帖自甘，不知尤怨。

邑中多瘠田，故当春初，农人皆罱湖瀼之泥以壅之，田高者则先去旧土而壅以新泥。至夏末，复市麻饼加焉，计其费，率与稿值相当，否则收必薄也。

岁既获，即播菜麦，至夏初，则摘菜苔以为蔬，舂菜子以为油，斩菜萁以为薪，磨麦穗以为面，杂以蚕豆，名曰春熟。自是，耕以艺稻，至秋乃登，周而复始，迄无宁日。亦有不治

春熟而植席草者，其利倍于春熟，其谷减于春田，亦略相当也。

邑当江湖之中，最为洼下。每遇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河水泛溢，则田淹随之。于是，农家集桔槔以车救之，号大绷车。往往击鼓鸣柝，以限作息，建瓴滴水，以时番休，虽妇女亦与焉，不止饷馌而已。正统中，周文襄公置官车。公去，车亦随废。近年以来，民复苦旱，高者至不可救。呜呼！一邑而水旱具不免，难矣哉！

大明吴复《吴江田父叹》：原田浩无垠，所向波浪白。桔槔声辘辘，中有长太息。借问何太息，欲说重凄恻。去年夏不雨，禾根尽龟坼。服劳岂无人，一溉终有益。下疲里胥命，上应公家役。北往防太湖，南征戍疆场。糇粮自我备，衣装自我饰。点行贿赂频，家至仍户历。高秋幸微收，租庸日催迫。搜括罄瓶罍，取盈复贷质。今年荷天休，续食登彝麦。下虞黄梅雨，溪水俄泛滥。青苗种未半，淹死良可惜。况闻吴江城，倾溃为冲激。里帖昨夜下，姓名著兵集。喧呼起丁夫，羸粮听驱策。土功敢惮烦，农事殊未隙。郡伍接踵至，壶浆竞须索。汝丝必隃斤，汝粟必兼石。汝邻暨汝知，各以是获释。汝不从我言，汝期往必克。官作虽有程，暴露生疾疫。苟宽目前患，遑恤饥冻逼。昔有伐竹木，昇石运瓴甓。甲免仍乙迁，纷纷递更易。前日借军储，公文明戒敕。动摇非上意，乘时事掊克。今日横索租，我屋徒隶塞。东家与西舍，所过净如拭。因思异乡乐，转觉吾土窄。鸡犬不得存，吁嗟至斯极。非无贤守宰，廉明尽臣职。天高日月悬，何由诉胸臆。尔农听我言，饕餮圣所殛。福善祸厥淫，穹苍不差忒。尔其勤尔躬，柔嘉以为则。载歌石鼠诗，悲风起丛棘。

牛耕器具皆有名号。唐陆龟蒙《耒耜经》：耒耜农书¹之言也，民之习，通谓之犁。冶²金而为之者：曰犁鎔，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

¹ 底本无“耒耜”、“书”三字，今据今本《耒耜经》补。

² “冶”，底本原作“治”，今据今本《耒耜经》改，本文下同。

日犁底，曰压镵，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坂。坂，犹块也。起其坂者，镵也；覆其坂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坂，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故镵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镵表上利，壁形其圆。负镵者曰底，底初实于镵中，工谓之鳌肉。底之欠曰压镵，背有二乳，系于压镵之两旁。镵之次曰策额，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肫然相戴。自策额达于犁底，纵而贯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辕，后如柄而乔者曰梢。辕有越加箭，可弛张焉。辕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为级，前高而后庳，所以进退曰评，进之则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土也浅。以其上下类激射¹故曰箭，以其浅深类可否，故曰评。评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健也，所以棍其辕与评，无是，则二物跃而出，箭不能止。横于辕之前末曰槃，言可转也，左右系以檼乎轭也。辕之后末曰梢，中在手，所以执耕者也。辕，车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镵长一尺四寸，广六寸，壁广长皆尺，微椭，底长四尺，广四寸。评底过压镵二尺，策减压镵四寸，广狭与底同。箭高三尺，评尺有三寸，槃增评尺七焉。建惟称辕，修九尺，梢得其半，辕至梢中间掩四尺。犁之终始丈有二，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坂去芟者焉。爬而有砾碎焉，有礧磈焉。自爬至砾碎皆有齿，礧磈触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江东之田器尽于是。

按此篇皆论牛耕之器，若以人耕，则但用耒耜而已。又艺麦有耙，戽水有车，取土有罱²，芟草有鋤，筑场有轴，刈稻有鋤，曝稻有竿，击稻有床，翻谷有爬，脱谷有栊，去秕有筛，扇粟有车，击屑有枷，削稿有豁，余不能尽述也。

或以牛耕，或以人耕，各从其便。然牛唯富室畜之，余不能办也。

农田计亩索租，下自八斗，上至一石八斗而止，佃户输之

¹ 此处脱文，据今本《耒耜经》补“以进退曰评”至“激射”三十字。

² “罱”字底本从“竹”，今据《乾隆吴江县志》《乾隆震泽县志》正之。后面亦有，径改。

田主，田主具酒食，或就以粟劳之，名曰租米。其贫民春夏告贷于富室，至冬率以二石偿一石者，名曰生米。虽七八月贷，出息亦同。故吴人有“出门加一”之谚，又有“汁出赖赖，强如做债”之谣。赖赖，淋漓貌，言禾半熟而汁出淋漓者，刈而食之，犹胜举债也。其贷银钱者，则出息五分，名曰生钱。按：此《莫志》所载，乃成化以前事。近年钱法不行，而银息自二分以至五分，米息自四分以至七分，绝无所谓倍偿之事。甚者或并其本而负之，虽租米亦然。时之不同有如是夫。

农既专力，其用心自精。占测气候，详密多验。自元旦至岁暮，凡风雷旸雨之变、潦暵丰歉之兆、趋避弛张之宜，咸有口诀韵语，汇类极繁，谓之吴中田家五行。乃其大略则有可纪者：元旦侵晨占风云，风自东南来，则岁大稔。东次之，东北又次之，西则歉。西北有红黄云则稔，白黑则歉。以瓶汲水，日准其重轻为水旱。自元日至十二日而当一岁之月，重则其月多水，轻则旱。十五夜，月中建一尺五寸之表，以候雨暘。建木表于地，据表之长而中分之为七寸半者，二月影适及为丰，过则水，不及则旱。二月八日，祭祠山之神，候西南风而知有秋。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者高田熟，午后鸣者低田熟。四月十六日，望晴雨以候岁。晴则水，雨则旱，惟阴云为佳。芒种后遇壬日为霉，始霉中多雨，故谓之霉天。夏至日起时，时分三节，共十五日。中时有雷则雨仍多，谓之倒黄霉。立秋日忌雷鸣，秋后虹见为天收。言收数减也。八月二十四日，为稻槁生日，雨则虽得谷，槁亦腐。重九晴则槁干，小雪日雪则谷贱。又四月二十日为小分龙，五月二十日为大分龙，皆忌雨霓。春夏甲申日雨，米贵。又有虾荒蟹乱之语。余不胜载。

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蚕有节，目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昼夜程，其寒暖之节不得使过，过则有伤，是为护种。其初生也，则以桃叶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动、濺濺而食，然

后以鹅羽拂之，是为摊乌。其既食也，乃炽炭于筐下并其四围，剗桑叶如缕者而谨食之，又上下抽番，昼夜巡视。火不可烈，叶不可缺。火烈而叶缺，则蚕饥而伤。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缓，缓则有漫漶不齐之患。编经曰蚕荐，用以围火，恐其气之散也。束桔曰叶墩，用以承刀，恶其声之著也，是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则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则矮，是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尽同，而用力益劳，为务益广，是为出火。盖自此蚕离于火，而叶不资于刀矣。又四五日为大起。大起则蘷，蘷则分箔。蘷早则足伤而丝不光莹，蘷迟则气蒸而蚕多湿疾。又六七日为熟巧，为登簇。巧以叶盖，曰贴巧，验其犹食者也。簇以稿覆，曰冒山，济其不及者也。风雨而寒，则贮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则否。三日而辟户，曰亮三。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茧，为落山矣。方其初收也，亲宾俱绝往来。及落山，乃具牲醴飨神，而速亲宾以观之，名落山酒。自是，往来如故。然惟塘西为盛，以其接壤湖州，故从其俗。他乡虽有，不能及也。大明高启词：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二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新妇守箔女执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茧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

邑人生长江湖，得水族之性，故多善渔而鱼具最多。唐陆龟蒙、皮日休《鱼具诗序》：大凡结绳持网者，总谓之网。罟之流，曰罿，曰罾，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罟。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承虚曰笱，编而沈之曰笱，矛而卓之曰矰，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駢之曰柳，置而守之曰神，列竹于海澨曰沪，错薪于水中曰簰，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筌笱，其他或术以招之，或药而尽之，皆出于诗书杂传。及今之闻见可考而验不诬，又择其任咏者，作十五题，曰网，曰罩，曰罿，曰钓筒，曰钓车，曰鱼梁，曰叉鱼，曰射鱼，曰鸣榔，曰沪，曰簰，曰种鱼，曰药鱼，曰舴艋，曰筌。

箸。宋张达明增损为《渔具图》，各系以诗，其题十七：曰钓，曰罾，曰簖，曰里丛¹，曰团罟，曰帆罟，曰篙枨，曰旋网，曰摸，曰罾潭，曰虾笼，曰撩浮。其曰网，曰罩，曰钓车，曰鸣榔，曰叉，则仍其旧云。

网有三等，最下为铁脚，鱼之善沈者遇之，中为大丝网，上为浮网，以截鱼无遗。网皆有疏有密，又别有兜、有踏、有罱、有撒、有扛。秋风大发，以舟载钓系饵，沈之巨浪中，取白鱼谓之钓白，又施网于湖，去水面一二尺，经绳水中，俟其跃入而取之曰调网，其取鲤者曰港调。天寒以火自炙，以汤自沃，投石穴取鲂鱼。方春游食，则药之令尽浮。又有畜鸬鹚令食而吐之者。其取班鱼、针口鱼，则掣。银鱼则或掣或注或牵，黄鲿则或张或掣，虾蟹则或张或罱或牵，而虾则又或荡或簎或拖，而不牵纬萧承流而障之曰蟹簖。织筏为逆，须而笼之曰虾笼。钓之名有二，曰豁，曰经。孚之名有四，曰移罩，曰掀罩，曰罩签，曰砌青。钓鰶、钓鱠、钓鳗，均谓之钓，而钩各不同。其在溪浦者为筭，港渎为罾，罾别有赶芦苇之间者为叉，列于海澨曰沪。数舟连络发其罟而得之者为艋舺，艋舺则众扣竹器以出之。薪而招之者为莞，莞有张有掣，皆穷极巧妙以与鱼遇。其舟则各随网而异制，故其名多因之。又有羊头、夹垒、露罟之名，其行于水中，则或方，或反，或前后相尾，其相尾者为舴艋。已捕而贮之，有笱、有筒、有笱之属。渔人以鱼入市，必击鼓卖之。其卖者旧以鱼斗数鱼，以二斤半为一斗。唐皮日休诗：趁眠无事避风涛，一斗霜鱠换浊醪。莫怪儿童□□□²，尽行烟雨漉车螯。今不复击鼓用斗。男女老子舟中，足盘辟不伸，市中自辨。大明高启词：后网初沉前网起，夫妇生来业淘水。忽惊网重力难牵，打得良鱼满船喜。不教持卖去南津，且向江头祭水神。愿得年

1 里丛，《乾隆震泽县志》《民国吴县志》均作“裹丛”。

2 此处原阙。据《吴郡志》当作“莫怪儿童呼不得”。

年神作主，无事全家卧烟雨。不论城中鱼贵贱，换得酒归侬不怨。

岁既获，水田多遗穗，又产鱼虾，绍兴人多来养鸭，千百为群，收其卵以为利。邑人呼为鸭客。僦富室之宇以居，率五日抽一日之卵为僦直，彼此称便。其他羊豕鸡鹅之类，土人亦尝畜之以规微利云。

市井多粟帛牲畜日用之物，交易亦颇任真，非若郡城之繁华粉饰，卒不可辨也。其行卖于市者，或扣金，或击竹，装担皆分色目，见其装则知其所藏。右生业。

正月元日，官府望阙遥贺礼毕，即盛服谒先师及城隍神。县学睿达，往来交庆。民间则晨起爆竹，设奠于祠堂，次拜家长。亲戚、邻里，更相贺岁。为椒柏酒，蒸节糕以待之。热栗炭于堂中，谓之旺相。插芝麻梗于檐头，谓之节节高。自此，士女集梵宫烧香答愿。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或投琼买快，斗九翻牌，博成赌间，舞棍踢球，凡三日而罢。

立春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方相、戏子、优人、小妓，装扮社伙，教习两日，谓之演春。先一日，县令率僚属往迎于东郊，前列社伙，殿以春牛，士女纵观，阗塞市街，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其优人之长，假以冠带，傅粉黛，乘马驴，率先噭跃，以隶卒围从，谓之春官。遇官府豪门，各有贊扬致语，以献利市。遇褴褛猥鄙冲其节级，则褫而杖之，亦有谑浪判语，不敢与较。至县中，举燕，乡达亦与焉。至日，鞭牛碎之，随以彩鞭土牛，侑以鼓吹，分送乡达，而民间争取春牛土置床，云宜田蚕。宴集以春饼为上供。¹

十三日，以糯粒投焦釜，老幼各占一投，以卜终岁之吉凶，谓之爆孛娄，亦曰米花，又曰卜流。言卜流年也。

十五日为上元节，先数日卖灯，谓之灯市。灯有楮练、罗

¹ 《清嘉录》云：“谓即古五辛盘遗意。”

帛之属，绘镂人物故事，或为花果、虫鱼、动植之像。其悬纸剪人马于傍，以火运之，曰走马灯。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曰灯谜，亦曰弹壁灯。而豪家富室，则有缭丝、鱼虬、彩珠、明角、羊皮、麦丝、竹缕、流苏、宝带、鳌山诸品价高者，数人聚博，胜者得之。喧盛不减灯夕，至期则伐竹采柏，结棚于衢巷以缀灯，星布珠悬，金鼓烟火，喧阗深夜。其夕会饮，以米粉作丸子、油馅之属，食之。行游五日而罢。十三日试灯，十八日收灯。近来衰甚。宋范成大《灯市行》：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类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先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儿童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灾伤不及什之三，岁寒民气如春酣。农家亦幸荒年少，始觉城中灯市好。

是月，坊巷乡村，各为天曹神会。以赛猛将之神，相传神能驱蝗，故奉之。会各杂集老少为隶卒，鸣金击鼓，列队张盖，遍走城市。富家施以钱粟。自元日至十五或二十日而罢。罢日，有力者装搬杂剧，极诸靡态，所聚不下千人。村间亦有为醵会者，先于岁暮，人酿米五升，纳于当年会长，以供酒肴之费。至元日，呼集以美少年为神仙公子，锦衣花帽，羽扇纶巾，余各装演杂剧，遍走村落，富家劳以酒食。或两会相遇于途，则鼓舞趋走，自成行列。歌唱答应，亦各有情。至十一日，会长广列酒肴，凡在会者悉至，老者居上，少者居下，贱者居外，使稍通句读之人，敬读大诰，或教民榜文一条，然后酒行无算，连会三日而罢。然此会惟一、二、三都有之，余不尽然也。

三月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生辰，民间杂集亲友，就家启醮酌水献花，谓之圣会。亲友轮年递建，岁以为常。是日，男女皆戴荠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

清明前两日谓之寒食，人有新亡者，其家必倍悲痛，名新寒食。至戚则往祭其几筵，俗呼排座。清明插柳满檐，青蒨可

爱。男女亦咸戴之，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是日，士女并出祭墓，俗呼上坟。排座、上坟，必用蛤蜊、蟛蜞、角粽、青团诸品，牲醴随宜。

是日有竞渡之戏，盖本楚俗，以端午节为之，盖悯忠魂而慰民思也。于吴无与焉。然相习成风，有不可晓者。每当农务未兴禁烟之际，呼集少壮，装驾龙舟，歌哨齐发，往来如飞，观者空里，抵暮而归。按此乃元末时事，故《窦志》载之，今已久废。

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天齐圣帝生辰。邑中行宫凡八处，而在震泽镇者最盛。清明前后十余日，士女拈香，阗塞塘路，楼船野舫，充满溪河。又有买卖趁，茶饼果梨，而塑妆傀儡、走兽飞禽、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所在成市。

立夏之日，男女各试葛衣，云解注夏之疾。

四月八日，俗传为释迦佛生辰，僧尼浴佛，遍走闾巷，煮饧水荳以馈人，名浴佛荳，受者答以钱粟。

端午为天中节，饷角黍，作雄黄菖阳饮，以彩绒杂金线，缠结符袋，戴之钗头，互相馈遗。儿女辈彩索缠臂，长者簪艾叶、榴花以辟邪。道士则折红黄色纸，书天师像，为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雄黄衣香，送于常所往来者。家家买葵、榴、蒲、艾，贮之堂中，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揭之楹间。或采百草焚之，以辟蚊蚋，及留以共药品。觅虾蟆、收蜈蚣、斩蛇头，皆以制药。

夏至包麦糕，祀灶祭祖皆用之。

六月六日，脍肉裹面，作匾食食之，俗呼馄饨。是日洗头发、涤梳具，及昇猫狗，浴之河中。

七夕，人家设瓜果酒肴于庭或楼台之上，为乞巧会。谈牛女渡河事，切茄裹面，剪鸡簇花以油沸之，名曰巧果。妇女对

月穿针，谓之乞巧。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传地官赦罪之辰，故亦谓之鬼节。官府祭厉，民家多持斋诵经，荐奠祖考。僧舍建盂兰盆会，宋时已有之。嘉熙中，郡守王遂怪其不经，作文禁之。是岁竟不敢建。今俗是日多用五更以素食祭祖，相传云：亡者赴盂兰盆会之急，故早祭之。新亡之家尤早，仍有此谬，不能革也。

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是夕人家有赏月之燕，或携榼长桥垂虹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

九月，六都人为灯会，朔日集于八角亭，装演剧戏，杂以金鼓。夜则各持华灯，遍游村落，烂然而来，如星球万点。富家皆设酒食以劳之。至望日而罢。

重九日，人家以面裹肉炊之，名重阳糕。其登高饮燕者，必簪菊泛萸，犹古人之遗俗也。

十月朔日，名烧衣节。人家祭奠于祖考，持斋荐亡，至亲亦祭灵座。或有扫松浇墓之礼者。

冬至谓之亚岁，邑人最重是节。前夕名节夜，家家祭灶，有用荤品者，祭毕，家人聚而食之。明日，官府民间各相驰贺，一如元日之仪春。粢糕以祀先祖，并以馈遗，更速燕饮，谓之节酒。罢市三日。

入腊，并力春一岁粮，藏之土瓦仓中，今多用稿囤，经岁不蛀坏，俗呼为冬春米。宋范成大《冬春行》：腊中储蓄百事利，第一先春年计米。群呼步碓满门庭，运杵成风雷动地。筛匀箕健无粞糠，百斛只费三日忙。齐头圆洁箭子长，隔离耀日雪生光。土仓瓦龛分盖藏，不蠹不腐常新香。去年薄收饭不足，今年顿顿炊白玉。春耕有种夏有粮，接到明年秋刈熟。邻叟来观还叹嗟，贫人一饭不可赊。官租私债纷如麻，有米冬春能几家。

是月，农事告成，民间多有剗羊豕以祭五通之神而报岁事者。在郭曰烧年常，在野曰谢场。祭毕，速亲友餽之，谓之年

常酒。古谚云“鸡豚秋社，芋栗园收。李四张三，来而便留”，殆此谓也。

凡宴会以干、饮干不留涓滴。格、听其自斟，不得拦格。起、不许起身。住、不许啜住。四字为令，主人先出自饮，稟令众宾，推善饮者一人或二人为监令，坐中，听其觉察，凡犯令及喧哗失礼者，皆有罚。或监令自犯，则众宾举之，罚用倍。间有不能饮者，则稟于席长，定其分数。此令一出，四座肃然。主人安坐，而客皆醉。近年多用掷骰，乞令于客，各以次及，而监令则仍旧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是日，扫屋尘，名曰除残。丐者涂抹变形，装成男女鬼判，嗷跳驱傩，索乞利物，俗呼跳灶王。人家各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粘贴门壁。亦有至除夕始换者。是夕祀灶，品用荤及糕豆、饧饼，以为灶神言人过于天帝，故祷之，兼取胶牙之意。祭毕，则热火炉于门外，杂楮钱焚之，谓之送灶。是夕早寝，以为行瘟，故安静以避之。

唐陆龟蒙《祀灶解》：灶之坏者请新之，既成，又请择吉日以祀之，日灶在祀典，闻之旧矣。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灶达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饮食之事，先自火化以来，生民赖之，祀之可也。说者曰其神居人间，伺察小过，作谴告者，又曰灶鬼以时录人功过，上白于天，当祀之以祈福祥。此仅出汉武帝时，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养老而慈幼，寒同而饱均。丧有哀，祭有敬。不忘礼以约己，不忘乐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虽岁不一祀，灶其诬我乎？苟□¹ 小人之道，尽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妇，人执一爨以自糊口，专利以饰诈，崇奸而树非。虽一岁百祀，灶其私我乎？天至高，

¹ 原阙。据《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作“苟为小人之道”。

灶至下。帝至尊严，鬼至幽□¹，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为天帝乎？

宋范成大《祭灶词》：古称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少留连，家有杯盘丰腆祀。猪首烂熟双鱼鲜，荳砂甘松粉饼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醉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狗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归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二十五日，用赤荳杂米为粥以辟瘟，家人大小皆遍餐。有出外者，亦覆贮待之，名曰口数粥。亦多以饼代之。至新正三日乃食。及献异居异姓尊长，示一家之意。宋范成大《口数粥行》：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荳煮。大杓撩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餽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梁。全家团圆罢晚饭，在远行人亦留分。褓中孩子强教尝，余波溥沾获与臧。新元时气调玉烛，天行已过来万福。物无疵疠年谷熟，长向腊前分荳粥。

是日夙兴，持斋诵经，烧烛拈香，俗传天帝降世，察人善恶，故以此迎之，谓之接玉皇。亦有祭人灵座者。是夕爆竹观傩。宋范成大《爆竹行》：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荳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却退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屏除药物添酒杯，尽日嬉游夜浓睡。

各燃火炉于门外，焰高者喜，古谓之粧盆，俗云相暖热。宋范成大《烧火盆行》：春前五日初更后，排门燃火如晴昼。大家薪干胜荳秸，小家带叶烧生柴。青烟满城天半白，栖鸟惊飞啼格磔。儿孙围坐鸡犬忙，邻曲欢笑遥相望。黄宫气应才两月，岁阴犹娇风栗冽。将迎阳令作好春，正要火盆生暖热。

田间缚稿筱于长竿，擎而燃之，以祈丝谷，名照田蚕。宋

1 原阙。据《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作“鬼至幽仄”。

范成大《照田蚕行》：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今春雨雹茧丝少，秋日雷鸣稻堆小。侬家¹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夜来风焰西复东，此占最吉余难同。不惟桑贱谷芃芃，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

大明高启《照田蚕词》：东村西村作除夕，高炬千竿照田赤。老人笑祝小儿歌，愿得宜蚕又宜麦。明星影乱栖鸟惊，火光辟寒春已生。夜深燃罢归白屋，共说丰年真可卜。

除夜祭祖及门井之神，是夕设馔于灶。先热火炉于门，迎神而祭之，名曰接灶。复爆竹，焚辟瘟丹，家庭举燕，则长幼咸集，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宋范成大《分岁词》：质明奉祠今古同，吴依用昏盖土风。礼成席彻夜未艾，饮福之余即分岁。地炉火暖苍术香，钉盘果饵如蜂房。就中脆饧专节物，四坐齿颊锵冰霜。小儿但喜新年至，头角长成添意气。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反尔减吾年。荆钗劝酒仍祝愿，愿翁尊前且强健。君看今岁旧交亲，大有人无此杯分。老翁饮罢笑捻须，明朝重来醉屠苏。

分岁罢，小儿绕街呼噉，云“卖汝痴，卖汝呆”，世传吴人多呆，故儿辈戏欲卖之。宋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滞钝迎新岁。小儿呼噉走长街，街有痴呆召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铄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今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贍痴呆千百年。

更深人静，画灰于道，象弓矢以射祟。儿女终夜不就寝，名守岁，云“延年鸡且鸣，持杖击灰积”，致词以献利市，名打灰堆。宋范成大《打灰堆词》：除夜将阑晓星烂，粪扫灰堆打如愿。杖敲灰起飞扑篱，不嫌灰涴新郎衣。老嫗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长富足。轻舟作商重船归，大牷引犊鸡哺儿。野茧可缫麦两岐，短衲换却长衫衣。当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犹能闻我语。但我如愿不汝呼，一任汝归彭蠡湖。

¹ 侬家，《正德姑苏志》、《横溪录》均作“丰家”。

或有祷灶，请方抱镜出门，窥听市人无意之言，以卜来岁休咎者。是日官府封印，不复判署，至新正三日始开，而诸行亦皆罢市。男女服饰，焕然一新。此一岁风俗之大略也。右岁时，

闺阃谨严，惟吴江为甚。妇人非至亲不轻见客，婚姻丧葬亦不苟出，此风俗之最美者也。

习俗奢靡，故多僭越。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不能顿革也。

国初，风俗淳厚，贵贱有等。故家子弟，虽不能绳祖武，而胥隶之流犹知让之，不敢抗礼，不敢并行。或相遇于途，则拱立而俟其过，故舞文者少焉。正德以前，此风尚存。近年来，纵肆无忌，而隶卒尤甚。勾摄则以拒为词，索赇则呼钱为分。至有自谓不愿博一举人者，吁痛哉！

生儒应试，则提调官与僚佐至学宫，簪花挂红，备马而送之。导以彩旗、音乐，至北郊外饮饯，仍赠以赆，名曰送科举。有中式者归，则迎而贺之。郡中统宴，则县自备花币、旗鼓、彩帐、酒席。如期应之，复赠白金百两为坊价。至会试，则复钱之如初，仍侑以赆。再赴，则赠长夫二名，赆亦如初。朝廷待士之礼，有司奉行之意，可谓厚矣厚矣！为吾辈者，可不思所以自奋而报效之哉！

邑人尚鬼，故好淫祀。俗重五通之神，家为立祠。乡村则建小庙于门外，奉之惟严。有疾则祷之，甚者罗列酒筵，割牲献爵，鼓吹歌弹以燕之，与生人无异。其他遍祷诸神，靡所不至。愈则归功于巫，不愈亦无悔也。迩来士大夫家多不肯行，然妇人笃信，而孝子不欲伤其心，卒亦未免从俗，终不能尽革也。

邑人皆信佛法，而四都尤甚。以为真有天堂、地狱之说而畏慕之也。故子多者，止留其长，余悉为僧。父母亡，僧归荐之，则邻里欣艳，称其脱地狱而登天堂也。是以缁黄之流，接

踵而出，故有小西天之称。他都不然也。

僧寺割为几房，房各占户，谓之门徒。凡有佛事，各随所占赴之，他房不得而与也。岁时则印经咒，书其祖先称号及子孙姓名，分送所占，以为荐亡之助。道士亦然，第无经咒耳。右崇尚。

吴音清柔，歌则窈窕洞彻，沈沈绵绵，切于感慕。古有《吴趋行》、《吴音子》，又曰《吴歛》，亦有《白芷舞》、《拂舞》、《白符舞》、《白鳲鸠舞》，皆有歌。又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盖芷本吴中产，而鳲、鸠亦江乡水国之物，故因所见以寓意。若子夜，则女子名也。又有《江南曲》、《黄竹子歌》、《江南弄》、《采莲曲》、《采菱曲》，其初皆吴人田野之作，后乃用诸大乐氏，故今皆入乐府，以音擅于天下。按诸曲之音，可以验风气之清嘉矣。大凡五音惟商最清，故《子夜》、《江南》皆入商调，余可类推。今之竹枝，虽鄙亵不足道，然亦有三纬之遗意焉。有先以歛乃发声而后歌者，有既歌而以歛乃为余音者，其声清远，其意凄怆，亦自率乎性情之真。今之乐犹古之乐，殆谓是歛。右声歌。

古称吴为东夷，其言鸠舌。由今观之，则有未尽然者。大抵语必有义，最为近古。如相谓曰侬。隔户问人曰谁侬，应曰我侬，视之乃识，曰却是你侬。指他人而称之曰渠侬。《湘山野录》记钱王歌云：你辈见侬的，欢喜在我侬心子里。谓中州人曰伧。周玘曰：“害我者诸伧子也。”陆玩曰：“几作伧鬼。”顾辟疆曰：“不足齿之伧！”宋孝武目王玄谟为老伧。言宁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汉书》“杨越之人耐暑”，注与能同。李太白诗：“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读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独见以迕人者曰夷莫，音如列挈，《汉书》“夷莫而无志节”。言人不慧曰呆，音如俗，范成大有《卖痴呆词》。言人犹与不前猛者曰墨屎，音如眉痴，皮日休《反招魂》“上暖

昧而下墨床”。言人蕴藉不躁暴者曰眠姪，音如缅添，出《列子》。言人进退不果曰佁儗，音如炽腻，司马相如赋“佹以佁儗”，柳子厚《梦归赋》“纷若倚而佁儗兮”。问为何如曰宁馨，音如宁《莫志》作“能”，非。亨，山涛见王衍曰：“何物老姬生宁馨儿！”骂人曰老狗，《汉武故事》：上尝语栗姬，怒弗应，又骂上为老狗。詈小儿桀猾不循理者曰杂种，《晋书·前燕载记》赞曰：蠢兹杂种，奕世弥昌。见人有不当意者曰看嘴鼻，《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将毕资伦不肯降，系狱十四年，及盱眙守将纳合买住降，北望哭拜，谓之辞故主。资伦见买住，骂曰：“国家未尝负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边风，杜荀鹤诗“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物微暖曰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人有病曰不快，《华陀传》“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言人疏朗曰不耐烦，《庾炳之传》：“为人强急而不耐烦”。言不洁曰麤糟，霍去病麤皋阑下《注》云：“尽死杀人为麤糟，盖血污狼籍之意。”诟人佣工曰客作，《三国志》：“焦光饥则为人客作，饱食而已！”呼女子之贱者曰丫头，刘宾客诗“花面丫头十二三”。男女冠笄曰上头，花蕊夫人《宫词》“新赐云鬟使上头”。草木稚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试，《月令》“桃始华，蝉始鸣”，《注》皆去声。言人戏扰不已及作事不循理者曰蹶，音如衰，嵇叔夜书，蹶之不置。鄙人营生曰经纪，唐太宗敕滕王、蒋王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鄙人之庸贱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传》：任宣谓霍禹曰：“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大将军。”言日间小食曰点心，《唐史》：郑僕夫人云：“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言人作事无据者曰没雕当，又曰没巴鼻，苏长公诗云：“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言人虚伪不检者曰楼头，盖宋时，临安何家楼下多亡赖，以滥恶物欺人，其时有何楼之号，楼头者何楼。

之恶魁也。谓事曰事际，《南史》：王晏专权，帝虽以事际须晏，而心恶之。”谓罢曰罢休，《史记》：吴王谓孙武曰：“将军罢休！”语毕助词曰蹇，《楚辞》以蹇为发语声，此则以为语助也。问何人曰遐个，《诗》云“遐不作人”，《注》云：“遐，何也。”恨人而姑警谕以伺之曰受记，见《夷坚志》。又如谓虹曰蜃，谓已然曰哉，谓嬉戏曰薄《莫志》作“孛”。相。又如以秀为卿溜，以团为突柰，以精为卿令，是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也。此方言也。儿音若倪，则支韵入齐；羹音若冈，则庚韵入阳。又音若异，则宥韵入寘；擎¹音若擎，则虞韵入麻。呼小儿为擎儿。擎，子孙也。此方音也。《莫志》又以“来”音“若厘”，则灰韵入支，今不尽然，或古有之而今改耳²。右语言。

1 擎，《乾隆吴江县志》作“擎”。

2 最后四字原阙，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乾隆吴江县志》云：“按此篇乃本《莫志》及卢、王二郡志而增益为之，今吴江县语音亦尚多同者。又按康熙间《府志》于《方言》云：谓绦帨之蕊为苏头。挚虞云：流苏者缉鸟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苏。谓缉理整齐之曰修媲。媲音捉。唐中和二年，修媲部伍。谓睡声曰蟠涂，北人谓之打呼，吴人则曰打蟠涂。蟠涂二字疑即呼字之反切，如孔称窟咙，团称突柰之例耳。谓语不明白曰含胡，唐颜杲卿含胡而死。谓指镮曰手记，郑康成诗笺云：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镮。当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今俗亦呼为戒指。谓以鹾腌物曰盐去声，内则屑姜与桂以洒诸上而盐之。谓吻合无际曰吻，美韵切。吴人谓合唇曰吻嘴，合而无间曰吻缝。缝，去声。谓甓曰甃砖，魏扈累传：独居道侧，以甃砖为障。谓苇席曰芦蕡，宋琅琊王敬彻遗命一芦蕡藉下。谓多众曰多许。许，音若黑可切。谓所在曰场许。语后每曰那，音乃贺切。《后汉书》：公是韩伯休那。注：那，语余声。谓死曰过世，《秦符登传》：陛下虽过世为神。嘲笑人曰阿奐奐，亦招呼也。谓发黏曰膾，音织，见《考工记》弓人注。谓物之不齐曰参差，参音如仓街切，差音如仓何切，于方音云。呼行与杭同音，呼死与洗同音，呼争为侧羊反。此以上又皆吴江与一郡所同之语音，而旧志皆未载者也。故补录之。”

吴江县志卷之十四

典礼志四

典籍表

梁

- 《玉篇》三十卷
《舆地记》三十卷
《建安地记》二篇
《符瑞图》十卷
《顾氏谱传》十卷
《分野枢要》一卷
《续洞冥记》一卷
《玄象表》一卷
《顾侍郎文集》
《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
《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并顾野王撰

晋

- 《张季鹰集》 张翰撰

唐

- 《松陵集》 皮日休辑

宋

- | | |
|-----------|-----------|
| 《松江集》 | 孙觉辑 石处道增辑 |
| 《松江续集》 | 范成大辑 |
| 《拙庵杂著》三十卷 | |
| 《拙庵外集》四卷 | 并赵磻老撰 |
| 《唱道野集》 | 王伯起撰 |
| 《论语集解》 | |
| 《古今语说》 | |
| 《王信伯集》四卷 | 并王蘋撰 |
| 《尚书传》 | |
| 《春秋传》 | |
| 《礼记传》 | |
| 《汉唐论》 | |
| 《步里客谈》 | 并陈长方撰 |
| 《春秋类书》 | |
| 《拙乡居士集》 | 并王谊撰 |
| 《时斋集》 | 沈义甫撰 |
| 《野客丛书》三十卷 | |
| 《巢睫笔稿》五十卷 | 并王楙撰 |
| 《春秋谳议》 | |
| 《贞白英华集》文。 | |
| 《水云清啸集》诗。 | 并王原杰撰 |
| 《张清夫诗集》 | 张渊撰 |
| 《渔唱稿》 | 朱良实撰 |
| 《松陵续集》 | 朱良实辑 |
| 《樵唱集》 | 朱凤撰 |
| 《仪礼注》 | 顾谅撰 |
| 《朦庵集》 | 丁敏撰 |

《湘山樵寓集》	萧规撰
《诗义》	
《论语提要》	
《史学提纲》	
《守约集》	并吴简撰
《吴樵稿》	邹奕撰
《啸古集录》	盛应发撰
《韵书群玉》	
《滴露斋稿》	并盛舆撰
《仪古集》	凌昌撰
《臞庵稿》	梅鼐撰
大明	
《雪区稿》	
《霞外集》	并吴复撰
《寄翁集》	朱应辰撰
《桃溪集》	吴颐撰
《仲易诗集》	徐衍撰
《钓鳌集》	陶振撰
《陶庵集》	张琦撰
《原道诗》	盛逮撰
《西斋集》	沈黻撰
《东村诗稿》	
《北征集》	并莫礼撰
《澄庵集》	何源撰
《东溪集》	
《桂轩稿》	并谢常撰
《噫余集》	梁时撰
《盛御医集》一名《流光集》。	盛启东撰

《同里先哲记》	
《蒙庵集》	
《归田稿》	并吴骥撰
《盟鸥集》	盛偲撰
《家礼节要》一卷	
《日记》六卷	
《嘉鱼志》三卷	
《石湖志》四卷	
《由庵集》十九卷	
《诗文集》二十二卷	并莫震撰
《易斋稿》	尹宽撰
《休休翁集》	盛景撰
《归闲稿》	何昇撰
《学鸣集》	汝讷撰
《新昌志》	
《吴江志》	
《石湖志》	并莫旦修
《贞孝录》	
《鲈乡集》	并莫旦撰
《小雅日钞》	
《礼疑》	
《礼纂》	
《西村集》	
《西村杂言》	并史鉴撰
《平望镇志》	
《枫江集》	并曹孚撰
《传响集》	崔澄撰
《来斋集》	汝泰撰

《管窥集》	
《默庵集》	并吴亿撰
《居易稿》六卷	宋文昌撰 膺八十例冠带荣身。
《月桥遗稿》	姚明撰
《仰高集》	宋恩撰 文昌之子
《笑庵集》	僧静可撰
《半江集》十二卷	赵宽撰
《懒溪集》	吴鋆撰
《好斋集》	王哲撰
《古直稿》	沈愚撰
《吴尚书疏议》	
《治河通考》十卷	并吴山撰
《维石奏议》	吴岩撰
《渔庵集》	赵宏撰
《读易日记》	
《周恭肃公集》	并周用撰
《浮浮集》	张源撰
《同川集》	
《宋元遗事》	
《四礼规》	并陈理撰
《茶谷集》	黄乔撰
《陆田遗稿》	周相撰
《莼江存稿》二卷	张铨撰
《水西谏疏》二卷	沈汉撰
《曹县志》	
《说铃》	
《九华集》	
《东行集》	并陈策撰

《榆村稿》	李炫撰
《寓衡稿》	
《续衡稿》	并李济撰
《同里志》	李瓒撰
《南船纪》	
《牧越议略》	
《吴江水利考》	并沈啓撰
《心学纂言》	沈应元撰
《少虚山人稿》	沈察撰
《食品集》	吴禄辑
《周易演义》十二卷	徐师曾撰
《奇门秘要》	
《遁甲全书》	
《七元禽演》	并陈 ¹ 沐撰
《诸家篆韵纂要》五卷	董汉策辑
《吴江御倭武略》	周大章撰
《临川文粹》四卷	徐师曾辑
《六科仕籍》二十六卷	徐师曾修
《世统纪年》	徐师曾撰
《文体明辩》七十二卷	徐师曾纂
《咏物诗编》十二卷	徐师曾□ ²

1 原阙。台湾学生书局本、《康熙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二撰述均作“陈沐撰”。本条之后原阙，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周易演义》十二卷，徐师曾撰”重出，不再录。

2 此后台湾学生书局本亦阙。据《康熙吴江县志》卷二十二《撰述》记载，除上述著作外，尚有《礼记集注》《正蒙章句》《吴江志》《湖上草堂集》，并徐师曾撰；《明文钞》《宦学见闻》《小学史断》《经络全书》，并徐师曾辑。

吴江县志卷之十五

典礼志五

祠 庙

盛将军庙，在盛墩，祀吴司马领濠寨盛斌。斌事见《名宦传》中。卒葬于此，故邑人即其墓置庙，建置无考。

昭灵侯庙，祀唐李明。明，太宗第十四子。初封曹王，后为苏州刺史，有惠政。梁开平四年，封昭灵侯。庙在县治东北。唐先天二年敕建，宋元符三年，知县石处道修。

处道自撰《修庙碑》¹：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以盛德即大位。旋乾转坤，一正造化。号令风动，巍巍煌煌，穷广极袤，有知无形，莫不被服其宠光而翱翔乎和气。凡天下神祠列于祀典者，必命有司致祭而修完焉。吴江昭灵侯庙，内腐外毁，左支右吾，偶形绘容，缺灭弗备。春秋荐享，亦不复设。名在实废，礼甚易而人莫行。大恩既降，协于舆情。乃鸠群材，乃会众工，官给其费，私献其力，革陋为壮，除敝以新，门庐洁严，仪像赫赫，幽秘恍惚，若凭而安。考于图记，乃唐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也。善飞白鸟迹书，见称于时。调露中²为苏州刺史，遗惠余爱，民不能忘。先天二年，始立此庙，有黄蛇居其中，人益异之。水旱疾疠，是禳是祈，

¹ 《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三《坛庙三》作“《修昭灵侯庙碑》”。

² 《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三《坛庙三》注引《寰宇记》作“调露二年”。

罔敢或怠。而旧无碑刻，俗失其传。朱梁开平间¹，淮寇围苏州甚急，钱镠禦之，輒自潰去，江表以宁。既而奏其事，乃以为汉臣而封此侯爵，岂褒显之意欤？盖庙食于县境，凡十有二。号曹王者七，李明王者五。去唐未久，載籍具存。而时代之差，以近为远；称谓之謬，或斥其姓名。呜呼！修庙之岁，霖雨沾足，江湖不淫，土田加辟，年谷大穰。于是邑之僚吏、乡之耆老，皆以为祀事不可以不举也，故备礼以格之；名号不可以不辨也，故諭其民而正之；本末不可以不紀也，故摭其实而書之。予以頌上德之万一而揚神休于无穷，其辭曰：

皇帝正位，浩浩其仁。升日之旦，发天之春。隆恩誕敷，流載溢覆。于明于幽，罔有遺漏。具区之旁，松陵之墟。霄澄壤洁，神灵是居。有唐曹王，太宗之季。旧牧斯人，人懷其惠。聖政伊始，嚴祠孔新。禮舉名辨，昔屈今伸。報稱維何，盼响貢祉。弥亿万年，陰相宸宸。

今改衍庆昭灵观侯，像今废。互见“寺观类”。俗传侯为本县城隍之神，謬也。又震泽镇双杨市、名曹王庙，初建无考。元时，此庙特著灵异。至元十七年，市人重建，沈义甫记。歇村、号李明大王庙。胡庄村、号李社明王庙。合路村、号合应明王庙。庞山村、金泾村、东龙泾村、江泽村、芦墟村、陈思村、名李明王庙。莘塔村，各有庙。

夏侯庙，在县治内，建置无考，今废。

王益祥祠，在学宫内，建置无考，今废。

三贤祠，祀宋王蘋、陈长方、杨邦弼，事见《儒林传》中。祠在震泽镇。宋宝祐元年，邑士沈义甫建。元至正中，設教諭以主祠事。末年，毀于红巾，里人沈善长迁之思范桥左。大明天顺中，废。嘉靖十五年，太学生沈嘉猷重建，置祭田三十亩，春秋祀之。

知县张明道《重建祠记》：仲尼肇充济之间，于尧、舜、禹、汤、文、

¹ 《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三《坛庙三》注引《寰宇记》云：“梁开平三年，淮兵围吴。”

武、周公之道，祖述宪章，淑诸人以推于天下，后世当时景从者邹、鲁、陈、卫，达于郑、宋、曹、许而下，彬彬相望以振于中原。吴在南服，惟子游崛起而北学中国，考之答述问难、自所立言者，精约简当称之者，谓所诣次于曾参，句吴一人而已。予尝次一游上国孔门弟子祠庙所裡，杞、邾、滕、薛之小而大，及于齐、晋，登豆行罿，即地而分崇之，皆冉、闵之流也。句吴南服巨区，子游之外无闻焉。程氏兄弟得千载不传之绪，能排众议，潜心伊洛，以妙洙泗渊源之精，延平、上蔡之区，朱、谢、杨、游诸公，皆殊望于中原也。于吴至北宋，犹未有得所学于上国，独王氏信伯系本剑南福清，而先甫仲举来居震泽，句吴人也。以先世近罗浮，于中立仲素得其绪余而有所决择歆慕为伊洛高弟，于春秋之学，能精研其微辞奥义。及晚年，作《论语集解》、《古今语说》，亦宋之子游也。宝祐间，南康山长沈义甫建明教堂祠之，配陈公长方、杨公邦弼。至元世立教谕一员主祠事，后毁于红巾。里人沈善长复迁其祠于思范桥左，沦湮迄今而宗系散处。予同年文选郎王禄之名穀祥，其的裔也。学承私淑而祠貌于家，松陵沈给谏之冢嗣嘉猷惟良，学有所见，以朱、程为正。怅古今得所学之正者，吴之两世子游、信伯而已。复振前绪，去浮屠遗址，建三贤祠宇，主信伯，而以陈、杨二先生侑奠，外捐腴田三十亩，充春秋黍龠牲豆之资，求记于予。予尝远谪南荒，转秩松陵，而吴俗之向往，亦庶乎有所闻也。吴之科第振天下，未必皆知朱、程之学为正；财赋甲于上国，规规畦角町粒之间未必皆脱然而无所系吝也。惟良杰然于学无所惑，而崇德莫侑无所因，而能损其所有，亦可谓拔于流俗而渐及于众且远也。或者疑程、朱所得与著述，表章在海宇。信伯推崇在乡贤，今亦不赘乎？噫！吹佛氏之烬而起象山之高恣者，盈天下坐伊洛为支离，坏世教不浅矣。能于信伯所得于伊洛者，肇端¹

¹ 此处原稿疑有脱页，与后面不连贯。台湾学生书局本同。据《道光震泽镇志》卷六《祠庙》所收张明道《重建三贤祠记》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肇端于一方，使家塾党庠，沃耳餍心，微显风自，岂无神交而孚应者乎？亦斯人之徒也，记之。时嘉靖十四年七月。”

使《赵开记》¹：今上皇帝车驾南巡，驻跸松陵之梅墩，乃于整饬六师之暇，特念圣武布昭乎遐迩，王灵丕振于华夷。四海永清，万姓悦服，悉本于天地山川神祇之所佑相。爰恭行柴告东方之礼，崇建岳庙于梅坡之艮隅，中立正殿三楹，奉岳神像，翼以两庑，卫以石垣，仍于殿之西堧力加畚筑，构斋堂、庖爨、福室凡三十余楹，以为道众祝厘居守之所。群工告成，皇上喜率百僚诣殿庭载瞻载拜，奠以玉币，精虔有加，而神亦恍若降临于彩云香靄间，灵旗缤纷，鸾鹤回旋，风日交畅，而烹蒿犧枪之天，悉万姓崩角稽首之地。神人协庆，福有攸归。皇上乃命臣开为之记以诏后。爰序绩如右，而系之以颂曰：

于赫有宋，享有中国。河岳效灵，翼我皇极。泰山有神，永奠东土。兹翼圣驾，陟降斯所。帝乃曰都，盍享以祠。基殿妥灵，皇厘是资。盘石宗社，万古弗泐。佑我生民，岁蕃黍稷。丽牲有碑，帝命勒勋。后有式者，尚考斯文。元至正二十四年，徐安卿舍地拓之。大明正统四年，

¹ 据《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一《撰述六》知，此文为“建炎三年月日随军转运使赵开”所撰《东岳庙记》，则此前应有一段有关东岳庙沿革的文字。《乾隆吴江县志》卷七《坛庙祠》记载：“东岳庙，奉东岳泰山之神。庙在县治东北（《史志》云东岳庙在昭灵观西，则庙与观固二也。《府志》合观与庙为一，误）。初建无考，明洪武二十六年毁。正统四年，道会赵宗源重建。景泰五年又毁，道会赵一清重建。弘治十六年，住持李本清修。嘉靖八年，建钟楼于前，以警晨夕。钟楼久废。万历十一年，道士郎道隆修。天启七年，道士徐光祐重建正殿及两庑。国朝康熙十八年，道会盛德嶷修，增建斗母阁、玉皇殿。三十七年，道会钱文瑞修。雍正九年，住持沈采重修，增建文昌宫。今三月二十八日，此庙香火最盛。其在各乡都者凡四：一在二都卓墓村（见《窦志》，莫失载）。初建无考，元至正七年，里人吴顺之重建。明嘉靖十九年，光禄署正吴邦模、主簿史镗修，吴邦桢记。国朝康熙二十二年，道士王中凡募，宋简才修；一在三都八斤东，明洪武四年建，万历二十四年修，康熙二十三年募修；一在二十三都黎里镇（在大陵桥东），旧名全真道院，初建无考。元延祐七年，凌可久重建，后毁。至顺三年，赵居贞、蒋达胜改建东岳行宫。国朝康熙十八年，僧成庵超抢修；一在二十八都梅墩村（在攀桂、登云桥间，《莫志》失载）。宋建炎三年，高宗南巡，驻跸梅墩，恭行柴告东方礼，因建岳庙于此。既成，率百僚瞻殿，命随军转运使赵开为记。元至正二十四年，徐安卿舍地拓之。明正统四年，道人陈某重建。八年毁，道士周某再建，御史无锡朱弦记。按：东岳庙之在吴江者，惟宋高宗所建为合礼。”

道人陈□□¹重建。正德八年毁，道士周□□²再建，御史无锡朱弦记。芦墟村建置无考，今废。皆有行宫。

龙母庙，祀阳山白龙母也。《郡志》载宋胡伟碑文云：相传东晋隆安中，缪氏女因出归途，日暮天欲雨，忽遇老人，询姓氏、居³

1 原阙。

2 原阙。

3 此处原有脱页，台湾学生书局本同。《正德姑苏志》卷二十七《坛庙上》收录宋胡伟碑文云：“中吴，古泽国也，当春夏之季，阴晴多不常，乡民以是卜白龙之归。相传东晋隆安中，缪氏女因出归途日暮，天欲雨，忽遇老人，询姓氏、居所，愿假避雨。待旦而前语，竟失老人所在。已而有娠，父母恶而逐之，乞食于邻，逾年产一肉块，弃之水中。忽焉，块破化为白龙，蜿蜒母前，若有所告者，母惊仆地。须臾，雷电晦冥，风雨交作，良久开霁，则白龙夭矫于山椒。俄顷，复还产所，视母已死，乃飞腾而去。乡民厚葬其母于此，今所谓龙冢是也。自是，冯巫以求立祠，且言所产白龙已庙食长沙。于是，乡民建龙母庙于山颠，每岁是日，龙归省母。前期旬日，天气肃寒，四山烟雨，乍晴复合。正诞之辰，龙必见形，或长身寻丈，隐显于众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于庙貌。暴风雷雨，澍沟号木，则其验也。昔庐山僧祖照尝述其本原于壁，庙宇自国初繇山颠迁于山南之曹巷。熙宁丙辰，再迁于今所。建炎中，主寺僧觉明禅师又葺今祠。绍兴己卯四月，帅漕以祈雨有应，奏赐灵济庙。乾道戊子二月，郡太守姚公宪奏封龙母显应夫人。伟闻岁在庚辰三月三日，客有舣舟南徐者，有白衣老人附舟云：‘吾至自长沙，欲省亲于苏之阳山，愿以钱十缗僦直而先酬其半。’舟师从之。辰巳间解维，至夜仅自数十里，老人怒其缓，自为操舟，舟师因共卧。迟明，蹴之使兴，舟已近岸，距南徐三百六十里矣。老人翩然登岸，徐步入庙，舟师随之，寂无形影，顾龙母帐前，僦舟半直在焉。既而雷雨大作，舟师问寺僧，始知龙归也。乃辍余直饭僧而去。伟尝书之《曼云录》中。长沙庙食，诞辰省母，至此益验矣。乃为迎享送神诗，遗诸乡民，俾歌以祀焉。命踞胡詹炯书以正体，题以古文而并刻之。其辞曰：春花落兮春服成，雨霏霏兮烟冥冥。秧针绿兮蛙部鸣，风萧瑟兮林有秋。声缟为旌兮素为葆，山之巅兮云之杪。雷车轰兮电光扫，龙将归兮非暮即蚤。箫莞沸兮鼙鼓喧，肴羞苾芬兮酒醴洁。蠲聘向兮精意传，严荐享兮属袂摩肩。岁有常兮应斯至，人与神兮情何异。婴儿慕兮彩服戏，母子乐兮融融曳。泄吴沃壤兮千里平，勤稼穡兮劳农氓。曰雨曰旸兮神有灵，愿垂阴相兮应其诚。倏忽万里兮姑少憩，酌献尽礼兮期终遐。惠年登谷熟兮益虔祀事，自今以始兮千斯秋而万斯岁。”

主祠事¹。大明洪武二十九年革。

张王庙，俗称贤圣庙，在县治西北永定桥东。元至正十二年建。

慧感夫人祠，在圣寿寺中。《郡志》云：梁卫尉卿陆僧瓒尝舍宅为广德重玄寺，即今郡城承天寺。有女不嫁，经营其事。既死，祠于寺之东庑。宋开宝中，吴越钱忠懿王俶朝京师，道出吴江，大风，几覆舟，见女子拯之。自言郡重玄寺之神。元符中，郡中祷雨有应，奏封今号，即护伽蓝神也。

显应行祠，在圣寿寺西庑，元至正十二年建。神姓李，名禄长兴，童庄人，俗云列职祠山。宋嘉定中，加封王号。

文昌梓潼祠，在儒学内，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十三年，重建。成化五年，提学御史陈选革。

顺济龙王庙，在长桥南。宋绍圣初，知县江跻建，武夷翁挺记。绍兴十五年，赐额安惠。元至大四年，金行宣政院事宁居正重建，内有阳山龙母慈惠夫人祠。

关王庙，祀汉寿亭侯关羽，在南门外。大明嘉靖□□²年，鸿胪寺丞吴澨建。

玄坛庙，在纯阳道院。神姓赵，名朗，字公明，与关羽同时人，即赵云子龙之从兄弟也。建置无考。

灵顺行祠，俗称灵官庙，奉婺源土神五显灵官，在醋坊桥南，初建无考。大明洪武十七年，接待寺僧重建，中有华光阁。

苏将军庙，又名苏大司马庙，在莫舍村。神名、建置俱无考，中有石塔，高三丈许。

吴京思义庙，在谭塔村，初建无考。其后，张曦重建。

圣姑夫人庙，旧传晋王彪二女，长号圣姑，次素姑，常著

¹ 此条当为另一祠庙，原阙。

² 原阙。《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三《庙宇》云：“在南门外武安桥左，明嘉靖中寺丞吴澨建。”

屐涉水而衣不沾湿，相继卒，人以为灵而祀之。庙在邵昂村，初建无考。大明正统十四年，里人许十贍重建。又江泽村亦有此庙。

三姑庙，在朱村。

白马王庙，亦在朱村。又半墩村亦有此庙。

张使君庙，在柳胥村。

简城王庙，在简村。

苏王《窦志》作司马王。庙，在韭溪。

陈王庙，在充浦村。又茅塔、程林二村各有庙。

吴王庙，在吴溇村。又小坊、清泽、宋墓诸村各有庙。

吴溇庙，在儒林里。

诸葛武侯庙，在薛步村。初建无考，后侵于民。大明正统中，县丞柳臻复之。臻诗：丞相祠堂在蜀中，何年创建太湖东。会煩先主垂三顾，遂使孤臣守一忠。此日留心匡社稷，至今洒泪泣英雄。黎民兴感重修饰，恭祝威灵保岁丰。又荒浦村亦有此庙。

周瑜将军庙，在七都。

马王庙，在半泽村。

周王庙，亦在半泽村。

萧王庙，在马赋村。

蛇渎王庙，在曹村。

云仙庙，在双杨村。姊妹四人俱成仙。初建无考，大明弘治中，吴涵重建。

高城王庙，在蠡泽村。又马赋、《郡志》作马城，非。后连、外倚、倚投诸村各有庙。

南岳庙，奉南岳衡山之神，在十四都。宋乾道中建，大明永乐十九年，里人丘继宗修。

大布明王庙，在章奥村。又蒜墟村亦有此庙。

苏曹二将军庙，在后宫村。

郭将军庙，奉唐汾阳王郭子仪，在严墓村，中有祠山行祠。

徐陈王庙，在下庄村。元至正中，道士钮景兰建。大明正德元年毁，道士钱守真重建。

顿基王庙，在檀丘市。又平望镇亦有此庙。

金城王庙，在吴泾村。又桑盘村亦有此庙。

陈许王庙，在章塔村。初建无考，大明洪武十五年重建，天顺七年再建。

开潮《元志》作湖，《宋志》作野。王庙，在范渎村。

徐王庙，在富墓村。

麋城王庙，奉麋王。《郡志》云：麋王与越王遥战，越王杀之。麋王无头骑马还武里，乃死，因立庙于麋塔村。

四明王庙，在郭泽村。又前、后庵村各有庙。

世子庙，在半墩村。

老子庙，亦在半墩村。

张羽林王庙，未详处所。右私祀。

徐师曾曰：余志祀典，而事神之礼备矣。复有祠庙，则私祀也。祀典，稽诸邦礼；私祀，达乎人情，恶得而废诸？然自盛将军、昭灵侯、三贤、秦太尉数祠之外，率多淫祀，如南岳之于湖广、东岳之于山东、龙母之于阳山、老子之于真源、武侯之于南阳、关羽之于解州、周瑜之于舒州、赵朗之于真定、子仪之于华州，诸神庙食，谅各有所。今概祀之，岂不诡于非族之训乎？又如昭灵尝为苏州刺史，郡中祀之正也。或诸邑一

祀，犹之可也，乃至一¹

¹ 原稿此后有脱页，台湾学生书局本亦缺。据《康熙吴江县志》卷二十《祠庙》，此处当补之文云：“乃至一邑而建庙十三，不已侈乎？观名昭灵，顾无侯像，乃蔓祀于诸乡，于礼意安在乎？况于东岳而行宫十一者乎？他如苏将军吴京，思义之属，漫不可考。中间应祀者固多有之，然能保其尽然乎？又能保其皆非非族而祀者乎？夫祀非族，与淫祀虽不同，均为非礼，卒归诸淫祀而已！夫以三高而祀范蠡，以三忠而祀张、岳，荐绅先生犹为之，又可责之愚民乎？呜呼！祀典之坏久矣！”又：“按祠庙之设，古称凡能扞灾御患、兴贤起教、泽在兹土而利在斯民者则祀之。崇德报功，于是乎在，苟非然者，皆为私祀，且为淫祀矣！徐氏谓其诡于非族，斥为非礼是矣！谓之非礼，即先圣所云非其鬼而祭之也。乃徐氏又曰：祀典稽诸邦礼，私祀达乎人情，恶得而废诸？窃以为徐氏明其说而两存之，不如正其谊而决去之也。徐氏自盛将军、昭灵侯、三贤、秦太尉数祠之外，皆称为非族。夫昭灵侯、三贤、秦太尉，固无愧乎捍灾御患、兴贤起教者矣，若盛将军者，犹不能无疑焉。所称筑塞野和溪事，徒取《祥符图经》所载，考孙吴志，并无明文，亦难必其为吴江事。此前于沿革辨之详矣！即所云筑塞，亦未见有所谓扞灾御患者，则亦不敢为附会也。若周将军瑜，徐氏谓当祀之于舒州，是也。然赤壁之役，不有公瑾，吴其再为沼矣，此其功德当与太伯、伍大夫并，徐氏亦谓为非族，不亦过乎？故今独表而存之，所以为报功也。吴人百世俎豆之，入祀典可也。他如龙母慧感夫人、圣姑夫人、云仙二女、麋城王，均属志怪。三皇、祠山等庙，尤为不经。此外或王或侯或将军，名字不传，建置无考，使狄仁杰若在，必有所以正之，故今所列四祠之外，不敢滥及焉。又按：淫祠之风，吴下为甚，往往不肖之徒假鬼神影响之说，以诳吓乡里之愚夫愚妇，黠者倡之，愚者和之，百十为群，创建室宇，捏造歌辞，鄙秽龌龊，极诸不堪，而酣歌饮食于其中，因缘以为奸利，此先王所谓乱法之民也。故今于祠庙之志，不得不严，稍宽其途，则不肖者遂将缘志之例以售其奸，而愚民遂因之以征信，其风将不可止矣。不然，古之有功德于民者，庙食百世，岂无其所，而顾为愚夫、愚妇之所假托哉！”

吴江县志卷之十六

典礼志六

寺 观

丛林寺二十有一：

圣寿禅寺，在县治西北延寿坊内，故名北寺。吴赤乌中建，梁开平三年重建，改兴宝院。晋天福七年，僧志升再建。宋天圣二年，赐今额。建炎中，毁于金兵。淳熙三年，知县赵公广重建，建阳陈武子记。绍定三年，僧德顺增建观音殿。元至正元年，再建。大明洪武中，僧慈云重建为祝圣道场。十年，设僧会司，内有制敕符验，皆太祖赐慈云物也。旧有钟楼，后废。中有山亭，真西一区，今多割为居第。归并寺一庵九。大明崔澄《登山亭诗》：山亭最高处，登眺一徘徊。明月邀未至，好风先自来。林深幽鸟哢¹，地净瑶花开。薄暮钟声起，远公犹未回。

报恩禅寺。在庵村，唐大中二年，顾文通舍宅建。宋庆历中，僧玄实重建。大明宣德中，僧良琦再建。大明高启、张宪《报恩禅寺风雨联句诗》：

1 啟，lòng（鸟）鳴。

盲风簸天兴(宪),冻雨翻海泻。鱼虾落半空(启),蛟龙斗中野,势吞九河黄(宪),功润千里赭。怒疑决沙囊(启),振讶摧屋瓦。横行天兵驮(宪),大笑电女哆。乾坤发生多(启),道路渴死寡。潦涨涌涛川(宪),早去灭烟野。谷号竟谁嘘(启),木撼不自把。神灵真恍惚(宪),造化非苟且。初占月离毕(启),又駭泗没社。必变其圣乎(宪),弗迷惟舜也。阴岑气如炊(启),高叶声若打。阳乌韬不见(宪),乾鹊噤皆哑。重翳晦复明(启),余点歇还洒。虽悦灌园人(宪),应愁渡江者。侍王笑楚赋(启),及我惭周雅。避思泰山巅(宪),战忆昆阳下。既沾想大田(启),广庇思巨厦。桔槔向晚停(宪),纨扇末秋舍。乱号官私蛙(启),莫辨来去马。卧惊浪喧耳(宪),归恐泥没踝。勿忧卷茅屋(启),且喜憩兰若。民期岁有登(宪),国荷天锡嘏。沛泽宜载歌(启),斯篇试姑写(宪)。

西隐庵。在县治西南。元大德八年,僧志慤建,久废。

南思庵。在九都。元至治中,僧正高建,今废。

寿宁庵。在十一都。元至正中,僧能敬建。大明正统十年,僧宗密易地重建。初并普济寺,今并本寺。

陈庵。在十四都。元大德中,僧明镜建。大明正统六年,僧宗圆修。初并普济寺,今并本寺。

观音亭。在十八都。元至正中,僧昙祯建。大明宣德中,僧一贞修。

南渡船庵。在外方尖。元至正中,僧普慧建。大明正统八年,僧昙祐修。

百婆庵。元大德中,僧普宁建。有老嫗百人绩麻助役,因名。大明正统十年,僧道仍修。嘉靖十八年废。以上俱在二十五都

积善庵。《郡志》作“积庆”,误也。在二十六都。宋咸淳中,僧智通建。

清隐庵。在二十八都。元元统中,僧良锦建。大明洪武十四年,僧如净重建。初并法善寺,今并本寺。

无碍讲寺,在县治右常乐坊西,故名西寺。梁开平三年,

僧本遂建。晋天福七年，赐额华严贤首教寺。宋建隆三年，吴越忠献王尝浴于此，改今名。绍兴二年，僧宗印、邑人宋郊重建。大明正统九年，僧文旭再建。成化二十三年，僧明重增建藏殿，宗讯增建闲云楼，归并庵七。

宋孙觌《普贤应梦记》：西方有圣人，悬隔山海，在中州千万里之外，累数十译不能通，而学道之士，秉心端严，不入诸相，一念警起，遂抚四海于俛仰之中矣。余尝过松江无碍院。兵火凋残，寺之入于草莽者十九，独有普贤一堂像设中峙，丹青轮奂之饰炳然。余问其故，僧曰：“邑人宋郊者营筑此堂，为公媼追福之地。梦一大士戴华冠、被珠珞、乘白象，手执如意，而翁媼导其前，神清安隐，萧散如平生，不见留滞冥莫幽阴之态。既寤，叹曰‘此普贤菩萨也！’，于是，敬信之心日以精进，又图其像于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闻惟圣人而后知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人子念亲属纩之后，影响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归依佛祖，涕泪请救。援之火宅为清凉山，出之苦海为极乐园，解六结为解脱门，破十习为无上道。诸佛赴感，示现神通，起幽作匿，捷逾响报，无可疑者。答曰：如是，请书其末。绍兴二十年岁在庚午旦月望日记。

和仪《咏无碍院牡丹诗》：霜气棱棱草木穷，花王忽绽曲栏中。妍首作三吴瑞，裁剪何须二月风。芳艳已依银色界，清香不断白莲宫。出群品格无双誉，珍重人天造化功。

蒋堂《题月禅师方丈诗》：我到云房是有缘，坐移莲刻听禅诠。江边异日人应记，吏部曾来见大颠。

集善庵。在县后仙桂坊内。元至元中，僧普照建。大明景泰三年，僧宗敏修。今废。

真际庵。元至正中，僧德彰建。久废。

普福庵。元至正中，僧法明建。久废。以上俱在一都。

观音庵。在里方尖。元至顺中，僧兴化建。大明永乐初，僧应增建。宣德四年，僧道净修，教谕吴骥记。嘉靖二十年，僧志高募修。

北渡船庵。大明洪武五年，僧道印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五都。

西渡船庵。大明洪武三年，僧普明建。

双井庵。宋淳祐中，僧大熙建。以上俱在二十六都。

宁境华严讲寺，在东门外。东晋大明元年，梁卫尉卿陆僧瓒舍庄、僧严建，名华严院。东魏太平元年，姚制重建。晋开运三年，僧弘佐增修。宋元祐四年，邑人姚得瑄施钱四十万缗建浮图七级，高十三丈。其邻旧有宁境院。绍兴五年，僧从了舍并为一，赐今额，并存二院之旧也，时有僧慧寿拓址增建。建炎中，浮图圮，邑人钮氏修。元至正二十四年，毁于兵。二十七年，僧继重建。大明永乐初，僧文锦修。十三年，僧文炯重修，增建西方殿，进士吉水曾令得记。正统二年，僧会智廉重建。成化十六年毁，僧祖兰再建，中有潮音堂、西轩、西楼，今为祝圣道场。归并寺一、庵七。

宋张景《修潮音堂诗》：安得并刀剪半江，诗翁吟就笔头春。过桥渔船初收钓，傍水僧轩不下窗。南北虹垂具区阔，东西云起洞庭双。道人施食心无碍，龙鬼应须向此降。

元王孳《西轩诗》：步蹑霜沙入梵宫，一轩佳趣属支公。剥开青瑣延明月，疏植修篁待好风。笠泽波声春雨里，洞庭山色夕阳中。江头景物牢笼尽，欲寄琴樽此养蒙。

杨维桢《西轩洗竹诗》：华严寺里断云师，许我来题洗竹诗。未论竿头能进步，且教节外莫生枝。定回午夜秋声减，经罢西轩暝色迟。从此一尘无染著，岁寒惟有此君知。

成廷珪《宿华严寺断云院诗》：断云老师如断云，无心舒卷自氤氲。空山与之结为侣，远道也堪持赠君。黑夜雨随龙听法，青山风引鹤同群。江湖我亦忘机者，半榻今宵喜见分。

大明周用《与同年曾别驾登塔诗》：北极阑干近，凭高复怆神。此心渐狗马，终日戒风尘。白浪三江远，青烟万屋贫。怀人徒驻目，何处问迷津。

赵宏诗：三江临古寺，真界迥嚣尘。看竹尝过院，山僧莫厌频。微

风传夕梵，疏磬落寒津。师肯开方便，吾将寄此身。

又《重过华严寺题楞庵院诗》：几年江上寺，贫病往来稀。夜雨花犹落，春风燕复归。山僧方出定，野客久忘机。一啜杯中茗，残阳半竹扉。

圆明禅寺。旧在二十三都西车溪傍。宋乾德中，僧月觉建。大明洪武二十九年，衍庆庵僧蒙极舍基拓建，并庵为一。永乐初，僧德城奏请今额。十五年，僧宗焕重建，后废。正统初，僧祚移建于二十都盛泽村，俗称白马寺。正德十一年，僧如琼修。嘉靖中，僧寿源舍地拓之，归并庵一。元吴复《游圆明寺诗》：不到禅宫二十年，庭前古柏已参天。衰容自哂多华发，故旧相逢亦白颠。劝客新醅春未煮，留人苦茗夜重煎。一窗风雨催归兴，好向溪头问钓船。大明高启《圆明寺访吕山人诗》：怜君不出户，结厦与僧同。阴竹行廊远，香花掩殿空。饭分斋钵里，书寄藏函中。茶宴归来晚，西林一磬风。

迎恩庵。在北门外顾公祠西北，俗呼三里庵。宋咸淳中，祖遇¹建。大明正统十二年，僧恩宗修，中有听江轩。嘉靖九年废。

土地庵。宋端平中，僧善净建。

茂靖庵。宋端平中，僧祖安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五都。

资恩庵。宋景定中，僧祖恩建。久废。

吉祥庵。宋咸淳中，僧智寂建。大明宣德八年，僧宗恩修。今废。

报亲庵。《莫志》误以“亲”作“恩”。元延祐中，僧道信建。久废。以上俱在二十六都。

南清隐庵。在二十八都。元至正中，僧晓耕建。大明正统六年，僧祖昌修。今废。

庆寿庵。在二十都。元至正中，僧本厚建。大明成化二十年，僧圆证增建西云楼。嘉靖十三年，僧庆镇修，有《续灯记》，赵宽撰。初并殊胜寺，今并圆明寺。

¹ 祖遇祖，《弘治吴江志》卷七《寺观》、《正德姑苏志》卷三十《寺观下》均作“遇祖”。

接待禅《莫志》、《郡志》并作“教”。寺，在东门外南津口，俗称南寺。宋绍兴十二年，僧慧观建。绍熙二年，僧寂照重建，名承天万寿禅寺。元至元二十年，僧正寿再建，改今名。大明景泰二年，僧湖滨重建，内有祝寿放生池、具区一览楼，中书卢儒记。归并庵二。

宋罗处约诗：渔翁沙鸟傍回塘，携印闲吟绕寺廊。远岫不离青草渡，片帆时过绿苔墙。风狂林木生清籁，日暖涟漪动画梁。张翰思归应有意，几多屏障水为乡。

王禹偁诗：松江江寺对峰峦，槛外生池接野滩。幽鹭静翶春草碧，病僧闲说夜涛寒。晨斋施笋惟溪叟，国忌行香只县官。尽日门前照流水，濯缨无便对阑干。以上二诗，《郡志》误录“圣寿寺”下。

刘焘诗：江浒收帆试倚阑，目围平野望尤宽。气吞四泽鷁搏近，路入三山鹤梦寒。压晓几思看浴日，凌秋谁许傍观澜。应怜低首边尘客，何日风枝得暂安。

张澄诗：小槛超然著曲阑，登临聊使壮怀宽。浮天野水东南折，照座云山紫翠寒。风定彩虹衔落照，夜清绀塔卧微澜。自公休暇宜来数，寄傲南窗膝易安。

简草庵。在二都。北宋淳祐中，僧端建。元至元二十四年，僧从圆重建。大明正统三年，僧德广修。

普慈庵。在二十五都。宋淳熙中，僧法崇建。今废。

海云禅寺，在简村。宋陈无心建。元至元中，僧明本重建。天历中，赐额。大明宣德中，僧惠鉴重建。归并庵四。今废。

渡船庵¹。在一都。大明洪武三年建。今废。

观音庵。在二十三都。元至正中，僧善庆建。今废。

庆寿庵。宋咸淳中，僧福庆建。今废。

永宁庵。元至正中，僧智起建。今废。以上在廿六都。

¹ 原稿从此条起至“澄月庵”条止，一个筒子叶为抄补字体。

永福教寺，在八斤，初名接待院，以延四方云水之客。初建无考。宋绍兴二十一年，僧宗洞重建，通判李杼记。归并庵五。

观音庵。宋建炎中，僧和觉建。《莫志》作善庆建。

北隐庵。宋建炎中，僧觉瑞建。今废。

留珠庵。在卓墓村。宋建炎元年，僧德一建。元天目洪乔祖追记，赵孟頫书篆。德一事详《仙释传》中。大明宣德三年，僧惠全修。大明吴简寄题诗：太湖之阴沙作埂，招题远接菰蒲川。水上骊珠照明月，门前翠竹摇苍烟。山僧读书不出户，野志听经还傍船。我来八月秋尚暑，记得醉眠杨柳边。俱在二都南。

崇福庵。在廿五都。宋咸淳中，僧正修建。元祐延元年，僧全重建。今废。

澄月庵。在廿六都。宋嘉熙中建。今废。

崇吴教寺，在充浦村。梁开平二年，僧妙义建。大明正统中，僧师贞重建，教谕吴骥记。归并庵十二。元钱惟善《崇吴寺登楼望太湖诗》：西望洞庭青插天，蛾眉两点秀娟娟。势翻震荡蛟龙窟，气浸高寒牛斗躔。支遁每招过野寺，龟蒙曾约种湖田。倚阑不尽登临兴，更驾长风万里船。

正宗庵。在三都西。元皇庆中，僧福海建。大明正统八年，僧宗鼎修。今废。

界福庵。元延祐中，僧妙圆建。久废。

瑞云庵。宋建炎中，僧文庾建。久废。

兴善庵。元至正中，僧一山建。久废。

石溪子庵。元至正中，僧杰峰建。久废。

宁庆庵。元延祐中，僧永福建。久废。

积福庵。元延祐中，僧守约建。久废。

施水庵。元元贞中，僧智聪建。久废。

应缘庵。元延祐中，僧智昭建。大明宣德七年，僧善初修。《郡志》

误并华严寺。

沧州庵。元元统元年，僧慧岩建。初并显忠寺，今并本寺。以上俱在四都。

通化子庵。在五都。宋咸淳中，僧子让建。久废。

福聚庵。在十五都，宋淳熙中建。今废。

永定教寺，在荒浦村。宋淳熙五年，僧坎堂建。大明宣德中，僧祖流修。正统中，僧智璁重建。归并庵八。大明高启诗：乱后僧何去，门闲叶落时。昼昏秋蠹老，斋断午禽饥。罢说传心法，犹看赐额碑。不知兴坏理，来此岂无悲。

德庆庵。宋咸淳中，僧德全建。元大德五年，僧净月重建。大明嘉靖二十六年，僧福沧修。

思孝庵。《莫志》误作“孝思”。宋嘉泰中，僧妙莲建。元至元中，僧听重建。

上善庵。元大德中，僧如海建。

法海庵。宋淳熙中，僧净月建。

崇义庵。元大德中，僧悟了建。今废。

楞严子庵。元大德中，僧志远建。大明嘉靖三十六年，僧大恩修。以上俱在五都。

流庆庵。在十五都。宋乾元中建，今废。

江渡庵。在二十六都。元至正中建，今废。

双林寺，在倪林里。宋咸淳中，僧了宗建。后湖涨寺圮，儒林里始兴建招提，倪林之人诉于有司。郡将曹琼上其事，因赐今额。建炎中，僧景宗重建。大明宣德中，僧德祯修。归并庵七。

妙华庵。宋淳熙中，僧紫颖建。咸淳中，僧易觉重建。大明正统十二年，僧普泓修。

崇福庵。宋咸淳中，僧玉清建。今废。

岩峰庵。元至正中，僧海坚建。今废。

吉祥庵。元至正中，僧道净建。今废。

普铭子庵。元至正中，僧崇锐建。今废。以上俱在六都。

一真庵。宋咸淳中，僧弥芳建。大明弘治十年，僧德荣增建，主事郡人杨循吉记。

圆照庵。《郡志》“照”作“熙”，误也。宋淳熙中，僧普照建。元至正中，僧如玉重建。以上俱在八都。

妙智教寺，在半泽村。唐开成中，僧志雅建，大明洪武中重建。景泰五年，僧文庆修，中有北山堂、野望轩，归并庵六。今废，殿址犹存。

东隐庵。在充满村。宋德祐中建。大明正统十四年，僧宗讯修。《莫志》误并无碍寺。今废。

兴福庵。宋咸淳中，僧大春建。今废。

德成庵。元皇庆中，僧道成建。今废。

远尘庵。元皇庆中，僧海润建。今废。

延禄庵。宋淳祐中，僧如恺建。

孝思庵。元泰定中，僧思贤建。以上俱在七都。

宝觉讲寺，在曹村。宋绍兴十一年，僧佛光建。后毁，僧元兰重建。归并庵九。张适诗：留衣山馆夕，飞策海城秋。迹逐初来雁，情亲欲下鸥。晚云黄叶渡，斜日碧江流。正是怀思处，听钟独倚楼。

妙峰庵。元至正中，僧崇了建。大明正统二年，僧文钦修。

崇义庵。元至正中，僧德实建。大明正统十年，僧智实修。以上俱在八都。

契如庵。《郡志》误以“如”作“顺”。宋淳熙中，僧惟空建。大明正统七年，僧自缅修。

东源庵。宋嘉熙中，僧奉规建。大明正统十三年，僧宗轩修。

正信庵。宋淳祐中，僧祖圆建。大明正统六年，僧世坚修。

善庆庵。宋咸淳中，僧勤心建。久废。

清凉庵。《郡志》“凉”作“照”。宋嘉泰中，僧正宗建。大明宣

德六年，僧守福修。今废。

福庆庵。宋咸淳中，僧祖清建。今废。以上俱在九都。

思远庵。在十都。宋景定中，僧德兴建。大明正统十年，僧法远修。今废。

普济禅寺，在震泽镇。宋元丰元年，僧寿善建。大明洪武中，僧德心重建，缙云叶梦得记。嘉靖中，慈云寺僧宗旺修，中有石刻，宋湖州太守孙觌启珍物也。归并寺二、院一、庵四。元钱惟善诗：初到湖边寺，相逢有颖师。深悲十年事，朗诵四怀诗。高柳窥春早，寒灯照夜迟。宁无一杯酒，慰我鬓如丝。

永乐禅寺。在双杨村。宋淳祐七年，里人周乐刚舍地、僧实济建，柳贯记。大明宣德七年，僧焕重建。成化中，僧觉明增建，御史黄著记。大明高启诗：鬓随鹤羽总秋零，几日江行思渺冥。夜卧客舟闻咏史，朝过僧榻共谈经。沙洲雨足莼初紫，林坞霜迟橘尚青。后欲寻公曾到处，留诗应在竹间亭。

普向教寺。在秋泽村。宋绍兴中，僧敬道建。久废。

圆通禅院。《莫志》作寺，在十六都。宋景定中，僧法显建。大明宣德中，僧道忠修。

孝友庵。宋咸淳中，僧普明建。今废。

延福庵。宋淳熙中，僧崇升建。大明正统六年，僧文达修。今废。以上俱在十都。

圆觉庵。宋宝祐中，僧永文建。大明正统十二年，僧守玄修。

众福庵。宋咸淳中，僧铭清建。久废。以上俱在十七都。

奉先教寺，在双杨泾。唐咸亨中，僧云居建。宋绍兴初，僧志京修。大明正统中，僧志璇重建。归并院一、庵七。

崇庆院。《莫志》作庵。宋咸淳中，僧志淳建。久废。

定慧庵。元至正中，僧弥坚建。今废。

崇敬庵。宋咸淳中，僧志正建。久废。以上俱在十一都。

云岫庵。宋建炎中，僧庆云建。《莫志》作文庆建。久废。

圆乘庵。宋绍兴中，僧深信建。大明正统三年，僧宗志修。

广福庵。宋乾道中，僧铠建。大明正统十三年，僧道安修。今废。

普慈庵。宋建炎中，僧能智建。今废。以上俱在十五都。

华严庵。在十六都。宋绍兴中，僧友善建。大明正统三年，僧宗惠修。

应天教寺，在蠡泽村。唐大中七年，里人沈揆舍地、僧祖生建。乾符初，僧超修，赐名应天禅院。宋大中祥符四年重建，元大德中改教寺。大明永乐中，僧义再建。成化末，僧道璿增建。归并寺一、庵八。

清隐禅寺。在十四都。宋景定中，僧自新建。大明正统中，赐额祥寺，僧道容重建。

崇亲庵。元至正中，僧道成建。今废。

寂照庵。宋嘉泰中，僧永麟建。按《窦志》，寂照有东、西二庵，此不知其为谁也。以上俱在十三都。

流庆庵。在十四都。宋咸淳中，僧怀葆建。元延祐中重建。大明景泰七年，僧广恩修。《郡志》误并普济寺。

添福庵。宋乾道中建。今废。

歇村庵。宋绍兴中，僧梵森建。今废。

圆成庵二。其一，宋乾道中，僧录司建。大明吴元年，僧弘道修。其一，宋建炎中，僧德一建。今俱废。以上俱在十五都。

积敬庵。在十六都。宋乾道中建。今废。

明庆教寺，在南麻村。宋乾符中，僧秘谧建。大明宣德中，僧善应修，中有益友堂。归并寺一、院一、庵五。

崇义禅寺。《莫志》作“院”。在十九都。宋乾道中，僧安秋建。大明宣德六年，僧广润修。

岳祠禅院。在檀丘村。宋嘉定中建。咸淳中，僧果重建。大明宣德三年，僧广润修。互见“祠庙类”。

嘱成庵。在五都。宋乾道中，僧祖荣建。今废。

普慈庵。宋建炎中，僧志勤建。

密隐庵。《莫志》“隐”作“印”。宋咸淳中，僧震建。以上俱在十七都。

时思庵。元至正中，僧思道建。今废。

大慈庵。宋咸淳中，僧蔚兴建。以上俱在十八都。

显忠教寺，在梅堰。宋王枢密祠堂也。元大德元年，改为寺，僧道胜建。大明宣德中修。景泰中，僧法重建，中有归云楼。归并院一、庵三。

戒定禅院。在十九都。宋淳熙中，僧法授建。元至大中重建。久废。

善胜庵。在十八都。宋建炎中，僧德胜建。今废。

启名庵。《郡志》“名”作“铭”。宋端平中，僧清远建。今废。

复兴庵。元大德中，僧明莲建。今废。以上俱在十九都。

积庆讲寺，在二十二都。宋建炎元年，僧戒南建。大明宣德中，僧善见重建。归并院一、庵八。

报慈禅院。在盛泽。元至正中，僧本原建。大明正统三年，僧德讲修。嘉靖中废。十二年，道人卜俊即其址建玉仙行宫，通政崇德吕希周记。

寿春庵。在十八都。元至正中，僧大显建。大明成化十四年，僧文谦修¹。

庆福庵。在十九都。元至正中，僧法玑建。久废。

流福庵。宋咸淳中，僧本敬建。今废。

惠明庵。元至正中建。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宗底修。今废²。以上俱在二十一都

定慧庵。在二十二都。元泰定中，僧法玙建。大明洪武二十五年，

1 此后台湾学生书局本无“庆福庵”“流福庵”两条，有“普觉庵。宋嘉定中，僧道南建。大明洪武十年，僧秋月重建，更名水云庵。嘉靖三十年，僧如芳修。在二十三都西洪里村”。

2 台湾学生书局本作“嘉靖中，僧智熙重修。在二十一都徐家浜”。

僧元祐修。今废¹。

谢天庵。在二十三都。宋淳祐中，僧祖荣建。大明景泰六年，僧理尚修。嘉靖十年，里人张楠易地重建。

会贤庵²。元至正中，僧本原建。今废。

下姚庵。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如净建。今废。以上俱未详处所。

罗汉讲寺，在黎里镇西。晋永熙元年，里人施氏舍地、僧法灯建，名普同院。宋淳熙元年，僧梵敷奏赐今额。大明永乐元年，僧来与修。宣德七年，僧永文增建，给事中松江陶育记。归并院一、庵五。元朱良实《寄寺僧诗》：黎里人家石上缘，幸师来往古林泉。梦回竹榻听猿啸，定起松轩看鹤眠。暇日每留香积饭，长年不离苦空禅。老夫亦是幽幽者，久欲相寻共钓船。

梵光院。见《窦志》。建置未详，今废，冢址尚存。

无明庵。《郡志》“明”作“名”。宋皇庆³中，僧普明建。《莫志》作“起莘建”。今废。

永安廨舍。元至正中，僧起华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三都。

奉先庵。宋咸淳中，僧妙观建。大明正统十年，僧普照修。今废，冢址尚存。

圆通庵。宋淳熙中，僧广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四都。

永兴庵。未详处所，元至正中建。今废。

殊胜教寺，在平望镇莺脰湖之滨。宋治平四年，僧如信建。元丰七年重建。建中靖国元年，蔡京趋朝过寺，适信徒法升书《华严经》，见京，以寺额为请，京问：“书经至何品？”云：“至殊胜功德品。”京笑曰：“是宜名矣！”政和中，京当轴，遂奏

¹ 台湾学生书局本作“嘉靖三十年，僧海容重修，更名过溪庵。今在二十二都大钟字圩”。此后有“观音庵。元至正中，僧善庆建。大明嘉靖九年，郁氏重建。三十五年，比丘尼智莲重建。在二十二都大钟字圩”。

² 台湾学生书局本无“会贤庵”条。

³ 宋代没有“皇庆”年号，只有“庆历”“皇祐”。“皇庆”为元仁宗年号。

赐今额。建炎三年，毁于金兵，升遂闭关十五年，诵《金光明经》，日三百部，积五十万部。法升《诵经颂》：我诵光明经，自得三味力。举起便周圆，何用高声觅。一日三百部，日轮犹未出。见者总生疑，我自心坚实。乃克再建，贡士孙锐记。大明正统元年，僧宗式重建，杨稽记。嘉靖三十四年，毁于倭兵。前有望仙亭，互见“公署类”。归并院二、庵十。

显庆禅院。在三都西。宋绍兴中，僧滋荣建。久废。

大士禅院。在二十三都西。宋淳祐中，僧圆立建。大明宣德二年，僧宗黼修。今废。

善庆庵。又名法华忏堂。宋咸淳中，僧可洪建。大明洪武十一年，僧嗣兴重建。正德十二年，僧道璿修。

骨池庵。元至元十四年，僧善莹建。庵南有莲花池，乡人无葬地者，皆水葬其中，故名。至正中，僧琇奏请赐额圆照，又以四面皆水，波澜在目，故又名目澜洲。大明宣德八年，僧德钦修，太常卿嘉兴吕常追记其事。嘉靖二年，僧大霖重修。

大明史鉴诗：闲逐东风舣钓槎，绀园开傍白鸥沙。僧伽也悟无生法，缓步长廊学散花。

沈周诗：不到目澜洲，何堪为赋咏。开洲水中央，四面□¹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僧作如是观，心目自争竞。不争与不竞，乃是静者性。若作如是观，静业中大病。不若改木兰，字异音不寔。令人无多议，我诗叟印正。

又：目澜识是木兰洲，我梦时时一远游。今日问僧方证定，满家水竹似丹丘。以上俱在二十都。

启名庵。在二十一都。宋咸淳中，僧华义建。今废。

妙德庵。宋咸淳中，僧妙显建。久废。

德海庵。宋淳祐中，僧贊通建。久废。以上俱在二十三都东。

1 原阙。《乾隆盛湖志》卷一作“水”。

化成庵。宋咸淳中，僧慧通建。《莫志》作“永福建”。久废。

乾元庵。元至正中，僧祖善建。大明正统五年，僧宗鼎修。今废。

以上俱在二十三都西。

奉亲庵。宋咸淳中，僧嗣彻建。久废。

渡船庵。元泰定中，僧明心建。久废。以上俱在二十四都。

正觉庵。在二十六都。元至正中，僧志林建。大明景泰二年，僧善皎修。今废。

法喜教寺，在九里村。唐武德中，僧西遇建。后唐长兴九年，统军赵某重建，名崇福院。宋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大明景泰元年，僧宁再建。成化六年，僧道际修，教谕吴骥记。归并院一、庵七。元谢应芳《寄问顾仲瑛寓法喜寺诗》：客来喜得平安信，萧寺楼居日掩扃。湖近浪摇窗影白，地偏苔没履痕青。群贤方结莲花社，小楷尤钞贝叶经。岁晚归舟经甫里，好寻渔父过寒汀。

慧日忏院。在同里镇。宋淳祐中，里人马元吉舍地建。大明正统七年，僧宁重建。今改报功名宦祠，扁堂曰“遗爱”，陈椿记。

西归庵。宋淳熙中，僧明庵建。大明景泰六年，僧文聪修。《郡志》误并圣寿寺。

圆明庵。元延祐中，僧圆觉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六都。

普渡庵。宋淳熙中，僧机山建。今废。

普济庵。宋淳化中，僧道成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七都。

普同庵。初建无考。宋治平中，僧道成重建。今废。

南印庵。元至正中，僧可忠建。今废。

北清隐庵。元至正中，僧了然建。今废。以上俱在二十八都。

泗洲教寺，在芦墟村。唐景龙二年建。宋开禧中，僧法行重建。绍定中，僧清杲修。元至正中，僧文玖重修。大明永乐中，僧道璿再修。正统中毁。景泰中，僧道珩重建。天顺元年又毁。弘治十五年，僧慧鉴再建，赵宽记。归并庵七。

大明易恒诗：幽寻林壑间，春暝护禅关。到寺过眉杖，开门对面山。

灯传青昼永，僧与白云闲。欲觅泗洲老，高风讵可攀。

又：开寺僧中彦，翻经昼掩关。禅心秋水观，诗景夕阳山。鹤下松云破，鹿眠苔径闲。老寻栖息地，着意欲追攀。

南询庵。元大德中，僧普照建。大明正统十三年，僧觉宁修。

德庆庵。元至正中，僧从善建。久废。

流庆庵。元至正中，僧智福建。以上俱在二十八都。

钱坟庵。宋绍兴中，僧普盛建。大明宣德七年，僧可装修公司。嘉靖十六年废。

善聚庵。元至大中，僧原海建。大明正统八年，僧良琚修。今废。

法华庵。元至正中建。大明洪武中，僧妙净修。

圆通庵。元至正中，僧净心建。今圮。以上俱在二十九都。

别寺院十七

寿宁教寺。在湖墓村，建置无考。今废。李继本诗：鸣雨过青嶂，飞烟绕碧萝。庭空留鹤迹，江静听渔歌。长夏迎人少，高年礼佛多。飘飘飞锡处，千里又相过。

明义禅院。建置无考。久废。

华严期堂。元大德中，僧名泉建。久废。以上俱在三都西。

水月禅院。在七都。建置无考，久废。

慈云禅寺。宋咸淳中建。大明正统中，僧道泽重建。天顺中赐额，中有浮屠。

寿明教寺。建置无考，久废。

福田教寺。元大德四年，僧明琇建。以上俱在十都震泽镇。

观音期堂。在十一都。宋咸淳中，僧宏宣建。今废。

福庆禅院。在十二都。建置无考，久废。

通济禅院。在十六都。建置无考，久废。

仙林禅院。在十八都西钱村。建置无考，久废。

明孝禅院。在十九都。建置无考，久废。

慈尼教寺。在姚田村。建置无考，久废。

永明期堂。元泰定中，僧法圭建。大明正德八年，僧戒珍修。以上俱在二十三都西。

千佛亭。在二十四都。元至正中，僧久住建。大明成化二年，僧如真修。今废。

普明庵。在二十六都庞山湖滨。元至正中建，夜则悬灯于竿以指行舟。大明永乐中，里人陈让捐田三亩为灯费。嘉靖三年，知县王纪更名指明亭，让孙理记。让，孝子晋孙也。

普光禅院。在二十八都。建置无考，久废。

丛林观一

衍庆昭灵观，在县治东北。旧名昭灵侯庙，又名城隍庙。互见“祠庙类”。唐先天二年敕建，元至元十二年重建。大德三年，嗣天师奏改今额。大明洪武中，诏正城隍称号，于是有司奉诏更建城隍庙，而观额仍旧。十五年，设道会司。二十六年毁，道士胡若拙修。永乐元年，道会赵宗源重建。弘治十六年，住持李本清修。归并观二、道院六。

玉清洞真观。在同里镇。宋嘉定十三年，里人叶宣贊舍地建。淳祐十二年，赐额希夷。元至正七年，改赐今额。道士黄中一增建玉皇殿。里人章思忠塑饰神像。大明洪武十七年，道会朱守默重建，增建佑圣殿。宣德初，住持蔡真静再建，吴骥记。九年，思忠子仲弘重塑神像，何源记。里人李永真重建佑圣殿，吴骥记。

瑞云观。在韩墅村。元泰定中，里人陆志宁建。

黄溍《记》：瑞云观在吴江城东三十里，所谓笠泽福地也。烟波莽苍，四望如一。土民安于耕桑，朴淳有古风。水木清华，禽鱼上下，夐若世外，固仙圣之奥区。然而更千百年，弃委于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启其秘而专其胜者。至元二十九年，静安陆高士始作庵其处。于是，昔之秘者无所伏，胜者益以发舒。大德九年，复斥故宇，易庵以观，合其

徒而居焉。观之制，中为三清殿，旁为北斗、玄天、太乙、三元别殿，祠堂、寝室、讲舍、斋宫、门庑、庖厨，次第毕备，而为役最巨。泰定二年，乃告迄工，为屋以间计者百有余，缭以修垣，除道成梁，属于南埭。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亩，以资饮食百物之须。其法之所宜有者无不给，为费一出于高士，而高士之悉力殚虑二十年于此矣。初庵之为观也，教主嗣天师为署今额。至是，所司具以观成，刻上天子，特下玺书加护焉。高士既励其徒，俾勿替，且饬其族之人，毋敢有所侵。惧后莫之考，而或毁其成也，爰伐石来征文为记。夫乾坤清淑之气，川融山结，非有所量。而《仙经》所录洞天福地，仅一百二十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欤？幸以境与人遇，而又蒙被君师之力如此，游而息焉者，衍衍施施，未有已也。高士名志宁，字景云，吴郡人。中有假山，号桃源。

大明吴宽诗：笠泽矶头访瑞云，洞门高掩寂无闻。重湖急雨过龙阵，小坞乱石眠羊群。有怀庐山陆修静，敢比会稽王右军。与客松阴论往事，摩挲残碣慨遗文。今废。

崇真道院。在县治东北。元至大三年，邑民沈守中舍宅、道士沈真静建。大明正统四年，道士杨湛然修。弘治十一年，义官王贤重修。嘉靖二十七年，道士周应祥再修，副使沈啓记。

玉隆道院。在充浦村。宋建炎元年，里人料院许某慕许真君之风，弃官入道，舍宅为院。大明洪武十八年，道士吴惟一重建。

奉真道院。在震泽镇。元至大二年，道士陈竹泉建。大明洪武十四年，里人吴彦文修。成化八年，住持倪玄纲增建三元宝阁。

崇福道院。在梅堰。宋崇宁二年，里人吴野堂、徐孟三舍地建。大明洪武十九年，道士吴惟一重建。永乐十三年，道士花景新再建。正统八年，道士朱洞明；成化十年，道士沈希仁相继修，同知汝楫记。嘉靖四年，封寺丞吴鉴重建，经历管溥记。

明真道院。在洪里村。元至正二年，里人沈玉渊舍宅、道士万弘道建。大明洪武八年，道士沈道本修。

仁济道院。在同里镇。宋淳熙七年，里人金道隆建。大明永乐

九年，道士俞嗣宗、里人吴道良重建。天顺八年，道士倪守真增建玄穹阁，莫旦记。

别观院十四

灵真道院。在仙里桥南。元至正十三年，里人张玄通慕陈昉仙迹，舍宅建。大明永乐十四年，里人吴道荣重建。

高真堂。在县治西北、永定桥南。

纯阳道院。在长桥东南。宋淳熙二年，道士李子山建。大明正统九年，道士沈洞云修。

洞真观。在半泽村。宋德祐元年，里人谢长卿舍地建。今废。

佑圣道院。宋建炎元年，里人吴思贤建。大明洪武十一年，天师张宇初扁今额。宣德七年，里人陆钊、道士钮永如重建。

圆通宝阁。宋乾道中建。大明永乐十年，里人倪震重建。正统十一年，里人钱仲明增建文昌阁。以上俱在桃墩村。

北圣堂。一名衍庆圣祠，在檀丘村。元至正中，道士沈一诚建。大明正统十三年，道士陈守恭重建。

朝真堂。在十九都通真桥傍。元至正中，道士汤景和建。后毁。大明洪武三年，道士陈复旸重建。正德八年，道士徐永高奏复旧额。

洞真宫。在二十一都。宋淳熙中，道士陈守真建。久废。

全真道院。在黎里。元至元二年，道士何惟一建。久废。

福德道院。在上沈村。元至正四年，道士金悟真建。大明宣德四年，道士戴克真重建，少卿湖州杨复初记。景泰七年，道士黄一中修，少卿会稽陈贊记。嘉靖四十年，道□¹应祯、徐师惠同修。

清真道院。一名玄天宫，在平望镇。宋建炎中，里人陈省元建。大明洪武十年，天师张宇初扁今额。正统十年，县丞侯贵重建。景泰五年，里人费文进修。嘉靖二十六年毁。二十八年，浙人童儒募建，钱用

¹ 原阙。《乾隆吴江县志》卷十《寺观》作“嘉靖四十一年，道士应祯”。

商记。

翊灵道院。在同里镇。宋皇庆¹二年，里人张守之建。大明正统元年，里人任伯通重建。

玄明道院。在庵村。大明洪武中，里人募建。正德十三年，道会费本和修，后毁。嘉靖四十年，昭灵观住持朱尚明重建。

徐师曾曰：余志寺观，并列丛林，附以归并，其无附见者，别志之已废者不削，存旧额也。新创者不笔，抑左道也。虽废犹详其地，虑假托也。夫古之教者，一而已矣。后世崇奉释老，于是其徒蔓衍而室庐丛兴。萧梁以来，江南独盛。下迨胡元，尤为侈滥。于时，一邑而二氏之宫，至一千一百六所。呜呼！极矣。然二教并行而道宫仅当千二，此则有不可晓者，岂其教弗及欤？将由乎人也。我朝崇复正道，渐加抑损。然旧志所载，尚二百有奇，其无额者不与焉，亦不为少矣。及今考之，废者过半，则抑损之明效也。然余观乎兴废之际，又不能无尘世堪哀之叹焉。若乃因以为利，而曰我崇正道，则吾不知之矣。

1 底本作“宋皇庆”，但宋无“皇庆”年号，“皇庆”为元仁宗年号。

吴江县志卷之十七

官政志一

守令表

宋		
		知县
真宗	咸平	王代恕 开封人，赠尚书、兵部员外郎。
	大中祥符三年	李恭 字可度。
仁宗	天圣	赵球 开封人，家世武弁，藏书最富，以三班借职荐任。宋以武弁为知县自球始，仕至右侍禁。
		李问 详《名宦传》。
	庆历二年	张先 字子野，湖州人，有惠政。长于乐府，仕至都官郎中。《郡志》列江跻后。
	嘉祐六年	裴煜 字如晦。
英宗	治平三年	孙觉 详《名宦传》。
神宗	熙宁三年	林肇 字公权，进士，为尚书屯田员外郎，自请来任，寻弃官去，时人高之。
哲宗	元祐二年	程端
		石处道 端溪人，《郡志》列向子韶后，误。
	绍圣二年	江跻

知县		
哲宗		纪友 一作文，字圣锡，丹阳人。进士，以水利不修连坐免官，后复起，至兵部尚书。
	元符	向子韶 详《名宦传》。《郡志》列纪友前，误。
徽宗	崇宁	李光 详《名宦传》，《郡志》漏。
	政和元年（一云建炎初）	丘砺 字师说，朐山人，迁国子监丞。
钦宗	靖康元年	石义问
高宗	建炎	龚铸《郡志》漏。
	绍兴	石公辙 详《名宦传》，《郡志》列柳檍后，误。
孝宗	乾道元年	柳檍 字安叟，东海人。
	三年	赵伯虚
	淳熙三年	陈翥 延平人。
	四年	赵广 《郡志》作公广，详《名宦传》。
		莫若冲 字子谦，仁和人，进士，仕至大理寺丞。《郡志》列罗勋后，误。
宁宗	庆元六年	吴衍 据《宋志》增入。
	嘉泰	王益祥
		张达明 仕至右丞。
	开禧	罗勋 临川人。
	嘉定五年	吕祖宪 祖谦弟，婺州人。
	七年	孙仁荣
理宗	十三年	刘伯麟
	绍定	王从龙
	四年	李椿 维阳人，仕至吏部侍郎。
度宗	宝祐三年	曹良朋 字朋龟，永嘉人。
	咸淳	钱牧《郡志》漏。
	十六年	周甲
元		
世祖	至元二十九年	王柔 详《名宦传》。
		达鲁花赤
成宗	元贞元年	知州 刘汉英 承直郎。

		达鲁花赤	知州
成宗	大德元年	哈只别 奉训大夫。	
	二年		李玘 奉议郎。
	四年	帖怯里灭赤 奉议大夫。	
	六年		高庆仁 奉直郎。
	七年	忽都不花 武毅将军。	
	十年	忽都鲁别 奉训大夫。	
	十一年	斡罗思 奉议大夫。	马铸 奉议郎。
武宗	至大元年	暗都刺 武节将军。	
	二年	桑哥捌撒 朝列大夫。	
	三年		皇甫璧 详《名宦传》。
	皇庆元年	斡罗私 奉议大夫。	
	二年		马合沙 承直郎。
仁宗	延祐元年	驴儿 奉议大夫。	
	三年		高仁 详《名宦传》。
	六年	哈刺脱因 昭信将军。	陈璧 朝列大夫。
英宗	至治二年	完者 武略将军。	
	三年		贾汝立 朝散大夫。
泰定帝	泰定二年		郭子祺 奉议大夫。
	三年	搭里赤 朝散大夫。	
文宗	天历元年	大都 武节将军。	孙伯恭 奉议大夫。
顺帝	至顺元年		夏质孙 奉议大夫。
	三年	的斤海牙 朝散大夫。	陈秉勋 奉议大夫。
	元统元年	斡都蛮 武节将军。	刘太初 奉议大夫。
	至元元年	阿撒都刺 奉议大夫。	
	四年		孙嗣远
	六年		于文传 详《名宦传》。
	至正元年	稟雅实里 奉议大夫。	
			吕好问
	五年	那海《郡志》作元年任，详《名宦传》。	
	七年		马庆 奉议大夫。
	九年		邵万 字子敬，奉政大夫。
	十一年	马罗罗藏藏 朝散大夫。	
	十二年	哈散沙 奉政大夫。	杜真 朝列大夫。
		札牙进哈迷里氏 奉议大夫。	

		达鲁花赤	知州
顺帝	十八年	和尚 朝列大夫。	
	十九年		赵仁 宇伯寿，奉训大夫。
	二十二年	也先帖木儿 昭信将军。	那海乃马 朝列大夫。
	二十三年		赵伯不花 奉政大夫。
	二十五年		杨彝 一作二十年任。 奉政大夫。
大明			
		知县	
太祖	吴元年		
	洪武二年	孔克中	
	五年	许庄	
	九年	王进	
	十三年	饶毅	
	十七年	张纪云	
	二十二年	鲍以成	
	三十三年	蒋奎 详《名宦传》。	
成祖	永乐元年	程鹏	
		贾忠 详《名宦传》，《郡志》列 周冕后，误。	
		曹亩	
	五年	邢宽 详《名宦传》。	
	十年	陈厚	
	二十年	周冕	
宣宗	宣德二年	张羽 由御史调任。	
	十年	张肃	
英宗	正统元年	叶锡 详《名宦传》。	
	六年	徐寿	
	十年	龚贵 浦城人，国子生，升杭州知 府。	
景皇帝	景泰元年	王懋本 金溪人，吏员县丞升任。	
	四年	贾亮 顺天府人，国子生。	
	六年	刘彪 详《名宦传》。	
英宗 复辟	天顺二年	章亮 字文焕，仁和人，由御史调 任，寻调吉水。	
	四年	卢毅 国子生。	
	五年	韩槃 字简英，安阳人，由御史调 任，升邳州知州。	

		达鲁花赤	知州
宪宗	成化五年	王迪 字进道，荻鹿人，进士，升太仆寺丞。	
	十一年	冯衡 字平叔，合州人，进士。	
	十七年	陈尧弼 字秉钧，太和人，贡士，以忧去，后升太仆寺丞。	
	二十一年	孙显 字微之，华州人，贡士。	
孝宗	弘治四年	金洪 详《名宦传》。	
	九年	郭鄂 字于藩，肥乡人，进士，以忧去，后召选监察御史。	
	十一年	孙杰 字朝用，平定人，进士，召升户部主事。题名列刘泽后，误。	
	十三年	刘泽 字济民，济宁人，进士，召选给事中。	
武宗	正德元年	钱琰 萧山人，进士，调安肃。	
	三年	王瑜 昌平人，贡士，升浙江布政司经历。	
	五年	萧韶 南平人，贡士，升户部主事。	
	九年	周伟 字秀卿，新城人，进士。	
	十二年	温濡 字化伯，昭远人，进士，升户部主事。	
今上	嘉靖二年	王纪 字朝宪，开州人，进士，升户部主事。	
	五年	胡渝 字新甫，洛阳人，进士，升太仆寺丞。	
	七年	徐岱 字世瞻，威远人，进士，由御史调任，罢去。	
	八年	邢第 字进卿，长垣人，进士，召选监察御史。	
	九年	詹文光 字用宾，江夏人，进士，升户部主事。	
	十三年	张明道 详《名宦传》。	
	十五年	林应麒 字必仁，仙居人，进士，被论谪国子博士。	
	十八年	喻时 字中甫，光州人，召选监察御史，今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达鲁花赤	知州
今上	二十三年 ¹	朱舜民 字虞甫，齐东人，进士，召升泽州知州，今为按察副使。	
	二十五年	王国光 字汝观，阳城人，进士，以忧去，后召升兵部主事，今为吏部郎中。	
	二十七年	丘岳 字子瞻，黄冈人，进士，召选给事中，今为左给事中。	
	三十一年	钟崇武 字季烈，南昌人，进士，以忧去，仕终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	杨芷 字文植，安陆人，进士，升南京户部主事，今为南京兵部郎中。	
	三十五年	曹一麟 字伯礼，安丘人，进士，被逮罢去。	
	三十八年	李迁梧 字茂阳，安丘人，进士。	

佐幕表

		县丞	主簿	尉
宋				
真宗	大中祥符		马寻 字子正，郓州人，进士。	聂复
仁宗	庆历三年			王庭坚 详《名宦传》。
哲宗	元符		程俱 详《名宦传》。	徐勣 详《名宦传》。
徽宗	崇宁		曾懋 字叔夏，赣州人。仕至礼部尚书。	
	政和元年		陈瓘 详《名宦传》。	
	宣和	杨密 字损之，一作之损。		
高宗	绍兴元年	宋应		
			高文虎 字炳如，进士，仕至中书舍人兼直学士、国子祭酒。	徐似道 字子渊，天台人，仕至秘书少监，弃官归。
				杨同
				祝师龙

¹ 《康熙吴江县志》亦作“二十三年”，《乾隆吴江县志》作“二十一年”，并云：“旧志列二十三年，误。今据《义田记》改。”

		县丞	主簿	尉
高宗	十五年		李衡 详《名宦传》。	
孝宗	乾道	俞希尹		
	淳熙六年		曾枢 懋孙。	
宁宗	嘉泰元年			彭法
			袁韶 详《名宦传》。	
	嘉定	赵希贤		黄翥
	五年		谢杰	
理宗	绍定二年	许景迂		
	四年		赵勋夫	

		同知	判官	提控案牍	都目
元					
成宗	元贞元年		张定 以后俱从仕郎。	徐允昇	韩仪
	二年	启德 蒙古人，承事郎。	李珪	李雄	张荣
	大德元年	刘润 承务郎。	张干		钱朝英
	二年		田章	华荣	
	三年	杜国祥 承务郎。		于辩	程鼎
	五年	丑驴 忠显。			安靖
	六年	也先吉思 从仕郎。	王英	张元德	
			张惠		潘居正
	七年		刘良弼		胡熠
	八年	亦不刺 忠显。		刘呆	赵甫
	九年	哈刺哈孙 详《名宦传》。		孟荣	郑璧
	十年		王谅		
			张采		李仲和
武宗	至大元年	燕京奴 忠显。		王廷俊	
	二年	孙郁 承直郎。			江楫
	三年		吕元新	韦从善	
			毋诲		徐阁
	四年	张谅		章绍复	
仁宗	皇庆元年	曹国纲 奉训郎。	高也先不花 忠翊。		
	六年		洪楫 从仕郎。		齐天祐

		同知	判官	提控案牍	都目
仁宗	延祐元年	高士良 承直郎。		王文炳	
	二年	阿的迷势 从仕郎。	崔世杰 忠翊。		王珪
	四年	薰炎 承务郎。	钱遵 忠勇。		
	五年	孟伴哥 进义郎。	杜澍 以后俱承事 郎。	李祥	于钦
	七年	阿不花		赵若搠	
英宗	至治元年	欣都 承务郎。	宋宣		李宗祥
			傅伯颜		郭弥正
	二年	常恕 忠显。		秦英	
	三年	木把刺 忠显。			韩珪
泰定帝	泰定元年		张显祖 忠翊，详 《名宦传》。	刘源	
			李择善 承事郎。		
	二年	任翥 承务郎。		王世忠	
	三年	安阳 昭信将军。		王英	孟思聪
	四年	赵旸 昭信将军。	和良 校武。	李荣	
	五年		蒋世英 忠翊。		
	致和元年	徐恕 承直郎。	孔涛 承事郎。		郑茂芳
文宗	至顺元年		忽都不丁 忠翊。		计烨
	二年	教化的 忠显。		阮世英	
		孙茂德 承直郎。		吴桂芳	张汉英
	三年		段廷珍 以后俱承 事郎。《莫志》作顾 珍，非。决事如流， 恤民如子。		
			里也速答儿		张札
			高士贵	元守道	
			范文忠 忠翊。	郑寿翁	
顺帝	元统元年		牛耕礼 承事郎。		
	至元元年	亦思刺 承务郎。		张光	杨敬
	二年		蔡火你赤 忠显。		刘述祖
	三年	吉述祖 忠武。		谢巩	
	四年	颜智杰 承务郎。	周必温失 以后俱 从仕郎，《元志》作 周必真温。		尹文恒
	六年		南震翼	钱惟贤	
	至正元年		王成		杨与权

		同知	判官	提控案牍	都目
顺帝	二年	黑迪儿 儒林郎。	段澄		陈济
	三年		小云失不花	董弘道	黄□
	五年	岳嵩 承信郎。			
	六年		严不颜察儿		
			李秉易		
	十年	彭质 承务郎。			
	十二年		王那海		
	十三年	金刚讷 承务郎。			
	十五年	乌马儿火者 承务郎。	桓哲帖木儿		
	十八年		朵列普化		
	十九年		徐澄		
	二十年	詹文质 字子仪，濠梁人，承信郎。			
	二十四年		朱天贵		
		同知	判官	提探案牍	吏目
大明					
太祖	吴元年	杜从周 承信郎。	熊以德 字以德，中兴人。		李友仁 字文友，广信人。

		县丞	主簿	典史
太祖	洪武二年	詹文质 同知改任。		
	四年			张居敬
	三十年		刘干 陕西人，调卫辉府照磨。	
	三十一年		陈耘 详《名宦传》。 陈敏 详《名宦传》。 蒋奎 详《知县》。	
成祖	永乐三年	李昇 榆次人，有美政。		
	七年	苏厚		
	十三年	李杰		
宣宗	宣德六年	柳臻 永嘉人。		
	七年	马骥 蒲圻人，致仕去。		

1 原阙。

		县丞	主簿	典史
英宗	正统二年	侯贵 汝州人，吏员升南京中城兵马指挥。		
	四年	吴珩 鄱阳人，有文学才行。 王懋本 详《知县》。		
		刘彪 详《知县》。		
景皇帝	景泰二年	季仕进 义乌人，国子生。		
英宗	天顺二年	张以善 嘉鱼人。		
复辟	四年	梁和 字贵和，泰和人，贤良方正。		
宪宗	成化九年	刘溱		
		张冕		
	十四年	王瑾 莘县人，国子生。	刘俊	
	十七年	赵厚 益屋人，国子生。		
	二十年	卢金 铜仁人，国子生。	孙祥 香河人。	
		张源 济南人。		
		张翔 陕西人。		
	二十一年 此后多残 缺无考，年 分亦略彷彿 耳！			叶从英 东莞人。
孝宗	弘治三年	米绣	王鉴 详《名宦传》	
			康富	
	四年	孔彦组 曲阜人。	徐谦	马遵
			项景亮	
	十年	亢资	闵泰	邓瑄
		张裕 洛阳人。	顾思斌	
		李端 河南人。		王耿
		尚继先 山东人。		
	十七年		孙□	张玄 详《名宦传》。
			陈宽	

		县丞	主簿	典史
武宗	正德□ ¹ 年		齐昌 余千人。	
	十一年	靖希贤	丁礼 雷铭	常鼎
		毛济 山东人。	张祥	
		贾□ ² 陕西人。	彭保元	
			凌晔	
			狄嵩	
	十四年	赵源清 福州人。	王经	段鼎
		陈世诚	张麟	
		冯珵 陕西人。	章表	
		孙麓 西安人。	王本正	
今上	十六年	胡崧	徐钦 详《名宦传》。	何昇
	嘉靖元年	尹惟能		
		王璧		
		胡松		
	二年		陈贯 昌乐人。	张良保 字廷制，晋江人，吏员。
	三年	林希贤 字思，齐合浦人。		
		林凤 字廷仪，镇远人。		
	四年		马琰 字廷光，钓州人，国子生。	
	七年	汤殷 字文实，南皮人，国子生。		
		聂凤 贵州人。		
		张逵 字□□ ³ ，余姚人。进士，由给事中左迁。		
		黄宗钦		
		汪宗荣 石门人。		
		周世祯		
	八年		沈大纶 洛阳人。	彭□ ⁴

1 原阙。

2 原阙。

3 原阙。

4 原阙。

		县丞	主簿	典史
今上	十三年	萧棠 永新人。	白孔仁 大谷人。	杨桓
		胡约 栾州人。		
		尚东震 睞州人。	周翰	
	十七年	扶桂清 湖广人。	陈栋 莆阳人。	赖文升
		李锦 云南人。	程万里 隆庆人。	
		李文瑞 武昌人。	蒲守经	
		陈镛 余姚人。		
	十九年	王德张		杨应麒
		郑瀛 福建人，吏员。	杨彦福 镇远人。	
		王木 邹县人，贡生。		
		胡应聘 永年人，国子生。		
	二十三年	钟贵 南康人。		
		皮钺 丰城人。		
二十四年	郭曰环 南康人。			
二十五年	刘瑜 鸡泽人。	周台	陈万镒 湖广人。	
	郭良 密县人，贡生 升通渭知县。	唐人 京山人，国子生。		
	徐应达 上饶人。			
二十八年	万思谦 字益甫，南昌人，由进士左迁， 升嘉定知县，今任刑部主事。			
三十年	李邦献 内乡人，贡生。			
	陆继祖 金吾右卫人，国子生。			
	席珉 蒲州人。			
	张允 雄县人。			
三十一年		刘良臣	方舜卿 莆田人。	
		马仲 商水人，贡生。		
三十二年		邓餗		
三十四年	王琚 武安人，贡生 由长垣调任，卒于官。	杨天祐 字德周，任丘人，国子生。		
	许衢 字君登，临间人，贡生，升卫经历。			
	白忠 字荩臣，泰安人，贡生，升府经历。			

		县丞	主簿	典史
	三十六年	赵德宽 字子厚，山阴人，吏员。	张汰 字朝肃，临川人，吏员。	何磁 江西人。
	三十七年	王良庆 字子俊，钱塘人，国子生。 李鵠 字文仪，长兴人，国子生。	李应祥 字吉夫，夏邑人。	刘聰 字彦德，高要人。吏员。
	三十八年		叶恩 字天锡，遂昌人，吏员。	
	三十九年	樊文光 字卿实，缙云人，国子生。		

儒官表

		教谕	训导
宋			
度宗	咸淳	杨瑛	
元			
世祖	至元	陈祐	
成宗	元贞	李文虎	
		教授	训导
	大德元年	谢起东	
	四年	郭鄆	
武宗	至大五年	方冲	
仁宗	延祐元年	顾儒宝	
英宗	至治三年	孔文栩 先圣五十四世孙，据《窦志》增入。	
顺帝	至正十二年	朱廷珪	
	二十年	郭梅西	
		教谕	训导
大明			
太祖	吴元年		赵钧 大梁人，有文学。
	洪武三十年	汪茂实	
成祖	永乐十六年	袁时亿 东安人，有文学。	
	二十年	逯宏	林文远
	二十一年		董坚
	二十二年	陈禄	
宣宗	宣德二年	丁侃 字秉和，丰城人，教士有方，升宁国教授。	

		教谕	训导
英宗	正统元年		杨弼 字之翼，庐陵人。
	二年	戚虎 金华人。	许伯金 海盐人。
	五年	韩文昂 江西人。	林彤
	九年		伍煥 江西人。
	十一年		谢清
	十二年		马伦
	十三年	陈宾 字廷用，怀安人，儒士。	
景皇帝	景泰四年		吴咨 字敬询，安福人。
	五年		刘文辉 新昌人，端谨善教，升伊府纪善。
英宗	天顺二年		刘铉 清江人。
复辟			陈用贞 字善成，东完人，为人贞率和易，长于诗文，升长乐教谕。
	三年	危俊 字彦英，光泽人，贡士。	
	八年		萧仰 泰和人。
宪宗	成化三年	张绍 莆田人，贡士。	江晟 蒲圻人。
	八年		封绅 蓝山人。
	十一年	陈颢 湖州人，贡士。	郭盛 安阳人。
	十八年		杨廷宾
	十九年		
	二十一年	魏玺 武功人，贡士。	易宽 良乡人。
			柏永 宜山人。
孝宗	弘治元年	屠谦 杭州人，贡生，卒于官。	管廷瑄 安福人，贡生。
	四年		林清 南安人，贡生。
	七年	梁榘 详《名宦传》。	曹纪 陕西人，贡士。
	八年	高志 字尚志，曲阜人，贡士，升福宁知县。	
	九年		陈项 字子敬，东莞人，贡生。
			方文敏 莆田人，贡士。
	十八年		高迁 霍州人，贡士，由济源教谕左迁升涿州学正。
			胡彪 字世美，钧州人 ¹ ，贡士。

1 原稿此处衍一“人”字。

		教谕	训导
武宗	正德三年	林干 怀安人，贡生。	
	六年	杜子新 字汤铭，福宁州人，贡士，由富阳调任，升镇江府教授。	
	七年		左宏 南城人，贡生。 张勃 太原人，贡生。 彭彦从 永嘉人，贡生。
	八年	高德崇 字进之，安陆人，贡士，以忧去。	
	十四年		吴钦宁 万安人，贡生。 李鳌 江西人，贡生。
今上	嘉靖	费宁 铅山人，贡生，以忧去。	李云
		黎元桂 广西人，贡士。	张时旸 四川人，贡生。 唐承俭 桂林人，贡士。以忧去。
		王惟孝 详《名宦传》。	许士德 顺德人，贡士，召升汀州府通判。
	十三年	叶稠 乐平人，贡生，升凤阳府教授。	陈中益 海宁人，贡生，卒于官。
			庞中魁 徐沟人，贡生，卒于官。
	二十年	刘宠 鄱阳人，贡士，升国子博士。	刘俭 莆田人，贡生，升孝丰教谕。
	二十四年	吴禄 进贤人，贡生，致仕。	孔公璣 曲阜人，贡生，升内黄教谕。
	二十九年	严规 分宜人，贡生，升太平府教授。	黄宋 闽县人，贡生，卒于官。
			谢立敬 安福人，贡生，升乐清教谕。
	三十年		张禹臣 潍川人，贡生，致仕。
	三十五年		徐瑞 龙游人，贡生。
	三十六年	沈朝臣 德清人，贡生，由福州府训导升任。	尹奎 江西永新人，贡生。
	三十八年	莫期尹 字任夫，贵州卫籍长沙府人，解元。	曾烈 字元承，平湖人，贡生。
	三十九年		林仕呆 字懋旸，连江人，贡生。

属官表

巡检									
		长桥	简村	因读	震泽	平望	烂溪	同里	汾湖
元									
顺帝	至正	拜住							拜住
大明									
太祖 此后无考	洪武	拜住	牛山	谢敬	李进	王信	孔克良 曲阜人， 先圣五 十五代 孙。	张堡儿	拜住
宪宗	成化		曹兴	王森					
孝宗	弘治五年			席纲	高衡				
	六年						冯登		
	八年		王中	郭岩			贾循		
	九年								王玑
	十年		田文	郑宗禄	胡敬			石纯	许富
	十二年	李浩	崔洁			刘茂	杜积善		
	十三年		郑举	李庆					雪霁
	十四年	薛述	吴聪				张元庆		
	十六年	蔡渊							
	十七年					石确		孙俊	高山
	十八年		李聪	王通	贾昂		曹瑛		
武宗	正德元年		张震	滑润					
	二年	苗秀			彭柏森			尹绍	张铎
	三年			杜昺		庄敏	李聪		
	四年		蔚瑛			段云		陈惠	张镇
	五年	殷轼							
	六年		刘繁	张清		宋铎	萧澄		
	八年	粟思良			张淳			张进	修义
	九年			景宗		王叔通			
	十年	李潮	王慎					徐深	秦果

		长桥	简村	因渎	震泽	平望	烂溪	同里	汾湖
武宗	十二年			刘实		宋敏	李福		萧增
	十三年	魏达						吴杰	
	十四年		刘臻				李宣		
	十五年	刘弦		韩礼				周时	黄文通
	十六年					李秀			
今皇帝	嘉靖元年	阎文通	张荣		王兰			薛廷瑞	
	二年			刘勤		孙德新			
	二【三】 ¹ 年		邸宗			李槃	杨廷瑞	郝士奇	臧恺
	四年			张安					
	五年	朱通	冉昭			魏杰			李鹏
	六年				薛通		郭宏	杨恕	
	七年		郭子孝	郑现					
	八年				祝鹤龄	李鼎		周铭	赵俊
	九年	张玺	陈楠	梅春			韩经		
	十年	孙贤			王信	胡咸勤		兰谧	
	十一年			解永	张佑			毛羽	穆瑄
	十三年	王鼎		于和			樊染		
	十四年		李文献		姜清	韩仪	贾璘	王完尧	张绶
	十五年	刘康							姚豸
	十七年		常富		师宽	周桂	刘孜	姜翥	
	十八年			杨文吉					刘干
	十九年	房钟	景宪	程隆	杜景春			杨际春	
	二十年					董文英			
	二十一 年	王曙	王宗	许镛	徐淳		孟渊	王度	李时
	二十三 年						尚文		林宗季
	二十四 年	马川	郭仪		刘钺	高锦		林贤	
	二十五 年			吴大经	张继真	王钺			
	二十六 年	徐朝阳			叶兰				

1 底本作“二年”，《乾隆震泽县志》作“三年”，据改。

2 底本模糊，据《乾隆吴江县志》补。

		长桥	简村	因渎	震泽	平望	烂溪	同里	汾湖
今皇帝	二十七年							贾科	杨仲
	二十八年			温平	李阳	潘怀			
	二十九年						张化	纪仲德	苏霖
	三十年		骆裕厚		张玺				
	三十一年			温重		梁钺		郑堂	郭忠
	三十二年		阎世英		王孟旸	高雷	姜鲲		
	三十三年	张岑		樊恩		李守信			王体仁
	三十四年				王卿		刘朝闻		张恩
	三十五年	白奉					蔡良佑		
	三十六年		程章					李审册	张昂
	三十七年			王卫	陈谕				

		驿丞							
		松陵		平望	大使	训术	训科	僧会	道会

大明

太祖	洪武元年	杨春	孟德						
	二年			李从道					
成祖	永乐元年								赵宗源
英宗	正统二年				吴鄆	吴宗文	智廉		
	三年		田景义						
	六年	郑温中 应大乡 试中式							
	天顺五年		蓝溶						
	八年		孙麒						
宪宗	成化元年				周显		正印		
	九年					盛佾			
	十五年						祖謨		

		松陵	平望	大使	训术	训科	僧会	道会
孝宗	弘治元年		许鸾	吴昭	吴铨	沈经后以子啓貴，赠刑部主事。	如玘	费本和
	年分未详	欧卿		潘瑞			永贻	
武宗	正德	陈淳升吏目。	陈煜	张凤	吴鉴后以子涝貴，封鸿胪寺丞。	徐朝		
		陈宽升典史。	段旸	丁聪		吴禄候缺。		
		周邦						
		张沾	宋兰	王昭	沈之愚	陈云后以子椿貴，封刑部主事		
		王钥						
今皇帝	嘉靖	董琼	王貌	和仁	吴岳候缺。	史铭	信潮	
		彭用光	汤山					李本清
		车尧卿	房起凤	袁庆	钱固	郁谏候缺。		
			郑玺					姚继宗
		俞景	李冠		王銮候缺。		惟勤候缺。	
			张廷正	杨易潮				
		李泗	戴辰		曹璠候缺。	吴城候缺。		
		雷垫	苏世豪					
		高舜卿	王福龄	陈鼎	邹汉候缺。			
			郭计宗					
		三十一年		王祯	赵瓒			
		三十八年		刘世科				
		三十九年			樊德素			

吴江县志卷之十八

官政志二

名宦传

宋

李问¹，庆历初，以大理丞出知吴江，与尉王庭坚建长桥，后世赖之。其他美政尤多，今祀于名宦。

王庭坚，字世美，庆历三年，尉吴江，为人精敏沈毅，政称平允，与令李问议率民输钱数百万，欲建庙学，会有诏不许，遂移其材以建长桥，民甚利之。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治平三年，以民曹掾²权知吴江。《莫志》云举进士。县有江桥，延袤二百丈，役大难集，觉募民修治，势愈雄壮。又河塘两岸，每以竹篠捍御，率数年一修，而遄致败决。觉又市石增筑，遂得支久。又葺祠庙亭榭，诠次邑

¹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人物一》云：“李问，字□□，庆历三年，以大理丞出知吴江，与尉王廷坚议，率民输钱数百万，兴改庙学。会有诏不许，遂移其材以建长桥，后世赖之。其他美政尤多。”

² 曹掾，分曹治事的属吏，胥吏。原为佐助的意思，后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

中，留题百余篇，为《松江诗集》。后知苏州，仕终御史中丞。

向子韶，字和卿，开封人。元符三年进士，知吴江。郡人私铸黄钱，流布一路，知府将听之，子韶以为不可，腾书¹极言其害，下令禁之，境内无敢犯者。已而，中司论其事，诏治故纵之吏，诸邑皆曰：“太守命也，吴江令尝力争，书具在。”子韶闻制使来，谓须被逮，具装以候。吏及门即行。初，知府意子韶必以抗论不从为词，子韶至，卒无一语²。狱成，众皆贬秩，子韶独赏一官。靖康中，知淮宁府，与金虏巷战，举家被害，赠通议大夫，谥忠毅，今祀于名宦。

石公辙，字道叟，新昌人。绍圣二年，特奏状元，任南剑州教授。绍兴中，转知吴江。初，学宫在县治西南，厄于兵燹。公辙至即开江营址改建焉，又置田以养士，即今学也。邑人颂其功。后通判平江府，升大宗正。今祀于名宦。

程俱，字致道，信安人。元符中，为吴江簿，政平讼理，有循良之风。优于文学，作《松江二赋》、《三高祠诗序》，远近腾诵之。仕终中书舍人。

徐绩，字元功，南陵人。举进士，调吴江尉，仕终显谟阁学士。绩挺挺持正，为徽宗所礼重，而不至大用。时议惜之。

李光，字泰发，上虞人。崇宁五年进士，初知常熟县。朱勔父冲，倚势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勔怒，诫转运使，移令吴江。光不为屈，勔终不能害也。仕至礼部尚书。卒谥庄简。

陈瓘，字莹中，沙县人。元丰中进士，徽宗朝自正言迁司谏，数言时政，天下倾注之。政和元年，再谪吴江主簿。未几，卒，赠谏议大夫，谥忠肃。

李衡，字彦平，其先江都人，徙居昆山。绍兴中，举进士，

1 腾书，传递书信。

2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人物一》云：“郡守意子韶必以抗论不从为功。子韶至，卒无一语及守，守甚德之。”

授吴江主簿。部使者怙势侵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即投劾去。后起为仙居丞，终秘阁修撰，致仕归昆山圆明野墅，与门人讲解经义，聚书逾万卷，名其室曰乐庵，学者称为乐庵先生。卒年七十九，所著有《易说》、《论语说》、《易义》等书及《乐庵文集》总若干卷行于世。

赵广，《郡志》作公广。字德俭，宋宗室也。淳熙初¹，知吴江。为政知本末先后，既建庙学，复取羨租以饩生徒，凡邮亭、使馆、桥梁、祠宇，理葺殆遍。以部使荐迁徐州同知。

袁韶，字彦淳，鄞人。嘉泰中，为吴江丞。时苏师旦挟韩侂胄威福挠役法，提举黄莘檄韶覆田定役。师旦密谕意吴江多姻党，幸相容，当荐为京朝官。韶不听。是岁，更定户籍，承徭赋者皆师旦姻党。师旦怒讽言者将论韶，莘亟白于朝，且荐之。未几，师旦败。改知桐庐²，累官参知政事、浙西制置使，卒赠太师、越国公。

元

王柔，《窦志》作柔承。字不刚，大都人。试安西王相府令史。至元三十年，擢吴江知县，屏除走隶，专任信牌，村民宴安。又修缮官宇，重建庙学及三高祠，施为咸有次第，条理井然。

¹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六《名宦》作“淳熙四年”。

² 《正德姑苏志》卷四十一《宦迹五》云：“嘉定末，为临安尹十年，道不拾遗。绍定初，拜参知政事、浙西制置使，仍治临安。许景迁丞吴江，作堂厅西，题曰‘景袁’，以致仰止之意。”

干文传¹，字寿道，其先汴人，后徙居吴。延祐中，登乙科进士。至元初，历官朝列大夫，知吴江州。在州以均徭赋为先，催科追逮，严立程限，民亦不违。村落之间，不识吏胥。至正中，以礼部尚书致仕，卒。所著有《仁里漫稿》若干卷。

哈刺哈孙，大德九年，同知吴江州事。尝语人曰：“牧民之官，不忠勤何以尽职分，不公正何以听狱讼，不慈仁何以得民心？”岁荒且疫，为之流涕，白州长留粟救之，曰：“宁拂上意以受责，毋令民失所也。”

皇甫璧，字君宝，东平人。至大三年，以朝列大夫知吴江州。不事智数，政无矫饰，待物一于诚。始勉以文教，申之以禁令，人莫敢犯。在州三载，终始以廉能著称。

¹ 《正德姑苏志》卷五十一《人物九·名臣》云：“干文传，字寿道，其先汴人。五世祖武节大夫恭，建炎南渡，侨于吴，子孙因占籍。文传少嗜学，十岁能属文，未冠，用荐为吴及金坛两县学教谕、饶州慈湖书院山长。延祐中，诏著取士令，首以江浙乡贡会试京师，登乙科，授承事郎，同知昌国州事。州居海坞，民顽犷群行，剽掠海中。文传柔以恩信，俗为之革。迁承务郎、长洲县尹。牒诉寥寥，岁输粮四十余万。文传听决趣办，具有条理。居公署，未尝辄出，亲旧莫敢通谒。会行助役法，行省檄专任本县之事，召县民善谕之，无敢为诡寄者。再迁承德郎、乌程县尹。胡瑗墓为僧坏据，复而表树之。丹徒民周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杀女，狱久不决，宪司俾往鞠，立得其情。周母乞贷二子命，文传谓：‘二子所承有重轻’，乃议为首者当杀姊罪，从者免死使养母，咸称明允。升奉议大夫、婺源州知州。朱熹先业并于豪民，文传呼豪折以理，不俟穷治，悉归之。富民江出游，娶娼张氏为妇。江既客死，张间关数千里返其丧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礼，重困苦之。张不能堪，子恐生它变，乃与弟共杀之，瘗尸山谷间。官知其情，利贿不问。文传曰：‘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灭矣！’遂论死。朱某妻王无子，朱纳妾于外，生子未周岁，王诱之来，逐妾而留其子，湛之水不死，以帛经之乃死。夜以酱涂死儿焚之，朱知而无如之何。文传发其事，死儿余骨已至官，王厚贿妾父母，买邻家儿以为妾儿。初不死，文传令妾抱乳之，儿啼不就乳。妾父母遂吐实，乃呼邻妇至庭，儿见亲母，跃入其怀就乳。王遂伏杀儿之辜，人以为神明。升朝列大夫、吴江州知州，以均徭赋为先，催科追逮，信立程限，民亦不违。村落之间，不识吏胥。至正三年，召擢集贤待制、朝请大夫，俾居宋史前局，供职勤恪，虽惫不少休。三史以次成，燕赉优渥。乞间以礼部尚书致仕，升嘉议大夫，归卒。文传为文务雅正，不事浮藻。有《仁里漫稿》若干卷。”

高仁¹，字寿之，济南人。延祐初，以朝列大夫知吴江州，以大义开晓百姓，哗健束手而怙终贼刑。岁役率先巨室，力称事办。行省赈杭饥，增州粜三万石，仁持不可，乃止。又除盐运司亏课，蠲丹阳、金坛虚税，民多德之。

张显祖，泰定元年，为吴江州判官，重建长桥，以石易木，为窦六十有二，每窦用铁锔八条，长十三尺，重四觔，仍布桫枋于水底，筑址以防倾圮，至久不败。今祀于名宦。

那海高昌氏，由中书舍人提点资乘库。至正五年，为吴江州达鲁花赤，阶武略将军。养民以惠，兴筑石塘，水利甚博。

大明

孔克中，字庸夫，先圣五十五代孙。吴元年，知吴江州。洪武二年，改县，克中仍为知县。时承兵燹之后，庶事草略，民俗鄙夷。克中葺遗举远，起废作新，常如不及，故能谕民于理。复以羨财重建县治及垂虹亭、三高三忠二祠，凡应祀庙壙，罔不修饬，一邑为之改观。

陈耘，福山人。洪武三十一年，主吴江簿。莅政廉平，民信爱之。仕至绍兴知府。

陈敏，仁和人。洪武末，为吴江主簿。明果而恕，擢刑科给事中。

蒋奎，南昌人。举聪明正直。洪武末，主吴江簿，寻升知县，政号平允，卒于官。

贾忠，字能诲，冀州人。永乐初，充生员，以守城功授宝

¹ 《乾隆吴江县志》卷二十二《名宦》云：“高仁，字寿之，济南人。延祐三年，知吴江州，以大义晓百姓，哗健束手，怙终者必刑之。岁役率先巨室，力称事办。行省赈杭饥，命州增粜三万石，仁抗言曰：‘州小，数已溢，不可增。’盐运使亏课，省委仁诣浙西取于民补之，仁言：‘民贫，不可妄动，动且有外虞。’事并寝。时方经理田粮，省檄仁覈丹阳、金坛两县，两县旧公田虚额七千，仁曰：‘朝廷岂利无田之租哉！’阅实悉除之。”

钞司提举，累升吴江知县。忠有兼人之才，处己廉明，临政勤恕。秩满去，民上疏请留。后迕当道同僚，因诬执之，忠不辩而退。

邢宽，北直隶人。永乐十年，知吴江。抚字有道，民銜其惠。后擢成都知府。

叶锡，字玄圭，永嘉人。举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正统元年，知吴江，以廉谨闻。未几，以母丧去任，复除吴县，政事尤伟。十年，诏大臣察举天下藩省郡邑长吏治行卓越者，得十人，令惟二人，其一锡也。诏赐燕于廷，加以命服、楮币，纪功天官，以需拔任。徐侍讲理论其事曰：“玄圭为治，一本经术。先律己而后齐人，推理之从、法之守，他无恤也。官长承迎之私不行，僚吏比周之情不接，豪猾效攘之奸不得行，故虽深得细民之心，而忌者亦众。或轧之于上，休之于下，咻之于傍，玄圭坚不动，至是而循良之效白焉。”时以为知言。十三年，擢守宁国。

刘彪，湖广人。以吏授吴江丞。景泰六年，升知县。居官不携家累，以廉干称。

金洪，字惟深，鄞人。成化中，举进士，知靖江县，调知吴江。始至，吏胥抱案牍请署以当洪，洪阳不省，唯唯书之，吏以为易与。居三日，请署如故。洪怒曰：“若谓吾不事事耶？何戏之甚也！”摘三日所署出入隐窜者杖之，吏股栗。税长倚办最为繁剧，然诸役并受节制，由是奸宄得以威行于乡间。洪宽其倚办而裁其节制，民两便焉。狱讼满庭，案牍盈几，移时而决。又以余力从邑士大夫饮酒赋诗以为常。然性苛刻，迕之者必墟其地而已，此则为少短云。召选监察御史。

王鉴，字克明，吴桥人。弘治三年，主吴江簿。守己廉洁，常禄之外，一芥不取。其弟自故乡来，鉴不悦，遣归。太学生申显知其乏路费也，馈粟一斛。已而弟卒，鉴召申氏还之。有马役来谒，循旧例献白金一两，鉴怒掷庭下草中。其人言：“大人不受当见还，奈何弃之？”鉴笑曰：“此吾过也！”命于草中觅还之。每

公宴，同僚皆衣锦绣，鉴独衣布袍，与之并列，了无愧色。人或规之，鉴叹曰：“吾见世之黩货者多矣！归则随手荡尽，惟留丑声于世耳！且朝廷使我来此作官，不使我作盗也。”言者愧服。在任九年满去，邑人作《清官歌》以美之。

梁矩，拓城人。弘治中，领乡荐，署学教谕。为人严重廉洁，诸生馈遗，悉却不受。有怜其不给者强之，乃受。训导方某有心疾，遇长官辄詈辱之，手搏生徒以为常，独见矩爱敬如父，端坐不言，有所钩取，惟恐其知也。正德初，被召，临行，邑中老幼奔送，举手加额曰：“安得假公为吾民父母乎？”仕终临洮知府。

张玄，陕西人。弘治中，为典史，以廉称。卒于官。周恭肃公用以诗哭之曰：“仪床忍见旧毡青，伐石谁书地下铭。佳士祗应聊入幕，好官何必尽明经。荒祠稍稍题新字，旅榇行行见暮星。此夜吴松江上月，独留清影照西厅。”公自注：“玄，廉吏。”

徐钦，陕西人。嘉靖初，为主簿，仁恕廉明。凡刑罪人，每至泣下。邑中水旱，斋戒祈祷，多获奇应，民以菩萨称之，谓其心之慈也。卒于官，即城隍庙西庑，立像奉焉。

张明道，字希程，罗田人。嘉靖中，举进士，拜都察院都事，谪滁州判官，擢知吴江。政务大体，不拘文法约束，持己修洁，抚民慈祥。国朝称廉吏，未有过于明道者也。居期年，擢刑部主事去，民若失父母，相与立碑纪德政。仕终按察副使。

陈策碑：今天子纪元嘉靖十有三年，岁甲午，罗田张侯自判滁阳而令吴江。越明年乙未冬，甫及期，刑部郎缺，廷议以侯尝倅中台，宜召还，上请，可。侯被命，刻日治装戒行，凡邑士大夫、父老及儿童、甿隶、贩负之徒，莫不咨嗟涕洟，歔欷恋慕，欲挽留之。侯亦依依不忍别去。父老徐皋、赵宏辈恐岁久事泯，大惧无以称侯之惠，且以策尝辱教，谋砻碑以永其传。策辞不获，乃拜手而序之。

夫吴江东南望邑，岁计五十万石。前令或弗轨，辄须于长赋者名常例，其貳以下率仿之，责于长，长弗堪，则转科于民，民坐是踣，而长亦均病矣。侯至，手为文以矢于神曰：“某所不与民同心者有如日！”貳以下皆色动。未几，犹有以墨败者。侯叹曰：“神其不我欺耶？”皂隶雇役，银例入官，侯曰：“若亦有家也，佣其身而受若直，何居与其直而若慢吾法？法之不怨，遂还给之。”今岁夏大旱渴雨，侯重为民忧，露祷于天，且礼于閭邑应祀之神，期于必雨。已而果雨，民感其诚，然禾不及秋者殆半，乃以灾害于抚巡诸公达诸朝。适台檄属吴县朱侯来体覆，而转以吴县属侯。朱至，乃命民罗拜之，谓朱曰：“民敝矣，愿宽一分，某亦不敢负若民。邑当孔道，使节日旁午，馈送无度，民苦。”顷，侯至，一切裁省，或以薄让侯。侯退曰：“宁被謫剥民以要己名，不忍为也。”往时公宴，治具穷极丰腆，禁之亦从省，故里长之役于乡，及城之坊长，其费比常减十之七。民贫，贷于势家，积久度不能偿，多流散，设法扶徕之，卒归业。民以讼，至今自拘审，非大故不公差，乡民终岁鲜有识吏卒者。或事连骨肉，则召至庭曲为剖谕，必令感悔乃已，未尝轻抵于法。朔望视学，进诸生，与谈经义，刺刺如家人语，闻者迥然。诸生时庭谒，虽少年者必以礼遇。事有不得已，言于侯，率从厚。社学久圮，属其貳李侯文瑞葺之，以便蒙养。且仿古制，为礼衣衣之，名童子衣。遴选乡师，时往临之，察其教。祠庙、桥梁久多不治，侯谓：“邑之仪观也，不宜烦后人。”所在缮饰完好，然皆因事兴工，而民不知费。邑有仙里桥，相传陈昉升仙处。即其上建仙迹亭，录昉诗及小学所载冯球事榜楣间，以警在服。夫侯之治行，类如此。策固不足以知之，窃谓大要以崇俭厚生、睦伦敦化、奖进人才、彰瘅善恶为贤，其极归于为民而已！然而清修一节，乃侯本心，自前令以来所未有。侯尝曰：“利与害相须，吾幸居官食禄，而复苟图，若天道何？且人生所享有限，何苦子子为子孙计？”虽所得俸资，居常不令有余。凡遇礼宾及时节喜庆事，费皆己出，不烦民。闻一贫媪鬻其孙，以偿官逋。得直，偶亡去。一孤竖亦以官逋被系，诉于侯，侯怜之，皆为代偿。他所为惠及无告者，多不能载。廨舍罄悬，

薪水时或不赡，家人有难色，侯不顾。濒行，止携来时两敝笼去。侯性疏朗，公暇间，从缙绅之贤者觞咏垂虹、雪滩之滨，则追欢尽日，舒啸风烟。其于□□□□¹也，是□□之所以为民者，实□□□□恻怛之情，而形于诈。兴鼓舞□□□□徒薄书期会之为务尔。使侯□□□月则政成，而民方攸赖，而侯惜去矣！然甫期而民心固已翕翕如此，非盛德能至尔耶？如侯者，虽古之遗爱，其亦不足尚矣。碑成，僭题之曰去思，用最侯之治行，而复系以诗，俾民歌之，庶几甘棠之意云。

侯名明道，字希程，号玉泉，学者称玉泉先生，己丑年进士。诗曰：
侯来何迟？民汔劳止。侯车至止，民汔阜止。岂弟君子，侯之谓矣！父母孔迩，胥相媚矣。云胡言旋，宁莫我顾。天子有命，不遑启处。明明天子，愿还我侯。惠我东人，而莫不休。侯日远矣，民之孔怀。岂侯尔私，维德之培。嗣侯者谁？维侯是师。前召后杜，俾此穹碑。

王惟孝，字希舜，贵州人。嘉靖中，以贡士来署教谕。为人壮直廉洁，人不敢犯。惓惓以成就人才为务，不营私橐。诸生贫者，必捐俸赈之。擢富阳知县。仕终监察御史。右文官。

吴

盛斌，赤乌中为司马，奉诏与上大夫倪让、将军徐杰分画地界，建渭作田、邑筑塞，自青草滩至野和溪，而斌之功居多。及卒，邑人葬之，仍立庙祀焉²。

1 原底本模糊，下同。

2 《松陵文献》卷十三《官师志一》云：“及卒，邑人葬之，至今呼其地曰盛墩，且立庙祀焉。”

五代

司马福¹，郡人。始隶吴越王水军，为游奕都虞候。梁开平中，淮人围苏，内外阻绝。王遣援兵至，莫知城中音问。福潜行水中三日，入城中，得报复出。及救兵与城中弓矢相应，淮人以为神。进官都指挥使。吴越城吴江，置军镇，命福主之，遂老于职。福美须髯，屡为谍者入城，因剪其须，淮人卒不能识。右武官。

¹ 《松陵文献》卷十三《官师志一》云：“司马福，郡人。始隶吴越王水军，为游奕都虞候。梁开平三年，淮人围苏，置栅环城，内外阻绝。王遣兵来援，莫知城中音问。以福能潜行水中，遣入城。淮人设网县铜铃，纤鳞过者必觉。福以巨竹触网，淮人闻铃声，亟举网。网举，遂得渡。或浮水上，则戴萍荇而行。既入复出，凡在水中者三日。及援兵与城中弓矢相应，淮人以为神。时吴江始置县，以福为都指挥使，筑南、北二城，遂命守之，卒于官。福美须髯，屡为谍者入城，因剪其须。淮人竟不能识。”

催督疏导。

仁宗天圣初，苏州水坏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废民耕田。八月，诏转运使徐奭、江淮发运使赵贺董其事。闰九月，敕人内供奉官张永和相度，自市泾以北、赤门以南，筑石堤九十里，起桥十有八，或云四十余。浚积潦，自吴江东赴海。复良田数千顷，流民得自占者二万六千家，岁出租苗三十万。

景祐初，范仲淹守乡，郡议导诸邑之水。上书宰臣吕夷简，具言水利。其略曰：姑苏四郊略平，窪而为湖者什之二三。西南之泽尤大，谓之太湖，纳数郡之水。湖东一派，浚入于河，谓之松江。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而已。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岁大水，久而未耗，来年暑雨，复为沴焉。人必荐饥，岂可不为之经画乎？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以至于海，乃为利耳！夫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某谓不然，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岂独不下于此邪？江流若高，则必滔滔旁来，岂复有姑苏乎？矧今开畎之处，下流不息，亦明验矣。或曰：日有潮来，水安得下？某谓不然，大江长淮，无不潮也。来之时刻少，而退之时刻多。故江淮会天下之水，能毕归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岂人力之可支？某谓不然，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以御来潮，沙不能塞也。每春仅理闸外，工减数倍矣。旱岁亦扃之，可救燥涸之苗；涝岁则启之，可疏积水之患。或曰：陂泽之田，动成渺淤，导川而无益也。某谓不然，吴中之田，非水不植，减之使浅，则可播种，非必决而涸之然后为功也。又松江一曲，号曰盘龙，父老传云出水尤利，如总数道而开之，利必大矣。畎浍之事，职在郡县。然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非朝廷主之，则无功而有毁，故守土之人无建事之

意。夫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库也。浙漕之任及数郡之守，宜择精心尽力之吏，不可以寻常资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为朝廷之忧，且失东南之利也。时转运使亦委平江节度推官张去惑分捍水道，以功授将作监丞。

宝元元年，叶清臣为两浙转运副使，并太湖有民田，豪右据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诉，遂请疏盘龙汇及沪渎入海，民赖其利。系下流。

庆历中，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其口蓄水溉田千顷余。岁饥，出羨粟三万，活饥民万余。

庆历二年，守臣以松江风涛，漕运多败官舟，遂筑长堤界于松江、太湖之间，横截五六十里。又修荻塘，通湖州，凡九十里。

嘉祐四年，招置苏州开江兵士，立吴江等县城下指挥。五年，转运使王纯臣建议请令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令县官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其劝课为殿最，当时推行之。

神宗熙宁三年，诏天下陈理财、省费、兴利、除害之策。昆山人郏亶，自广东安抚机宜上言：苏州水利，具书与图。首言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事，大略以为古人治低田之法，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流通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必趋于江。非专为阔其塘、浦以决积水也。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六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待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方是时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一年或二年，率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故浦港常通而堤防常固。

至钱氏有国，而尚有撩清指挥之名者，此其遗法也。洎乎年祀绵远，古法隳坏，水田堤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欲其行舟之便，乃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今所谓某家泾、某家浜之类是也。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官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为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纳租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问年淹没也。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兴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每遇春秋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涨二三尺，而低田一抹尽为白水，反在江水之下。民田既容水，故水与江平，江与海平，而水不复泄矣。且以吴江言之，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築，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风涛洗荡，动有隳坏。虽水退之后，暂获丰稔，求其久远之效，则不可得也。朝廷始得亶书，以为可行。有旨令亶至两浙运司，与本路提举仓司同共相度。亶乞先诣司农，陈白利害。五年十一月，除亶司农寺丞、提举两浙，兴修水利。亶至苏，比户调夫，同日举役，民以为扰，多逃移。会吕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元丰元年正月一日，有旨停工，令官吏各具利害。闻奏，人皆欢然。十五日，庭下方张灯，吏民二百余入交驿庭，喧哄斥骂，灯悉蹂践，驿门亦破。亶幞头堕地，一小儿在旁，亦为人所掣。诸县令被遣出郊者，皆鸣铙散众。遂罢役，夺亶司农寺丞，送吏部，流内铨。

亶既歿，其子将仕郎侨，又嗣缉其说。大略云：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唯长兴中一遭水耳。暨纳土之后，至于今日，

其患方剧。盖由端拱中，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初则故道犹存，尚可寻绎。今则去古既久，莫知其利。营田之司，又谓冗职既已罢废，则堤防之法、流决之理，无以考据，水害无已。至乾兴、天禧之间，朝廷专遣使者兴修水利，远来之人不识三吴地势高下，与夫水源来历，及前人营田之利，皆失旧闻。受命而来，耻于空还，不过遽采愚农道路之言，以为得计。但以目前之见，为长久之策，指常熟、昆山枕江之地，为可导诸港而决之江，开福山、茜泾等十余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淹没腹内良田。今若就东北诸渚决水入江，是导湖水经由腹内之田，弥漫盈溢，然后入海，所以浩渺之势常逆行而潴于苏之长洲、常熟、昆山，常之宜兴、武进，湖之乌程、归安，秀之华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后方及北江、东海之港浦，又以水势之方出于港浦，复为潮势抑回，所以皆聚于太湖四郡之境。当潦岁积水，而上源不绝，弥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验开东北诸渚为谬论矣。又况太湖，盖积十县之水，一水自江南诸郡而下，出领坂重复间，当其霖潦积贮，溪涧奔湍，迤逦而至长塘湖。又润州之金坛、延陵、丹阳、丹徒诸邑，皆有山源，并会于宜兴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与天目等山众流而下杭之临安、余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太湖，即古所谓震泽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决此一湖之水，今则二江已绝，唯吴淞一江存焉。疏泄之道既隘于昔，又为权豪请占，植以菰蒲、芦苇，又于吴江之南，筑为石塘，以障太湖东流之势，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罾簖以遏水势，是致吴江不能吞来源之瀚漫，日淤月淀，下流浅狭。迨元符初，遽涨潮沙，半为平地。积雨滋久，十县山源，并溢太湖。当苏、湖、常、秀之间，陂崦浦港悉皆弥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为鱼之患。凝望广野，千里一白，少有风势驾浪，动辄数尺。虽有中高不易之

堤，种已成熟，顷刻荡尽。此吴民畏风甚于畏雨也。吴松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向之积潦，尚或壅滞，议者但以开数十浦为策，而不知临江滨海，地势高仰，徒劳无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于江宁治水阳江与银林江等五堰，体势故迹，决于西江；润州治丹阳、练湖，相视大岗，寻究丞管水道，决于北海；常州治宜兴、隔湖、沙子淹及江阴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属苏州，以绝常州轻废之患。如此，则西北之水不入太湖为害矣。又于苏州治诸邑限水之制，辟吴江之南石塘，多置桥梁，以决太湖，会于青龙、华亭而入海，仍开浚吴松江官司，以等郡上户熟田例敷钱粮，于农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渐辟之。其诸江湖风涛为害之处，并筑为石塘，及于彭汇与诸湖瀼等处，寻究昔有江港，自南经北，以渐筑为堤岸，所在陂淹，筑为水堰。秀州治华亭、海盐港浦，仍体究枯湖、淀山湖等处，向因民户有田高，壤障遏水势，而疏决不行者，并与开通，达诸港浦。杭州迁长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决于浙江。如此，则东南之水不入太湖为害矣。此前所谓“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为腹内畎亩之患”者，此也。水为东南患，其来久矣。献其端者，大抵二说：一则以导青龙江、开三十浦为说，一则以使植利户浚泾浜作圩岸为说。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于导江开浦，则必无近效；若止于浚泾作岸，则难以御暴流。要当合二者之说，相为首尾，乃尽其善。但施行先后，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两者兼行以期近效，亦有其说：若欲决苏州、湖州之水，莫若先开昆山之茜泾浦，使水东入于大海；开昆山之新安浦、顾浦，使水南入于松江；开常熟县之许浦、梅里浦，使水北入于扬子江。复浚常州无锡县界之望亭堰，俾苏州管辖，谨其开闭，以遏常、润之水，则苏州等水患可渐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决常州、润州之水，则莫若决无锡县之五卸堰，使水趋于扬子江，则常州等水患可渐息，

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开浦未久而污泥寻塞，决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盖虽知置堰闸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泄沙涨，故有堙塞之患；虽知决五卸堰水，而不知筑堤以障民田，故有飘溺之虞。且复一于开浦决堰，而不知劝民作圩岸、浚泾浜以治田，是以不问有水无水之年，苏、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当合二者之说，相为首尾，则可尽其善。某尝论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而三江所决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来，至于浙界，合常、润诸州之水，钟于震泽。震泽之大，几四万顷，导其水而入海，止三江尔！二江已不得见，今止松江，又复浅污不能通泄，且复百姓便于己私，于松江古河之外，多开沟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径入于海，支分派别，自三十余浦北入吴郡界内，即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谓“向欲导诸江者，复南而北矣”。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势而筑吴松两岸塘堤，不唯水不北入于苏而南亦不入于秀，两州之田乃可垦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谓“欲去水患，须开吴松江”，殊不知开吴松江而不筑两岸堤塘，则所导上源之水辐辏而来，适为两州之患。盖江水溢入南北沟浦，而不能径趋于海，故也。傥效汉唐以来堤塘之法，修筑吴松江岸，则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泽之大，才三万六千余顷，而平江五县积水几四万顷，然非若太湖之深广弥漫一区也。分在五县，远接民田，亦有高下之异、浅深之殊，非皆积水不可治也。但与田相通，极目无际，所以风涛一作，回环四合，无非水者。既非全积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泻之余，其浅淤者皆可修治，

永为良田。况五县积水中，所谓湖瀼陂淹仅三十余所，虽水势相接，略无限隔。然其间深者不过三四尺，浅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大作堤防以匮其水，复于堤防四傍设为斗门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岸无冲激之患。太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畎亩之利，坐收苗赋，以助国用。

哲宗元祐中，宜兴人单锷著《吴中水利书》，略曰：苏、常、湖三州之水为患久矣，今视其迹，自溧阳五堰东至吴江岸，犹人之一身也，堰闸则首也，宜兴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旁通震泽众渎，则络脉众窍也，吴江则足也。今上废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反东注震泽，下又有吴江岸之阻，而震泽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有人焉，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腹满气绝，欲不死得乎？且五堰久废，而三州之田十年尚有五六熟，犹未为大患也。自吴江筑岸以后，十年之间熟无一二，何者？岸界吴松江、震泽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震泽，江之东则大海也，百川莫不趋海。今筑此堤，横截江流，遂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则岸东之水常低于岸西之水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可览矣。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茭芦丛生，沙泥涨塞，已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地，今为桑枣场圃之区，一邑之赋虽增，三州之赋实减，即而较之，不知几百倍也。夫江尾昔为茭芦，今何致此？盖未筑岸之前，源流东下，最为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荡涤泥沙，以至堆积而茭芦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虽欲震泽之水不积，其可得乎？今欲泄震泽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桥谼各阔二丈，每十桥可开水面三十丈，千桥共开水面二千丈，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千

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之水必大减矣。昔监司恐走透商税，遂塞安亭一江。夫笼截商税，利国能有几邪？太湖之广，昔云三万六千顷。自筑吴江岸及诸港湮塞，积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广几多顷也。时苏轼在翰林，奏其书，请行之，弗果。

元祐六年闰八月，知杭州林希言：太湖积水为苏州大患，乞委监司相度开决，庶使民田可耕，流移复业。遂诏左朝奉郎邵光与本路监司同导决之。元丰三年，赐米三万石，开苏、杭州运河浅淀。六年，枢密院裁定苏州开江兵级八百人，专治浦闸。

绍圣中，浙部水溢，诏赐缗钱二百万以振之，转运副使毛渐奏：数州被害，即损二百万，傥仍岁如之，将何以继？请官贷钱七十万缗，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二浦，柘湖、新泾下金山小官浦，悉入于海。自是水不为患。

元符三年二月，诏苏、湖、秀州凡开治运河、浦港、沟渎，修叠堤岸，开置斗门、水堰等，役开江兵卒。

崇宁元年，置提举淮浙澳闸司于苏州，以知昆山县鲍朝懋提举管干。二年，宗正丞徐确提举常平。考《禹贡》三江之说，以为太湖东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向来潮泥湮塞，水溢为患。请自封家渡古江开淘至大通浦，直彻海口七十四里，以常平缗钱米十八万三千余充调夫之费。系下流。

徽宗大观元年九月，中书舍人许光疑奏：苏州之患，莫若开江浚浦，盖太湖入海，然后水有所归。今境内积水，视去岁损二尺，前岁损四尺，良由开松江、浚八浦之力，吴人谓“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愿委官详究利害。遂诏吴择仁相度，而开江之议复兴矣。十一月，诏委本路监司检按松江古迹疏导，及命陈仲方为发运司属官，相度苏州积水。三年，两浙监司奏请开淘吴松江，复置十二闸。

高宗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而民田尽没。欲乞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

孝宗隆兴六年十二月，监进奏院李结献治田三议：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敦本之法，要在治田，当如郏亶所议，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若但知决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浚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五七年，填塞如旧，前功尽弃矣。诏令胡坚常相度以闻。其后，户部以三议切当，但工力浩浣，欲谕有田之家各依乡例出钱米与租佃之人，更相修筑，庶官无所费，民不劳。从之。

淳熙十三年，罗点提举浙西常平，以淀山湖泄诸水道，戚里豪强占以为田，故水壅不泄，民田病之。奏乞开浚，有旨命点躬亲相视开掘，农民闻命欢跃，不待告谕，各裹粮合夫，先行掘凿。于是，并湖巨浸，复为良田。系下流。

理宗绍定五年，知府吴渊以吴江石塘桥梁摧圮，给钱三十万、米一千二百石，命邑令李桃、巡塘官綦钮修葺。又植蒲苇、杨柳以为捍。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都水少监任仁发著《水利议答》，大略谓：宋苏轼有言，若要吴松江不塞，吴江一县之民可尽徙于他处，庶上源宽阔，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积，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归附后，将太湖东岸出水去处，或钉栅，或作堰，或为桥，及有湖泖港汊，又虑私盐船往来，多行塞断，所以清水日弱，浑潮日盛，沙泥日积，而吴松江日就淤塞，正与苏轼所见相合。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设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为害。傥人力不尽，而一切归数于天，宁有丰年邪？是年十一月上

疏疏导，至九年二月毕工。

泰定帝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军民官势侵占水面为田，递年水旱相仍，官民亏失大利，委官同本处正官踏视讲议，到吴江旧江二道，乌泥泾、大盈浦二河合挑，缘癸巳岁，禁止动土。请工部论报云：上项河道，江浙省已尝讲议，修则官无亏粮，民可足食，难与其余土木之工一体停罢。奏命行省左丞朵儿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监任仁发董督常州、湖州、嘉兴、平江与本府，不分是何人户实有，纳苗田一顷五十亩差夫一名，计四万有奇。每名日支口粮三升、中统钞一两，赐仁发银一锭、袄子二领。始于是年冬十二月，次年正月讫功。仍令讲究久远、不致淤塞良法！

顺帝至正元年，中书以江浙行中书左丞相钦察台开府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于举行，堤防废弛，沟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后莫若都水监官岁委一员分治，仍令各处农事正官带知围田署銜，责任有归。及监察御史言：宜复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选谙晓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按图志，讨论旧治，于必合开挑之处，将原额租税除豁，合用工本，官为支给，使专其任，责以成效。于是奏立使司，复于平江路设置，命工部尚书秃鲁、行省平章政事只里瓦歹、南行台与浙西廉访司官一员，选知水利之人，相其旧迹，必合开挑。各处农事正官结銜知渠堰事，听受使司节制。由是，肇工于是年冬十月，撩漉吴松江沙泥，浚各闸旧河直道与漕渠、张泾及风波、南俞、北俞、盐铁官、绍盘、龙浦汇、六磊、石浦等塘，役夫一十九万八百人，用粮四千七百石，钞三千一百锭，各有奇。次年春二月讫功。

至正中，潘应武言决放湖水，略曰：太湖三万六千顷，受纳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径下吴松江二百六十余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淀山湖，由港浦而入海。钱王时，置

撩浅军；宋理宗朝，立水军，无非为去水计也。归附后，军散营废，河港湮塞。其淀山湖中有山寺，宋时在水中心，东有出水港五，各阔十余丈，通潮水往来，潮退则引湖水下大曹、六盈等浦，入青龙、蟠龙江而出海，古人谓之尾闾门。宋法禁人占湖为田，为泄水路故也。归附后，权势占据为田。今山寺在田中，虽有港溇，悉皆浅狭。潮水、河水不相往来，拦住去水。东南风，水回太湖，则长兴、宜兴、归安、乌程、德清等处泛滥；西北风，水下淀山湖泖，则昆山、常熟、吴江、松江等处泛滥，皆因下流不决，积水往来为害，如人便溺不通，水满胸腹，所宜开浚以救百姓。复言便宜，略曰：伏详东坡先生曰：“三吴之水瀦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辄随涤去，海口常通，则湖中少水患。”此数句，包尽浙西水路，下一驶字，断尽浙西水性。驶，疾也，言水性驶疾也。水流要驶，如万马之奔骤也。自归附时，招民官虑恐哨船入境，据掠乡村，将河港钉塞。吴江长桥，实三州太湖众水之咽喉；沿塘桥洞，实乡村河港之脉络。今多被钉断，亦有筑实为坝者，所以不流不活不疾不驶。请详言之：吴江沿塘桥道三十六座及葑门外至七里桥多有上下桥道，今皆坝塞不通。数内第四桥下水路来自湖州大钱港，冲出塘东湖，洎间入笠泽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淀山湖，今皆被人占据。又淀山湖北一带，自庙儿头港至赵屯浦一百余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条，今皆淤浅。长桥南堍水至龙王庙侧，今被坝塞五十余丈，见盖房与军户居，以至太湖出口狭小，水不通彻，易致泛滥。今宜令湖塘河渠，知县职衔带提领、县尉职衔带巡视，但有圮塞，随即修浚。如此，则自然永无水患，实为公私无穷之利也。

大明成祖永乐二年，朝廷以苏、松水患为忧，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治，寻遣都察院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原

吉，使讲究拯治之法，以闻。原吉奏曰：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太湖绵亘数百里，受纳杭、湖、宣、歙诸州溪涧之水，散注淀山等湖以入三江，顷为浦港湮塞，汇流涨溢，伤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涤吴松江诸浦，导其壅滞以入于海。按吴松江旧袤二百五十余里，广一百五十余丈，西接太湖，东通大海，前代屡浚屡塞，不能经久。自吴江长桥至夏驾浦，约百二十余里，虽云通流，多有浅狭之处。自夏驾浦抵上海县南跄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涨塞，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滟沙泥淤，浮泛动荡，难以施工。臣等相视得嘉定之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淞南北两岸安亭等浦，引大湖诸水入刘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松要道，今下流壅遏难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湖泖之水，此即《禹贡》三江入海之迹。每岁水涸之时，修筑围岸以御暴流。如此，则事功可成，于民为便。

英宗正统五年六月，廷臣奏言：江南赋税多取给于苏州，其田卑下，常有淹溺之患，宜设法疏浚，以利生民。从之。令巡抚侍郎周忱等兼总其事，许以便宜处置。忱检视嘉定吴淞江直流百里余，东连大海，西接太湖，而北平坦，滋生草蔓，民因开垦成田，江水壅塞，不能通流。乃亲往江上，立表于江心，督民间挑修昆山顾浦，自是水得疏泄矣。

正统七年，吴中大水，继以七月十七日飓风。时巡抚侍郎周忱预奏：量留官粮府一十二万石、县亦五六万石赈济。其年，各处低圩岸塍，俱被冲坍。时水利等官，先已被巡按御史何永芳奏革。公奏取曾经任过办事官，量拨一二十员，准其历俸年月，管修田圩，开塞河道。毕日送回，未半事完。

景皇帝景泰五年夏，大水淹没田禾，经久不退。侍郎李敏、知府汪浒议当开浚白茆等塘以泄之。浒躬往常熟县相视，

时久不疏浚，壅成堤堰，近民耄倪，皆卧泣其上以求免，言：一开浚，则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浒不许，强之，挑浚青墩浦、横沥塘共五六里，以通白茆塘，凿开三堰约三四里，引水通鮀鱼口。其海口淤塞，漫生丛苇，仍挑去约千余亩。于是，水得归海。

英宗天顺二年，巡抚左副都御史崔恭访得吴淞江利病，即亲诣其地，以三年二月督工挑浚，分江为三段：昆山自夏界口至白鹤江，挑四千六十七丈；上海县自白鹤江至卞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县自卞家渡至庄家泾，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深一丈一尺，面阔十丈二尺，底阔四丈。出旧江一万三千七百一丈。系下流。

宪宗成化十年，巡抚右副都御史毕亨与知府丘霁议开吴松江，面阔一十四丈五尺，底阔八丈五尺，水深一丈二尺。自夏界田起至西庄家港，嘉定、昆山二县分挑。

孝宗弘治四年、五年、七年，吴中大水。给事中邑人叶紳疏请疏导，朝廷从之。八月，敕工部侍郎徐贯与从行主事祝萃，会同巡抚都御史何鉴、知府史简，寻访水道通塞之由。以吴江万六千人开浚长桥水窦，疏太湖之水以及吴淞江，盖江口被民田之，及丛生苇荻，蔓延数千亩，至是垦除之。以长、吴、昆山、常熟、嘉定等县十万五千余人挑浚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长二万四千余丈。并东开盐铁塘十八里，西浚尤泾七里。民夫皆给以口粮，计八万八千二百六十余石。由是，诸泾港首尾皆贯于白茆，而水有所归矣。

弘治中，巡抚都御史似某讲求水利，邑人史鉴献议曰：吴江之地，土疏水缓，左江右湖，故水之为患也特甚。太湖，东南巨浸，即《禹贡》之震泽也。其西北纳荆溪、宣、歙、芜湖、宜兴、溧阳、溧水数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诸山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

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吴江古名也。即《禹贡》所书“三江既入”之一也。逶迤曲折，洄流洑逆，行百余里始入于海，而吴江据江湖之会，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积旬，潦水涨溢，渺然无际。或风涛大作，吞啮冲击，其害甚于雨。东风则江水西浸，西风则湖水东泛，俄顷数尺，人力莫施，故濒江之人谓之贼水者此也。议者徒欲开一渠、浚一泾、置一闸以为治之之方，是皆徇一偏之见¹而无救患之益也。何则？吴江水多田少，溪渠与江湖相连，水皆周流无不通者，特有大与小、急与缓之异尔，假令南置一闸，而北流者自若；东开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当与诸县治法同也。窃以为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日筑堤。吴江之田皆居江湖滨，支流旁出，皆荡漾不可以名计，苟不致力于堤防以御捍之，则未见其可也。国朝永乐中，治水东南，尚书夏忠靖公创于前，通政使赵君继任于后，无不注意于堤防，皆妙选官属分任诸县，而二公则周爰相度而考课焉。其法常于春初编集民夫，每圩先筑样墩一为式，高、广各若干尺，然后筑堤如之。其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坚筑，务令牢固。堤既讫工，令民罱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满。复于堤之内外增广其基，名为抵水。盖堤既高峻，无基以培之，则岁久必颓矣。又课民于抵水之上，许其种蓝而不许种荳，盖种蓝必增土，久而日高；种荳则土随根去，久而日低矣。此虽为繁碎难行，然亦可使民由之而不知也。厥后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间，岂无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由堤防犹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废，堤日就倾，水患复作。正统间，尚书周文襄公讲求二公之法而损益之。由是，水患渐平，民安其业。近年来，法度废弛，坏者什七八，欲求水之无害，难矣！为今之计，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规，严为之制，官属躬亲临视，务臻实

¹ 《吴中水利全书》作“偏一之见”。

效，毋令吏胥得售其奸，则堤防有成，民免其害矣。二曰审分泄。吴江之地当太湖东南，其在南者分众流以入湖，吴溇港、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渎港、黄沙港、韭溪是也。其居东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泾港、七里桥、柳胥港、虹桥、长桥、三江桥、三山桥、定海桥、万顷桥、仙槎桥、甘泉桥、白龙桥是也。又自县治至平望四十里间，亦系分泄湖水之所，今为石塘，虽便往来，前辈尝言其有害水道，故凿窦以通水流。近年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计，辄堙而筑之。又湖水多浑，易为停积，沿湖之人多种茭芦，岁久成田，咸登粮额，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泾港、长桥正当太湖东流入江要道，至为深阔，而瓜泾港居民虑为盗贼所侵，苟利于己，辄寅缘巡捕官为之筑堰长桥，又为豪家堙塞，规为田宅，水遂不通，为患极大。今则入湖者泛滥而南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长，其害将见，甚于今日。伏惟深为利民至计，不惜小费，不求近效，不惑浮言，一切疏浚，仍为之防，不许踵袭前迹，则水有所归而无泛滥之患矣。三曰务车救。夫水之泛溢者，既筑堤以障之矣；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导之矣。而水之停积者，若不竭力以车戽，则何从而减之乎？然民之贫乏者，或无力而弗供；豪犷者又恃顽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调，坐视陆沉，在乎上之人为之激劝而安集之尔！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长贰，下至簿史，无不躬亲看视，奔走道路，未尝宁居。故谚有“救水如救火”之言，此言当急不当缓也。顽者治之，贫者宽之。由是，人知警劝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设立水利官后，一切委之。然地既广远，卒未能周。居东则西不知，在南则北罔恤，欲求其无误，难矣！伏望著为令典，今后水潦，凡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视，督民而力救之，务在水平而后返，不可专委水利一官，以误大计。如此，则水患可御而民有粒食之惠矣！四曰专委任。夫事功之成由委任，委任之方贵专一。伏睹永乐年间，凡兴建水

利庶事，皆责成粮长而官自节度之。盖粮长之任，职在农功赋税而已，用心必专。自近年以来，添设塘长，又立耆老，复革去塘长而立图长，又有属官义官之委，粮长、耆老之总，纷纷多制。十羊九牧，民无定志，莫知所从。且属官望浅位卑，民不知畏。义官、总耆又皆贪猾之人，招权纳贿，靡所不为。是皆无益于民，适足以聚敛之端、张其兼并之势，又况保选耆老、图长，皆由粮长，则其人可知倚法为奸，病民尤甚，望将所设诸色尽行革去，专令粮长、圩长管之。粮长管其都，圩长管其圩，县之佐贰咸令分管地方往来巡视，而正官总揽其纲，考其殿最。如此，则法归于一，而民免浸渔之患矣！

武宗正德四年、五年，吴中大水。给事中邑人吴岩疏陈四事：一曰疏浚下流。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太湖绵亘数百余里，受纳天目诸山溪涧之水，由三江以入于海。是太湖者诸郡之水所潴，而三江太湖之所泄也。《禹贡》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若下流淤湮，则众水泛滥矣！为今之计，要在相其源委，别其利害，以为之区处。如白茅港、七浦塘、刘家河，此苏州东北泄水之大川；如吴淞江、大黄浦，为松江南境泄水之大川。其间各有旁港支渠，引上流之水归于其中而并入于海，此所谓源委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浚之后，已二十五六年。吴淞一江，自天顺间疏浚之后，六十有余年。闻之白茅潮沙壅塞，势若丘阜。吴江仅如沟洫，舟楫艰行。其旁渠支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归？此其利害之可见者也。今能浚白茅，则苏州东北之水有所归；浚吴淞江，则苏、松东界之水有所归。水各有归，则太湖不溢，而向来沮洳淹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二曰修筑围岸。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随其多寡，各有成围。吴越以来，素称膏腴。宋儒范仲淹尝曰：江南围田，中有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是知围田全仗乎

岸塍，岸塍常利于修筑，水涨则专增其里，水涸则仍筑其外，务令坚固高阔，可通往来，随其旱涝而车戽出入。如此，则先事有备，而田皆成熟矣。三曰经度财力。四曰隆重职任。

正德十四年，差都御史李充嗣开浚白茅港。至今皇帝嘉靖元年，浚长桥南十字港，长一百九十九丈，其北至顾公庙，长四百六十一丈，东西阔五十六丈，深二尺，并修筑壁壑等圩九百七十圩，本年工毕。

嘉靖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吕光洵以地方被灾，疏开三吴水利，浚长桥、三江、八斤、平望四处，用工食银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两六钱八分。其麻溪等河五十九处，随田派夫通浚。

沈啓曰：东南为天下水窟，财赋特萃焉，故治之之法为详。而吴江又为东南之窟，其法亦有详于他邑者。尝考国初，监官例差工部郎中或主事一员。成化八年，改设佥事带銜浙江，后复与部差间设不常。正德八年，海岛生变，改设兵备副使兼之，仍不为常。嘉靖二十三年，又改山东带銜，或有大工，则间命重臣董之。至于府有判、县有丞，则皆专官，盖特制也。知此则知所以重农之意矣。其塘长、圩长之设，即《周官》土均、稻人之意。尝观稻人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土均为掌其平，水土之政而率以治之。然则今之塘长，遇有田塍倾圮、沟浍湮微、梁塘崩损，非所当率其圩长而经葺者乎？缅惟朔望结报于官之法犹存，则植涂通水，修复文襄之政，以裨耕稼，以还流移，不在兹欤？此外又有导河夫银，盖祖吴越之撩浅卒、宋之开江兵，而岁征里甲，以备浚渝修筑之需者也。嘉靖十七年，议均田赋，时无水患，尽厘革之。二十六年，复征如故。三十六年，移为驿递修舡之费。互见“徭役类”。然犹存其余，以待水利之用焉。其裁其复，必有能权其轻重者矣。

减水则例

水则石二，各长七尺有奇。宋时，定树垂虹亭之北。其左一石横为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淹；过三则，稍低田淹；过四则，下中田淹；过五则，上中田淹；过六则，稍高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如某年水至某则为灾，即于本则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年各乡报到灾伤，官司虽未及远临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灾已豫知于日报水则之中矣。忧民者时出垂虹以验其实，而虚冒者亦无所容。其右一石分为上下二横，每横六直，每直当一月，其上横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横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月三旬，故每月下又为三直，直当一旬，三季二十九旬，凡二十九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涨落到某则报于官，其有过则为灾者刻之，法如前。

沈啓曰：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犹及见之。其横第六道中刻“大宋淳熙三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断，不通人往，稽其碑，水到六则，与宋淳熙中同，则元之水犹过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迹与横刻之道尽凿无存，止有“减水则例”四字，亦非其旧，乃大直刻正德五年水到此，六年水到此，既无横道，何以为则例哉？且六年无水，何用为刻？四年有水，而反遗之，尽失古人重民建置之意，不知伊谁之过也。今石犹树水旁，故特追忆其旧所见者，录之如右，亦存羊云尔。

堤水岸式

高六尺，以平水为定高下、增减。基阔八尺，面阔四尺，谓之羊坡岸。其内有丈许者稍低，植以桑芷，谓之抵水。环圩植以茭芦，谓之护岸。其遇边湖边荡，甃以石块，谓之挡浪。又于

圩外一二丈许，列栅作埂，植茭树杨，谓之外护。今尽废无遗焉。

沈岱曰：案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详于二十八九都。每年县官于农隙时，诣看坍损，督塘长、圩甲修之。后官不出，民亦不举，此法遂废。正德丑年，遇潦不支，民尽流移，乃成抛荒。久而不归，遂为积荒。良田万计，皆在草中。更移其粮于一县包陪，哀哉！稔闻其说，追录于此。稽之赋役册内，积荒无原勘可见。天顺至弘治以前，民无流移，田无抛弃，以修圩之政举也。正德以来，积荒至三百九十六顷，非其征与？

浚河数 江湖淤涨为田，就中浚导丈尺。

牛茅墩，即东湖。湖水东北流，由庙泾、甘泉、三江等塘，二十里直达庞山湖入吴淞江。今东湖尽淤成田，止存三大河泄水。其由南仁河入者为西水路、为东水路，由卜家簖入者为江漕路。

南仁河，一名南胜，一名和尚。阔一百二十丈，弘治九年定。后阔二十三丈，正德十三年定。北折而为西水路，阔七丈。十八里至长桥河，又东北折而为东水路，阔二十三丈。俱正德十三年定。十八里至白龙、甘泉、三江等桥。其附而泄水者，南舍等港凡十，俱阔四五丈。又附南激港，阔五丈，东出彻浦。又附中激港，阔九丈，东出甘泉。

江漕路，阔一百二十丈，弘治九年定。北流至庙泾、大浦。庙泾港阔六丈，嘉靖十三年定。东入叶泽湖；大浦港阔七丈，长三百丈。嘉靖二十三年定。

八斤运河，北段东西各长一百三十三丈，南北阔九丈；南段东西长七百五十二丈，南北阔一十九丈三尺。

白龙桥西二港，各阔六七丈，东行阔六丈。

彻浦，西接东水路，长五十丈，东入尚湖，阔十丈。

甘泉桥，西阔六十丈，东入庞山湖，阔六十六丈。正德十三年定。后南北长八十丈，东西阔十八丈。嘉靖二十三年定。运河阔十三丈。诸桥泄水，此尤为要。

三山桥港，阔四丈；定海桥港，阔十八丈；万顷桥港，阔一十一丈；仙槎桥河，阔六丈，俱嘉靖十三年定。同北流入庞山湖。

三江桥，南段东西各阔三十四丈，南北各长五百二十丈；其北段东西各阔二十丈，南北各长一百丈，嘉靖二十三年定。亦北流入庞山湖。

水窦一百三十六，河各倍其窦。

观澜港，阔一丈，北入庞山湖。

右自牛茅墩至此，为东南泄水第一要处，其间支河漫衍，介然用之则通，间然舍之则塞，不可详。

吴家港，阔四十三丈，弘治九年定。后阔二十四丈，正德十三年定。西接太湖，东流不半里，即南湖。北至长桥、吴淞江，入庞山湖，今尽涨南湖为荡，分为三港。一港东流十里至甘泉，阔亦如之。中分一支北折，复东至三江桥。阔亦如之。一港东北流八里至长桥三汊口。阔亦如之。一港北流为斜路八里，至县西门，阔五丈。俱正德十三年定。内湖墓、梅里、石里、八港，俱阔四五丈。今浅隘。东行合于斜路，斜路以东俱塞。

长桥，阔一百三十丈。其南即湖，今淤为田，止有牛茅墩東西江漕等路，并吴家等港，数涨数浚。弘治四年，浚还为湖。嘉靖元年，浚南至十字港，即三汊口。长一百九十九丈，阔如旧。北至顾公庙，阔五十六丈。嘉靖二十三年，浚南滩。上段，东长三百九十二丈，西长二百四十九丈，南阔一百三十四丈，北阔一百丈。下段，垂虹亭基之东西各长八十四丈，各阔七八丈。长桥北至养济院东西长三百七十丈，南阔九十一丈二尺，北阔九十五丈。养济院至顾公祠东西各长四百一十丈，南

北各阔三百一十丈。自顾公祠至庞山湖口，东西各长三百一十八丈，阔一百五十五丈。其唐家坊迤逦西北，运河南北各长一百七十丈，东西各阔九十丈。

右自吴家港至此，为东南泄水第二要处。

瓜泾港，阔二十五丈，东入吴淞江。内附柳胥、潘奇、一作其、王家汇港，俱五六丈同行。

鮀鱼口，阔一百三十丈。内有面杖港，阔八丈。

莫舍溇，阔一百三十丈。内附越来溪，阔十丈。

牛腰泾，三分，各阔七丈五尺。

市河三道，泄水入吴淞江。一自西门至县治前，阔二丈三尺。县治前至东门，阔二丈二尺二。自利民桥（即亭桥）至小东门，阔一丈二尺三。自治安桥（即小仓桥）至小东水门，阔一丈六尺。

平望运河、震泽运河、梅堰运河。

以上三河俱浅塞。二十三年，有数未开。

沈啓曰：江湖非可丈尺计，计丈尺于江湖间，非不得已也。何也？昔水而今田也，触水皆田也。所计者止于牛茅墩以及甘泉之上下、吴家港以及长桥之上下，何也？分泄莫此为要也。存一二于千百，又非不得已也。曰：“此数可永为则乎？”曰：“观前有可减，则后亦可增！”田荡者，江湖之客。形江湖者，田荡之本体。求水之利，何涨之恤？知此，则东南水利思过半矣！

又曰新涨阻塞水利，讲求修浚者，自古迄今，则其为害也无疑矣。然利害所关，不在下流，必在上流，而古今又不相沿。如宋单锷谓“增吴江一邑之赋，反损三州之赋，不知几百倍也”。所谓三州者，指湖、常、秀而言。稽之常州之水，在宋入太湖，在今已堰入大江，其盈其涸，殆犹风马牛之不相及矣。秀州即嘉兴，在县东南，其入界之水仅由澜溪、汾湖以出。

三泖，与大湖眇不相涉，所关者惟湖州一郡在县上游，与本县四、五至十五等都壤界相连，俱在太湖西南，水源之所由来也。下流一阻，上流为潦，势所必然。此疏浚之说，不容于不讲者。而今官司视为迂缓，细民苦于工役，而利己者又惧其夺削也，故凡遇当事者，一则曰：江湖水平，不为阻碍；二则曰：蚤开暮涨，浚之何益？三则曰：所掘泥土，堆置何处？又好事者鼓舞之曰：“昔人治水，欲决吴江一邑。”嗟乎！使尽决吴江以利湖州，湖州一郡之赋，不若吴江一邑之多，握赋权者，必不惑也。惟所阻三说在，通变宜民者亦能辩之。夫百亩之田，多分河港，且犹为利，而况利在本县西乡，旁及邻郡者乎？浚吴江利在湖州，然则吴江之利何求？亦曰浚华、上、昆、常云耳，此上流、下流之别也。大明周用诗：客土能修利，吴江有稻田。三分从下赋，百折碍东川。天固怀梯米，农家索社钱。邹人如可作，应说白公贤。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

经略志二

武 略

齐明帝永泰元年，帝疑会稽太守王敬则反，侧以张瑰为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之。中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遂反，帅实甲万人，过浙江。瑰遣兵三千拒之于松江，闻敬则金鼓声，一时散走，瑰逃匿民间。后敬则至丹阳，与前军司马左兴盛等战，敬则败，斩首，传建康。

梁元帝承圣元年，侯瑱追侯景，及于松江，击败之。景与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将入海，其都督羊鈞杀之，送尸建康，传首江陵，截其手送于齐。

宋高宗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金人犯平江，五漏未尽四刻，兵自盘门入，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至三月朔，始出阊门，士民得脱者什二三，而迁避不及死者什六七。诏以周望为淮浙宣抚使，将官巨师古控扼吴江，隶望节制。兵无纪律，村落间皆被其害。明年二月十八日，驰报金人犯崇德。十九日，征乡兵，发太湖洞庭东、西两山千艘，命角头巡检汤举总之，阵于简村。二十日，金人犯吴江，巨师古兵不战而溃，更以太湖民舟为向

道，归于西山。二十二日，河内降贼郭仲威遣千兵拒守于尹山，已而退师。二十四日，金人进据郡城，纵兵焚掠，死者甚众，一城殆空。

陈宜中之诛韩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挈其妻孥与士卒千余人，逃至平望，杀巡检，纵兵焚掠，由小长桥逸出浒墅。时潜说友守郡，不能捕，遂得走入太湖，由宜兴至建康，降于元。其军初在江下，杀人甚多。殿司兵在吴江，亦不能敌，反被拥入江水，死者甚多。韩震者，蜀将韩宣之子，为贾似道腹心。鲁港败，震主迁幸议，陈宜中等不从，乃于湖上放炮，奉三宫入广，故宜中诱而诛之。

元顺帝至正中，海东盗起，江浙行中书省檄吴江州同知金刚奴募民为水兵以御盗。宁海方克勤言于金刚奴曰：“民之为盗，非迫于饥寒，则祛于徭役。今欲御之，奈何复使平民去妻子而为兵耶？是所谓致盗，非御盗也。”不听。已而水兵果中道谋变，杀护吏，亡去从盗。金刚奴逾垣走，折一足，乃叹曰：“吾悔不用方先生之言，以至于此。”克勤，孝儒父，为济宁太守。

至正十三年，泰州人张士诚作乱，陷通、泰、高邮，自号诚王，改元天祐。会江阴群寇朱英诣士诚，陈江南富盛。于是，士诚遣弟士德率众渡鎬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参政脱因统官军民义捍御境上，平江达鲁花赤哈散沙领兵出战，总管贡师泰巡守城池，吴江止有元帅王与敬，官军一战而败，死者过半，残兵千余，欲走入城，城中闭门不纳，退屯嘉兴，旋抵松江。士诚贼众遂据有平江路，易名隆平。二月，与敬据松江，叛，以城降之。三月，士诚来自高邮，改国号曰大周。二十三年九月，自称吴王。二十六年八月，我大明太祖皇帝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帅师二十万南伐。既下湖州，至吴江，困其城。久之，城降。吴元年六月，与士诚战于郡城下，士诚大

败，仅以身免，舆入城。九月，达兵破葑门，遇春破阊门，昇士诚俘于南京，自缢。

大明景皇帝景泰中，嘉兴人许道师以妖术行江湖间。至尹山，托居民家，夜稍出光怪，愚民相率从之念弥勒佛，肆为奸污。事觉，巡抚王文发卒捕之。道师纵火烧民舍，掠赀积，驱子女，出震泽。官兵夹岸追逐，道师载重舟覆，邑人唐孟高擒送京师，斩之。一时官民多以功迁赏。

今皇帝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倭夷入寇，远近震恐，莫敢对敌。明年三月，由昆山直抵青阳港，知县杨芷以飞舰断其上流，勿令西过。复命兵快诱战，斩首十八级。既又战于陈湖，生擒二酋。自是，吴人始有斗志。五月，贼众九十二人由乌镇突入烂溪，趋平望，欲迫县城。芷令沿塘举火，贼疑有备，奔钱田。我邑水兵及嘉、湖兵围之，贼困三日，自分必死，是夜大雨，因各收兵，贼乘间夺湖州兵船，屠戮甚惨。芷知贼未可以力碎，乃令射书贼营，谕以祸福。贼亦款答，译其文云：“不敢相犯。”夜列帜，贼见烧营，由黎里走泖湖。六月十一日，贼犯石湖。当事者以势不格利其西走，芷独驾小舟，率兵出瓜泾港邀战。时湖水枯涩，贼列伍逆上，芷以钩攒搏之，斩首十六级，驰入城。明日，贼至夹浦桥，转至三里桥登岸，焚掠停舟顾公祠下。舟皆重载，逼县城。会增筑城，工匠、兵夫蚁集，贼度不能攻，乃烧仓库数连，掠民财而去。居民妇女恐怖，有自溺死者。十三日，至八斤。十四日，至平望。所过焚掠甚众。芷率哨兵蹑其后，斩首六级。十二月，贼自柘林抵王江泾，寻入烂溪，至平望，焚掠而返。三十四年正月，贼陷崇德，掠五百余舟，从南浔经梅堰，至平望六里桥。兵备参政任环伏沙兵将击之，僧兵泄其机，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众。芷督兵船分列于桥之东西荡中，夹攻，斩首十五级，飞炮击死者二十余人。贼所掠财宝，亡失殆尽。会新城雨裂、城隍庙灾，恐贼弃舟窥城，

乃绕朱家桥据盛墩以扼之。贼夜遁，复屯柘林。四月二十六日，贼复从嘉兴至唐家湖，湖水汹涌，贼不能渡。芷又引兵阻战，贼骇，奔平望，夺舟横渡。芷令泅水者凿其舟，而自屯兵截盛墩，断其堤，并布钉板于水底，贼不敢渡。会幕府调遣宣慰彭荩臣率兵二千来援，我兵势合，与贼战于平望，荩臣为先锋，斩贼首百余级，转战至杨家桥，斩首三千余级，荩臣被创死，我兵乘之，生擒一贼，斩首十八级，远近称快，皆谓盛墩捍御之力居多，故更其名曰胜墩。先是，新城西北隅裂可四五丈，贼势方张，士民骇愕，争欲弃城去。守城推官何全劝缙绅出石协修，而以寺丞吴涝督之，一夕告竣，人心始安。六月七日，贼在杭州掠官船，载辎重而北，由乌镇经烂溪，抵平望。十四日，芷督水兵与贼战，斩首三十六级，生擒四人。十五日夜，由黎里出汾湖遁去。二十三日，贼由福山港突至郡城娄门，拥入接待寺，夺火器而去。官兵追至阊门，贼入太湖，泊洞庭山下。芷复于湖中率兵防御。是夜，贼复由枫桥经娄门还福山。八月十五日，贼众五十余人自南京而下，掠十七州县，至浒墅钞关。十七日，由枫桥直抵灭渡桥，屯陈家庄。官军毕集，贼计穷迫。十九日夜，过五龙桥，不知所出。适有一人为之乡导，遂入行春桥，屯跨塘桥徐文奎家。时与我邑仅隔一水，日夜忧其突至，幸官军追之急，转至木渎，金事董邦政追及于荷花池，贼扰乱自杀，官军乘机殄灭之。三十五年七月，零贼五六十人突至牧犊潭，掠吴知府庄，又至汾湖，掠叶主事家一鹿及伤人一臂而去，遂掠周庄，抵平湖。九月，贼屯沈亨家。二十五日，督察赵侍郎文华、总督胡侍郎宗宪合兵进剿，宿寇悉平。吾苏入我版图二百年来，不识兵革武弁，以诗画为高，兵快以勾摄为务，卒闻贼至，莫不震慄。自胜墩之捷，人始知倭寇之易破，我兵之易张，人人自奋。于是，胜墩为雄镇，水兵为勍军矣。是役也，赞画则举人周大章为之主，凿堤则监生沈

敷言任其事，摧锋则队长许景当其先，其他参谋斩获，咸著功劳，不可枚举。

沈啓《胜墩歌 有序》

次泉杨侯，嘉靖癸丑之冬，以名进士来今吴江。性平政和，与民安集。适海变横作，郡县不陆沉者无几。侯选兵饬武，首挫贼锋于陈湖。至石湖、鷺湖、泖湖、澜溪，功亦维旅，而惟盛墩一捷，扼其长驱北犯之势，斩首三千余级，稽古东征，惟信国汤公之功为伟，所斩仅千。盖未有此胜也，士民侈之，遂以胜易盛，以名其墩。自后，海逆无复犯界，民赖为生。兹侯陟南京户部、河南司主事。《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行矣，诵侯者各有纪述，而胜墩之胜不可与诸功埒也，为作歌以待采焉。

天王之守在四夷，列国封疆各嶮巇。圣人贵德不贵险，言愿万古常雍熙。顾犹设险以守国，蚤图豫审防流离。因天继地为保障，巍巍陈迹皆著龟。漠漠龙沙域朔方，朔方一城俨犹襄。龟蒙奄据弹丸地，大东遂荒及海邦。玉关小闭聊谢客，西域群番交僻易。渡泸五月驻南中，南夷心服终无斁。丈夫胸中富甲兵，随方靖难树勋名。汉日千年屹铜柱，唐廷万里雄长城。猗欤王国多英雄，卓见我侯杨令公。楩楠杞梓楚材美，明堂待用梁栋隆。吴江小试水为国，惠流政行治化融。海飙忽作翻天浪，鲸奔鲵噬扬腥风。丧乱果谁胎国衅，海舶交征惟利浚。阴树巨室盘根株，明倩倭奴恣蹂躏。官执王章一禁之，立见诛夷及捐摈。辞锋颠倒国是棼，恁握机权莫敢问。酿成大祸首江东，肝脑衅草杼柚空。万灵碎骨长平积，三年一火咸阳红。孙恩虎啖地以坼，国珍狙诈天为朦。发纵由来皆汉儿，匿名夷狄谁暴之。反称狗盗薄其罪，柏桓襄我伐叛师。乍浦新城蛮落张，乙卯之夏尤猖狂。枭心直欲窥南省，督府束手徒彷徨。我侯身将水上兵，险据胜墩扼其吭。命士直冲射其首，翻身正堕马上强。三千逆徒气尽夺，乘胜斩馘盈吴艎。凯歌浩荡三吴舞，胜阁嵯峨万里扬。保全吴郡御储足，奠安周镐寝殿光。自后诸凶分道寇，惴惴无复覬我疆。吴民倚戴真父母，天曹遽以司徒授。南宫清雅称神仙，攀卧安能符再剖。琴堂两春花满垌，

公车出入常带星。轻裘缓带挥三军，衽革横戈讲六经。诸生群将相先后，揆文奋武孰能右。胜墩何日标麒麟，穹碑岂得民无口。君不见张巡许远守睢阳，蔽全天下存大唐。立我华夏敦纲常，又不见叔子之守岘山岭。泪刻在碑碑已沉，浸淫恩德在人心。泪与长江相浅深，泪与长江相古今。

知县杨芷《赠周大章文》

成天下之事者，才也；善天下之才者，诚也。夫才满天下而事不立，岂才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非才也，诚也！必诚与才合，敛之于内，而有真实不妄之心，发之于外，而有奇伟不羈之气穷乎？由是达乎？由是，能文能武，为吏为将，乘机应变，善其事于不穷矣！呜呼！天下而无事也，奉法循令，夫人皆可以自显！天下而有事也，非才且诚者，孰能有济乎哉？故伯宗智矣，无以庇身，而赵文子退然若不胜衣，竟弭楚人里甲之变。张华文矣，弗克存晋，而杜预之射不穿札者，乃能窥敌制胜，诸将莫及，此无他，才之诚与不诚也。故不历险阻，在厩皆良骥；不试锋颖，在匣皆莫邪；不值时艰，奇杰亦犹夫人而已矣！若禹川者，其殆诚与才合，而非可以浮华之士例之者欤！癸丑之岁，余承乏松陵，莅政未几，倭夷大肆不靖，而松陵适居水陆要冲，然无兵可卫而求有兵之用，无粮可恃而求足食之谋，吁亦难乎其为力矣！于是，贼自昆山青阳港，雄鸟合之势，将逼我东土，其渐不可长也。而先发制人，又兵家所贵，君是以有陈湖之师。海宁逋寇突入吾界，或曰穷寇弗追，不知熟吾道途险易，彼且生心矣，君是以有张家村之御。贼寇始苏，剽掠金阊之外，来自江邑，舳舻相望，或曰归师勿遏，不知以逸待劳，机不可失，君是以有石湖之捷。贼犹不悛，破浙之崇德，深入内境，以来荡摇我南土，然彼师久暴矣，不一惩创，能无玩乎？君是以有莺湖之战。此四役也，斩首凡若干，俘虏凡若干，获弓矢器械凡若干。倭夷不敢遂越江城以犯府治，锡山以北，大江以南，皆得安堵，以松陵为之捍也。盖攻之于陆，我兵所短；攻之于水，我兵所长，行乎所长，而废乎所短，用武之要经，敌忾之大略也。而禹川翊赞之力居多，其功不容泯也已矣！虽职有所司者，不惮勤劳，吾犹贤之，而况处优游自适者，可易得乎？虽无所于纪，

不惮勤劳，吾犹亟与之，而况其树立者，又章章若是乎？故余于禹川，窃谓其身处江湖，乃心廊庙，忠也；设策决机，动中肯綮，智也；盈庭聚议，不余一言，敏也；坚持雅志，终始罔渝，贞也；寇至，既无惧色，寇退，亦无矜容，谦也。忠不忘君，智不眩事，敏不后时，贞不绝物，谦不失人，此五善者，禹川之贤于人也远矣，非所谓诚与才合而能奋义立功者乎？茲余之有以于禹川也，且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皆得而诛之。今倭夷猾夏，其罪罔赦，有能仗义执言以舒华夏之气，岂非今日宇宙之一大快乎？不必在位而皆可为者，禹川素明春秋之义，宜其不能自己也。巡抚周公大巡，周公嘉君之才能济世，文以饬武，行檄于县以旌之，夫有功必录，固知贼之不足平矣！余承二公激扬之意，而占禹川为国家建万里之勋，行将有征矣，遂书此以为赠。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一

人物志一

科第表

	举人		进士
宋			
太宗		淳化三年壬辰	谢涛 仕至太子宾客。
哲宗		元祐六年辛未马涓榜	魏志 字几道，《郡志》列于建炎二年。又云上舍附，未知孰是。今姑从《莫志》。
		绍圣四年丁丑何昌言榜	魏宪 详《名宦传》。
徽宗		政和七年丁酉嘉王榜	魏贲 宪弟，《郡志》列于政和八年。今考《宋史》，丁酉为政和七年，戊戌改元重和，则政和原无八年。贲当在七年无疑。
高宗		绍兴八年戊午黄公度榜	陈长方 详《儒林传》。
		十二年壬戌陈诚之榜	杨邦弼 详《儒林传》。
孝宗	乾道元年乙酉	盛彬 字子可，公衡弟。初名公旦，仕终金溪主簿，赠吏部尚书、敷文馆学士。 据《盛谱》增入。	乾道二年丙戌萧国梁榜 薛甫 字宣卿。
			淳熙二年乙未詹骙榜 王毓 字元发，仕终安庆府学教授。

		举人		进士
孝宗	淳熙十年 癸卯	盛章 详第。	十四年丁未 王容榜	盛章 字如晦，一字俊卿，彬子。仕至吏部尚书、敷文馆学士，封吴江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赠银青光禄大夫。
	十三年丙年	盛来 公衡子，未仕。卒赠朝奉郎，据《盛谱》增入。		
		盛约 彬子，未仕卒。据《盛谱》增入。		
光宗	绍熙三年 壬子	盛致 宇伯高，彬子，名列第三，寻卒。据盛谱增入。		
宁宗			庆元二年丙辰 邹应龙榜。 一作应博。	胡允恭
	嘉泰元年 辛酉	盛卓 字冠卿，彬子。仕终承直郎，据《盛谱》增入。	嘉泰二年壬戌 傅行简榜	吴埒
	庆元四年 戊午	盛阜 名列第二，未仕卒。据《盛谱》增入。		
	开禧三年 丁卯	盛文炳 章子，仕终仙居知县，赠朝奉大夫、嘉兴府通判。据《盛谱》增入。		
	嘉定三年 庚午	盛文昭 详第。		
	六年癸酉	盛文蔚 更名应昌，字明昌，致仕，终丹徒县丞，进阶从政郎。据《盛谱》增入。	嘉定十年丁丑 吴潜榜	李自牧
			十三年庚辰 刘渭榜	王斗文 字仰之，毓从孙。 施秉 温州籍，本县人。 赵体国 周梦发
理宗	十五年壬午	王熙载 上舍释褐。 沈义甫 详《文苑传》。		
绍定元年 壬子	盛文烨 约子，未仕卒。据《盛谱》增入。	宝庆二年庚戌 王会龙榜	盛文昭 字景龙，来子，仕终镇江府通判。 莫子文 详《名臣传》。	
	盛文韶 详第。		绍定二年癸丑 黄朴榜	盛文韶 字景声，一字景成，文昭兄，仕终上统知县。按《莫志》：宝庆二年中者作韶，而此作昭。《郡志》有两“文昭”，而此注云疑当作“韶”。今据盛谱改正。

		举人		进士
理宗			端平二年己未吴叔吉榜	吴蒙 姚从子。
			淳祐四年戊辰特奏名	魏汝贤 志四世孙，状元。
				王南 字仇香，名列第三，学究出身。
	淳祐六年庚午	盛天一 字以清，文韶子，仕终浙右转运使府幕官。据盛谱增入。	七年辛未张渊征榜	丁应飞
度宗	未详何年	盛天泽 字德润，文蔚子，仕终登仕郎。据《盛谱》逢辰榜增入。	十年甲戌方逢辰榜	陈炎发
	咸淳元年乙丑阮登炳榜	赵崇鲁 汝澄子，《登科录》无。		
	四年戊辰陈文龙榜	赵师鲁 崇鲁兄。		
附录	咸淳六年庚午	盛明远 详《卓行传》。	十年甲戌王龙泽榜	周昌会《莫志》作鲁昌，非。仕终宁国府学教授。
	未详何年	陈益 出《谈选》。 孙锐 出殊胜寺咸淳七年碑记。 徐纯夫 出高德基《平江记事》。仕至翰林承旨。		
元				
文宗	至顺二年辛未	潘如珪 详后。		
顺宗	至正元年辛巳	潘如珪 字琰之，再举，梓其文以传。		
	四年甲申	王原杰 详《文苑传》。		
	七年丁亥	邹奕 名列第四，梓其文以传。余详第。	至正八年戊子	邹奕 详《文苑传》。
	十三年癸巳	朱斌 字文质。	未详何年	王朝臣 出《重修三高祠记》。
大明				
太祖	洪武三年庚戌	朱砾 字公秩，斌子，仕终平凉知县。		
	二十三年庚午	姚恕 仕至监察御史。		
	二十九年丙子	何源 详《名臣传》。		
	三十二年己卯	萧潭 详第。	洪武三十三年庚辰实革除二年胡靖榜	萧潭 字孟明，仕终建始知县。

		举人		进士	
太祖	三十五年壬午	诸埙 字伯声，仕终泗水教谕。《莫志》作永乐元年，盖是时成祖已登极故也。			
成祖	永乐三年乙酉	孙武 仕终教谕。			
	十五年丁酉	姚华 详第。	永乐十六年戊戌李骐榜	姚华 字彦文，选庶吉士，出为知县。《郡志》亦云吴江人，《登科考》作吴县人，未知孰是，岂其为吴县籍而吴江人欤？	
宣宗	宣德四年己酉	吴奎 字文焕，梓其文以传，未仕卒。	宣德八年癸丑曹鼐榜	范宗 字祯彦，仕至广东参政。《莫志》作参议，未知孰是。	
		范宗《莫志》作“琮”，非。余详第。			
		萧翰 字文伯，仕终吉水教谕。			
		陈宣 字子昭，仕终国子学录。			
英宗	正统三年戊午	莫震 详第。	正统四年己未施槃榜	莫震 字霆威，子文九世孙，三甲第一，仕终延平府同知。	
		盛汝德 出《郡志》。			
	六年辛酉	崔玙 字廷玉，仕终连山训导。			七年壬戌刘俨榜
		徐正 详第。			
	九年甲子	陆琦 详《卓行传》。			十三年戊辰彭时榜
		梅伦 详第。			
十二年丁卯	莫灏 解元，顺天府中式，余详第。		梅伦，字彦常，仕至湖广右参议。		
景皇帝	景泰元年庚午	盛景 详第。	景泰二年辛未柯潜榜	盛景 初作昶，英庙改作景，详《名臣传》。	
		徐鸿 字用宾，仕终日照教谕。			
		莫昂 字伯颙，灏从父，仕至袁州府同知。			
	四年癸酉	莫宏 字宗大，震从子，仕终安陆训导。			
		汝讷 详《名臣传》。			
		汝楫 字济川，梓其文以传，仕至处州府同知。			
七年丙子	吴璠 字朝用，仕至工部员外郎。				
	盛核 详第。				

		举人		进士
英宗 复辟			天顺元年丁 丑黎淳榜	顾以山 字安道，乡科未 详，仕至河南佥事。据《郡 志》增入。《登科考》云常 熟人，未知何谓？岂其为 常熟籍而本县人欤？
	天顺三年 己卯	钮文 字天章，仕至江西按 察司经历。 吴珵 详第。 金鼐 详第。	四年庚辰王 一夔榜	盛岱 字汝愚，昶从父，未 拜官卒。
	六年壬午	沈伦 字公叙，由府学中 式，仕终政和知县。 吴铉 字时举，骥子，仕终 四川布政司经历。 黄著 详第。		
宪宗	成化元年 乙酉	莫旦 详《文苑传》。	成化二年丙 戌罗伦榜	金鼐 字公器。《登科考》 云：武功卫籍，吴县人。不 知何谓？仕终南京工部主 事。
	四年戊子	鲁昂 由应天府学中式，余 详第。	五年己丑张 升榜	吴珵《登科考》作顺天府 大兴籍吴县人。未知何谓？ 《郡志》列于吴江。《莫志》 又云十七都人，此必见之真 也。余详《卓行传》。 黄著 详《名臣传》。
	七年辛卯	吴洪 详第。		
	十年甲午	孙应奎 字文聚，仕终知 县。 叶振 字文粹，芳子，仕终 楚府审理正。 沈庠 详第。 郑昕 字日新，仕终蕲州同 知。	十一年乙未 谢迁榜	吴洪 字禹畴，仕至南京刑 部尚书，赠太子少保。
	十三年丁 酉	赵宽 详第。 姚明 详《文苑传》。 吴鋆 详第。 刘敬 字时懋，由顺天府学 中式。		
	十六年庚 子	叶绅 详第。 徐源 字清卿，子良子。	十七年辛丑 王华榜	赵宽 详《名臣传》。 沈庠 字尚伦，应天府上元 县籍，仕至贵州副使。

		举人		进士
宪宗	十九年癸未	李经 字引之，仕终知县。		
	二十二年丙午	吴鳌 字汝器，鳌弟，未仕卒。 陈广 字志弘，仕终推官。	二十三年丁未 费宏榜	叶紳 字廷璿，芳子，仕至尚宝司少卿。 吴鳌 详《名臣传》。 鲁昂 字廷瞻，应天府江宁县籍，历官户科都给事中，调蒲圻知县。
孝宗	弘治二年己酉	王哲 详第。 汝泰，详第。 曹镤 详第。	弘治三年庚戌 钱福榜	王哲 详《名臣传》。
	五年壬子	张复礼 字子仁。 吴金 字南仲。 盛应期 详第。	六年癸丑毛澄榜	曹镤 字良金，选庶吉士，授刑部主事，仕至湖广佥事。 盛应期 详《名臣传》。
	八年乙卯	吴山 详第。 赵成 字受夫，宽弟，仕至通判。 陈天祥 顺天府中式，余详第。 陆鳌 顺天府中式，余详第。 夏诚 字纯夫。	九年丙辰朱希周榜	汝泰 详《名臣传》。 陈天祥 字元吉，武功卫籍，仕至副都御史，赐蟒衣。 徐忱 字充心，乡科未详。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据《郡志》增入。按《登科考》云直隶肃宁人，不知何谓？岂其为肃宁籍而本县人欤？
	十四年辛酉	周用 书魁，余详第。	十二年己未 伦文叙榜	徐江 字德润，顺天府大兴县籍，乡科未详。仕终府同知。
	十七年甲子	陈九章 详第。	十五年壬戌 康海榜	陆鳌 字镇乡，锦衣卫籍，仕至浙江参政。 周用 详《名臣传》。
武宗	正德二年丁卯	史臣 详第。 吴岩 详第。	十八年乙丑 顾鼎臣榜	陈九章 详《文苑传》。 吴山 详《名臣传》。 吴岩 字瞻之，洪子，仕至四川参政。

		举人		进士
武宗		沈高 字子山。	六年辛未杨慎榜	申惠 字天益，仕于广西佥事。
		申惠，详第。		
	五年庚午	盛应望 字斯瞻，应期弟，由府学中式。		王銮 字鸣和，南京锦衣卫籍，乡科未详，仕至吏部郎中。
		陈尧恩 仕终知州。		何钺 应天府江宁县籍，乡科未详，仕至常德知府。
		王銮 详第。		金符 武功卫籍，乡科未详，仕终监察御史。
	八年癸酉	何遵 由应天府学中式，余详第。		顾璫 应天府上元县籍。据《登科考》增入，乡科未详。
		王问 详第。		王问 字裕夫，仕终大理评事。
		顾昺 详第。		何遵 字孟循，应天府江宁县籍，仕至主事。
		吴涵 字德容，以例贡顺天府中式，仕至工部郎中。		
	十一年丙子	徐夔 字大章，仕终龙泉知县。	十二年丁丑舒芬榜	陆金 字德如，仕至福建副使。尝为漳州知府，有惠政，士民立碑颂之。
		沈汉 详第。		顾昺 字仲光，仕至汝宁知府。
		费坤 字子厚，未仕卒。		储良材 广西马平卫籍，乡科未详，仕至监察御史。
		陈悦 仕终知县。		
		陆金 详第。		
	十四年己卯	沈啓 详第。	十六年辛巳杨维聪榜	沈汉 字宗海，仕至左给事。
		钱卿 字廷佑，未仕卒。		
		盛应阳 详第。		
		叶叙 字伯淳，折子，顺天府中式，书魁。		
今上	嘉靖元年壬午	张源 字连卿，由府学中式，仕终宁波府通判。	嘉靖二年癸未姚涞榜	史臣 字邦直，仕终山东佥事。
		毛衢 详第。		盛应阳 字斯显，应期从弟。由府学中式，仕至严州知府。
		陈策 详《文苑传》。		毛衢 字大亨，仕至四川提学副使。
		张铨 详《文苑传》。		范箕 字斗南，顺天府大兴县籍，乡科未详，仕至刑部郎中。

	举人		进士
今上		五年丙戌龚用卿榜	陈仲录 字景载，湖广常德卫籍，乡科未详，仕至按察副使。
七年戊子	周相 详第。 周麟 字仕仲，仕终靖安知县。 沈瀚 详第。 吴昆 详第。 陈椿 详第。 陈鸿 字文仪，仕终新乡知县。 金瑞 字廷凤，以例贡顺天府中式。	八年己丑罗洪先榜	周相 字若弼，仕至河南参议。
十年辛卯	汝齐贤 详第。 王可大 由应天府学中式，余详第。		
十三年甲午	沈察 详《文苑传》。 姜堂 字子升，仕至辽东行太仆寺寺丞。 赵祚 字敬延，咸子，未仕卒。	十四年乙未韩应龙榜	沈瀚 字原约，庶吉士，授给事中，仕至广东副使。 陈椿 字子年，荊州知府 □ ¹ 予告侍养。
十六年丁酉	申思夔 详第。	十七年戊戌茅瓛榜	吴昆 字美之，洪子，仕至严州知府。 沈啓 字子由，仕至湖广副使。 汝齐贤 字懋思，泰子，仕终通判。
十九年庚子	沈敷德 字化中，未仕卒。 张基 字承祚，铨子。 陈忠言 字希稷，鸿子。 皇甫涣 以例贡中式，余详第。 庞远 详第。 王铣 字重之，今任漳州通判。		
二十二年癸卯	钱用商 字若□ ² ，卿从子。春秋魁。	二十三年甲辰秦明雷榜	申思夔 字汝一，仕终邯郸知县。

1 底本原阙。

2 《乾隆震泽县志》作“字后江”。

		举人		进士
今上		钟秀 字伯芳，未仕卒。 皇甫泮 字时简，未仕卒。 朱霑 字汉泽，以例贡中式。		
	二十五年 丙午	徐师曾 详第。 钱于邻 嘉善县籍，浙江中式，余详第。	二十六年丁 未李春芳榜	皇甫涣 字时亨，今任广东佥事。
	二十八年 己酉	顾曾唯 易魁，余详第。 屠宽 详第。 邹昆 字峻卿。 叶可成 详第。 吴承焘 详第。 吴邦桢 详第。 陈文同 天祥从子，武功卫籍，顺天府中式。		
	三十一年 壬子	吴思道 字克弘，未仕卒。 徐德元 字伯始。 沈伟 字道升。 崔南阳 字时聘，以岁贡中式，舞阳知县。 周大章 字一夔，御倭有功，钦赐旌赏。 陶锐 字公抑，以例贡中式。 周兆南 字仲阳，用子，以例贡顺天府中式。	三十二年癸 丑陈谨榜	庞远 字惟明，今任礼部员外郎。 吴邦桢 字子宁，山子，今任刑部郎中。 屠宽 字德宏，上海籍，今任南京兵部郎中。 徐师曾 字伯鲁，二十六年丁未会试中式，选庶吉士，今任给事中。 王可大 字元简，銮子，南京锦衣卫籍，今任台州知府。 吴承焘 字仁甫，山孙，二十九年庚戌会试中式，今任吏部郎中。 叶可成 字懋学，绅孙，任终南京工部主事。 顾曾唯 字一貫，今任监察御史。
	三十四年 乙卯	沈令闻 字孚卿，瞽孙，易魁。 孙从龙 字化卿。 吴承熙 字明甫，山孙，以官生中式。	三十五年丙 辰诸大绶榜	钱于邻 字震卿，用商族侄，今任邵武知县。

	举人	进士
今上	王肖徵 字□□，可大子。 南京锦衣卫籍，由应天府学中式。	
三十七年 戊午	水思中 字体乾。 皇甫汾 字时化，涣弟。 钱锡汝 字宠伯。 周式南 字仲翰，用子。 沈廷观 字宾卿。 沈士元 字志道。 周京 字世臣，用孙。 沈鸣岐 邵南 字君正。	
四十年辛 酉	皇甫模 字□□ ¹ ，涣从子。 盛世臣 字□□ ² 。 吴邦杰 字子望，山子。 吴承廉 字介甫，岩嗣孙。 吴邦相 字子范，岩子。 王锡命 字予卿，□□□ ³ 式。	

1 原阙，《康熙吴江县志》作“字元池”。

2 原阙，《康熙吴江县志》作“字云桥”。

3 《乾隆盛湖志》云：“王锡命，字予卿，秀水籍，中壬戌进士，江西参议，后迁王江泾。无子，墓在本镇城隍庙后。”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二

人物志二

贡举表

	岁贡		荐举
宋			
哲宗		绍圣	莫大猷 字廷嘉，仕至浙东常平司提干，累赠朝请大夫。
孝宗			赵磻老 详《名臣传》。 陈少方 字同之。
理宗		宝庆三年 宝祐	杨绍云 邦弼孙，仕至礼部侍郎。 盛天觉 字宗尹，文焯子，仕至翰林国史编修。
度宗		咸淳	莫中孚
帝显		德祐	谭大年 字永寿。
元			
世祖		至元 二十一年	徐仁荣 字德刚，仕至翰林国史院编修，后徙嘉兴卒。 谢元俊 仕至崇德州判官。
仁宗		皇庆	张渊 字清夫。
顺帝		至正	盛麟 字德远，與子，仕至钱塘县尉。 章德刚 仕终昆山州学正。

		岁贡		荐举
顺帝				吴简 详《文苑传》。 谢莘 涛裔孙，仕至绍兴路学录。 崔天德 字君谊，仕至金玉局副使。
大明				
太祖			洪武二年	何付一 人才，仕终莱州府同知。
			四年	宋骐 明经，授吏部侍郎，出为济南知府。
				朱约 明经，授比部郎中，出为湖州知州。
				窦德远 明经，仕至礼部侍郎。辑《松陵志》。
				史子振 明经，仕终乐陵知县。
				金邕 仕终清丰知县。
				陈暹 字孟熙，仕终山西都司断事。
				曹谨 字勉之，明经，仕终本学训导。
				薛穆 字公远，人才，仕终柳州判官。
				盛逮 详《卓行传》。
				朱应辰 字文奎，明经，仕终府学训导。
				沈黻 详《文苑传》。
洪武十七年	曾燿	由府学贡，详《名臣传》。		
	胡宗本			
十八年	邹礼			
二十年	姚恕			
二十一年	吴玘	字仲怀，由府学贡，仕至大治教谕。		诸裕 字好问，士能弟，人才，仕终安远知县。
	张瑛	字伯玉，仕至南京左金都御史。《莫》、《郡》二志以为十一年贡，误也。		东方耀 字韫中，明经，仕终本学训导。
二十二年	蒋玄	仕至教谕。		张惟清 孝廉，仕至知县。
二十四年	沈文进		十二年	凌昌 字正卿，明经，仕至太平教授。
二十五年	孙文	仕至知县。		徐衍 字仲易，人才，仕终工部主事。
二十七年	赵璿			李鼎 字廷用，人才，仕终礼部主事。

		岁贡		荐举
太祖	二十八年	何源 由府学贡，寻领乡荐。 诸士能 字至拙，仕至湖广金事。	二十一年	崔龄 字大年，人才，仕终刑部主事。 梁时 详《文苑传》。 张瑾 字叔瑜，人才，仕终工部员外郎。
	二十九年	苏子厚 字文载，由府学贡，仕至四川左布政使。		张理 字叔琳，瑾弟，人才，仕终荆州知府。 莫礼 详《名臣传》。
	三十年	王器 字汝器，仕至广州知府，初升琼州知府。《琼州志》称其贤能特达，廉谨有为。		樊勉 字思诚，孝廉，仕至庆云知县。 谢绎 莘子，仕终邓州知州。
				胡廷庄 字有临，人材，仕终潮州知府。
				窦升 德远子，仕终县丞。
				殷子名 人才，仕终刑部主事。
				葛德昭 人才，仕终刑部员外郎。
				葛方 字德春。
				莫子奇 人才，仕终全州知州。
				朱亮 字公亮，人才，仕终靖州判官。
			孙伯英 人才，仕终郁林知州。	
			孙实 人才，仕终梧州府经历。	
			吴复 字孟修，简子，人才，仕终湖广金事。	
			朱仲南 人才，仕终北平右参议。	
			陆行直 字季衡，人才，仕终翰林典籍。	
			吴颐 字希程，简子，明经，仕终本学训导。	
			虞俊 字彦英，人才，仕终汲县知县。	
			马逵 详《名臣传》。	
			叶仲宾 人才，仕终九江批验所大使。	
			张士安	

		岁贡		荐举
太祖				汪源 字巨川。 凌得修 字子成。
			二十三年	陶振 详《文苑传》。 刘贞 孝廉，仕终河南通判。
	未详何年	张嵩 仕终典宝。按《郡志》、《莫志》皆不载，独学宫题名有之，今莫考其先后，姑附于此。		谢常 详《隐逸传》。
成祖	元年	徐英 字世英，任至主事。	永乐	曾坚 字孟坚。
	永乐三年	费昇		夏忠 字尚忠。
	四年	吴暹 仕终吏部主事。		盛行 字景行，人材，据《盛谱》增入。
	五年	吴席珍 仕至通判。 路宗简《莫志》作宗显，仕至通判。		黄份 字原质，秀才，仕终嵊县教谕。
	七年	陶忠 仕至知州。	七年	吴节 字维则，秀才，仕终中军都督府教授。
	八年	吴琚 李纯 仕至州同知。		萧湘 字仲南，秀才，仕至大理评事。
	九年	陈继宗 仕至知县。 杨敬《莫志》云：洪熙元年贡，误。		盛彰 字景良，初名樟，人材，仕终台州府督税。据《盛谱》增入。
	十年	赵璇 仕至通判。 凌观 字士瞻，仕至知县。		盛偲 字文勉，贤良。据《盛谱》增入。
	十一年	何义 仕至吏目。 宁冠 字公冕，五四世孙，仕至忠州判官。		
	十二年	施庸		
	十三年	石玉 字世珍，生员，授御史，升高阳知州。		
	十四年	陈宁		
	十五年	施珩《莫志》作史珩。字廷用，仕至桂阳知县。		
	十六年	俞善 字复初，仕至大宁卫经历。《莫志》云十四年贡，误。		

		岁贡		荐举
成祖	十六年	宣景能 仕至主簿。		
	十七年	刘原镇 仕终吏目。		
	十八年	钱博 字守约，仕终工部员外郎。		
	十九年	刘祯 字孟祥，仕至安溪知县。		
	二十年	李士显 仕至周府典仪。		
	二十一年	秦弘 仕至秦府审理正。		
仁宗			洪熙	吴骥 详《文苑传》。
宣宗	宣德元年	吴德 字惟一，仕至淮府长史，进阶朝列大夫。		黄坪 详《名臣传》。
	三年	陈璇 字叔玑，仕至南平知县。		
	五年	徐子良 字仲蹶，仕终晋江县丞。		
	七年	周尚文 仕至彭泽知县。		
	九年	马骥 字德良，仕至襄阳府推官。		
英宗	正统元年	吉昌 字持敬，仕至光禄寺署丞。		
	三年	张昂 字子昂，仕至陕西行都司断事。		
	五年	丁杰 字世英，仕至程乡知县。		
	七年	樊盛 字宗远，仕终修武训导。		
	九年	姚宗显 仕终临清知县。		
	十一年	施敬 字克礼，仕终沅江军民府通判。 顾亮 字良弼，仕终剑州知州。		
		王琳 字文美，未仕卒。		
		董芳 字孟实，仕终常山县丞。		
		陆璡 字廷器，仕至吉安府经历。		
		陆洪 字弘道，仕终靖江王府引礼舍人。		
		已上五人例取四十五岁廉膳。		
	十三年	杨永 字文远，仕终清平卫经历。		

		岁贡		荐举
景皇帝	景泰元年	曾鑑 字世明，坚子，由府学贡，仕至内丘知县。		
		陆信 字以实，仕至汉川教谕。		
	二年	马忠 字克诚，仕至高州通判，进阶奉议大夫。		
	三年	张浩 字文远，仕至澧州吏目。		
	四年	何晟 字景明。		
	五年	徐琛 详《名宦传》。		
	七年	叶芳 字子春，仕终广西布政司理问。		
	英宗复辟	汝伯衡 字惟正，仕终永康训导。		
		沈仁 字景修。		
		姚玑 字宗仪，仕终邢台训导。		
		钟昇 字昭远，仕至府经历。		
		刘俊 字良伟，仕至孟津知县。		
		刘英 字中美，俊从弟，仕至蓬莱教谕。		
		朱瑞 字廷佩，未仕卒。		
		沈昌言 字宗禹，仕至新郑教谕。		
		钮琼 字宗美，仕至宝庆教授。		
		蒋沐 字思警，仕终惠安主簿。		
宪宗		平衡 字公正，未仕卒。		
		以上八人亦从前例。		
		八年 宁宾 字文敬，王七世孙，仕至夔州教授。		
		何昇 字寅宾，源孙，仕终曲阳训导。		
		四年 沈箕 字廷仪，未仕卒。		
		六年 姚澄 字以清，仕至武义教谕。		
		八年 屈伸 字志行，由府学贡，仕终训导。		
		孔皞 字希旸，未仕卒。		

		岁贡	荐举
宪宗	十年	孙应奎 详科。	
	十二年	徐源 详科。	
	十四年	许淳 字子厚。	
	十六年	钱瀛 字润民。	
	十八年	徐章 字宪之，琛子，仕终金华府推官。	
	二十年	沈澄 字文源，仕终新建县丞。	
	二十二年	杨顥 字惟謹。	
孝宗	弘治元年	周鼎 字宗美。	
	三年	凌谦 字益之，仕终云南府检校。	
		沈愚 字希颜，仕终安福知县。	
	七年	辅相 字巨卿。	
	九年	虞琴 字舜乐。	
	十年	汝舟 字济商，讷子。	
	十一年	李选 字时显，一字舜举。	
	十二年	莫潜 字若用，旦子，仕终乌程训导。	
	十三年	汝惟贤 字懋嘉，泰子。	
	十五年	钮谔 字直卿，琼子，仕终训导。	
	十七年	汝砺 字启商，讷子。	
武宗	正德元年	徐珩 字廷节，仕终知县。	
	三年	吴缙 字朝英，铉子。	
	五年	吕津 字济之。	
	七年	黄浙 字东之，仕终兵马指挥。	
	九年	曹鎔 字良范，镤弟。	
	十二年	施淮 字文源，未仕卒。	
	十三年	杨頤 字惟美，顥弟，仕终万全都司经历。	
	十五年	钱济民 字仁夫，仕终训导。	
	十六年	李庆 字大有，未仕卒。	
		沈登 字时庸，仕终思南推官。	
今上	嘉靖元年	吴桥 字邦济。	
	二年	徐应龙 字辰夫，仕终知县。	
	四年	崔濂	

		岁贡		荐举
今上	五年	钱相 字廷辅，卿兄，仕终新宁知县。		
	七年	蒋源 字惟清，未仕卒。		
	□年	夏山 字子静，未仕卒。		
	九年	顾堂 字子升，仕终训导。		
	十一年	陈祚 字寿之，仕终罗次知县。		
	十三年	李炫 字蒙之，仕至遂平教谕。		
	十五年	王言稷 字子忠，仕终辽东都司经历。		
	十六年	顾龙 字德中，仕终训导。		
	十七年	张銮 字鸣和，仕终训导。		
	十八年	赵榆 字敬孚，宽子，仕终韶州府通判。在韶三年，有惠政。时兵巡道幕下兵劫英库，榆逻得之。兵巡道以为耻，欲移其狱于守城兵，榆抗不从，免归。英人德之，为树去思碑，又立生祠祀之。		
	十九年	何训 字廷言，今为安吉三守教授。		
	二十一年	李济 洋《直行传》。		
	二十三年	叶楠 字良用，武昌知县。		
	二十四年	王受 字受之，统弟，韶州通判。		
	二十六年	黄庭 字子珍，寻王。		
	二十七年	崔南江 字贞，洋桂。		
	二八年	程鸿儒 字斯夫，今方正学相手。		
	二十九年	沈述 字宗鲁，寻王。		
	三十一年	方稚字二二。		
	三十四年	丘光宣 字子文，今方二相手。		
	三十六年	胡泰 字世亨，元世王。		
	三十七年	三浦 字士尾，元童。		
	三十八年	顾在三 元祐，元世王。		

1. 《康熙吴江县志》作“字芳原”。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三

人物志三

名臣传

宋

魏宪，字令则，与弟志并登进士，有声太学，号熙丰人才。宪累迁国子司业，亲丧三年，弗御酒肉，庐于墓侧，有芝草甘露之祥。再为司业，以学行见推，遍历中外师儒之选，兼太子舍人，迁中书舍人、给事中。其文温厚雅正，得代言之体。宣和二年，以直龙图阁知常州。三年，除太常少卿，历显谟阁学士，知明州。建炎二年，为吏部侍郎。时车驾南迁，案牍散佚，吏缘为奸，有伪名寄贯之弊。宪请：“严保任以覈实，开告赏以止奸，急期会以取阅，以戢其弊。”又言：“古未有背天险以为都者，今京师北有长江，虏骑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待之。”久之，以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进吴郡开国侯，致仕归，卒年七十三，学者称为止庵先生。今列乡贤祠。

王份，字文儒。隆兴中，以特恩补大治令，清谨宽恕，雅重学校，尝置田以给士人。县有疑狱，份露香吁天以祈神助，不苟决也。县产铁，旧有铁务，每过取病民，份奏减其额，民

德之，绘像祀焉。在县七年，一日登西塞山，诵张志和《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之句，慨然叹息，即日致仕归，作室于雪滩，穷极林泉之胜，号曰臞庵居士。今列乡贤祠。

赵璠老，字渭师。其先东平人，徙家邑中，以妇翁欧阳懋待制泽入仕孝宗朝为书状官，随范成大使金。成大归，荐之，擢正言。乾道八年，以右通直郎知楚州，入为大理寺丞，复由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除秘阁修撰，权工部侍郎。所著有《拙庵杂著》三十卷、《外集》四卷。

莫子文，字仲武，提干大猷之子也。宝庆中，举进士，出知嘉兴。时王畴奉使括田，法甚苛细，子文不从，畴谮之于田使，劾其拒命。理宗素知子文，止降宣义郎制词，云：“非朕得已，知尔仁人！”田使见之，怒收不付出。后五年，始复其官制词。又有“利钝何常”之语，慰谕特至。寻迁道州通判，累官朝散大夫、广德知军兼内劝农营田事，赐绯鱼袋。卒年七十五。一云八十二。

大明

莫礼¹，字士敬，子文六世孙。洪武中，以税户人才征授户部员外郎，在官不受禄，秩满超升本部右侍郎，转左侍郎。

¹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一《名臣上》：“莫礼，字士敬，子文六世孙也。父湜，字芝翁，洪武初尝召见，每万岁节，与葛氏、沈氏并称寿，赐宴赉。洪武二十一年，礼以税户人才征授户部员外郎，与本部员外郎沈玠、主事王公鑑，工部员外郎张瑾、杨德彝，主事徐衍，兵部员外郎龚达可、主事潘贤，礼部员外郎金伯中、主事李鼎十人，俱疏陈辞禄，许之。秩满升本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时新定赋，轻重未有准，礼欲请宽吴税以苏民力，不果。二十六年，蓝党事起，同邑顾学文等坐同谋，辞连礼，被诛。（时绮川李鼎、张瑾与弟珵，泽溪崔龄、秋泽徐衍，又二十九都人葛德昭与子芳，俱以人才授官，坐党死）临刑赋诗，有云‘片心忠义坚如石，惟有皇天后土知’，人多伤之。所著《东村诗稿》、《北征集》。”

时族有诖误党禁者，竟致于礼¹。临刑，赋诗有“一心忠义坚如石，惟有皇天后土知”之句，人多伤之。所著有《东村诗稿》、《北征集》。

曾燿，字日章，《莫志》作“彰”。以字行。父朴，浙西医学提举，自杭徙吴江。日章博学有才智，受《春秋》于鲁道源，为郡学生。洪武中，以岁贡授黄陂知县，政声大振。寻解印绶归，钓于江上，将终老焉。永乐初，词臣交荐，起为翰林侍读，同修《永乐大典》。奉使交趾还，陈黎氏篡立本末当伐状，因命从征。在军中，多所赞画，文檄皆出其手。交趾平，复承命往谕，还，卒于富良江²。子坚，字孟坚，亦以《春秋》起家，拜礼部郎中，历四川、云南左布政使。

平思忠，初为县小吏。永乐中，被荐授礼部主客司主事，进郎中。时文皇方事招怀主客，政务日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办，尚书吕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狱。北虏入贡，他任主客者多不称旨，震因以思忠为言，即日赦出，复其官。时以给事中杨弘为陕西布政使，欲使清强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陕西参政。未几，为人所诬，谪戍北边。会有诏市马西域，以思忠尝官主客，多识贾胡，诏释其戍，给冠带，随中官刘马儿使吐蕃诸国而还，后卒于家。初，郡守况钟官主客，与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数延见，思忠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使儿辈知公为吾故人耳！”其见敬礼如此。然思忠安贫守己，未尝以事干钟，人尤多之。

何源，初名德源，字幼澄。洪武中贡，寻领乡荐第七，授德州学正，能以师道自任，州士以科第显者自源始。升知德州，岁旱，邻治多蝗，不入源境。擢梧州知府，梧有水患，民多

1 底本作“理”，误，当作“礼”。

2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一《名臣上》作“以疾卒”。

流亡。众议具奏赈之，源曰：“若俟奏报，民皆死矣！”乃首捐己俸，次募民粟赈给，人多赖之。又悉毁境内淫祠，寻以诖误谪交趾镇守。英国公张辅举署交州学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贡选至方岳者十余人。后召为吏部考功员外郎，出为郑府长史，绘欹器图以进，王敬惮之。事闻，赐敕褒美，并赉金帛。寻改文选郎中。正统初，擢江西右布政使，会诏徙近卒戍辽东，人心骚动，源言于朝曰：“南人弱不耐寒，虽至其地，死亡必多。不如置之近卫，则人不失所而朝廷亦藉其力以为用。”上允其请，并留老弱者三千余人。寻致仕归，自号东吴遗老，足迹不入城府。源为人温雅朴愿，历事五朝，文章政事，见称一时。卒年八十六。

马逵，字伯行，以字行。洪武中，以人材征授合水县丞，以忧归。服阕，补昌邑。为政廉平，人不敢干以私。粗衣恶食，其妻不能堪，乘间言之。逵怒曰：“尔欲使我为善耶？为恶耶？”后升河间卫经历，卒于官。今列乡贤祠。

黄坪，字孟坪，教谕份之子。宣德中，以文学才行辟授温州府经历，迁缙云知县，寻调武康。所至皆有惠政。擢广东布政司经历，以直道不合于参政，檄往琼州视事，中嵒气，卒。后五十余年，缙云人有过邑中者，必问坪后何如，并颂其遗政云。

徐琛，字文玉，家贫，教授于乡。门生有馈粟者，琛以生学业未成，辞不肯受。景泰中，贡入太学，拜泰宁令，专务以温辞化民，不尚刑罚。政成，有驯鸟之祥。寻乞归，自秋泽徙居邑城，而家益贫。人有咎其居官不取者，琛曰：“不取，吾职；贫，吾命也，可复悔乎？”泰宁人祀之。今列乡贤祠。

盛景，字允高。景泰初，举进士，授监察御史。清山东马政，值其地灾伤，上疏乞蠲民所负孳息，民德之。寻按广东，时泷水贼猖獗，景单骑谕之，遂降。又劾巡抚侍郎揭稽不法事。

时族有诖误党禁者，竟致于礼¹。临刑，赋诗有“一心忠义坚如石，惟有皇天后土知”之句，人多伤之。所著有《东村诗稿》、《北征集》。

曾燿，字日章，《莫志》作“彰”。以字行。父朴，浙西医学提举，自杭徙吴江。日章博学有才智，受《春秋》于鲁道源，为郡学生。洪武中，以岁贡授黄陂知县，政声大振。寻解印绶归，钓于江上，将终老焉。永乐初，词臣交荐，起为翰林侍读，同修《永乐大典》。奉使交趾还，陈黎氏篡立本末当伐状，因命从征。在军中，多所赞画，文檄皆出其手。交趾平，复承命往谕，还，卒于富良江²。子坚，字孟坚，亦以《春秋》起家，拜礼部郎中，历四川、云南左布政使。

平思忠，初为县小吏。永乐中，被荐授礼部主客司主事，进郎中。时文皇方事招怀主客，政务日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办，尚书吕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狱。北虏入贡，他任主客者多不称旨，震因以思忠为言，即日赦出，复其官。时以给事中杨弘为陕西布政使，欲使清强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陕西参政。未几，为人所诬，谪戍北边。会有诏市马西域，以思忠尝官主客，多识贾胡，诏释其戍，给冠带，随中官刘马儿使吐蕃诸国而还，后卒于家。初，郡守况钟官主客，与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数延见，思忠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使儿辈知公为吾故人耳！”其见敬礼如此。然思忠安贫守己，未尝以事干钟，人尤多之。

何源，初名德源，字幼澄。洪武中贡，寻领乡荐第七，授德州学正，能以师道自任，州士以科第显者自源始。升知德州，岁旱，邻治多蝗，不入源境。擢梧州知府，梧有水患，民多

1 底本作“理”，误，当作“礼”。

2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一《名臣上》作“以疾卒”。

流亡。众议具奏赈之，源曰：“若俟奏报，民皆死矣！”乃首捐己俸，次募民粟赈给，人多赖之。又悉毁境内淫祠，寻以诖误谪交趾镇守。英国公张辅举署交州学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贡选至方岳者十余人。后召为吏部考功员外郎，出为郑府长史，绘欹器图以进，王敬惮之。事闻，赐敕褒美，并赉金帛。寻改文选郎中。正统初，擢江西右布政使，会诏徙近卒戍辽东，人心骚动，源言于朝曰：“南人弱不耐寒，虽至其地，死亡必多。不如置之近卫，则人不失所而朝廷亦藉其力以为用。”上允其请，并留老弱者三千余人。寻致仕归，自号东吴遗老，足迹不入城府。源为人温雅朴愿，历事五朝，文章政事，见称一时。卒年八十六。

马逵，字伯行，以字行。洪武中，以人材征授合水县丞，以忧归。服阕，补昌邑。为政廉平，人不敢干以私。粗衣恶食，其妻不能堪，乘间言之。逵怒曰：“尔欲使我为善耶？为恶耶？”后升河间卫经历，卒于官。今列乡贤祠。

黄坪，字孟坪，教谕份之子。宣德中，以文学才行辟授温州府经历，迁缙云知县，寻调武康。所至皆有惠政。擢广东布政司经历，以直道不合于参政，檄往琼州视事，中嵒气，卒。后五十余年，缙云人有过邑中者，必问坪后何如，并颂其遗政云。

徐琛，字文玉，家贫，教授于乡。门生有馈粟者，琛以生学业未成，辞不肯受。景泰中，贡入太学，拜泰宁令，专务以温辞化民，不尚刑罚。政成，有驯鸟之祥。寻乞归，自秋泽徙居邑城，而家益贫。人有咎其居官不取者，琛曰：“不取，吾职；贫，吾命也，可复悔乎？”泰宁人祀之。今列乡贤祠。

盛景，字允高。景泰初，举进士，授监察御史。清山东马政，值其地灾伤，上疏乞蠲民所负孳息，民德之。寻按广东，时泷水贼猖獗，景单骑谕之，遂降。又劾巡抚侍郎揭稽不法事。

未几，以言事过讦，左迁古田典史。天顺改元，稍迁罗江知县。值旱，祷而得雨。景曰：“此非长久计也！”乃教民凿池一千二百五十多所，旱不为害，民为立生祠于罗真观。寻升叙州知府，适戎人珙筠、高土猪叛，朝廷遣将征讨。景在行间，多所斩获，上其功，未及报，以聩致仕。后追理前劳，特遣使赉金币、宝钞赐于家。景性友爱，自叙州还，置第郡城，呼兄弟共居之，无间言。又迎养姑姊之无依者，其好义类如此。独以简傲召毁，然不能掩其大节云。

汝讷，字行敏。先世皆高赀拓产业，至讷始好儒术。为诗文，格韵平畅，书法得晋人体，而小楷尤遒美可爱。景泰中，领乡荐。成化初，谒选吏部，荐眷《英庙实录》，拜中书舍人，擢南京武选员外郎，迁郎中。时三原王端毅公恕为大司马，讷与同郡李应祯、嘉兴吕常、镇江庄景，并以文学为恕宾客。后讷为汀州知府，寻以忧归。服阕，会恕转冢宰选部希，恕旨问讷所欲，讷竟无言。拟补南安，恕以讷文士，不便案牍，欲更之，讷闻之曰：“官可择耶？”恕意讷安于外补，竟与南安。讷居官三十年，墨迹半天下，田庐不改于为诸生时，竟以常守罢归，人皆惜之。所著有《学鸣集》若干卷，藏于家。

黄著，字诚夫，经历坪之子也。少以气节自高。成化初，举进士，拜新昌令。新昌素善讼，前令尝为民执送京师。著至，苛察如神，不少假借。有干谒者，辄集僚吏见之，竟不敢发而去。民黠桀者，悉流之。或规其大过，著曰：“不如是，亡以戢暴也。”由是，检壬不自容，诬讼著于台司。台司素知著，竟白其事。迁监察御史，奉敕按山西，再按广东，芟夷污冗，一时殆尽。方面以下有秽墨者，辄望风解印绶去。都御史王越屡称著才，有大政，必召议焉。久之，丁内艰归，寻以疾卒。著好举淹滞，而恩雠太明，多嫉之。

汝泰，字元吉，一字其通。少有大志，岿然老成之望。未

第时，与同郡李应祯、吴宽，同邑姚明、史鉴，并以文学著名。所撰文章，传布远近。年五十，始登科。又八年，而举进士，拜南京考功主事。时倪岳为南冢宰，素知泰名，一见喜甚。居无何，岳以召去，而泰亦迁验封郎中。三山林浣代岳任，以泰有时望，奏改考功。泰甄别人物，辞情并至。久之，擢永州知府，卒于官。所著有《来斋集》。

赵宽，字栗夫。性警敏过人，幼读书，数行俱下。及长，工古今诗文，下笔千言，未尝属草。年二十一，领乡荐，卒业太学。时王文肃公偁为祭酒，深加赏识，于是名益起。及试礼部，同郡吴文定公宽主试事，得宽卷，大惊，遂置第一，梓其文以传，不加润色，时议犹以文定私其乡里。一日，文定集诸公卿宴邸，命宽作《玉延亭赋》，宽即席授简，顷刻千言，众始叹服，不敢复议。既成进士，拜刑部主事，历郎中，执法不挠。有主事盛应期、范璋，以管闸忤中官，群诉其罪于上，逮系部狱，祸且不测。同僚皆退避不敢鞫，宽独挺身任之，二人得从末减谪官而已。一囚罪当死，尚书欲出之，宽不从，竟置诸法。在刑部十四年，以明允见称。升浙江提学副使，以身教士，不受私谒。品鉴精敏，前后莫及。一经甄拔造就者悉登高科，士风为之丕变。在浙七年，升广东按察使，至则决滞狱、禁和买，约束镇守、中官。政甫就绪，以疾暴卒，年四十九。闻者惜之。宽阅文不徒识贵贱，并寿夭亦决之，十不爽一，故人尤屈服焉。平生诗文以不属草，故多散逸，仅存《半江集》十二卷。今列乡贤祠。

吴鋆，字汝砺。少逸越不羁，务苦吟，格律高古，无靡靡态，与赵宽齐名。居太学时，南司马三原王端毅公恕器重之。及鋆举进士拜官，当得文选。会恕为冢宰，同年杨某欲攘之，乃言鋆先事受贺。恕闻，不得已，改鋆武选，而以杨代之。恕后数召见鋆，鋆终不言。恕始悟受欺，欲改，鋆未及而去。故

鋆竟以常格进武库员外郎，寻迁郎中，卒于官。所著有《懒溪集》。

王哲，字思德。弘治初，举进士，授监察御史。历按福建、广东、江西三省，所至清军伍、理盐务、平流贼、恤民隐、明冤狱、作士气、表先贤祠墓，历历可纪。江西镇守董让怙势作威，陵侮缙绅，众莫敢谁何。哲至，首劾其不法数事，上切责让。自是，中官少戢，宸濠虽横，亦凛肃不敢忤。民为之谣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飞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无休歇。”迁山东副使，寻改广东按察使，数建大议。未几，进南京金都御史，寻改北院，巡视南赣、汀漳等处。会江西盗起，命哲往抚之，宸濠畏惮，投以鸩毒，幸不死，遂以疾乞归。逾年卒。哲器局宏迈，志行果决，故所在有声。居家孝友，遇贫贱不改其平生，人多颂之。今列乡贤祠。

盛应期，字斯征，寅四世孙。弘治中，举进士，授都水主事，司济宁闸，启闭以时，人莫敢越。中官奉使，有挟私货者，辄没入之。时太监李广方嬖用事，诸中官群诉于广，广衔之。会广舍人贩私鹾南来，闻其严，悉投水中。广益怒，嗾其党秦文诬奏应期阻荐新船，大不敬，诏逮锦衣卫狱，谪安宁驿丞，稍迁禄丰知县，历顺庆通判，武昌、长沙同知，云南佥事副使。所至化群盜、革税弊，制土官，咸归于法。又建议请闭银矿，以绝祸源。为镇守太监梁裕诬，奏逮下诏狱。会乾清宫灾，赦出，复其官。寻迁河南按察使，累迁陕西左布政使，裁抑太监孙清、廖銮贪暴稍戢，擢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讨平僰蛮¹，有玺书、银币之赐。丁继母忧归，服阕，巡抚江西。未几，升兵部侍郎，总督两广。寻调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厂，升右都御史，总理河道。上疏陈治河四事：曰疏，曰浚，曰筑，曰改，诏

¹ 原稿“蛮”起至“下廷”，共一个筒子叶为另一种字体，疑为抄补。

许之。工甫四月，完者什八九，竟以谤夺官。久之，更赦，复职致仕。应期为人刚果廉干，遇宗族有恩，尝修谱牒，置义田以供祭祀、给戍役及赡族人之不足者，人多称之。

吴山，字静之，尚书洪之子也。弘治中，与弟岩同举进士，除刑部主事，累升都御史，巡抚河南。山以河南惟河患为甚，于是根极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寻坐劾临漳王府将军，左迁浙江参议，擢江西参政，历官刑部尚书。时翊国公郭勋怙势作威，谏官举其罪。始天子震怒，下廷臣议。后稍解，议者持未决。山独陈其不轨，论死谳状。久之，不报。会秋当报囚，勋病死狱中。上怒山输谳后期，诏免官去。山即日就道，卒于利国监驿。年七十三，人咸惜之。今列郡学乡贤祠。

周用¹，字行之。少有异质。既长，辞家力学，寒暑不解衣。弘治中，领乡荐第三，寻举进士，拜行人。正德初，迁南京兵科给事中，擢广东左参议。嘉靖改元，升浙江按察副使，累升南京刑部尚书。时九庙灾，坐自劾免，晦养五年。御史交劾论

¹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一《名宦》上：“周用，字行之。少有异质，既长力学，寒暑不解衣。弘治辛酉，举于乡。壬戌成进士，授行人。正德初，选南京兵科给事中。外艰归，起补礼科，改南兵科。武宗遣中官迎大宝法王于西番，用上疏切谏。又疏论幸进诸臣、江西镇守诸官不法，用劾罢之。迁广东左参议，与平龙川山盗有功。嘉靖初，转浙江按察副使。内艰归，补山东，升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值大旱，请发帑赈饥，躬行阡陌，所活不可胜计。旋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时境多盗贼，用平之。乃令郡邑均平徭赋，绥以恩义，四境帖然。召入佐院事，迁吏部右侍郎。转左，以诖误左迁南刑部右侍郎，寻迁右都御史、南工部尚书，改刑部。九庙灾，坐自劾免。又五年，起工部尚书督河，改督漕运，人为左都御史，以二品满九载考，加太子少保，转吏部尚书。往时吏部诸郎中，职专权重，尚书充位而已。左右侍郎顾视郎中，郎中以意上下之。用司大计，独与左右侍郎咨度，诸郎中亦遂恪职。以疾卒于官，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保肃，赐祭葬如例。用端简慎言，廉勤干济，时称名臣。其左迁也，为尚书汪𬭎所嫁祸。用不自明，再司内外察，见斥者亦不怨。当是时，相言相嵩势交轧，用处之坦如也。用好学，文章尔雅，诗有格律，兼工书画，在南科时，寓居白川之上，因自号白川。所著有《读易日记》、文集十六卷行于世。曾孙曰宽，字仲仁，读书好学，所著有翼传、格物、穷理等书，号《瓮天集》。”

荐，起为工部尚书，督河政。未几，改督漕运。寻入为左都御史，迁吏部尚书。会述职计天下吏，用以劳勦得疾，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恭肃，赐葬祭如例。用初以《书》发科，而更喜《易》，著《读易日记》。至《礼经》，尤其所长。广中两试士，并刻用《礼经义》，以程天下。攻古诗文，立意、命辞并极古雅，而丹青书法，亦颇可称。所著诗文十六卷，名《恭肃公集》。今列郡学乡贤祠。右文臣。

元

宁居仁，太尉玉之子也。玉退老吴江，于是居仁以下皆为邑人。居仁能世父业，累官镇国上将军、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王思忠，贡士原杰子也。雅尚文学。张士诚据吴，屡召不至。率义勇保障乡间，纪律严明，刑赏必当，若素习兵事者。至正末，天兵东下，徐相国达顿师石里村，而单骑至城下谕降。知州杨彝惊懼，不知所为，思忠谓曰：“中原沦于夷狄且将百年，复为群雄割据，生民之祸极矣！今王师吊伐，祸自此弥。又有山卯之势，奈何不归顺乎？”乃与彝率众归附。相国嘉之，赐思忠旗号使镇守焉。论者称王氏父子文武并全云。右武臣。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四

人物志四

儒林传

宋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清人。唐水部郎棨裔孙也。棨号人瑞，有《麟角集》。八世孙伯虎，字炳之，嘉祐中举进士，为潜江令，筑堤去水害。历太子中允、太常博士、尚书户部员外郎，与苏黄倡和，有《进册》三卷及《过庭集》、《松陵集》、《西府录》。从弟仲举，字圣俞，刚介厉学，不徇时好。徙家邑之震泽镇，卒赠奉议郎。生蘋，出为伯父伯起后。伯起字圣时，受经于王安石，学文于曾巩，而游曾宣靖公亮父子间，题所居曰酉室，有诗曰《唱道野集》，卒赠右宣教郎。二程在洛，伯起遣蘋往从之，遂为河南高第。通《春秋》，视杨时犹为后进。时亦谓“后来师门成就者，惟蘋耳！”三舍法行，遂不就举。绍兴初，高宗幸平江，知府孙佑言“蘋素行高洁，有忧时爱君之心、开物成务之学”，丞相赵鼎以闻，召对，补右迪功郎，赐进士出身，除秘书正字，兼史馆校勘。受诏，条具贼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诚意，曰辩君子小人，曰消朋党。上谓辅

臣曰：“蘋起草茅，而议论进止，若素官于朝者，大抵儒者能通世务，乃为有用耳！”预修《神宗实录》，优诏奖谕。朱震、胡安国、尹焞，皆举以自代。安国论荐尤力，谓其学有师承，识通时务，使司献纳，必有补益。迁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观，不悦于秦桧。会从子谊亦素疾恶，作《罢相论》以拟桧罪。桧怒，贬谊象州，蘋亦连坐夺官。久之，复畀祠，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卒年七十二。葬长兴茅栗山，门人章宪铭其墓。蘋识虑精微，议论平易，隤然若与世忘。既老，作《论语集解》未成，合文集为四卷。今列乡贤祠。子大本、大中，从孙楙，楙子德文，德文子孜，并以学行世其家业云。

陈长方，字齐之，其先长乐人。父侁，从游定夫，学得治气养心、持己接物之要，娶吴人林旦女，生长方。长方长于外家，又从王蘋游，因家震泽镇。绍兴中，举进士，授江阴教授，寻归，徙家步里，闭门著书，有《步里客谈》、《春秋礼记尚书传》、《汉唐论》诸书行世，学者称唯室先生。今列乡贤祠。弟少方，与兄齐名，时号二陈。

杨邦弼，字良佐，其先浦城人。文公亿四世孙也。来师震泽王蘋，因家焉。极探理趣，发为文章。绍兴中，举进士第三。时行都初建太学，以邦弼为博士。逾年，通判信州，迁大理卿，改湖南漕，不务勾致，时称其得大体。迁秘书丞、著作佐郎，再迁礼部郎，以起居舍人使金。还，擢起居郎、中书舍人。卒。今列乡贤祠。

卓行传

宋

盛明远，太保文肃公度十一世孙也。其先汴人，文肃五世

孙岫，高宗朝为宣义郎、文英殿直。建炎初，扈跸南渡，通判平江府。晚居吴江之儒林里，遂为邑人。明远咸淳初领乡荐，为广州录事判官。宋亡，隐居不仕。元世祖闻其贤，召判惠州。明远自以世受宋恩，不忍忘背，遂辞不就。诏书¹迫责，乃变姓名，从老氏以终。右忠臣。

里八，逸其名，尝刻心疗母疾。嘉熙中，郡守吴潜建纯孝坊旌之。

陆十七²，名亦不传。十七，其行也。父疾笃，刳心作糜以进，疾遂愈。后父卒，庐于墓上。母歿，亦如之。处幼弟，极尽友爱，乡里称叹。宝祐二年，郡守赵汝历为建旌孝坊。

元

华翥，字伯翔³，好古力学，有声士林。性至孝，母疾，祷北辰而愈。及母没，翥犹持律甚严，履舄不悖北。每斋日，精洁整肃，百拜稽颡，至夜分乃罢。至正辛丑夏四月丁未朔，与客抵僧宗舍。宗为黍饭之，将杀鸡，翥以斋禁辞，弗听。刀忽堕地，折为三，乃止弗杀。众骇其事，咸赋诗纪之。吴复序⁴。徐师曾曰：余观华翥事近怪诞不经，儒者所不道也。然吴复非妄人，又

1 原稿从“诏书”起至“妄人又曰”一个筒子叶为抄补页。

2 《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七《人物》云：“陆十七，震泽镇人，性孝友，父疾笃，医祷弗效，乃刳心作糜进食，疾遂愈。后父卒，庐于墓上。母没，亦如之。与幼弟终身共爨，备极友爱，乡里称叹。宝祐二年，郡守赵汝历为建旌孝坊。”

3 《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七《人物》作“桃墩人”。

4 《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七《人物》云：“吴复《华孝子诚感诗序》略曰：或曰怪神，圣人所不语。若此者，鸡之灵邪？刀之有冯耶？抑华之诚邪？余曰：圣人不语怪也，鲁史之笔详矣。不语神也，《易大传》之论彰矣。诚之所在，射石而没，哭城而崩，水游而不溺，火蹈而不焚，戈挥而灵曜反光，言善而荧惑退舍者，有矣！而独疑于今邪？古之君子远庖厨，弗身践无故，弗杀所以广仁也。类之异者，犹若是，况同类乎哉！今之世，或杀人不忌，至于相食，曾犬马之不如，天其哀夫人之忍，因夫人之诚，以示好生之德，而为暴殄之戒也，岂惟在乎一鸡？鸡何必灵？刀何必有冯？若伯翔华君，可谓能以诚感者矣！”

日月可考信，理或有之，存其事以俟知者。

陈晋，字次翁。元末时，伪吴窃据，其父作诗及之，坐谤讪论死，晋请以身代。父子争死不决，有司谓：“代父者孝，代子者慈，慈孝之人，安肯讪上？”遂两释之。父寻病死。既葬，犹朝夕哭丧一明。入我大明，晋妻家坐蓝玉党逮治，事连及晋，晋弃家遁去，以存宗祀。洪武末，赦归。孙让，事父母¹亦尽子道，乡里称为世孝云。

大明

莫辕，字巽仲，少从张适、易恒学。洪武初，父系诏狱，将刑。辕时年十一，愿代父死。理官奇之，试加胁诱，语无异词。遂奏释其父而系之，辕父更为称冤阙下，竟致瘐死。辕获赦。季父侍郎礼，有宠于上，时国法方严，辕忧之，每指同姓一人隶洱海卫者曰：“是吾族也。”人疑之。后被党祸，家无免者，独辕以常附尺籍免。兄嫂以家祸病死，遗孤二皆在襁褓，辕保护甚至。复变姓名，潜入都下，窃祖父遗骸归瘗之，屡冒法禁，几死，竟遇赦归。复念家祸，不御酒肉数年。家被火，火逼母寝，辕跃入火中，抱持以出，须眉尽焚。卒年七十七，私谥贞孝先生。

徐昌伯，永乐中，坐事谪戍辽东。家有老母，其弟季昭请兄留养，而以身代行。昌伯曰：“尔不经事少年，岂堪万里？”两人相争久之，母卒遣季昭行。后十余年，季昭还，母兄尚无恙，相见甚欢，乡人称之，扁其堂曰“孝义”。

吴璋，字廷用。幼孤，依母陆氏以居。永乐二十一年，诏选天下节妇充内役，陆以年例当行。宣德元年，亲王出封广东，徙封饶州，陆皆从行。璋弃家奔走二藩，屡启求见，母辄不允。

¹ 原稿“母”字多作“毋”。下文径改正之。

正统十二年，复恳启于王。王怜而许之，命入宫见母。母时病革，璋彷徨剥股作糜以进，病稍间。事闻于王，王益闵焉，召赐金币劳遣之。璋遂引母出，至逆旅，三日而卒，乃匍匐扶榇¹归葬先墓。璋后以子洪贵，封南京刑部主事，卒年八十一，赠太仆寺卿，世号全孝翁。今列乡贤祠。

李济，字民望，性至孝。父璇，年五十余，遘疾几殆。时济甫十二，即剥股作羹以进，璇疾遂愈，年八十余而终。及居母丧，庐墓三年，不入私室，人呼为李孝子。提学御史萧公鸣凤校诸生，雅尚德行，饩济于官以风学者，卒以贡为衡州府学训导。右孝子。

李真，字允真，宋秘阁侍郎衡裔孙也。年三十而丧其妻。未及葬，真以役事出家。偶失火，焚其棺，真归，号痛收骸骨葬之，而虚其右以自待，终老不再娶。子昱，尝输粟百斛赈饥。有司旌以冠带，辞不受，人称其世义云。

钮钊，字时勉，为人落魄不羁，好儒术，不事家人生产。父文，为温州令，钊随侍宦邸，而母妻留家居。妻以疾卒，所亲有銜钊者，说其母从俗火葬。钊归知之，以母故，口不言而心痛其事，誓不再娶，亦不畜婢妾，积四十年，终始一节。尝为人塾师，夜有妇奔钊，钊拒之。明日，托以他事辞去。其节操如此。右义夫。

元

徐孝祥，家贫力学，不干仕进。尝于庐后掘地见白金，辄掩不发。居三十年，为至治壬戌，岁大饥，乃尽发之以赈贫乏，全活不可胜计。其后嫁女，甘于荆布，锱铢弗取也。卒年九十七。

¹ 底本作“衬”，误。当作“榇”。

大明

盛逮，初名棟，字景华。洪武初，以贤良应召，赐冠带，参大臣议事，与中书参政陈宁议不合，以疾辞归。弟彰，以盐法被逮甚急，父怜其少，不忍遣逮，请曰：“弟未有子，儿愿就捕。”因谪戍宁夏。先是，逮归乡里，宁适守苏，将甘心焉，亟欲见逮不得，乃命逮督办通区逋赋，逮倾赀代民偿之。友人唐自牧负官租计白金二百两，走告于逮，逮如数与之。翰林待诏李干，老无所归，逮延之家塾。既卒，葬于墓侧，岁时祭之。逮尝游关中，得异人导引法，作《原道诗》，年九十三¹。

陆琦，字文璧，善古文，兼通医卜星命之学，为人沈敏谨厚，人共推服焉。里有剧盗，鼓噪入其家，见琦，投杖而去曰：“不图八丈在也。”后又至，遇琦，辄去，终不忍犯。正统中，领乡荐，未仕而卒。

吴理，字元玉。少从父戍京师，宗族不相知者几年，理惓惓以访族为念。父死，哀痛倍至。已而得谱，告其父，将归访焉。时人嗤其迂，理不恤也。天顺中，举进士，拜南京工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事母至孝，母爱少女，理招婿与之共居。婿无状，理弗与校，积三十年，无间言。舅氏在松江，贫，母念之，理为买田宅以慰其心。宗族虽疏远，理遇之有恩。族子凤，舍身释氏，迎归抚之。道遇故人之丧，不能归，遣人扶翼还葬。在工部时，吏有粥子赎罪者，理怜之，白于尚书，吏得免罪。性好学，工古诗文，对客辄为之，未尝属草，又善画。卒年五

¹ 《松陵文献》卷八《人物志·孝义》注云：“莫旦曰：景华既代弟就捕至京，法司立赤、白二旗于庭，令曰：‘愿为军者立赤旗下，为民者立白旗下。’景华与友人蒋生谋就赤旗。生惊曰：‘奈累子孙何？’景华曰：‘子孙贤，雇人为军；不贤，代人为军，毋过虑也。’生亦从之。已而奉诏，赤为顺，白为逆，逆者皆斩首。户丁发戍边远，而景华得戍宁夏，年九十三卒于家。”

十二。理义而贫，仁而不寿，孝而无子，时人莫不哀之。

顾宽，字惟仁，性孝友，居母丧，三年不入私室。初，立弟子纲为嗣，后生二子：曰纯，曰纲，待之如一。族人灏，贫不能存，宽乃日给食、岁给衣，有故则给以金谷，终其身。外祖李景昭墓枕吴淞江，屡经水患，宽出钱千缗，伐石捍之，患用以寝。伯父有婿曰钱璫，死无葬地，宽买地葬之。及掘地得故冢，复命掩之而他择焉。其好义类如此。年八十，寿终于家。

庞鏞，字汝声，性好施予。成化十七年，邑中大水，鏞出粟千斛赈之。弘治五年，又水，鏞复出粟二千斛赈之。抚按嘉其好义不倦，上其事。朝廷从之，命有司榜其门曰旌义，复其家。右义士。

潘翼，自少为黄景融家奴。正统初，中官奉旨督征逋税，行部稍不如意，辄执守令去。时县令被执，景融为税长，与其党攘臂夺还。中官诉于上，诏捕诛景融，翼愿代行。景融曰：“汝误矣！岂杖笞罪若耶？”翼曰：“主仆即父子耳！愿代死无悔。”县官不可，翼固请从之。至京师，论死，扒掠无完肤，终不改节。寻赦归，见景融，相持而哭，因以为子，约死同葬于墓。翼目不知书，而从容就义，人以为难。

吴成，尚书吴洪仆也。洪为诸生时，赴举南畿，成驱驴取值以供旅费。及洪为福建按察使，有富人犯罪，持千金赂成，求为宽解。成却不受，白其故于洪，竟置之法。由是洪名益起，人雅重之。至今配食于吴氏家庙云。右义仆。

烈女传

宋

张二娘，吴兴人，嫁邑人陈熙载。熙载死，二娘年二十三，

父母怜其无子，欲嫁之，不从。立夫从子焕文为嗣，卒年八十余。元大德二年旌表。

元

独吉氏，断事宁六舍妻也。夫亡守节，誓死不嫁。至顺二年旌表。

大明

阮妙瞻，郡人，嫁刘彦敬。彦敬死，妙瞻年二十五。时姑且老，子真才五岁，妙瞻上事老姑，下抚幼子。后真仕至通判，洪武十年旌表。

杨六娘，查华二妻也。年十七而嫁，有娠未产而夫卒。及生子，名胜十，抚之以承宗祀，终老无二志。洪武十九年旌表。

钱氏，太仓人，嫁同里胡原。洪武三十年，原戍云南，逋窜，事觉，坐弃市。钱谓之曰：“君万里归，为妾耳！今君死，妾生何为？”至夜分，抱乳儿泣曰：“吾不能保汝矣！”遂自缢，年二十八。袁华为传。

凌淑贞，太常少卿信之女兄也。归范忠，忠早死，淑贞守节不变。天顺五年旌表。

张福真，黄伟妻也。伟父茂，尝为许璡家奴，甚贫。伟死，福真志在守节，茂将嫁之。福真度不免，佯许诺。择日当行，福真沐浴更衣，辞其舅姑而出，旋入如厕，人莫窥其意，弗为之备，竟自缢死。时弘治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年二十五。知县金洪闻之，深加叹赏，欲闻于朝，茂力以贫辞，乃止。仅有词人纪其事。

王氏，少孤，大父继宗招赵维为婿。维死，王年二十，无子。继宗欲嫁之，王不从，携二女以居，攻纺绩以养继宗，终不改节。弘治十二年旌表。

沈氏¹，知县愚女弟也。归吴嵩，嵩溺死，无嗣，竟不改适。
正德十三年旌表。

顾氏，归庞荣。荣病瘵十年而卒，顾哭之。丧一明，寻复双瞽。父宽家故丰，欲迎育之，顾辞曰：“儿虽大人遗体，然家在彼，不可留也。”卒归守志，事姑曲尽孝道，乡里称之。嘉靖三年旌表²。

陆氏，名洁，许謨妻也。年十八，归謨。二十，謨亡，陆即断发破面，示无二志。上事老姑，下抚养子，人无间言。嘉靖十一年旌表。卒年八十八。

钱皓女如洁，许嫁按察佥事曹镤冢子糖。糖有废疾，不能娶，自愿解盟。钱氏不听，曹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与居以尝之，糖终不知夫妇之道。于是，又申前言，钱氏从之，更许乌程温氏。女闻，累日不食。母强之，乃食，止蔬食。叩其故，俛而不答。及糖卒，温氏来迎，女知不免，乃屏人阖户，沐浴更衣，书于寝壁云：“前缘已定，祸福同当。”书毕，遂自经死，年二十六。遗书与其姑董，求葬曹氏墓，从之。沈氏，终为室女，亦无二志。人有劝之嫁者，沈作色曰：“钱氏未归于曹者也，尚能舍生而不改适，我之归曹久矣，何以嫁为？”嘉靖三

1 原稿从“沈氏”起至“何以嫁为？嘉靖”两个筒子叶为抄补。

2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一《人物九》云：“正德十六年旌。《松陵献集》云旌年见《实录》，《徐志》云嘉靖三年，误。”

十六年，年六十八，时人目之为双节云¹。

黄氏，凌士奎妻。士奎歿，黄方年二十一，有遗腹，生男曰安。黄鞠之，守节无玷。嘉靖三十六年，年七十二。

郁璇妻费氏，邑人费庸女也。适璇一年，璇卒。费年甫十九，无出，矢心守节，剪发自誓。已而脱簪珥营葬具，因为寿藏以俟，曰：“我未亡人也。”孀居三十五载，人无间言。嘉靖三十八年旌表时，年五十有四。

太学生吴邦栻妻顾氏，光禄监事纲之女也。栻卒业北雍²，以疾终于旅邸。时顾归栻仅岁余，年方二十有四。闻讣号恸，誓不改适。孝事孀姑，守志有年。于是，教谕沈君朝臣等率弟子员举其事于县，县令奏于朝，事下礼部，巡按御史方公³恪又为疏实以闻。天子信之，乃诏有司旌其间，并复其家如例。时嘉靖四十年六月也。

1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九《列女上》云：“钱皓女如洁，许嫁按察司佥事曹镤冢子糖，糖有锢疾，不能娶，自愿解盟。皓不听。镤乃先娶中人沈氏女以尝之，逾年犹处子也。于是，又申前言。皓许之，更字于温。女闻，累日不食，母强之，乃蔬食。及糖卒，温氏来迎，女知不免，乃屏人阖户，沐浴更衣，书于寢壁曰‘前缘已定，祸福同当。’遂自经死，时年二十六。遗书与姑，求葬曹氏墓，从之。沈氏，年二十一，依然室女。镤夫妇令其改适之，死不贰，足迹不越閭閈者六十年。嗣子大武，尽孝，事沈氏亦如所生，以二母状白诸巡按御史。时世宗年老，讳言死，例不得以死事白，故巡按温如璋止以沈节疏闻，建坊旌表，复其家事，在嘉靖四十五年。沈氏以孀烈未旌，不敢先恩，命各上官礼扁到县，俱未赴领，愿让恩移封钱氏为请，至万历四年，巡按邵陛复以钱氏具题，得请与沈氏同。督学御使耿定向巡抚周如斗大书‘双烈’，颜其祠于垂虹亭之东址，檄县率通学师儒躬送，以示风励焉。”

2 “北雍”一词是明朝首都北迁后产生的，因为当时在北京、南京分别都设立了国子监，于是设在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北监”或“北雍”，而设在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南监”或“南雍”。

3 原稿本卷此后阙页，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二《列女五》之《历年旌表贞节》云：“太学生吴邦栻妻顾氏，嘉靖四十年旌。”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五

人物志五

文苑传

梁

顾野王，字希冯，吴江人。是时，吴江属吴县，未经割置，故郡志称吴县人云。大父子乔，东中武陵王府参军事。父烜，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并以儒术知名。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指。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宋异见而奇之。年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志》二篇。及长，遍观经史，精记默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初为临贺王府记室。宣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琊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于东府起斋，令野王画古贤，命褒书赞，时称二绝。及侯景乱，野王以父忧归本郡，乃召募乡党，随义军援都。野王体素清羸，才长六尺，又居丧过毁，殆不胜衣。及杖戈被甲，陈君臣之义、逆顺之理，抗辞作色，见者莫不壮之。城陷，逃会稽。陈天嘉中，敕补撰史学士。太建中，为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撰国史，知梁史事。后为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事。卒赠秘书监右卫

将军。野王少以笃学至性知名，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而厉精力学，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舆地志》各三十卷，《符瑞图》、《顾氏谱传》各十卷，《分野枢要》、《续洞冥记》、《玄象表》各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时。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记传》二百卷，未就而卒。

徐师曾曰：余观《南史》载野王事，凿凿可信。而《陈书》云侯景之寇，郡将袁君正举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尝立草。及考纲目书，袁君正以吴郡降景，据此则君正未尝赴援，而野王亦不为用。《陈书》所云大谬也。旧志因此并疑临贺、宣城之事。今按纲目，临贺、宣城虽皆有反谋，而野王为记室时，谋尚未露，则亦自不相妨也。余传其事，并以《南史》为正。

宋

王谊，字仲玉，蘋从子。少有文名，师事中书杨习为宏博之学。秦桧当国，忌天下能者，谊因发愤，拟作《罢相对》以刺之。其仆隶告讦，桧怒，贬谊象郡，十年乃归，自号拙乡居士，不复仕进。有《春秋类书》、《四六集》行世。据《窦志》增入。

沈义甫，字伯时。祖俨，与范仲淹同举进士。嘉定中，义甫以家学领乡荐，名列第五。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举行《朱子学规》，时称良师。久之，致仕归震泽镇，建义塾，讲学以淑后进。又建明教堂以祠三贤，隐然自任后传之意，学者称为时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遗世颂》、《时斋集》行世。今列乡贤祠。

元

王原傑，一作杰。字子英。家世业儒，至原傑，益以学行知名于世。至正中，以《春秋》领乡荐。值兵乱，不仕，教授于乡。

著《春秋谳议》、《贞白英华文集》、《水云清啸诗集》各若干卷，皆尝经进中书。巘子山称其诗“言近指远，发于宽阔寂寞，而无风云月露之态”，识者以为知言。今列乡贤祠。

盛舆，字敬之，文昭曾孙。初为震泽镇学教谕，升锦州学正。适兵兴，参谋浙省军政，擢崇德州判官。舆尝受《易》于郡人龚子敬，好古博识，医卜、地理、星数之书，靡不通究。所著有《韵书群玉》、《滴露斋稿》。

大明

吴简，字仲廉，诗文温厚古雅。元季，数举于乡，不利，遂杜门绩学。寻以荐授郡学训导，升绍兴路学录。洪武四年，应召至京，以疾辞归，优游林泉，号月潭居士。年八十二卒。所著有《论语提要》、《诗义史学提纲》、《守约斋集》各若干卷。子二：复，湖广佥事；颐，县学训导，俱有文名。

邹奕，字弘道，秀目美髯，貌若玉雪。议论英发，文辞高古。元至正初，举乡试第四。刻《诗义》、《诗疑》、《天府赋》各一道，寻登进士，调饶州录事。洪武初，职风纪，出知赣州府，坐事谪甘肃二十余年。永乐初，以蹇忠定公义荐，召还。有《吴樵稿》。

沈黻，字有庄，家世治《尚书》。洪武初，举明经，赐光禄酒馔，寻放还。尝应辟署县学西斋事，所作诗文号《西斋集》。

陶振，字子昌，少学于杨维桢，兼治《诗》、《书》、《春秋》三经。洪武末，举明经，授县学训导。尝坐佃居官房，逮至京。进《紫金山》等三赋得释，改安化教谕。卒。振天才超逸，诗词豪隽，有名于时。所著有《钓鳌集》。

梁时，字用行，博学工文章，以气格为主，不事纤丽，亦善笔札。少时遭家籍没，聚徒讲学于长洲。洪武中，荐授岷府纪善，迁翰林典籍，修《永乐大典》，充副总裁，有《噫余集》。

吴骥，字材良。洪熙初，举明经，授浚学训导，改寿昌，迁清丰教谕，致仕，卒。骥博学强记，教人严而有法，时称名师。山西、河南、陕西诸省乡试，凡五聘为考官，所取皆为名士。卒年八十三。所著有《蒙庵集》、《归田稿》。

莫旦，字景周，博学工诗文。成化改元，领乡荐，卒业《大学》，作《一统》、《贤关》二赋，名动京师。后为新昌训导，迁南京国子监学正。乞归，年八十余卒。旦尝论吴澄以宋臣仕元，不当列从祀；赵孟頫以宗室事雠，不得为名臣，皆至言也。平生著作甚多，所存有《鲈乡集》、《新昌》、《嘉鱼》、《吴江》三志。

姚明，字景昭，一字视卿，训导玑之从子也。家于长桥之南，号月桥居士。治《易》，工古今诗文，有所作，人争传以为式。生徒满门。成化中，领乡荐，两试南宫，皆见取，竟以疾不能终试而罢。及授贵溪知县，又以不习吏事，调南靖。寻奔母丧。归，会有子坐事论死，走京讼之，以疾卒于逆旅。门人王哲经纪其丧还葬。明貌不扬而蕴蓄甚富，又能谦冲不伐，故一时称厚德者必推焉。然竟客死，时人莫不哀之。门生裒其遗文，得若干首，号《月桥遗稿》。

崔澄，字渊父。少游庠校，已厌场屋之习。及以例入太学，遂绝意进取。工古诗，气象风格，力追唐人，盖近代名家也。卒年二十九，未见其止，时共惜之。有《传响集》十二卷行世。

陈九章，字从一。弘治中，举进士，拜青县知县，调云和，罢归，教授乡间，以文学著名。

姚鍊，字汝鸣，教谕澄之子也。治《易》，旁通群经，游庠校，试辄居上等。又工古诗文，于是才名特起，然不售于场屋。晚岁应贡，适病目，御史尚严刻，竟以老摈废之。卒年七十七。

陈理，字君明，少为诸生，器岸轩特，文亦雄健。正德丙子，提学御史张公璿行部试，最，饩于官。明年再试，复为首

冠。因问诸生能为古文者，众以理对，命拟作《请立先贤子游后奏记》，理援笔立就。张称善者久之。五举乡试不第。晚婴末疾，荏苒数年而卒。理尝修县志未就，今存有《同川集》、《宋元遗事》、《陈氏族谱》、《四礼规》诸书，藏于家。

陈策，字献可，博极群书，为诗文，冲畅典核。嘉靖改元，领乡荐，授曹学教谕，卒于官。继娶丁氏，抚尸恸哭，呕血数升，越次日亦卒，曹人异之。所著有《说铃》、《九华集》、《东行集》、《曹县志》。

张铨，字秉道，风格高整，论议坚正，自为诸生时，蔚有文名。以例入太学，寻领应天乡荐，举进士不中，以选人试吏部，入高等，授胶州知州，迁南安府同知。尝署府篆，及摄南康、信丰二县，皆有惠政，至立生祠，祀之后代。守入觐，道卒，年五十二。铨为诗文，雄壮激烈，慨然有经世之志。未究其用，论者惜之。有《莼江存稿》二卷行于世。

沈察，字体中，按察副使啓之冢子也。自幼颖慧异常，为诸生，试辄第一。嘉靖中，领乡荐，更事博综，虽山经、地志、星纬、律历、方伎诸书，靡不研究。工古诗文，自左氏、诗、骚而下，多所拟作。寻卒于京，年二十八。有《少虚稿》。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六

人物志六

隐逸传

元

朱良实，字子诚，读书好古，隐居不仕，以诗文自娱，号百拙老人，卒年八十余。所著有《松陵续集》、《渔唱稿》。

顾谅¹，字季友，博通经史，注《仪礼》书。值元末兵乱，遂不求仕，隐居陆巷，结庐曰怡斋，自号痴叟。

丁敏，字巽学，博学好古，为时推重。隐居吴山之麓，不乐仕进。绕舍皆植梅，笑傲其下。有诗集行世。

¹ 《吴中人物志》卷六云：“顾谅，字季友，吴江越溪人。生元季，隐晦不仕，尝注《仪礼》行于世，王行为作传。”《松陵文献》卷十云：“顾谅，字季友，后陆巷人。博通经史，作《仪礼注》。值元末兵乱，隐居不出。性夷易，不事畛畦。结庐曰怡斋，自号痴叟。王行为《痴叟传》曰：‘予初识叟，以其声求之，殊不类。及读其所著《鷓鴣居樗赋》，始知之。赋之要以为鷄鴣以微而依匪材之樗，故能全其乐，人谓其知白守黑者。知白守黑，欲进而退，退所以进之术也。叟宁是耶？盖虚以钟其美耳！其词有曰‘以巨而自屈于细兮，致若是之遭迂；苟忘微而夸大兮，亦与是而同途。’是又明夫‘各顺其天，不忒其仪’之道也。谓之痴者，果非痴耶？受以为痴者果痴，非耶？君子盖知之！’”

大明

张琦¹，字季琏，家世以赀雄于乡，而琦独轻财好学，构素心堂，日吟咏其中。州县征辟，皆不就。卒葬陆墓山。所著诗文号《陶庵集》。

萧规，字元则。其先湘潭人，国初徙吴江。初从释氏，已乃弃去就儒。其学长于《春秋》、《毛氏诗》，读书乐道，不求禄仕，人称竹园先生。所著有《湖山樵寓集》。子二：潭，字孟南，举进士，终建始知县；湘，字仲南，举秀才，终大理评事，俱有文学。

谢常²，字彦铭，少与陶振同师杨维桢，学识该博，著作醍丽，尤长于四六。洪武末，举秀才，召见，试《丹凤朝阳赋》称旨，上欲官之，辞疾不拜。归隐震泽之东溪，卒年八十三。所著有《桂轩稿》、《东溪集》。

尹宽³，字孟容，隐居不仕，号江南布衣。工诗文，与郡人杜琼、陈宽辈相并驰名。所著号《易斋稿》。宽卒，太守汝讷为之诠次⁴，藏于家。

1 《松陵文献》卷十云：“张琦，字季连，世居越溪，以赀雄于乡。而琦独轻财好学，构素心堂，日吟咏其中，三吴名士多从之游，自号南村居士。二兄理、瑾，皆以人才为显宦。琦毁形闭门，自守而已。州县征辟，皆不就。后竟坐党祸籍其家。所著有《陶庵集》。”

2 《松陵文献》卷十云：“谢常，字彦铭，少与陶振同师杨维桢，学识该博，著作醍丽，尤长于四六。洪武十五年，举秀才。（《徐志》在二十三年，今考《桂轩集》，乃在十五年八月）召见试《丹凤朝阳赋》，称旨，欲官之，常以母年百有六岁请归终养，许之。遂隐震泽之东溪，教授生徒。至永乐初犹存，年八十三卒。有《桂轩稿》、《东溪集》。”

3 《松陵文献》卷十云：“尹宽，字孟容，黎里人。性旷达，隐居不仕，号江南布衣。工诗文，与郡人杜琼、陈宽辈齐名。成化初，卒。外弟汝讷为诠次其文，号《易斋稿》。”

4 诠次，选择，编排。

史鉴¹，字明古，年十二三为四六近体，语即惊人。既长，搜罗群籍，发为文章，雄深古雅，崛然成家。尤深于水利，不乐仕进，隐居穆溪之西。一时命使行部辄咨访以治道，其言凿凿可行。卒年六十三，葬西山博士坞。所著有《西村集》、《西村杂言》、《小雅日抄》、《礼疑》、《礼纂》凡若干卷。

1 《松陵文献》卷十云：“史鉴，字明古。曾祖彬，以高赀为税长，有任侠名，坐累死秀水狱。或云即仲彬，建文时为翰林侍书，有《致身录》记从亡事甚异，不见于他书，不立传。鉴博学洽闻，年十二三为四六近体，语即惊人。既长，肆力为诗文，雄深古雅，崛然成家。足迹不出百里，而人皆知其名。状奇伟，须髯奋张。与人论事，辨说超卓，虽尊贵无所屈。长于史学，论千载事如见。若钱谷水利之属，尤所深究。隐居穆溪之西，有园亭竹木之胜。图书供具皆极精丽，客来就鉴，鉴为设先代之容，曳履挥麈，清谈弥日。其治家严如官府，动遵古礼。患里人以巫觋惑众，上书于县，欲尽除之，曰：‘此皆不容于先王之世者，不除则风不正，礼教何由而行耶？’巡抚王恕闻其名，延见与论政务，深器其才。尝虚心咨询，未尝以鄙民遇之。弘治中，卒，年六十三。所著有《西村集》、《西村杂言》、《小雅日抄》、《礼疑》、《礼纂》诸书。刘凤曰：‘明古性善交，请谢宾客，不吝算器。家故饶，四方士归焉。虽在闾左，名出公卿间。郡县吏皆下之，有所论议，亹亹不穷，颇亦慷慨，听者为倾。有纵横才，若尽地利植、经业贾市、治生产，故其习气无论好书多所通解，为五言亦为数君子所称。池馆宫室，占水地胜，供张甚盛，古图籍杂器，陈之西序。诡衣冠，与客谈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谒于徐公有贞，而吴文定公与为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吴雅称之，故礼焉然，论者犹谓其善市名，或以为文定累云。昔白圭遭战国，以其术行之时。而明古仅因以名，亦由使者贤，不替干旄之风。宪、孝间，一时推盛，虽在野亦有人矣哉！’潘子曰：余读史氏《致身录》曰异哉所闻！以吴文定所撰墓志及明古家状考之，乃知彬以税长，洪熙中尝上书阙下，盖富而好侠者也。且未曾入仕，何论从亡？余少时尝见明古所草《县志》，于仲彬事亦绝无记载，或以为畏祸故讳之耳！乃《西村集》于姚善周是修之死，皆为立传，无所避忌，顾独于先世之隐德，没而不书，且并其官阀而削之，有是理耶？况孝庙时，法禁已弛，吴文定固贤者，又以著述自命，不宜汶汶若是。夫为人子孙者，其先祖有是善而弗传，是悖也；无是善而强名之，是诬也。然则为此书者，不惟诬仲彬，且诬明古矣！余不敢信为实录也。刘子威《先贤赞》，于明古颇多微词，要之其任侠负气，亦自有祖风哉！明古长子南园君，名永锡，为诸生；孙南湖君，名臣，为云南参议。其卒也，臣之长子龙湾君，名长，为《行状》云：寒家文献，起于西村。然而补弟子员，自先大父始入仕。自先君始长工书法。今此状真迹犹存，即刻本亦多传人间，可据以证《致身录》之赝。”

曹孚，字颙若，训导谨玄孙也。隐居不仕，工诗文，善摹写景物，与同邑史鉴、练塘凌震诸人为诗酒交，互相唱和。尤娴于礼仪，人有婚丧，必质之而后行，无不允当。所著有《枫江集》、《平望镇志》。

材胥传

大明

汝思聪，字彦明。始为吏，德器温雅，恂恂如儒生。永乐中，授泸溪巡检，以捕盗功升中城兵马副指挥，迁南京南城兵马指挥。尝于课钞中得金镯二，召其人还之。寻乞归，号思隐老人。卒年七十六。孙泰，见《名臣传》。

徐真，字宗正。正统中，授丽水县丞，在任十八年，进阶文林郎致仕。真职董银钩¹而归囊磬悬，人以是难之。

艺术传

宋

朱象先，字景初，善画，驰名元符间。与苏轼友善，轼尝题其画云：“景初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尝自言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故其所作，得之自然。

大明

盛寅，字启东，以字行，逮之子也。工诗善医。永乐间，

¹ 钩，弩上供钩弦发箭的部件。

治内侍蛊症有奇效，名闻于上，授御医。在上前持论梗梗，上甚重之，扈从北征。洪熙初，命掌太医院，赐敕褒嘉。宣德中，尝应制赋《瑞雪诗》及尝与同官奕于御药房，驾猝至，不及屏，二人扣头待罪，上命终局，且令赋《观奕诗》。明日有御制之赐。弟宏，字叔大，与寅齐名，亦入为御医。景泰初，治宫妃疾有效，当进官，不拜，乞落其家戎籍，诏许之。寻乞致仕。寅子僎、孙恺，俱以医世其家。初，寅医得之王宾，宾得之戴元礼，元礼得之丹溪朱彦修，故其术特精。所著有《流光集》。

盛伦，字文叙，寅从子也。性明敏，少传寅医学，又遇异人授堪舆家书，尤精其术。人以疾求疗及相地者，门无虚日。

陆复，字明本，善画梅，自号梅花主人。尝售艺金陵，用黄纸作招帖，榜其门。魏国公出而见之，讶其僭妄，执至府中。复对以愚民不识忌讳。因问何能，对曰能写梅耳，命画于粉墙。墙甚高大，复染翰操管，顷刻而成，遂贳其罪，更加礼焉。由是，驰名两京。

鄂明，字启东，善传神，得意时，丝发无肖者。

八有少虚稿¹

¹ 原稿此五字在一碎片上，疑为别处误入。据《乾隆震泽县志》，此五字乃《沈察传》之最后五字。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七

人物志七

寓贤传

唐

陆龟蒙，字鲁望，郡城人。故相元方七世孙，御史宾虞子也。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文成，窜稿箧中，或历年不省，为好事者盗去。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帙坏舛，必为辑褫刊正。乐闻人学，讲论不倦。有田数十亩、屋二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甿，¹ 袈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买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水。

¹ 袈刺，犹言披荆斩棘。

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洁壶杯，不复饮。不喜与流俗交，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号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晚营别业于震泽居焉。初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而卒，葬甫里。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龟蒙所著有《耒耜经》、《笠泽丛书》，所编有《松陵集》，其诗文稿，得于甫里祠堂神像腹中。

宋

方滋，字务德，少寓应天寺。建炎中，历浙西提举司干官。乾道中，知绍兴、平江二府¹。

范成大，字志能，吴县人。父雩，字伯达，入太学，声誉翕然。擢第入馆，除秘书郎。成大在怀抱中，已识屏间字。年十二，遍读经史。十四能文词，父亡，读书昆山荐严寺，十年不出。取唐人“只在此山中”语，自号此山居士。又慕元鲁山为人，字已幼元。先友王葆勉之曰：“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不可违也！”课以举业，绍兴中，举进士，授户曹，监和剂局。隆兴初，纂类高宗朝政，除枢密院编修官，迁正字。乾道中，升校书郎，编修国史。历著作郎，转吏部郎官。言者论其超躐。罢奉祠，起知处州。陛对，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天力，今尽以虚文耗之，上嘉纳。至州，创义役，作通济堰，民赖其利。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以文学材气为上所知。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右相虞允文建议遣使。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大学士、侍读国公，充金祈请国信使。国

¹ 《正德姑苏志》卷三《古今守令表中》云：“方滋，敷文阁直学士，左太中大夫。乾道九年五月到，七月除敷文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书专求陵寝，乃泛使也。上临遣之曰：“卿气宇不群，朕亲加选择。闻外议汹汹，官属皆惮行。”成大对曰：“无故遣泛使，近于求衅，不执则戮。臣已立后，仍区处家事，为不还计，心甚安之。”上愀然曰：“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毡，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负卿耳！”成大乞并载受书事，不从。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成大知其法严，附请决不可达。一不泄语，二使不复疑。至燕山，夜蔽帷，秉烛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亲王受书，其辞云云，怀之以入。初进国书，辞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昨尝附完颜仲、李若川口陈，久未得报，臣有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顾谇宣徽副使韩钢曰：“有请当语馆伴，此岂献书处邪？”厉声令绰起者再三，成大不为动，再启曰：“奏不达，归必死，宁死于此！”钢复以笏导成大拜，成大跪之如初，曰：“若奏达，当下殿百拜以谢。”时金廷纷然，太子欲杀成大，其兄越王止之。既还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钢押宴，谓成大曰：“公早来殿上，甚心勤主，上嘉叹，可以激劝两朝臣子。”廷议方殷，会夏国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号任令再世，用事谋篡，事败而疾。蜀宣抚司故尝以蜡书通问，为夏人所获致之。金主益怒成大朝辞，遂令传谕诘之。成大答：“以奸细之伪，不可测。”退朝而馆伴持真书来，印文皦然可识。成大笑曰：“御宝可伪，况印文乎？”金人直其词，遂不竟。十月使还，金国报书有“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出于不意，要以必从”之语，上由是知其忠劲，有大用意。除中书舍人，寻以集贤殿修撰知静江府。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进敷文阁学士。入对，除权吏部尚书。淳熙中，迁中大夫，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奉祠而退。起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奏罢海物之献。除端明殿学士，寻擢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知建康府，

进资政殿学士。起知福州，封吴郡开国侯，再领洞霄宫。绍熙中，加大学士，知太平州。寻纳禄以归，封吴国公。明年卒，官至通议大夫，赠银青少师，追封崇国公，谥文穆。成大天资俊朗，辅以博学，为文赡丽清逸，自成一家。尤工于诗，四方传诵。自号石湖居士，尝作亭于绮川，泛舟长桥三高祠下。所著有《石湖集》百三十六卷，使北有《揽辔录》，在广有《虞衡志》，出蜀有《吴船录》。家居时，与郡士龚颐、周南、滕宬采辑郡事，为《吴郡志》五十卷。

黄由，字子由，长洲人。弱冠，有声太学。淳熙八年廷对，时甘昪为入内押班，见知用事二十年，招权市贿，与曾觌、王抃相盘结，由对策及之，遂举进士第一。吴自有科目以来，由始冠多士，时人荣之。授南安军签判，秩满，通判绍兴府，往新嵊，督行荒政，由改粜为赈，擅发米五万石予民，不取其直。除正字，迁著作佐郎。使金还，迁将作监、嘉王府赞读。绍熙五年，孝宗疾亟，光宗不能视疾，人情益惧。由请嘉王过重华宫问安，孝宗为之感动。宁宗即位，累除权礼部尚书兼吏部，将大用之。会知绵州王沆朝辞乞诏，庙堂铨选，若尝受伪学荐举升改，及众论指为伪党者，籍记姓名，且与勿用。由入奏，谓“人主不可待天下以党与，不必置籍以示不广”。继擢沆利路转运判官，由亦出知成都。张岩奏由阿附权臣、植立党与，遂以杂学士奉祠。嘉定初，以正议大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闻嵊县昔有虎患，讹言谓：“虎岁久有神，变化叵测，或为僧形，或为猿狙，倏忽莫可踪迹。”由祷于神，悬厚赏，募人捕之，殄灭无遗种，民赖以安。三年，除刑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官至正奉大夫。置别业于邑中学宫之左，扁曰盘野，自号盘野居士。赋诗有“才到松陵即是家”之句。卒赠少师。

元

倪瓒¹，字元镇，号云林生，无锡人。诗画清绝，为世所珍。至正间，避兵邑中，寓同里镇及华严寺，邑中士夫争延致之。见俗子，辄避去不顾。

杨维桢，字廉夫，会稽人。泰定中，举进士，官至待制。至正中，避兵华严寺。入我大明，膺荐修礼乐书，不仕而归，号铁崖。既得铁笛，号铁笛道人。维桢天才逸迈，文辞闳放，名高天下，邑人陶振、谢常辈皆其门生云。

大明

姚广孝，长洲人。初为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庵。时相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者，读书学道，兼通兵家言，尤深于机事。广孝从之，执弟子礼。于是，尽得其学，然深自退藏，人无知者。其友王行，独深知之，曰：“他日必当有所遇，固不得以人废言也。”历居邑中华严寺、慧日忏院。洪武中，以高僧荐选，侍成祖于燕邸，深见亲信与密谋。永乐中，以靖难功进官太子少师，复姓，赐今名。拟于元之刘秉忠，卒赠荣

¹ 张冕《吴中人物志》：“倪瓒，字元镇，无锡人。元季鬻田百千缗，悉与张伯雨。晚年扁舟江湖，多依止僧房道馆。寓松陵，与陆静远、虞胜伯为友。静远子頤，其子婿也。过城廓，则与陈惟寅、惟允、周正道、陈升方辈游，尝自写影留道家。有洁疾，每盥潄易水数十次，冠服着时，亦数十次振拂。家有清闭阁，阁前梧石，日令洗拭。尤好焚香，画法巨然，书学黄庭。”《康熙吴江县志》卷三十八《人物九》云：“倪瓒，字元镇，无锡人。家富好施予，诗画清绝，为世所珍。至正间，避兵于吴江，寓同里镇及华严寺，士大夫争延致之。见俗子避去，如恐浼。好洁，喜焚香。洪武间，以事诖误，乘舟匿于长桥芦苇中，捕者闻其异香，遂获之。”《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十六云：“倪瓒，字元镇，无锡人。居有云林堂、萧闲馆、清闭阁，中藏书数千卷，手自勘定。三代鼎彝、名琴古玉，罗列左右。画笔萧疏简远，称其为人。至正初，天下无事，一旦舍去故业，散给姻友。兵兴，富家多被祸，瓒超然物外，放舟五湖三泖间。寓甫里，与陆德原、虞堪辈为诗文交，不罹于难。人服其识。”

国公，谥恭靖，配享庙廷。初，靖难之功，广孝第一。事定，未尝自言。成祖屡欲官之，辄辞。一日，召见，令人潜以冠服被体，亟命宣谢，不得已受命，终不蓄发、娶妻。所居多在僧寺，然成祖眷礼弥笃，每称少师而不名。及病，驾幸其第，问后事。对曰：“出家人，复何所恋？”强之，终无言。成祖念其功，特官其养子姚继为尚宝少卿。广孝博通内外典，亦工文词。所著有《逃虚子集》，别有《道余录》，则专诋程、朱。其友张洪尝云：“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见《道余录》，辄为焚弃。”

仙释传

宋

陈昉，庆历间为县吏，掌刑狱，以廉谨、惠爱著称。不畜妻子，惟一女婢给使令。昉性好鱼，每食必以二鱼为饷。一日，饷至而昉适他出，同舍吏戏窃其一置舍席上。昉归，以为婢克其一而食之也，怒而杖之。时向暑，舍席生蛆落几上，昉视之，乃鱼腐也，始悟婢冤，叹曰：“此小事尚尔冤，抑况吾为吏，决大事，能无冤耶？”遂辞役，作诗云：“二十余年作吏人，后园花木也成林。尽是笔头那捻得，枝枝叶叶有冤声。刑重惟恐囚人怨，情轻又怕本官嗔。不如无事早归去，免得生魂对死魂。”乃别亲友，从县前运河洞中而去。洞甚深黑，相传通太湖，上闻浪声。行七十里，可出洞庭山。后数年，有道士沽饮肆中，将别，留一壶为赠曰：“以此偿酒价，贮酒当佳。”既去，忽见酒旗上题云“昔年陈昉登仙处，酒味松陵第一家。”主人惊异其事，取壶贮酒，则香冽异常。自是，沽者群集，其家因而致富。始知昉已仙矣！因名其洞曰仙人洞，桥曰仙里桥。

云：大明嘉靖间，知县张明道作亭其上，曰仙迹亭。《真仙传》亦载此事，言其放鱼得报，踏石上升，与此不同。《郡志》因之，殊无妄不诬也。

唐一蓑，僧也。初为金人所擒，遁居卓墓，结草庵以居。岁代日，煮茗施路人，人未之奇也。既卒，从火葬，其徒法才于烈火中攀折珠数枚，人始惊异，名其庵曰留珠。

大羽

胡道安，字安谷¹，性狂穀，人呼胡风子。为玄妙观道士，晚遇至人授青城太乙雷书及斩勘魃魔秘旨。洪武末，吴中秋旱，太守延道安致祷。道安登坛，醉酒诟骂，怒发冲冠，令下，阴云四合，雷雨大作，甚礼敬之。²

¹ 《续吴郡志·传记二》：“胡安谷者，讳道安，松陵同州人也。早辞慕道，从青城玄妙观计玄老提点座下为道士，不事华饰，笃志于法。遇至人，授以青城太乙雷书及斩勘魃魔秘旨。洪武二十六年秋，郡旱，任守率僚属礼请为之祷焉。则醉酒河焉，怒发冲冠，令下之时，阴云四合，雷雨大作，至于有拔树之异也。自后，凡旱则雨，凡涝则晴，所以官民敬之若神。民有感邪染疾者，身到而康。嗜酒狂，人皆胡风子呼之，安谷则欣欣然而诺应。洪武辛未，钦依清理道教，每丛林设一班首，率众焚修。安谷首应是选，住持观事，从升道纪、都纪。在任数年致仕，壬午岁解化于观之清口院，寿七十有四矣。”

² 原本末页原阙。“敬之”二字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康熙吴江县志》之《胡道安传》最后一句云：“守甚礼敬之”。且在《胡道安传》后，尚有一传：“杨茂林，字湛然，未详何地人，有道行，不用符檄片纸，立驱鬼神。永乐五年，皇后崩，诏黄冠启法筵。茂林以白衣见，云翔香涌，上异之，称曰至人，命以官，不受。赐法衣，敕行游天下。时吴江大旱，署篆王懋本延茂林祷雨，雨立至，因留崇真观，构方丈居之，屡著灵异。一日，忽蜕履而逝，盖百余岁云。后有自洞庭还者，以双舄畀归，始知湛然仙也。以上道。”

吴江县志卷之二十八

杂志

异闻志

唐

陆龟蒙居震泽，稻将熟，有鼠夜出啮而食之既，龟蒙于是赋《稻鼠篇》¹。

宋

元丰元年七月四日夜，风雨大作，水高二丈余，漂荡塘

1 陆龟蒙《记稻鼠》：乾符己亥岁，震泽之东曰吴兴，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当时污坳沮洳者埃墪尘勃，棹楫支派者入，扉屦无所汚。农民转远流渐稻本，昼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仅得葩坼穗结，十无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啮而僵之，信宿食殆尽。虽庐守版击，殴而骇之，不能胜。若官督尸责，不食者有刑，当是而赋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体者无壮老。吾闻之于《礼》曰：“迎猫为食田鼠也”，是《礼》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后欤？物有时而暴欤？政有贪而废欤？《国语》曰：“吴稻蟹不遗种”，岂吴之土，鼠与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歼其民欤？且《魏风》以硕鼠刺重敛，硕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无鼠之实。诗人犹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况乎上据其财，下啖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徙聚而为盗何哉？《春秋》虫嫁生、大有年皆书，是圣人于丰凶不隐之验也。余学《春秋》，又亲蒙其灾，于是乎记。

岸，洗涤桥梁，沙土皆尽，惟石仅存。

元丰四年七月，大水，西风驾湖，水浸没民居，滨湖者皆荡尽，或举家不知所在，长桥亦推去其半。南至平望，皆如扫。内外死者万余人。谣云：“吴江以北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元

至正间，汾湖煅工家有一柳树椿以安铁砧者，且十余年矣，忽发长条数茎如苇。《辍耕录》。

大明

永乐二年五月，大雨，田禾尽没。邑中农民忍饥车救，腹着车桁，足踏车轴，眼望天哭，儿女辈呼父母索食，绕车而哭，男妇壮者相率借糠，杂菱、芡、藻、荇食之，老幼入城行乞不能得，多投于河。六月，有诏赈济，民始少苏。

弘治末，同里、庞山、庵村三处，一夕讹言海上掠童男女充祀，争抱婴孩走，望门投匿。太学生王明别业在庞山，空廩数十间，须臾填满，气窒人几死。有顷，讹言定明，疾呼出之，莫知所自。是岁，崇明贼施天泰叛入海中，动一郡之众，甫岁乃平。

正德五年，大水，长桥不没者尺许，盖百年一变也。是岁复大疫，死者居半。又值逆瑾柄国，诛求过重，守令争取应之。不才者因而自植，吴民之穷，前此未之有也。

嘉靖三年，大饥，斗米百钱。

二十三年，旱饥、大疫，民多殍死。

二十八年，大水，田多没溺。

三十六年九月，浙江乌镇有妖人李南与其党马祖师结纳，自称李道师，诱致愚民，烧香礼佛，屯聚本镇谋乱，邑人多从

之者。事觉，官兵捕之，获道师并其徒毛釜、高仙等。祖师亡走，不知所之。是冬及明年春，严墓村、震泽镇一路，相继有妖夜入民家挤人，有至死者，远近骚动。或得其状，率多兽皮或剪纸为之，缀箴于爪翼，以符咒辄能驰走为害。先是，郡城内外有之，莫知所自。识者疑有妖人倡乱，祸且不测。俄而，果有道师之变，至是首恶虽擒，而余党窜匿，故流祸未绝。右灾异。

唐

大历初，处士李簷秋夕于震泽舍舡野步，望中见烟火，意为渔家。渐近，即朱门粉雉，嘉木修林，画舟倚白莲中。簷异其境，徘徊未敢前。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处士乎？愿得少进。”簷随步而入，琐窗洞户，中有女郎，狭体瑰质，衣如云霓。揖生曰：“延伫嘉德，积有年矣！今夕何夕，解后相逢。”乃命青衣写酒于珊瑚钟以劝，侍儿数辈，执乐作歌。歌《玉波冷双莲》之曲曰：“此伤吴宫二队长之辞。某非人也，生于龙宫，好楚词，君能受我一篇传于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盘而诵《芷秀药华》之词，俄闻钟声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虚之士不得游！”持素绡送生出门，闭扉悄然。生徐步清浔，朝日已上广陵。胡人识其绡曰：“龙颌小鬢所缉也。”《树萱录》。二曲世不传，大明高启、周南老补之。启《玉波冷双莲曲》：金风暮剪双头蕊，啼脸辞秋嫣血紫。宫女三千罢笑喧，锦云香冷鸳鸯死。满江烟玉留女香，寻魂吊影愁茫茫。吴天坠露衰红湿，一夜波凉小龙泣。《芷秀药华曲》：春香上罗襦，暗引兰桡渡。蝶散掩红房，王孙归已暮。叙羞插蛾眉，采缬同芳杜。脉脉两情浓，江皋断肠路。南老《玉波冷双莲曲》：凉月堕玉波，露泣双莲冷。琐窗开洞门，虚落冰帘影。美人久延伫，盈盈素妆靓。酒进珊瑚钟，神游蓬海境。倚曲歌未终，不知秋夜永。折得并头莲，犹思在烟艇。《芷秀药华曲》：芷秀杂兰佩，药华出云房。春

露发芳采，晴曛散馨香。巍巍水晶簪，举举云霓裳。抽簪扣瑶盘，击节歌乐章。殷勤赠素绡，日射生辉光。回首冯夷宫，飒然风雨凉。

贞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渔人为小网数船，与其徒十余人下网取鱼，无所获，惟得一镜七八寸许。渔者恚不得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镜，渔者异之，取镜自照，见其筋骨脏腑，历历可怖。其人闷绝而仆。众大惊，共取镜以照，照者即仆，皆呕吐狼籍。最后一人不敢照，直取而投之水中。良久，仆者始醒。明日，复往下网，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询诸故老云：此镜在江湖中数百年一出，人亦罕见。《原化记》。

山阴张志和，字子同，号玄真子，又号烟波钓徒，守真养气，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名山胜水，多所历览。尝浮家泛宅在五湖震泽间。颜真卿刺湖州，志和亦举进士，与之同游平望驿。志和酒酣，起为水戏，施席于水上，独坐饮酒，啸歌去来如棹舟声，复有云鹤随之上下，观者惊异。志和遂于席上挥手谢别，上升而去。

宋

庆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过吴江岸傍，见小朱蛇，长尺余，为牧童所困。元疑其怪物，以百钱售得，洗去伤血，放茂草中。明年，复经吴江，纵步长桥，有展刺来谒者，称进士朱浚，少年丰骨清耸，进趋可观，曰：“大人愿见，君子年老，久不出，敢尔坐邀所居，去桥数百步耳！”元拒不获已，乃相从过桥。已有彩舫舣岸，浚拉元登舟，舟行如飞，俄至一山，候吏数十，乘元以肩舆，倏至其处。台殿凌空，侍卫严整，王侯之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闲游江岸，不幸为顽童所辱，几死其手，赖君子救此微命，恩莫可忘。”元方记救蛇事，

王顾浚，令百拜，且持元使坐受，仍置酒高会曰：“吾欲少报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纳之，当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遗元，乃别去。与女升舟，候吏送之，少顷至长桥。女童自言：“小字云姐，年十三矣！”言笑慧敏，元甚爱之。后二年，科诏下，明日当试，女童曰：“我为君入礼闱，窃所试题。”去未久即还，探怀出题。元检阅，宿备。明日入试，果符合。既捷荐名，遂调丹徒簿。女童忽辞去，不复见。《朱蛇记》。

宣和间，杨密为吴江丞，治所枕太湖，厅西有湖山堂，堂设石棋局。一日薄暮，闻下子声，小吏走观，见青巾二人对奕，闻人来，即凌波而去。视局上已五十许子，密按为图以示善奕者，叹其妙而莫能殚其意，父老相传以为奇事。《郭丞记》。

于涛，宰相琮从子也。随琮南迁，过平望驿，有一叟直入舟中，自言曹老，谓涛曰：“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必忧也。”因问京宅，曰：“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及某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时一姬在旁，涛指问：“此人何如？”曰：“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谓：“妇人安得好官？”讶其疏妄，不复领略，遂去。后涛自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行密为副车。琮寻北归，姬道死山中，无从买棺，不得已，以一寿棺殓之，装漆金彩，颇称鮮丽。涛始忆旧时得好官之语。及访京宅，是日宾客、小童游戏之事，一一皆验。或云：曹老即博士曹的休也。的休，魏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之间，或隐或显，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以阴功济人，多有见之者。《神仙感遇传》。

谢邈之守吴兴，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夜至平望亭。风雨，船无所庇，顾见塘下有灯火，往投之。茅屋中见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织簿，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许。览求寄宿，欣然见诺。小儿啼泣不止，览问何意？曰：“是儿以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回视所在，唯有两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

子，谓览曰：“此间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吾故夫与亡儿所瘗处也！吾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匍匐至冢，号咷，遂不复嫁。《录异记》。

何蓑衣者，淮阳书生也。避乱南来，寓于郡城。一旦，焚书裂衣，弃家遁去，结庐于龙王堂侧，佯狂妄谈，语皆有验。卧草中，不垢不秽。晨必一至吴江渡焉。往返四十余里，不逾数刻，人咸讶之。宋孝宗朝，岁使左珰即其居设千道斋。一岁，偶逾期，众以为言，何亟起坐，回首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来！”是日，珰舟至平望，见何在岸浒招呼。及至，言之，众皆谓何未尝出，益异之。有妄道士，日与之游，将效其所为，何不以为意，大雪中，驰至垂虹亭，敲冰而浴，道士惭而去。

大明

永乐中，邑人莫轩，字季昂，侍郎礼之子也。少有俊才，工书法。尝至京，与客登随山，谒萧梁公主庙，临风赋诗，有“登高俯仰豁双眸”之句，醉卧庙门，梦与神遇。归而大病，病中谆谆言“公主迎我”，竟以是卒。后一年，其同门袁约以税事入京，取道丹阳途中，忽下驴空揖四三，复上驴回拱而去。众问之，曰：“遇莫季昂，相揖耳，公等不见耶？”众知季昂已物故，皆大骇，送约还家。不数日，遘病，病中云“莫兄召我，我当去矣！”亦卒，年才十九。

宣德中，邑人某氏妇有淫行，其兄与夫密谋沈妇于张泾桥。不半年，其兄无恙而卒，气五日不绝。家人惶骇，延道士召将问之。将至，作诗云：“人情世态两朦胧，谁道幽明有路通。不记月明人静夜，张泾桥下水流东。”众莫谕其意，已而死者忽苏，谓人曰：“我妹在阴司讼我，就逮而去。我供明得释还耳！”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倭夷由石湖直抵三里桥，转至

南津口，将举火焚松陵公署。忽见有五人，衣红袍，挺身而前。乃相谓曰：“官军至矣！”遂登舟去，火亦不爇。里人自隔岸遥见之，实无官军，盖五显灵神也。

嘉靖初，平望镇殊胜寺有一道人来游，题其壁曰：“我自蓬莱跨鹤归，山僧不遇意徘徊。时人莫解菩提寺，三十年余化作灰。”题毕而去。后至三十三年六月，倭夷至镇，寺悉被毁，距题诗之日，凡三十一年矣。

倭夷之寇盛墩也，官军出敌，知府林懋举、知县杨芷亲见有神人，披发，红巾裹其额，空中助陈，遂致大捷。询之土人，皆云扬威侯刘猛将也。乃各捐俸，图立庙祀之。盖国运方隆，百灵效顺，蕞尔小丑，我知其无能为也。右怪异。

丛谈志

唐

咸通中，崔璞守吴郡时，皮日休为郡从事，与处士陆龟蒙为文会友。风雨晦冥，逢蒿藜荟，未尝不作诗。璞间为诗，亦令两人属和，吴中名士亦多与焉。一年间，所作盈积，龟蒙裒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大明弘治中，济宁刘泽以进士来知县事，谓是集为邑中故物，捐俸梓之。今废。

陆龟蒙居震泽，有斗鸭极驯。一日，驿使过而挟弹毙其善鸣者，龟蒙曰：“此鸭善人言，将贡于朝，奈何毙之？”使者惧，尽以囊金偿之。徐问人语之状，龟蒙曰：“能自呼其名尔！”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龟蒙后召其人，以金还之。宋苏轼诗云：“只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中吴纪闻》。

宋

松江渔翁者，不知何许人。恒棹舟游长桥，往来波上，意气自得。醉则扣舷而歌。宋绍圣中，闽人潘裕自京师调官还，道出松陵，遇而异焉。起揖之曰：“余视先生气貌非渔钓流，愿乞绪言以发蒙陋。”翁乃邀裕酌酒，饮之曰：“吾厌喧嚣，乐闲旷，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诵经史百家之言及释氏书，今皆弃去，惟饱食嬉游耳！”裕曰：“先生澡身浴德，今圣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隐处岩穴，追绮、皓之踪，然窃慕老子独全之义，且夫养志者忘形，养心者忘道，治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轻视轩冕矣！与子出处异趣，勉之而已！”裕曰：“幸闻！¹先生高谊，敢问所止！”翁曰：“吾姓名尚不欲人知，况止舍耶？”饮罢，揖别鼓枻而去。《□斋□览》。

华严寺浮屠之巅望之，二矢著其上，簾羽宛然。相传宋难度初，金人粘罕乘快一发而中，又贾似道出督时，祝天自誓，亦中焉，以故留题者有“至今塔杪留题遗迹，犹是元戎金仆奴”之句。元大德中，寺僧善信大修浮屠，更其巅而新之，视向二矢乃圆铁条二，交贯横亘于上，盖昔人以是辅颠，且以防鹳鹤之巢故耳，乃知所传大谬也。其后，长乐郭德基尝作《华严塔颖辨疑》行于时。盖德基常为州官，目击其非，故有是作。《辍耕录》。

陈益，少有俊才，领乡荐。尝梦一人，衣道服，促左右于巾笥中取绿衣、靴笏与衣之。益询左右，则曰：“杨文公也。”益穿袍，觉毛骨寒凛，似不能胜道服者，叹曰：“惜乎，有此才

¹ 底本“幸闻”之后，至“嘉靖丁巳冬”条“夜忽梦”之前，原阙，现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吴中人物志》之《列仙》云：“‘幸闻先生之高义，敢问舍所？’翁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邪？’饮毕，鼓枻而去。”

而无此缘！”即命褫去。益后不一年卒。《谈选》。

元

干文传，延祐元年乡榜，明年廷试，赐同进士及第。一夕，梦入选挂名为长、吴正官，觉而笑曰：“我吴人，安得作长、吴二县正官？”初，授官阶承事郎、昌国州同知，益笑前梦之不足征也。次当改选，乃授平江路长洲县尹，意为偶然，又以为不偶然。无何，改知乌程，转婺源州知州，自以为前任长洲，偶梦符¹，今已升知州，安得再为吴县正官？既而调吴江州知州，非吴县。人之官禄，事皆前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诸梦寐，故相报耳。而文传吴人，两任为本路之官，亦希遇也。后为翰林待制，修辽、金、宋史，赠礼部尚书²。

大明

洪武中，庞山富室殷子玉延里儒夏尚忠为塾师，有主文叶茂林者，尝干于殷，殷不之礼。茂林以尚忠不为助言衔之，遂与一戍汪齧齿者，密谋匿名诬奏以为蓝党。朝廷察其冤，遣御史史某廉之。史潜访数月，未得实。间宵行至仙里桥，闻一人作气曰：“一件大事想不得明白矣！”史询之，曰：“叶茂林也。识之时，茂林已充陶京卫家奴。”一日，县官宴客于邮亭，史佯为丐者求食，故肆侮慢。官吏惊疑而起，史即入院，命吏抄案，一邑皆骇。竟提尚忠等一干人鞠之，无验，令就狱。次日再鞠，亦无验。乃谕之曰：“汝等为人所陷耶？试思之。”众不之悟，复谕之曰：“幽有神明，吾为汝默祷！”乃露香不解衣而寐。越三宿，梦有五灵神告史曰：“汪姓者急捕之。”即寤。诘

1 《平江记事》作“偶与梦符”。

2 《平江记事》作“加礼部尚书”。

旦，呼众出，谓之曰：“神报我矣，曾识汪姓人否？”众顿悟云：“有汪齧齿者，他郡人，因诬奏事发，将逸去，愿并力擒来。”遂追获之。史鞠之不伏，加以严刑，乃曰：“奏词出吾手，而建谋实叶茂林也。”史曰：“是已令吏往捕之。”至京，覩叶出入骑从颇盛，吏计曰：“难以法拘，拘必匿。当见诸途。”茂林见吏色动，亟问曰：“近闻史御史在彼行事曾问及我侬，有诸？”吏诒曰：“讹言也，勿听。”相拉登酒楼，叙乡曲，甚欢。酒半，一吏潜下楼，以公文示肆主曰：“吾捕此人，走则汝当罪。”肆主大惧，即拏之。从者走以告陶。陶闻，畏法，即面奏捕以下狱。吏归报，史连人讞词复命。上敕汪、叶二犯引首，熟视之，曰：“此正恶人，处以凌迟重罪！”又敕尚忠等十余人曰：“都是好百姓，俱发宁家。”尚忠等皆呼万岁，踊跃而退。

同里陈某者，洪武中，为序班，一子呆憨，妻梁氏有国色，知书善吟。时周庄顾学文者，沈万三赘婿也，知而慕之，因以税长擎舟往来尝泊其河下，梁亦窥视焉。乃赂恶少诱其夫饮博，而使媪持异饰挑之，遂成私约。序班兄知之，使童子窃其私书，封寄序班，思有以中之矣。及梁国公蓝玉坐事，序班从旁诬奏学文与蓝通谋，诏捕获之。词连父妻姻党，及其仇七十二家，转相援引，并及处士张琦、侍郎莫礼、员外郎张瑾、主事李鼎、崔龄、徐衍等千人，党祸由此起矣。

正统初，布政使何源致政家居。一日，诣府谒太守况钟，青袍角带，从东门入。阍人不识也，厉声诃之。源曰：“吾致仕官，烦为通报。”阍者曰：“汝官不过丞簿耳。”源曰：“不止此。”阍者曰：“岂同知、通判乎？”曰：“不止此。”曰：“然则太守乎？”曰：“亦不止此。”阍者惊疑，源徐曰：“江西布政使也。”既报，钟出门肃入，成礼而别。挽之由中道，不从。请乘车，亦不从。徒步而还。前辈厚德类如此，今人鲜能及也。

邑有石里、庞山二村。石里在西郊，出入向日，谓之口吞

日月，故其人健讼。庞山在东郊，出入背日，谓之背驮日月，故其人辛苦。此虽俗语，亦或有见云。

嘉靖丁巳冬，徐师曾方修县志。十月五日，夜忽梦，散步绕县治后出一衢，衢南北各有小桥，名曰南平、北平。南平桥下有一座，置木像其上，高可一尺五寸，角巾修髯，能作生人言，谓师曾曰：“余乃王文瑞，字竟祥，尝有惠政于贵邑，两桥下各有祠，幸为我表扬之！”且以指书“竟”字。视其左，有一神厨，高于像者一二寸，油纸粘其左门，门有题书四行，颇疏朗端楷。中二行书¹楼一楹，屋若干楹，首尾二行与屋楹之数，则皆忘之矣。觉而异之，因思城中惟有太平一桥，而无所谓南平、北平者。及考来宦，又无其人，殆不可晓。忽忆宋时学宫有王益祥祠，后人因之，遂祠名宦。今见梦之神，姓字颇类，岂其不得祀于学宫而以是见托欤？惜乎师曾之寡陋而不能详也。姑记于此。

邑中训科三人：沈经、徐朝、陈沄，相继代任，无间断。后三人生子，皆登甲科。沄子椿，举嘉靖乙未进士，累官知府，予告侍养；经子啓，戊戌进士，仕至按察副使；朝子师曾，癸丑进士，今为给事中。乡人目为盛事。

¹ 底本自“中二行书”起至卷末，原阙。今据台湾学生书局本补。

责任编辑=顾寅森
封面设计=葛玉峰